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二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二二四

宋欽宗 一二

乞東宮官吏不必具備奏	一
乞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奏	二
乞改正本府侍讀奏	二
乞差官兼領本府撰述章表文字職事奏	三
乞推恩李詩耿南仲奏	三
乞講尚書奏	三
接續讀後漢書奏	四
上道君皇帝表	四
上金主謝表	五
答金國移牒書	五
事目	六

與金和議誓書 六

事目 七

與金國皇子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八

致金國皇子謝書 八

別幅 九

與金國皇帝書 一〇

與金國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一一

別幅 一二

與金國皇帝皇子書 一三

與金國皇子書 一三

別幅 一四

遣李桺持寶貨物折充金銀致金國皇子書 一四

致問金國皇子書 一五

別幅 一六

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致金國皇子書 一六

分畫疆界致金國皇子書 一七

回金國皇子書	一八
又致金國皇子書	一九
遣報謝使副回致金國皇子書	一九
致金國皇子謝放還康王及減免金數書	二一
與金國皇子乞寬限送納賞物書	二二
致金國皇子皇弟書	二三
遣計議使副致金國皇子書	二三
與金國皇子乞放肅王書	二四
與金國左副元帥書	二五
致契丹耶律太師約共滅金書	二五

全宋文卷四二二五

宋欽宗 一三

致金國元帥再乞免割三鎮書	二七
別幅	二八
與金國元帥書	二八
與金國皇子書	二九

復遣使告金國元帥免割三鎮書 ····· 二九

別幅 ····· 三〇

與金國皇帝書 ····· 三一

與金國元帥謝過書 ····· 三一

別幅 ····· 三二

與金國皇帝書 ····· 三二

與金國元帥皇子書 ····· 三三

別幅 ····· 三四

致金國元帥願割三鎮書 ····· 三五

事目 ····· 三六

責貶大臣告金國元帥書 ····· 三七

致金國元帥乞免攻城書 ····· 三八

致金國元帥乞和書 ····· 三九

遣仕諦往議事宜致金國元帥書 ····· 三九

仕諦等充報謝使致金國元帥書 ····· 四〇

與金國元帥乞收兵書 ····· 四〇

致金國元帥求保安宗社書	四一
告金國元帥求哀請命書	四一
致金國元帥乞上皇不出書	四二
欲親詣軍前致金國元帥書	四二
押送蔡偉至軍前與金國元帥書	四三
致金國元帥乞約束城上軍兵書	四三
與金國元帥謝書	四三
元日賀金國元帥書	四四
報金國元帥來日面議禮數書	四四
祭种師中文	四四

全宋文卷四二二六

李衡

周易義海撮要序	四五
遺訓	四六
正顯廟題記	四七

劉章

廷對策問……………四八

乞命官修郊廟奉祀禮文奏……………四九

乞俟回日推賞奉使三節廉從奏……………四九

言小使臣校尉差遣條眼奏……………四九

乞令中外遵依乾道新書奏……………五〇

言車駕還內儀制奏……………五〇

乞上尊號大典導從行禮並用朝服奏……………五一

龍舒淨土文跋……………五一

胡平

乞將聖駕詣景靈宮行禮瑞象宣付史館奏……………五二

言大禮祥瑞事奏……………五三

華初成

進雲溪集表……………五三

雲溪居士集跋……………五五

雲溪居士行狀……………五六

林旂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 五八

鍾離松

乞除免猶贍米劄子 ····· 五九

寶積蓮社畫壁記 ····· 六一

全宋文卷四二二七

王 灼

荆玉賦 ····· 六三

荆玉後賦 ····· 六五

朝日蓮賦 并引 ····· 六七

醉竹賦 并引 ····· 六八

弔屈原賦 ····· 六八

賀監司正啓 ····· 七〇

賀南外知宗啓 ····· 七〇

謝交割啓 ····· 七一

碧鷄漫志序 ····· 七二

糖霜譜序 ····· 七二

跋蘇子送宋使君書詩 ····· 七三

跋送顧子敦使河朔詩 ····· 七三

跋白氏船齋卷 ····· 七四

近古堂記 ····· 七四

舫齋銘 并序 ····· 七五

李彥仙傳 ····· 七六

古摯墓銘 ····· 七八

李教授墓誌銘 ····· 八〇

祭湯敷文文 ····· 八一

代作祭王夫人文 ····· 八一

全宋文卷四二二八

韓 儼

祈雨感應送神文 ····· 八三

鄭敦夫

賀秦少保啓 ····· 八四

赴任上憲使啓 ····· 八四

起居秦丞相啓	八五
起居吉守啓	八五
上師相陳情啓	八六
回鄭宰啓	八七
回方守啓	八七
曾 慥	
樂府雅詞自引	八八
重校類說自引	八九
集仙傳序	八九
序李泰伯詩	九〇
跋蘇養直詞翰	九一
勸道歌跋	九二
汲古齋銘	九二
至游居士座右銘	九三
宋給事中檀倬墓誌銘	九三

周 憲

題震澤記善錄 九六

周利建

匱谷題名 九七

梁藻

乞令帥臣受文資者量試程文奏 九七

祝鑑

三高祠記 九八

全宋文卷四二二九

何慤

乞園丘方澤社稷之祭易地奏 一〇〇

乞惠照院充望祭齋宮奏 一〇一

乞朝獻禮畢陪位應奉官後退奏 一〇一

乞瀘州到任後整飭將官奏 一〇二

乞與西南夷市馬悉循舊規奏 一〇二

戴少望

將鑑論斷序 一〇三

杜 林

請將巢縣暫隸廬州奏 一〇四

茆 氏

建韓氏家廟事狀 一〇五

蘇 復

嵯縣舊學記碑跋 一〇五

韓彥端

放生池記 一〇六

釋智謙

摹刻錢俶寶雲通公法師真贊題後 一〇八

薛 經

合州建學記 一〇九

鄭元老

賀秦內翰啓 一一一

釋普觀

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序 一二二

釋與咸

十不二門樞要跋……………一一三

陳舉善

考第磨勘事奏……………一一四

州縣茶鹽當職官賞罰事奏……………一一五

請除豁十年以來增羨爲正額之數奏……………一一五

全宋文卷四二三〇

晁子健

嵩山集跋一……………一二六

嵩山集跋二……………一二八

嵩山集跋三……………一二八

呂貴克

博見樓上梁文……………一二九

天慶觀上梁文……………一二〇

呂 搢

謝宸翰表……………一二二

王進

題邵武熙春山石筍張紘詩刻……………一二三

上官孔明……………一二四

論討范汝爲書……………一二四

廉布

修朝宗石碣記……………一二五

康舉之

招真庵記……………一二七

藺敏修

賀張丞相兼都督啓……………一二八

杜天舉

乞於廣西列郡置教官奏……………一二九

全宋文卷四二三一

衛博一

上殿劄子……………一三〇

上殿劄子……………一三一

代陳直閣奏劄 一三二

辭免職名奏劄 一三四

論治道劄子 一三四

乞進帝學劄子 一三五

辭免南郊加恩劄子 一三六

爲男充辭免除敷文閣待制劄子 一三六

謝免男回避劄子 一三七

謝賜御書風雲慶會閣劄子 一三七

謝賜端午節物劄子 一三八

謝賜酒果劄子 一三八

上殿劄子 一三八

辭免右僕射表 一三九

辭免右僕射第二表 一四〇

謝除右僕射表 一四〇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一四一

平江府謝到任表 一四二

謝除觀察使表	一四二
又謝除觀察使表	一四三

全宋文卷四二三二

衛 博 二

辭免參知政事表	一四四
謝除參知政事表	一四五
謝除醴泉觀使表	一四五
辭免御營使表	一四六
辭免御營使奏狀	一四六
謝除御營使表	一四七
謝除樞密參政表	一四七
謝除參知政事表	一四八
辭免樞密兼參政表	一四九
謝除樞密兼參政表	一四九
賀郊祀禮成表	一五〇
辭免郊恩表	一五一

謝郊恩進封開國侯表 一五一

辭免江淮都督表 一五二

謝除江淮都督表 一五二

謝除徽文閣直學士知荆南表 一五三

謝除刑部侍郎表 一五四

謝除吏部侍郎表 一五四

辭加鎮表 一五五

辭加鎮第二表 一五五

謝加鎮表 一五六

天申節賀表 一 一五六

天申節賀表 二 一五七

天申節賀表 三 一五七

謝賜生日禮物表 一五八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一五八

又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一五九

謝賜生日生餼表 一五九

全宋文卷四二三三

衛 博 三

奉使汴京賜燕等謝表	·····	一六一
賜酒果謝表	·····	一六一
真定府賜燕謝表	·····	一六二
賜酒果謝表	·····	一六二
燕賓館賜燕謝表	·····	一六二
賜酒果謝表 一	·····	一六三
賜酒果謝表 二	·····	一六三
朝見畢賜燕謝表	·····	一六三
賜酒果謝表	·····	一六四
賜分食謝表	·····	一六四
賜酒果謝表	·····	一六五
花燕賜酒果謝表	·····	一六五
射弓燕賜酒果謝表	·····	一六五
賜生餽謝表	·····	一六六

燕賓館賜宴謝表	·····	一六六
賜酒果謝表	·····	一六七
真定府賜燕謝表	·····	一六七
賜酒果謝表	·····	一六七
汴京賜燕謝表	·····	一六八
賜酒果謝表	·····	一六八
鎮江府勸農文	·····	一六八
賀左相冬啓	·····	一六九
賀右相冬啓	·····	一七〇
賀致政丞相冬啓	·····	一七〇
賀參政冬啓	·····	一七一
賀樞密冬啓	·····	一七一
賀安撫參政冬啓	·····	一七二
賀殿帥相公冬啓	·····	一七二
賀王紹興正旦啓	·····	一七三
賀張明州正旦啓	·····	一七三

賀向揚州賜帶啓 ······ 一七四

賀司諫啓 ······ 一七四

賀魏參政啓 ······ 一七五

賀葉參政啓 ······ 一七六

全宋文卷四二三四

衛 博 四

賀朱參政啓 ······ 一七七

賀洪參政啓 ······ 一七八

謝執政啓 ······ 一七八

謝執政啓 ······ 一七九

與新縣丞啓 ······ 一八〇

通問周參政啓 ······ 一八〇

賀楊資政啓 ······ 一八一

回交代縣尉啓 ······ 一八二

賀曹侍御啓 ······ 一八二

回程知府啓 ······ 一八三

賀沈正言啓……………一八三

謝除待制知建康啓……………一八四

謝王鎮江啓……………一八四

與水軍統制啓……………一八五

回交代趙主簿啓……………一八六

回曾郎中啓……………一八六

與荆南到任啓……………一八七

回胡和州啓……………一八七

回莫揚州啓……………一八八

回李邵武啓……………一八八

賀宰相生辰啓……………一八九

回寶教授啓……………一八九

與教授啓……………一九〇

賀葉樞密啓……………一九〇

謝安撫樞密啓……………一九一

賀宋樞密啓……………一九一

全宋文卷四二三五

衛 博 五

賀葉樞密啓	一九三
賀周樞密啓	一九四
又賀周樞密啓	一九四
賀黃樞密啓	一九五
賀蔣樞密啓	一九六
平江到任啓	一九七
回知縣到任啓	一九八
與知縣啓	一九八
回姚平江謝到任啓	一九九
回孫秀州謝到任啓	一九九
賀曹紹興啓	二〇〇
通問王舒州啓	二〇〇
通問呂池州啓	二〇一
回知錄求薦啓	二〇二

回封州太守啓 二〇二

謝太守啓 二〇三

贄見太守啓 二〇三

贄見運使啓 二〇四

賀錢運使啓 二〇五

賀汪樞使啓 二〇六

回霍少卿啓 二〇七

回都統啓 二〇七

回太常少卿啓 二〇八

賀朱少卿啓 二〇八

回監司啓 二〇九

全宋文卷四二三六

衛 博 六

賀李太尉啓 二一〇

回鍾離運幹謝及第啓 二一一

回吳提宮求辟啓 二一一

與提幹啓	·····	一一二
回呂侍郎啓	·····	一一二
賀吏部侍郎啓	·····	一一三
上陳平江論治道書	·····	一一三
與人論民兵書	·····	一一五
求薦書	·····	一二七
送王伯時赴丞連江序	·····	一二九
送薛右司赴行在序	·····	一二〇
穿錦編序	·····	一二一
代人跋御書	·····	一二二
跋武氏石室畫像	·····	一二三
文昌雜錄跋	·····	一二四
全宋文卷四二三七		
衛 博 七		
代人進故事	·····	一二五
最勝齋記	·····	一二三

邵元實寶硯銘 并序	· · · · · ·	一三四
冰花盂洗銘 并序	· · · · · ·	一三四
平江府刻漏銘 并序	· · · · · ·	一三四
雙椿頌 并序	· · · · · ·	一三五
祭趙侍郎文	· · · · · ·	一三六
祭劉侍郎文	· · · · · ·	一三六
祭王樞密文	· · · · · ·	一三七
祭張縣尉文	· · · · · ·	一三八
祈雨祝文	· · · · · ·	一三八
祈雨祝文	· · · · · ·	一三九
祈雨祝文	· · · · · ·	一三九
謝雨祝文	· · · · · ·	一四〇
謝雨祝文	· · · · · ·	一四〇
爲莊文太子服藥肆赦祭告諸神廟祝文	· · · · · ·	一四〇
告墓祝文	· · · · · ·	一四一

仲 并 一

天申節賀表	二四三
賀皇太后還闕表	二四三
蘄州到任謝表	二四四
代謝郊祀加食邑三百戶表	二四五
代謝郊祀加恩表	二四六
代辭免郊祀加恩表	二四六
代謝給事中表	二四七
代鎮江守臣到任謝表	二四八
代平江守臣到任謝表	二四九
代郡守到任謝表	二五〇
代淮郡守臣到任謝表	二五〇
代謝賜御書石刻表	二五一
代謝賜御書御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表	二五二
代平江守謝賜府第表	二五三
代淮西守臣到任謝表	二五三

代南安軍守臣到任謝表 二五四

代建康守謝降詔不允再乞致仕表 二五五

代謝給假還鄉表 二五五

代辭免轉官表 二五六

代服闋欲赴朝見表 二五七

代郡守謝傳宣表 二五七

代建康守臣除在京宮觀侍讀謝表 二五八

代建康守進職真除謝表 二五九

代謝落職表 二五九

全宋文卷四二三九

仲 并 二

蘄州任滿陞對劄子 二六一

第二劄子 二六二

代平江守勸農文 二六三

上宰執書 二六三

賀正啓 二六五

賀冬啓	二六五
賀執政啓	二六六
賀樞密啓	二六七
賀直院閣學士啓	二六七
賀李參政啓	二六八
賀張參政啓	二七〇
賀給事啓	二七一
賀除給事中啓	二七二
賀建康王帥啓	二七二
賀荆南方帥啓	二七三
賀章尚書知平江府啓	二七四
賀郡守除次對啓	二七五
賀新知平江府李侍郎啓	二七五
賀湖州張吏部啓	二七六
賀權府李都運啓	二七七

全宋文卷四二四〇

仲 并 三

賀越帥張參政到任啓	二七八
賀郡守到任啓	二七九
宮祠書考謝宰相啓	二七九
謝樞密啓	二八一
謝監務楊秀才啓	二八二
謝楊參政啓	二八二
上宰相陳情啓	二八三
上宰相啓	二八五
上宰執啓	二八六
上湖州王侍郎啓	二八八
上孫參政啓	二八九
與方帥啓	二九〇
與夔路王帥啓	二九一
與晁帥啓	二九一
與湖州王給事啓	二九二

全宋文卷四二四一

仲 并 四

與蘄州張倅啓	二九三
問訊左史兼中書舍人啓	二九四
問候太守啓	二九五
問候平江守啓	二九六
回謝及第人啓	二九七
回第二人啓	二九七
回交代蘇計議啓	二九八
回蘄州教授啓	二九八
與教授啓	二九九
回江陰薛知軍謝到任啓	二九九
代執政謝賀新除啓	三〇〇
代賀漕除戶侍啓	三〇〇
代人賀陽奉使啓	三〇一
代考功郎中謝宰執啓	三〇二

代鎮江守謝宰執啓	三〇三
代人宮祠謝宰執啓	三〇四
代平江守落職除宮祠謝宰執啓	三〇五
代湖倅謝宰執啓	三〇六
代郡守謝侍從啓	三〇七

全宋文卷四二四二

仲 并 五

代謝監司舉薦啓	三〇九
代李司理啓	三一〇
代人贄見婺守啓	三一
代宋帥回張魁啓	三一二
回孟郡王姻禮書	三二三
答孟郡王姻事報日書	三二三
爲五弟問姻王氏書	三二三
爲妹回蔡氏姻定書	三一四
子舍姻定書	三一四

代爲外孫女孟氏作姻事言定李仲簡書	三二五
代王氏姻禮書	三二五
代人姻事定書	三二五
代石仲澤姻事定書	三二六
原弊錄序	三二六
贈筆工序	三二七
跋蔣穎叔兄弟與其姪宣卿詩	三二七
題吳興沈師所藏米老帖	三二八
題臨丘文播四花圖	三二八
後樂堂記	三二八

全宋文卷四二四三

仲 并 六

趙公遠祠記	三二二
江陰君山浮遠堂記	三二四
吳郡三賢堂記	三二六
黃夫人傳神贊	三二八

故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撫州莊公行狀 ····· 三二八

夫人陳氏墓銘 ····· 三三二

祭泰伯至德廟文 ····· 三三三

祭社祈晴文 ····· 三三四

祭五龍文 ····· 三三四

祭李尚書若水文 ····· 三三五

全宋文卷四二四四

仲 并 七

祈雨文 ····· 三三七

謝雨文 ····· 三三七

祈晴文 一 ····· 三三八

祈晴文 二 ····· 三三八

祈晴文 三 ····· 三三九

祈晴文 四 ····· 三三九

祈晴文 五 ····· 三三九

祈晴文 六 ····· 三四〇

爲妻保安青詞	三四〇
代楊韻誕日醮詞	三四一
天申節功德疏 一	三四一
天申節功德疏 二	三四二
天申節功德疏 三	三四二
天申節功德疏 四	三四三
天申節功德疏 五	三四三
乾龍節疏 一	三四四
乾龍節疏 二	三四四
光孝寺報恩疏	三四四
廣化寺募衆建觀音殿疏	三四五
迎請光福觀音疏	三四五
平江雍熙畫羅漢疏	三四六
泰興建護城神祠疏	三四六
爲楓橋藏經求經複帶疏	三四七
請雲辨住趙村墳庵疏	三四七

請昇老住平江高峰疏……………三四八

請修老住平江明因疏……………三四八

代張忠甫請理老住金壇篤忠顯慶功德院疏……………三四九

住院茶榜……………三四九

住院湯榜……………三五〇

太乙宮上梁文……………三五〇

湖州開元寺上梁文……………三五一

全宋文卷四二四五

虞仲瑜

宋故劉居士墓誌銘……………三五三

釋淨照

勸發菩提心文跋……………三五五

汪舜舉

與某啓……………三五五

徐存

潛心室銘……………三五六

陳巖肖

釣臺賦 三五七

乞許光堯聖政與仙源積慶圖同日進呈奏 三五八

印造曆日事奏 三五九

乞郊祀輿服儀仗從乾道元年之制奏 三五九

香溪集序 三六〇

陳 杲

龍隱巖題名 三六一

陳之茂

待闕宮觀注授事奏 三六二

乞選人改秩止從都堂審察奏 三六三

堂除理實歷親民知縣等事奏 三六三

奉御筆集議堂除等事回奏 三六四

奉御筆再集議堂除等事回奏 三六五

簡孚堂記 三六五

泮宮紀事 三六六

陳 章

題夢游瀛山圖 三六七

全宋文卷四二四六

裴伯壽

論劉孝榮七曜細行曆差違上皇帝書 三六八

翟 紱

乞於饒州等地賑糶奏 三七〇

乞禁饒信兩州醞私酒奏 三七一

乞住撥饒信州賑濟米斛奏 三七一

鋪兵月糧衣賜例不以時奏 三七二

司馬倬

乞一併收使父朴累次郊恩合行封贈奏 三七三

乞於內更行取錢補助軍用奏 三七三

乞添置江西京西湖北總領所奏 三七三

黃敏行

奉上皇太后冊寶典禮請旨劄子 三七四

乞立賞募鋪兵告首盜拆藏匿遞角等事奏……………三七四

乞立法禁止差使臣於諸遞鋪取索簿歷奏……………三七五

黃時偁

與金國元帥書……………三七六

黃 彪

澹山巖題名……………三七九

萬石山題名……………三七九

朝陽巖題名……………三八〇

黃 維

岳武穆王生祠記……………三八〇

段光遠

與金國元帥書……………三八二

全宋文卷四二四七

韓仲通

乞禁擅行收捕姦細殺害無辜奏……………三八四

請嚴禁州縣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奏……………三八五

請榜諭蜀中民往佃淮南官田奏……………三八五

諸路州軍上供米事奏……………三八五

請積穀奏……………三八六

請罷病民錢物奏……………三八六

乞除放臨安府民間稅賦和買等奏……………三八七

看詳朱冠卿言科舉事奏……………三八七

糴場事奏……………三八八

差充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干請事件劄……………三八八

宣諭荆襄事奏……………三八九

荆襄制置司支用錢物奏……………三八九

薦王世顯奏……………三八九

六朝事跡編類跋……………三九〇

韓 京

內管聖蹟巖石壁記……………三九一

韓 璉

書簡 一……………三九二

書簡 二		三九二
書簡 三		三九二
書簡 四		三九三
書簡 五		三九三
書簡 六		三九三
莫仲珪		
修行淨土法門後序		三九四
周公環		
乞開決白茅浦故道奏		三九五
李 韜		
言宗子分寓郡縣搔動民庶上皇帝書		三九六
姚 仲		
乞依舊差撥保丁教閱備用奏		三九七
鳳翔府盤屋縣捷報		三九七
趙九成		
考古圖釋文序		三九八

全宋文卷四二二四

宋欽宗 三

乞東宮官吏不必具備奏

政和五年二月戊午

臣竊見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八。又見《靖康要錄》卷一。

乞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奏

政和五年二月十八日

臣已依詔旨，於二月七日出閣過府訖。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群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睿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還過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撫之意。《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一九（第一冊第五四頁）。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八。

乞改正本府侍讀奏

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

諸王府侍讀已改爲贊讀。今本府學獨稱侍讀，於義未安，乞改正。《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二五（第

三冊第二五四七頁）。

乞差官兼領本府撰述章表文字職事奏

宣和元年三月四日

本府舊有舍人二員撰述章表文字，今來久闕。欲乞特差官二員兼領上件職事。兼本府舍人自來止是五日一次到府，若差見在職事官，即於本職亦不廢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二五（第三冊第二五四七頁）。

乞推恩李詩耿南仲奏

宣和元年七月十八日

本府講讀官李詩、耿南仲在府五年，除講過《論語》外，今講讀過《御解道德經》并《孟子》及嘉言善行一千六百二十七事，裨益實多，未曾陳乞推恩。李詩、耿南仲並係待制，乞自宸衷指揮。《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二五（第三冊第二五四七頁）。

乞講尚書奏

宣和六年八月庚午

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通鑑長

編紀事本末》卷一四六。

接續讀後漢書奏

宣和六年十二月一日

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接續讀《後漢書》。《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二六（第三冊第二五四七頁）。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六。

上道君皇帝表

靖康元年三月七日

臣言：一遠宸顏，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結想，候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暄和在後。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霄。惟翼衛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顧邦基之寧謐。夙馳使介，冒貢誠忱。伏望回鑾，馭以安行。泝龍舟而利涉，致天下而養申。微願於晨昏得四海之驩，慰群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威之上表奉迎以聞。《靖康要錄》卷三。

上金主謝表

建炎三年

暫留內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縑綢之厚賜。喜驚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稟性冥頑，賦質忠實。負邱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勞謙損己。雖天地有無私之覆載，而父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心而未已。《大金弔伐錄》卷四。

答金國移牒書

靖康元年正月九日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歡盟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粗惡，遂令信誓，殆成空文。鄰國興師，職由于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剋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寧，夙夜以思，宜伸舊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諭。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鑑，必諒茲懷。今差樞密院事李棣、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地土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大金弔伐錄》卷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九。

與金和議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懽盟，變爲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義等賁到文字，大開容允，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高誼，深感劇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帝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南，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

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疋帛并雜物折納，決無粗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李鄴、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西上閤門事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昭察，謹白。

事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請遣回。賞散河北、河東路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十萬兩。

雜色表緞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右，即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觀寺院等處，已行根刷。慮或不足，須至稍

寬期限，更於河北州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大金弔伐錄》卷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〇。

與金國皇子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諒勤誠。以康王、少宰至彼，灼知美意，深增信喜。兼念本朝不失農事，早爲罷兵，鈴束既明，更不殺戮。凡茲來諭，益重歡盟。所言國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使賁詣大金皇帝闕下，煩爲差人同往，歲輸特承放減一百萬貫，深荷恩意，已於國書具載。若非惇示大信，欲保萬年，何以及此？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誌不忘。近聞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家，願速約攔人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約回，諒惟英懷，必加深察。謹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致金國皇子謝書

靖康元年正月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自承大軍遠臨，獲惇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叙好云初，無以將意，輒有薄禮，具如別幅。言念歡盟既定，盡出周旋，此恩何窮，眷想深甚！自此每

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想當照察。雪塗寒凜，更加珍重。白。

別幅

珍珠碾鏤金鷄竿百戲人物腰帶一條，黑漆匣全。

珍珠蹙圈夾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

珍珠玉夾口篋靶子全。

細色并雜物：

緊絲五十疋。

金錦五十疋。

素絲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一百疋。

興國茶場揀芽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壑源夸茶三十夸。共二百角，每角一夸。

龍腦一百兩。

薰香二十帖。

割毯二十副。每副五事。

論棒二十條。

右請檢留。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與金國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結約，請復幽、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歲輸之物愆期，正旦使賀允中致傳語二字，由此伯大金皇帝遠遣數路重兵入境問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器。適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馬，先到京城之下，遂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皇引過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賁到文字，開諭恩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歡和，即委就便酌中施行。今已計議定，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畫疆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已後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三府已南，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并應係亡遼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一無停匿。爲放河北、河東土地，每歲輸送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錢一百萬貫，以金銀匹帛

并雜物折納，無依前粗惡愆期，以報重恩，再結歡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天地鑑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重誓，倘蒙允諾，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仲通，充賚誓書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與金國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軍前：頃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情義至重。偶緣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歡盟變爲兵革。屬太上皇傳位眇躬，方閱旬浹，皇子郎君大軍已至京畿，即遣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備摠情懇，復講歡盟。皇子郎君惇兩朝和好之重，特爲開允，許以退師。本朝尋遣宰相親王詣軍相見，土疆歲幣，並以議定。兩路賞金帛萬數至多，尚慮元帥在遠，未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親信，尋詣軍前諮白，惟冀早爲抽回軍馬，免致殘害生靈。諒惟英懷，必能洞照。春首尚寒，更加保重。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宋彥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郝抃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疋：

錦一百疋。

鹿胎一百疋。

金錦一百疋。

緊絲一百疋。

青絲綾一百疋。

茶五十觔：

上等揀芽小龍團一十觔。

小團一十觔。

大團三十觔。

龍腦一百兩。

椽燭三百條。

薰香三百帖。

右請檢留。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與金國皇帝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帝皇子郎君：薦承使介，特貺書詞，披覽再三，深諭勤意。比者復修盟好，休兵息民，皆自周旋，深感戢。示諭依準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爲，益諒高懷，尤彰謙德。更承念及耕農重事，罷去所索牛一萬頭，誠忱備至，義同一家，固當傳之無窮，永以爲好。春律尚寒，倍惟珍嗇。謹白。又賜以沈香山子一百兩，花犀酒盤一十隻，玳瑁酒瓶貳隻，撥花犀注碗一副。《三朝北盟會編》卷三〇。

與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九日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薦示書詞，備照情懇，春雪寒沍，匱薄近垆，寢興之間，諒惟勞止。所諭已準備發遣王介儒、色呼美及親信人與宋彥通等同去融會太原軍前，并請元帥府就便約回河西軍兵，勾抽處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近，亦已退去，于後輜重，約回不許過河，鈐束諸路割下軍兵，不得虜掠，及約止燕京知院侍中所統漢軍。載詳恩義，備極周旋，非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能復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是？感悚所集，毫楮奚殫，誓約國書，實盡誠意，願保歡

好，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諭，誓心修睦，永愜至懷。白。

別幅

信使王訥至，承惠及人參一千秤，至于多感，有少微物回答。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杯二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裏并蓋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碗一副二件，托裏全，作一合。

右請檢留。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遣李梲持寶貨物折充金銀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聰察。茲者大軍南來，再約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之物，又蒙減定，深見委曲歡和之意，叙佩不已！累日下令，於民間根刷金銀，告諭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藏之罪，至於籍沒家貲，專命大臣，明諭禍福，分遣庶僚，廣行斂取，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前已報之數，金共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

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實已竭盡公私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礦淘沙漬，計以銖兩，自非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何能有萬數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辭。今者通和大事，既荷講成，賞軍物色，豈敢較計多寡？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貳？若蒙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軍旋旆，且無留滯，又使本朝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竊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謂既已施此惠好，亦要寬假圓融，以盡終始。表段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騾駝數，不惟多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併冀寬明，許以續發準折。今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物，并金銀絲合等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昞持去，倘蒙容留，許以準折，尤所願幸，一聽裁決也。其餘細瑣，令李昞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加慎。《大金弔伐錄》卷一。

致問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二〕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椿出送皇子郎君軍前。今差李昞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惟冀檢留，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帶一條，花藤匣絲盒全。

金陵真玉注碗一副彙盞。

玉酒杯十隻，金托裏玳瑁盒全。

細鞍轡一副，烏銀間金鍍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稍匣全。《大金弔伐錄》卷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一。

〔二〕二十八日：《三朝北盟會編》繫於二十四日。

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

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爲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慤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寧。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柰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

叙，惟冀孚察。謹白。《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一。

分畫疆界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正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具書，審達清視，復承翰墨，深佩勤情，詞意稠密，欽味不已，心腹相照，了無疑間，永同信約，歡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惠？減定金銀表緞數目，及許折驟馬之數，比擬曲盡，周達事理，尤見仁哲之用心也。金銀再取於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遺漏，所得之數，不能敷足，遂以歷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數持送。本朝所貴，不敢愛重，因物顯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布叙，令李棣等持達，更不再述，惟幸孚察。見諭中山、河間府差官分畫疆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令分遣勾當三府，詔書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令張邦昌、路允迪一依所議定，犬牙不齊處，兩平兌易施行。其真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令盡取送。先遣去女樂百餘人，本示通和一家之好。今來放還，自非皇子郎君明英豪邁，其誰能此？欽嘆欽嘆！李棣回，珠玉等物已承留納，聊充驢路之儀，豈勝感愧！犒賞闕數，誠以公私竭盡，無可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旋持送。尚冀高明，有以裁處。其詳累具前幅，不復多叙。春寒氣候未常，惟冀加衛饗寢。白。《大金弔伐錄》卷一。

回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二月二日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遽至京城，方懷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宗社，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汭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意。自非惇歡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並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并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來因^{〔一〕}，繼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止約，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諸路軍馬作過，尋令勾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中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至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便還，深愧遲滯，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有渝^{〔二〕}。今差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叙，并賫所換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大金弔伐錄》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三。

〔一〕來：《三朝北盟會編》作「事」。

〔二〕有：右引作「敢」。

又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問大金皇子郎君：特承書翰，銘感實深。所示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輒犯營寨，初聞甚駭，寢食俱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今已根究，蓋是西兵初來，貪利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梲、王汭所議事，一如來意，一一當報。候王汭看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在書中備細陳聞。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終始成之。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遣報謝使副回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蒙遣計議使副王汭、耶律寧同宇文虛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曲，深佩忱誠。茲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敦講舊好，許約盟書，宗社載安，生靈寧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往還，既同絡繹，和好之厚，誓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輒敢不遵號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敗亡。初聞驚駭，不知所措，惟恐貽怒皇子郎君，來責敗盟之咎。疑

似難明，煩辭何益？今者乃蒙仁哲，深諒此情，自非曲示歡和之意，何以能此？愧謝之深，言不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敵強，以寡犯衆，雖甚愚者，皆知不可。況講信修睦，今將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失久遠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愛，爲質軍中，寧不愛惜？前書具白，已蒙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尋即退散。既欽約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諭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中，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時發遣，曹都尉今謹遣行。昨者城中軍民數萬，赴闕詆罵宰執，殺戮宦官數人，兩日之間，輔臣罷免甚衆。太宰李邦彥已屢乞致仕，門下侍郎趙野亦在假不出，中書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罷政事，樞密李綱除知大名，王汭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仲、新除樞密宇文虛中及李棣四人在列。事至於斯，惟有誠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痛之誠，雖罄竭語言，無復可望。倘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億萬生靈，敢祈大恩存留見在政執官，粗立朝廷，稍安衆望，即欲除張邦昌太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門下侍郎趙野爲質，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每所奉侍，以姪遣叔，情理不遑。已遣弟肅王樞前去，幸依元約，只至黃河。所有康王却望先次遣回，以副手足。念姚平仲逆天誤國，誅殛是宜，比令之四遠根尋，已聞隕於鐸鏑。凡爲執政，事涉可疑，雖領行營之權，實無結構之迹，雖自臣下違命要功，亦由眇躬有失照察，負慚飲涕，無以自明。尚冀廓山藪之容，俾獲全君臣之義，止從貶責，庶免嚴誅。況邯鄲軍役失守，尚蒙放還，在於近臣，終祈矜免。所諭騾馬金帛

事，已納金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兩，銀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六百兩，絹一十萬疋，表四十七萬疋，竭盡府庫舊積，仍斂民間所藏，盡數於斯，無可再得。只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數。騾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餘皆尪瘁瘦疲，素不養在城中，縱復有馬千餘，亦乞留爲禁衛。事至今日，豈敢不從？荷再造則天地同功，蒙一譴則社稷立隕，惟有投誠，且實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觀他時之改悔。或有違誓約，不顧大恩，天實臨之，禍敗不悔。今遣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球充報謝計議使副。緬惟英明，必加孚照。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致金國皇子謝放還康王及減免金數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使崇義軍節度副使高安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豈勝愧感之情！比者大軍南來，獲修盟約，信義之重，情愛爲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之實，萬年之歡，永以交孚。不期姦臣誤國，邀功生事，輒出土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害盟誓，且以短書，備叙誠懇。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悃悞，具知臣下之姦，非出眇躬之意，解疑息怒，復固歡和。既寬責問，三軍之士，亦罷攻圍，感激之心，言何可既！承諭本不欲貴朝有蹙迫之危，故更不移前約，稍有變渝，斷以限河爲定。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味讀再三，深稔美意。康王留軍前幾月，極荷管顧。今蒙還歸，甚慰顙顙。更承減金萬錠，茲爲厚惠，益

稔眷存，姑此叙謝，言不究悉。《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皇子乞寬限送納賞物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蒙恩于矜貸；纖悉之懇，敢避瀆于再三。昨者李梲續起金二十萬兩，其金俱係拘刷到民間稜稻釵釧器物之類，旋行折剝釵銷，遂有折耗，實起發金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兩，係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爲金有欠數，却起還銀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於都數之中，更減免外，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騾馬名件不一。茲審大軍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圍閉，道路不通，至於掌管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遲留。敢望矜憐，許令於軍行之後，逐旋算計送納。三府地圖，本合通作一本，又緣中有真定府路，邊疆不齊，曾令宇文虛中面懇英聽，令只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自有里堠分明，踏行之時，一一可見。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終惠，俾早安寧。至於纖悉曲折，有應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貸。此後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騾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文字，當親加點閱，達于上聞，伏祈照察。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致金國皇子皇弟書

靖康元年二月八日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國王、皇弟都統：茲以肅整軍威，遠臨郊甸，敢怠省愆之意。遂蒙兼愛之仁，再講鄰歡，復安敝邑。感深肌骨，賜重邱山。更承念及府庫之虛，減金帛之數，益紉高明之意，特深拯芘之懷。載遣車輶，稟告還馭，再三誠懇，每荷矜全。豈惟恩加於危難，抑亦義重於乾坤。惟有謹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德。屬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叙違。益慎寢饗，永綏福祿。所有贐儀飲餞，已載前書，伏惟亮察。謹白。《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

遣計議使副致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駐軍近境，屢致尺書，旌旆踰河，嘗馳信使。春和屆序，福履增隆。既舊好之復修，宜誠言之盡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雖限大河，不遠京邑，其間有遠祖陵域，太宗祠宮，在於子孫，忍不保守。高陽一帶稅賦，舊已收在納銀絹數中，今復重割疆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境土相鄰，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憂小事，馴致大愆。今欲更增歲輸銀絹，以代三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

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憂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粗惡，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瑣細，道里阻修，每歲困竭民力，終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爲綿帛，却令沿邊依舊設置榷場，許通商賈販賣，庶得兩便，其利久長。若必欲補此難足之數，則力所不能，釁隙常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貽書，許以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諭此意。今若覆露情實，隱忍不言，雖從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偉，惟義是從，想遂慨然，寬其迫遽。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曠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爲懇，尚勤保毓，益介壽祺。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皇子乞放肅王書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候福履具宜。比遣肅王餞送還師，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聞行李已過邢趙，夙夜僊望，未聞還音。又聞肅王踐履跋涉，寢食失時，宜近藥餌。手足之愛，實切於心。今差使人躬詣和門，懇尋前約，早賜還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曹曠充奉迎肅王使副，專書爲懇。尚冀保綏。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左副元帥書

靖康元年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逖聞高誼，未覲英標。茲再講于歡盟，獲永依于鄰庇。興言載戢，未易叙陳。今因分地界官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真珠雙圈直繫勒帛一副，遠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孚察。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致契丹耶律太師約共滅金書

靖康元年四月

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軍、元帥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宴然，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鬭爭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和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不遵，人神恫怨。致金人强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于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嘆，無時暫忘。凡前日大臣之誤國構禍者，皆已竄誅，思欲興亡繼絕，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

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乎國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諸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吾都監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然則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則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同姓之助，雲中留守尚書願忠之佐，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太師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天時蒸溽，更冀保綏。白。靖康元年四月日。《大金弔伐錄》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全宋文卷四二二五

宋欽宗 一三

致金國元帥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本朝講鄰國之歡，累年於茲矣，歲時之聘，金繒之奉，所以結好於無窮者，禮未嘗有闕，而日加於前，謂宜共保歡盟，萬世永賴。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疑，連兵構禍，采入郊甸。深惟厲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異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尋承通好，以致退師，固常遣使申諭三鎮，及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懷戀，堅守不下，大朝雖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釁之啓，在於往年之姦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披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爲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膽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愛，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

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和之事，或未詳知。重使來師，淹留吾地。茲因聞命，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亮，亦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別幅

真珠蹙結束帶一條。《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七月

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堅死守，雖令不從，遂至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謹白。《三朝北盟會編》卷五〇。又見《靖康要錄》卷九，《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皇子書

靖康元年七月

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郎君：比常布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於閒言；將究遠圖，豈自生於細故。成長利於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聰，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爲煩，更希保護。謹白。《三朝北盟會編》卷五〇。又見《靖康要錄》卷九。

復遣使告金國元帥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間常遣使，咸得及疆，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既接，和好斯通。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聞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語，因知令德，信是寶鄰。既而太原士民嬰城固守，雖遣大臣特詔，戀土終深，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于野。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雖非元約，乃亦常情。事須改圖，可令永久。願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爲信誓。盡除疑梗，幸不置於胸中；雖有長短，冀亦忘於度外。如其聞可，將

見平寧。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竊計高情，實同至願。有少體物，具如別幅。今差秘書少監李若水。

別幅

金厢正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琉璃器一十五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枝，內二枝〔一〕。

沉香五十兩。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請檢留。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一〕原書於「內二枝」下小字注云：「按此下疑有闕文。」

與金國皇帝書

靖康元年九月〔一〕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作僞，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臣不利，緣此構造，意在離間。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朝，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大金弔伐錄》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八。

〔二〕九月：《三朝北盟會編》繫於十月。

與金國元帥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略，遣使以陳其詳。諒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潛邸，講學惟勤，其於政事，一不與聞。忽蒙內禪，驟攬萬機，適當多事之搶攘，未嘗諳練，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無何姦邪，輒生註誤，逮言章之交擊，方悔悟於前非，隨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唯國相元帥器度宏遠，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賜薦至，情義藹然。感撫之私，言不能既。或聞統聚，入至真定，

嘗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當蒙從欲之仁，各安疆場。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於斯須。頃被初恩，更祈終惠。克符願望，豈勝感銘。

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館伴蕭寶導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果子四合。

茶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

右請檢留。白。《大金弔伐錄》卷二。

與金國皇帝書

靖康元年十月十八日〔二〕

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

貫，姦謀誤國，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悟之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圍并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實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姦臣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間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歡欣不接，姦邪之罪若此，竄斥之典何逃？瑕垢盡除，群情所快。今茲循省，已自篤於私誠，亦冀寬明，無或迫於往咎。顧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持，況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爲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忘，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同至願。不宣，謹白。《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八。

〔二〕十月十八日：疑當繫於九月。

與金國元帥皇子書

靖康元年十月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郎君：累常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聞鑑。意雖難盡，言亦頗周詳。儻爲繹思，必加孚察。大抵人誰無過，固貴自知，既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蹈。在昔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群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億

度其姦欺。難掩臺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務安寧，乃經驚擾。興言及此，爲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望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愠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爲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別幅

青絲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五十疋。

合錦五十疋。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薑五十觔。

乳糖獅子一百顆。

橙子五十對。

汾州蒲桃五十觔。

小龍團茶一十觔。

大龍團茶一十觔。

夸子正焙茶一十觔。《大金弔伐錄》卷二。

致金國元帥願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介，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大金皇子元帥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舊好，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宗廟再安，生民賴慶。乃割三鎮，以謝德惠。既而諸州民情愚執，群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時月。蓋緣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明，豈敢輒易？果煩大軍，來請茲事，中外震動，不遑寧居。禮既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澥、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副使。緬惟英哲，必爲矜從。寒律方嚴，倍加珍構。白。

事目

一、今來交割三鎮，並依今年正月誓書，已詔路允迪依應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慮人民堅守，已出敕榜告諭開門，其帥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凡係內地人，依今奉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數放行。

一、交割三鎮，諭令開門，若甲兵稍近，即人生疑懼，莫敢使出。須煩令旨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員好語說諭，即一方安心。兼若擁併而出，顛沛於路，無不受弊，幸不催促。令其收拾和款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通令佐隨近次第盡數發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庫藏所積，既已罄竭，遂取宗廟祭器，及宮中所用應干器物，又搜索民間，雖釵釧之類，亦已鉅銷，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然止得昨來已送之數，後來取於遠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略盡，今盡底搜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大軍，諒惟特加矜察，貸免所欠，不勝慚忤。《大金弔伐錄》卷

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三。

責貶大臣告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昨日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舊地，特承大聖皇帝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爲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爲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帥雖已撫定威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爲念大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爲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至，報諭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便聽從，依前附使，間諜大金功臣，及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及承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訥，貝勒色呼美疏問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語，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準割黃河爲界，貴圖兩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知太平府，詹度河南安置，陳邁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賁送詔命，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書，今乞早爲班師，以安社稷。至願至懇。白。今具下項：

蔡京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責授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已誅。

李綱責授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吳敏責授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馬擴昨任真定州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河南安置。

陳邁見在中山。

張孝純家屬聞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河東聶昌前去交割，河北耿南仲前去交割。《大金弔伐錄》卷三。又

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四。

致金國元帥乞免攻城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之已成，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微物，用表私衷。幸遂免于攻城，仍早還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歡。郊野沍寒，倍希保愛。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致金國元帥乞和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遠來特承書示，備悉勤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敦結和好，出於眷厚，極用感藏。繼因聞於聽任，遂生嫌隙，雖自咎悔，已無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色呼美與汭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即日就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鬪，全保生靈。不謂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載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獲寧，民庶安堵。其爲思念，何以比諭！感幸之深，言不能叙。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遣仕訖往議事宜致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尤佩厚意。國相元帥遂引重兵，方此沍寒，衝冒勤勤，頓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戢。所諭欲令親信往議事宜，今遣皇伯仕訖、大臣馮澥前去。載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序方深，倍

惟調衛。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仕訢等充報謝使致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遠勤旌旗，久駐郊垆，方此凝寒，匱薄匪易，內深慙灼，良所不遑。至於臨城，攻擊頗緩，尤稔來意，出於寬仁，極於懷荷。載惟通和之久，德惠已深，更冀始終，便爲解圍，永固歡好。今差皇伯仕訢、樞密馮澥充報謝使副。祁寒在律，倍冀保調。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與金國元帥乞收兵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久蒙恩惠，深用感銘，不省過尤，尚煩責數。比者大兵累至城下，危然孤壘，攻擊何難。及已登臨，猶存全愛。方圖請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無後慮。感極垂涕，夫復何言！謹遣右僕射何桌、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求哀懇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裔。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致金國元帥求保安宗社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軍前：李若水等到，特惠書誨，及傳面諭意指，備悉寬仁，感刻難弭。已依寵諭，遣右僕射何桌、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前去請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愛全生靈，不勝恐懼哀祝之至。雪候沍寒，倍祈珍賚。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告金國元帥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者遣何桌等奉書，想已呈徹。危迫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大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遠煩旌旗，深所不遑。然念師徒既登城堞，何桌、濟王栩等又未回歸，城內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却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目，一一謹即聽從，便當歃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爲大恩，何以方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檜、徽猷閣學士朝奉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請命。祁寒應候，冀倍保調。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致金國元帥乞上皇不出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適何桌等還，伏領書示，及已蒙約軍兵，未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恩許免親詣，然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屬在貴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間，心所不忍，如何躬詣軍前，求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爲望外允從，豈勝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難勝大寶。若蒙更立本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受賜已厚，豈勝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嚴寒，倍加珍嗇。不宣。白。

《大金弔伐錄》卷三。

欲親詣軍前致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孫傳等歸，傳來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謹先遣秦檜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諭，即當依從。冬序凝寒，倍冀珍嗇。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押送蔡偉至軍前與金國元帥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近蒙惠書，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需姦臣親屬，謹應如命。但以前此誤國，盡竄嶺外，獨有蔡京之子偉，見以除名勒停，緣係駙馬都尉，當時不曾遠竄。今令樞密都承旨王健押送軍前，餘人以方在圍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續次根尋遣發，不敢少有失信。凝寒在候，倍冀珍嗇。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致金國元帥乞約束城上軍兵書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即收還城上軍兵。今來既已出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內民人驚疑，慮出城後或生他變，不免再露悃悞。切冀矜從，以副終始保全之意。《大金弔伐錄》卷三。

與金國元帥謝書

靖康元年十二月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累日授館，禮意勤厚，亦既覲止，問勞稠重。再

造之恩，何以圖報？經夕匱薄之餘，台體優裕。謹遣使人承問興寢。不宣。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元日賀金國元帥書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一氣週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既戢，與萬物以皆春。茂對休辰，具膺純嘏。更蘄保毓，藉慰願言。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報金國元帥來日面議禮數書

靖康二年正月

天會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專承使旨，特示書辭。慰憚之情，無以爲喻。金帛已令嚴切根括，接續供納。所有上徽號禮數、冠冕、車輅、圖籍、印板之類，謹以來日躬往面議。先此布叙，幸賜照亮。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卷三。

祭种師中文

靖康元年五月

吁嗟虎臣，公爾忘身。《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七。（以上王智勇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二六

李 衡

李衡（一一〇〇——一二七八），字彥平，號樂菴，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紹興二年中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衡拂衣歸。後知溧陽縣。隆興二年，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官，出知溫、婺、台三州。引年乞身，除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聚書萬卷。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其著作今存《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樂庵語錄》五卷、《樂庵先生遺書》四卷。《宋史》卷三九〇有傳。

周易義海撮要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於虛無。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爲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爲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同異理相疑惑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尚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

載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紹興庚辰十一月辛巳，江都李衡彥平，遂安雙清堂書。《周易義海撮要》卷首，通志堂刻本。又見《經義考》卷二，《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

遺訓

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可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假合，終歸腐敗，瞑目以後，當囑付者今且畫一，嗣宗輩一一各遵守之：

一、此間水薄土淺，因循不曾辦得直裰，漫試圖之，以小爲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裁一摺席藉背可也。

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以石板覆之足矣。七七或百日內不須選日便埋，埋了只就家中供養。

一、親識贈贈依例收留，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

一、僧道禮數經疏亦不可收受，若欲在靈帷前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示之。

一、應干錢米收支文字在櫃中。今歲田產可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逐年輪一兄弟掌管給施，取吾簿上意旨，刻石菴中，另項椿管，置歷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與之營運，遲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賑恤。

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僧、念佛一聲，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答，是真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不驚怪，非所恤也。

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德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但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不容默戲，說一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以畢復何求。翛然來往等孤雁，影落寒潭跡不留。《樂菴先生遺書》卷一，萬曆刻本。

正顯廟題記

乾道三年正月

人皆知作善于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橫被于民者，亦有陽報。惟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肇自有唐。迨及我宋，靈休亦顯，升聞於上，命書鼎來，邑人歡喜踴躍，思侈聖訓，用彰侯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爲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達蒙莊死而不亡之說者，未易語此。後之令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于民庶，祖賢侯可以無愧。乾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月庚子朔，朝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兼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衡謹書。《江寧金石記》卷五。（以上向以鮮校點）

劉 章

劉章（一一〇〇——一一七九），字文孺，龍游（今浙江龍游）人。少警異，通《小戴禮》。紹興十五年廷試，擢第一，授鎮江軍簽判，遷秘書郎兼王府教授。秦檜恨其不附己，風言者論劾，出通判筠州。檜死召還，爲司封員外郎，擢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兼吏部、侍講。御史論其使胥吏買絹，罷職奉祠。起知信州，除秘閣修撰，拜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熙六年卒，年八十。著有《刺〈刺孟〉》、《非〈非國語〉》及《補過齋拙稿》。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五九、職官六之六二、選舉二之一八、選舉二五之五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一五四、一五五、一七〇、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一九〇，《南宋館閣錄》卷七、八，《宋歷科狀元錄》卷五。《宋史》卷三九〇有傳。

廷對策問

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真儒，始終如一。

陛下法乎古先，得一賢者，必思先王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

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

乞命官修郊廟奉祀禮文奏

紹興十九年

禮莫重于祭，而郊廟爲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縟儀未紀。乞命官爲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五九（第一冊第六八〇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〇，《群書考索》前集卷三〇。

乞俟回日推賞奉使三節僉從奏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

奉使凡三節僉從皆與轉官資于啓行之日，既受賞典，往往慢易。欲望依使副例，俟回日推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一九（第四冊第三五四五頁）。

言小使臣校尉差遣條限奏

紹興二十八年

小使臣校尉差遣目今見使去替四年闕，除逐旋剗刷注擬外，見有待次八百餘員。所榜親民監當止

二百一十九缺。乞將見使闕條限更行探使半年，刷闕差使。所有宗室添差釐務及岳廟使闕條限，亦乞探使半年。《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二六（第五冊第四六四五頁）。

乞令中外遵依乾道新書奏

乾道元年十月

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政勅令，時有蘇威者每欲易其條目，德林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反覆參訂，迺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爲詳悉，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還以下諭，俾疏奏以聞。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望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一之七（第一冊第二一六頁）。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五，《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二。

言車駕還內儀制奏

乾道六年十月

准乾道六年九月二日已降指揮，郊祀並用五輅大安輦，一如舊儀。今具申請事件數內，將來郊祀大禮畢，車駕還內輦輅前，侍中、參知政事奏請升降傳制進發等，欲乞依紹興二十八年儀注，從太常

寺修定關報。《中興禮書》卷三四。

乞上尊號大典導從行禮並用朝服奏

乾道六年十二月

紹興三十二年德壽宮加上尊號，行事官朝服，赴大慶殿發冊禮畢，易常服騎導騎從赴德壽宮，仍易朝服行禮。切緣希闊之典，事大體重，其導從與行禮事體一同，乞並用朝服。《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三九（第二冊第一五〇三頁）。

龍舒淨土文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昔六祖與韋史君說西方相狀，其言甚簡，其旨甚明，既無間于東西，何相狀之可述！及觀王虛中《淨土文》，何其諄諄也。蓋聞法無頓漸，根有利鈍。六祖爲上智說第一義，故移西于東，在剎那間，言下便領，不容擬議。虛中將以開悟下根，泛爲是論，惟西方之歸，故汲汲于刊行，而恐行之不廣。其愛人之心，可謂勤且切矣。有能因虛中之文而悟入者，豈不爲魚兔筌蹄乎？紹興壬午六月六日，木訥翁劉章書。《增廣龍舒淨土文》卷一〇，續藏經第二編第一二套第四冊。（以上李文澤校點）

胡 平

胡平，紹興中爲太史局令。見《中興禮書》卷四三，《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二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五、一六〇。

乞將聖駕詣景靈宮行禮瑞象宣付史館奏

紹興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今月十二日，聖駕詣景靈宮行禮。於十一日夜〔二〕，陰雲濃厚，欲將雨降。至未明前皇帝登輦出內，天氣開晴，見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是爲祥應。十三日卯時後陰霧四垂，至辰時後車駕至青城，陰霧收斂，大陽光盛。又登壇行事，略無風色，燭焰不動。至禮畢，天氣澄肅，星月明瑩，逮回鑾肆赦，有虹青紅黃〔二〕，彩雲在上。皆爲祥應之象，乞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二六（第二冊第一〇三二頁）。又見《中興禮書》卷四三。

〔二〕日：原作「月」，據《中興禮書》改。

〔二〕虹：原作「紅」，據右引改。

言大禮祥瑞事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今來大禮差平充奏祥瑞官，今具祥瑞下項：十一月十六日聖駕宿殿，其日早晨雖微雨，至宿殿之時却晴，乃爲瑞象。十一月十七日聖駕詣太廟，雲色稍退，漸次清明，乃爲瑞象。十一月十八日聖駕詣青城，雲色稍退。至二更一點後雖有微雨，候至四更四點後，雲間見星月，乃爲瑞象。《中興禮書》卷四三。（以上劉文剛校點）

華初成

華初成，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華鎮子。紹興中官至右朝散郎、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知臨江軍。見隆慶《臨江府志》卷五。

進雲溪集表

紹興十四年六月

臣初成言：伏睹明詔，搜訪書籍者。竊以藏在私家，業久虞於失墜；迨茲盛世，書方切於哀

蒐〔一〕。十行爛雲漢之章，六丁謹雷電之勅，束帛有賁，輜軒載奔。發孔壁所藏，盡禹穴之探。殘編蠹簡，片幅斷碑，煌煌乎盤盂之銘，矯矯若鍾鼎之字。下爲稗說，上極皇墳，莫不裊載而來，肩摩自列。群言入奏，不惟漢牘之三千；秘府遂盈，何止唐卷之八萬！曲盡古今之目，大增文物之光。宜臣激慙氣於衷腸，永孝思於手澤。顧惟家學，難冒天聰，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剖楹發書，言徒遺於子壯；在枕置藁，上繫待於時明。事則殊塗，誠終共貫。巾箱舊矣，卷軸紛然。鏤鑰一開，湛凝塵而盡去；纓冠再拜，疑遺墨之未乾。懷慨移時，想見平日，或訓過庭間之授，或侍執燭際之成。因欲傳家，儻能垂世。歲深道遠，懼將泯沒而無傳；風動雲興，欣值作成之有道。勉思自竭，冒昧上陳。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舜德天合。至仁曲被於動植，大孝足通於神明。慶明良千載之逢，鞏祖宗萬世之業。政刑振起，號令興行。卧鼓囊弓，固已掃除於氛翳；橫經講藝，又將黼藻於太平。衣冠之屬群趨，弦誦之聲四合。如先臣鎮生於遠俗，起自諸生。係志斯文，當哲皇、徽考朝嘗有述矣；召試博士，如孫覺、豐稷輩更推挽之。既艱遠業之圖，尤重空言之託。丘山仰止，曾毫末以無遺；日月行焉，苟容光而必照。臣是用載在方冊，悉上送官，雖未能裨丁部之多，庶幾塵乙夜之覽。野人屬意，獻徒效於美芹；先臣有知，忠尚期於結草。今有先臣《雲溪集》凡一百卷，《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并《目錄》，二十五冊，謹繕寫隨表上進。干冒天威，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慄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四年六月日，右朝散郎、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臣華初成上表。《雲溪居士集》卷首。又見《甌宋樓

藏書志》卷七八。

〔一〕哀：原作「褒」，據文意改。

雲溪居士集跋

紹興十三年九月一日

先君遺文，有《雲溪集》一百卷，《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見者《哀文》一卷，定爲一百一十有七卷。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先君富於藝能，頗有經世志，徒以不苟合，世莫有知而用之者。其間雖或用之，亦不甚力，要惟不能深知之故耳。爲郡漳南，未幾而沒，嗚呼悲夫！漳南所欲設施者且猶未盡，而況生平之所欲耶！求之行事，固已不可多得，所從託於不朽者，惟空言而已。今取世所通知者，不過《神功盛德詩頌》、《書說》，嘗獻之先皇朝，與夫《會稽覽古詩》，近稍流布於士大夫者。自餘方藏之篋中，日月寢遠，卷帙散漫，其能免摩滅者幾希。夙夜用懼，柰何遺孤人地凡冗，念非雅借於名公鉅人，則無以增重其價，而鏗錙震耀斯人之耳目。屬者樞密大資樓公來帥會稽，敬以遺文冠序爲請，乃蒙矜從。仰惟文章翰墨妙絕一時，將令來者失聲歎息，誠不待披先君之文，而先君之志可知也。嗚呼！盛與樂道人之善，非公殆不能與於此，是用鏤版而傳之。然紙墨可具也，其

文四十餘萬言，繕寫抑未也，重念弗躬弗親，則無以稱平昔之勤，而伸罔極之報者。若夫體製，則初成不當言及，已見於樞密公冠序矣。至於世系之遠近、出處之前後，則有墓狀云。紹興十三年九月旦日，男右朝散郎、新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雲溪居士集》卷三〇附錄。又見《甌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雲溪居士行狀

紹興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惟華氏其先蓋出於高。二十九世微子歸周，開國于宋。又八世至于戴公考父，食采於華。子孫以邑爲氏，世爲宋卿。仕兩漢魏晉，爰及江左，遂爲世家。其後或仕或隱，數百年間未有顯者。至先君復以儒術有家，經史諸子與夫陰陽方技之書，罔不口誦心維，未始須臾廢也。及登仕版，頗有經世志。元豐末，嘗獻所業于朝，召試太學博士，會革試法以奏舉，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即以先君應詔，兩上不報。先君平生亡所嗜好，惟喜讀書，至老不倦，故能力考前聖之微言，深究昔賢之書畫。發爲文章，諸體兼備，雖詩與詞皆有典則，非雅言不載也。其書則真行草隸率盡其妙，小篆尤工。作吏州縣，奉法循理，以利澤民物爲心，不爲奇以賈名，故亡赫赫顯功，而所至稱治。糾曹營道，平反居多，賴以免於死者甚衆。鳴絃洛邑，化務愷悌，嘉禾甘露皆致其瑞，四鄰五邑有蝗害稼，而獨不至其境，考課爲京西第一。爲郡漳南，政尚中和，惠民以德，馭吏以嚴，革諸剝主者請託之

弊，易之以公舉，探籌而補。期月之間，州以大治。然卒不得乘其時行其道於天下，識者咸惜其不偶，而先君未嘗以爲意。嗚呼！先君已矣，所可傳者惟文。初成念欲鏤板行于世，每以奔馳薄官，汨沒簿領，未遑編綴。比緣待次里閭，遂得哀集遺文，躬自書校，幾四十萬言，離爲百卷。儻非宗工鉅儒爲之冠序，曷以傳之不朽！茲者幸會樞密資政樓公來帥會稽，敬以先君之文求序焉，獲遂所請。昔柳公權唐之偉人也，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今先君之文，得樞密公爲之序，親染翰墨，光耀簡策，垂之無窮，而初成區區積年之志，一旦獲伸，不特無媿於唐史臣之言，而先君亦足少慰於地下矣，豈不幸哉！謹并以《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小詞》一卷、《會稽錄》一卷、《哀文》一卷，鏤之于板，以廣其傳焉。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望日，男右朝散郎、新差監行在樞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雲溪居士集》卷三〇附錄。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七八。（以上楊世文校點）

林 旃

林旃，紹興間爲朝請郎、權知江陰軍。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二〕

吳山解空院端師子七世孫師皎因住衢場隨侃，以其情來告曰：「吾祖崇寧二年圓寂，葬金殿之後。疇昔師於是山大開法席，廣來十方海衆。師與此山俱名播於天下。既沒，梵唄香燈，不絕如綫，士大夫與吾徒又來瞻敬之，徘徊上下，歎佛法不振。善陰陽宅相者，以爲師之宅兆固吉，其所以弗昌，厥後向背，不應古法耳。相卒聞於縣，請更之。道人施皓願出力築亭於其前，仍祖庵舊榜曰「歸雲」，香火嚴奉之。先是，文慧親承師授「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期諸徒相顧曰：「敢幸因此時，毋墜我祖師之命。」乃以庚戌之望二十有一日，鳩工斲土。遠近奔赴，觀者如堵。磚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四衆謹譁，歎爲希有，相與悲，咸流涕曰：「是不可不記也。」如來住世，演說四大六塵，中外假合如幻。師結兔巾，解兔網，破一切我執。又說六度萬行，爲己爲人，如鏡像，像滅鏡空，破一切法執。端公禪師蚤年觀師子戲，悟三昧，胡言漢語，正提倒擲，風驅電掃，不可致詰，奇奇怪怪，剎那萬狀，有心縱被欺瞞，有眼盡遭愚弄。幻身既沒，幻法常存，億萬劫灰變滅，生謂之散聖，死謂之尸解。如此忖度，幻法愈熾。臨濟疑著普化，大慧真贊金毛，橫塘疑則不疑，未免贊歎重贊。偈曰：「鏡中師子分明是，瞬目揚眉死不休。千古無人知此意，一聲漁唱月明秋。」《湖州吳山

端禪師語錄》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三一套第三冊。又見同治《長興縣志》卷三〇上。（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請郎、新權知江陰軍兼管勸農事、賜緋魚袋林旃撰并書。朝請郎、充江東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林樞隸額。」

鍾離松

鍾離松（一一〇一——？），字其紹，一字少公，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年四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乾道中以朝請郎知興化軍。又曾官司封員外郎。乾道六年，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樂邦文類》卷三，嘉泰《會稽志》卷三，《萬姓統譜》卷一二五。

乞除免猶賸米劄子

興化本泉州莆田一縣。自太平興國中，析而爲軍。瀕海偏山，地狹而瘠。封疆所至，東西二百一十里，南北一百四十五里。歲入苗稅以斛計之纔六萬有奇，而官租居十之七八。官田一畝所收，僅及一石，而輸租重者至七斗。比之他郡，最爲偏重。豐年輸納，已自費力，一有水旱，往往破產以了官租。然前者官中用度有常，每遇旱傷之年，即與蠲減，以故莆人未甚病也。至建炎三年，閩中寇賊竊發，建、劍、汀、邵，莽爲盜區。朝廷遣兵收捕，本路轉運暫移司福州，就近於興化。取撥見存苗米

二萬五百石，以應軍期急闕。是時事出權宜，自此遂爲定例。漕司謂之猶贍米，每歲責令輸納福州，本軍緣此用度大窘。隆興二年，歲大荒，朝廷委監司差官體量，放及五分。次年軍儲不繼，無以支梧。前守臣張允蹈遂具猶贍米利害，控告於朝。仰蒙聖慈，特出睿斷，蠲去其半。去年荒旱，尤甚於前歲，民間所收十纔一二，其間亦有絕粒者。漕司復下本軍，從實減免，通及五分。今則軍儲僅可支到六月，未有顆粒可以接續。況本軍近年以來，減罷場務凡五處。所捐課利一萬餘緡。舊例，歲得建寧府春冬衣絹三千五百疋，撫州綢三百八十疋，綿四千兩。今建寧府僅支到絹一二百疋，撫州無復尺寸銖兩。而本軍增置官兵請給，數倍曩昔。常賦之外，別無羨餘可以支遣。若令依舊以一半猶贍米輸之福州，則無復可爲水旱之備。臣竊謂一州一郡，自有一州一郡財賦，設或不免通融支撥，但當捐有餘以補不足，未聞損不足而補有餘者也。興化歲入財賦，比之福州，纔及十二分之一，豈應翻令小壘，裨助大藩。止緣一時倉卒，就近應急，事平之後，不早釐正，馴至於此。臣區區昧死以請者，但乞各復其舊，以備非常。無損於大農，無侵於常賦。伏望聖慈矜此一方生靈受弊歲久，將今後所輸福州一半猶贍米，出自宸斷，盡行蠲免，以寬民力。幸甚。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又見同治《興化府志》卷三一。

寶積蓮社畫壁記〔二〕 乾道九年九月

宣和初，慈受禪師住慧林，每苦口語人曰：「修行捷徑，莫越淨土。」時魏居士展轉化導，亡慮萬人。江民表左司公望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世。予未弱冠，隸業上庠，蚤預斯社。又因僧兄木訥首座，諄諄警策，知有自性彌陀，唯心安養。迨今年殊七十，雖兵火飄零，晨昏不懈，其得力處蓋不少。矧予曾高異驗，寶珠備載。若王敏仲尚書古、葛仲忱大夫繁、馬仲玉提刑玠，皆先世懿親，事蹟炯炯在人耳。則予家有此淨緣尚矣。乾道庚寅夏，予蒙恩奉祠，僑寓蘇壽，解后寶積實講師，遐想蓮社清風，擬追東林高躅。會東平李侯洎諸名德，俱刻意熏修，多歷年所，遂莫逆於心，相與爲社，同聲稱佛，協誠篤願。率載閱月一集，咸知此生不負稟質之靈，報盡決有歸真之所，豈不休哉！一日，社友吳君喟然歎曰：「發菩提心，必具悲智二行。審欲求生聖域，正須啓迪群迷，安得寫十界九品，俾萬目瞻敬，知所省覺，爲廣大無窮之利耶？」言未既，諸君翕然稱善，於是同社捐金以成之，聞者隨喜以助之。選工施彩，幻出二圖于門廡，復攬撫教藏，發明旨趣，一以示萬法唯心，一以指西方徑路，較餘功德，真所謂百千萬億分，不及一者歟？噫！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倚壯而廢日，勿肆情而造愆。瞻茲簡易法門，能即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諸佛境界，悉現前矣。吳君名克己，字復之，東陽佳士也。少年穎悟，窮經博古，尤邃於《易》。內典淵奧，靡不究通。嘗論瞿曇

出世一大事因緣，發吾覆多矣。繪事告成，往來改觀，可不記諸檀侶，以垂不朽？予因序其梗概云。越四載，癸巳九月朔，左朝請大夫、前主管台州崇道觀鍾離松書。《樂邦文類》卷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司封鍾離松」。

全宋文卷四二二七

王 灼

王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今四川遂寧）人。紹興、乾道間曾任夔州鈐轄、四川總領所幕職、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著有《頤堂文集》、《糖霜譜》一卷（存）、《碧鷄漫志》一卷（存）、《頤堂詞》一卷（存）。見《畫繼》卷八，《郡齋讀書附志》卷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及所撰《李教授墓誌銘》。

《頤堂先生文集》本有五十九卷（見趙希弁《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作五十七卷），而今所存乾道八年王撫幹宅刻《頤堂先生文集》僅五卷。本書所收王灼文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乾道刻本爲底本，收文五篇，另輯得佚文十六篇。

荆玉賦

卞和秉耒荆山，耕獲玉璞，喜曰：「天降異物，非賤者有。盍歸主君，爲國鎮守？」占協龜筮，謀洽妻孥。宿舂撰目，脂轄問塗。百里一飽，十舍一休。前持後負，雉門是求，以獻厲王。記卞和事

者五家。《韓非子》謂初獻厲王，厲薨，獻武王，武薨，獻文王。韓戰國公子，言近事可信。《十二國史》唐人所集，亦因韓書也。蚡冒死，其弟熊通弑蚡冒之子而代立，是為武王。《史記》諸書皆不名蚡冒為厲王，然楚稱王起於熊通，疑是熊通既自王，因亦追王之，既殺其子，因加其父謚，所謂惡之以自信者。韓似得之《楚檮杌》，而《史記》失其傳耳。或曰厲王即蚡冒之子也，無所考據。劉向《新序》作厲、武、共，厲至共七君，卞和已百餘歲，不可信。蔡邕《琴操》作懷平、荊平，乃懷九世祖，懷之後曰頃襄王，曰考烈王，今世次謬妄不足信。許慎注《淮南子》作文、武、成、許，又居蔡後，不足信。今獨取《韓非子》。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飾偽罔上，罪死莫贖。」執畀獄士，刖其左足。厲棄群臣，武臨江漢。儲銳再獻，右趾亦斷。步趨廢矣，志念匱矣，坐胥斃矣，無復恃矣。文王承序，政令從新。抱璞哀號，越三夕晨，淚盡血續，目枯如焚。王聞而反之，曰：「國中刖者衆，子獨過悲，何也？且先君重於剖石，輕於刑人。吾其不然，試爲子辨。」於是追師理璞，潛寶遂出。既磨既礪，名以和氏之璧。命有司賞宜，亟賜衣幘，拜爵秩，頒金幣，授田宅。和匍伏辭避，不敢即也。《十二國史》曰：謝和而重賞之。《琴操》曰：封和陵陽侯，不就而去。因進說曰：「玉居山則木潤，居水則流方，浮青氣，吐紫光。天性自然，不可掩藏。必其呈露，寸短尺長。黑如純漆，白同猪肪，鷄冠擬赤，烝栗比黃。然後能色題瓊瑤，器題圭璋。何用目之不詳哉？凡今衆臣，侍列中外，才伸於用，理不得晦。雖時有就琢，尚隱石者多。倍勤主君以研慮，將取之如拾塊。臣又有請焉。我先熊繹，受封荊蠻，至蚡冒十六葉。民順神聽，基本已固。乾陽之氣，在玉爲具，刀錯可攻，棄之弗顧。武王雄心，厭處南藩，連兵侵隨，巧圖自尊。鄭絞州蓼，奮起如雲。亦又失剖，幸乃得存。主君

都郢，獵申俘蔡，殪息與鄧，楚邦始大。美矣斯璞，發見符彩。臣實刑餘，敢逃錫賚。事貴明驗，賞非所愛。」和罷歸荆，父老嘆曰：「卞子捨屨求踴，忠甚效而計則違矣。」石有韜玉，人有蓄奇。善價少諧，韞櫝莫窺。售者但已，韞者未虧。高士恥於自鬻，如彼又焉知之？《頤堂先生文集》卷一。

荆玉後賦

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發使奉牘，用十五城兩易。藺相如曰：「秦強趙弱，其可不許！臣請報聘，西面而去。尺土不償，全以返殺陵之路。」約車治行，晝日出祖。望諸君樂毅謂王曰：「相如習機，權鑑情僞，銜命疆外，宜無廢事。雖然，玉有妖孽，主者所忌。和再以斲其足，始作楚子之瑞。方謹藏於郢府，又焉得此遐棄，越黃流之廣深，徙禍本於吾地。幸暴秦之肆貪，鼓饒吻以奔餌。當垢滌而糞除，啓嬴氏之顛躓。夫一璧微器也，連城重寄也，賈直懸隔，得失不類。謀國者若此醉寐乎？趙使納關，秦壘不割。其計誕，果於授地，規後必取；其計悍，浪起兵端，誘吾孰應；其計嫚，酖毒不可嘗，虎兇不可玩。捐璧辭城，是謂長算。遇彼欺奪，猶得十半。昔在唐虞，三代以來，尊則禮天，卑則問土，羨以起度，瘞以嬰祭。是朝是享，子穀男蒲。贊見勞貺，儀法甚都。叔末道衰，物與凶隨，懷之越鄉，匹夫自危。杼有拱者，以戮其尸；戍有大者，以幽其妻。周穆飾臺，徐戎畔之；鄭伯假田，魯史諱之；晉遺取虞，荀息請之；申挾奔鄭，濤塗殺之；許男降楚，面縛銜之；

楚繼滅賴，賴子效之；舅犯要君，晉文投之；齊侯敗北，韓厥進之；襄沒楚宮，仲帶竊之；師襲衛境，智伯先之。遠窺近察，有則不祥。君王其審思哉！」惠文曰：「秦趙方睦，惠文即位，未嘗與秦交兵。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攻齊，與秦會中陽。十五年，與韓、魏、秦共擊齊。十六年，與秦王會襌，秦復與趙數擊齊。蘇厲遺趙王書，於是趙輟謝秦，不擊齊，秦始怨趙。易壁事在十六年前也。藺生甚健。相國止矣，徐覘其變。」毅謀不合，相如竟成命而歸。自後西甲歲出，雷駭漳濱，邯鄲不守，壁遂入秦。十七年，秦拔我兩城。明年，拔我石城。又明年來攻，斬首二萬。趙奔命不暇，以至亡。更爲璽章，篆刻無倫。廟中所受，軹旁所陳。璽材之餘，存爲漢珍。岌岌路寢，華帶輝春。張懷瓘《書斷》曰：「始皇以和氏之璧琢為璽，使李斯書其文，可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史載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子嬰知高因廟中殺己，稱病不行，高來，遂殺之齋官。沛公至灞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三輔黃圖》曰：「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至孝武以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風至，其聲玲瓏。」《戰國策》曰：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兌，惠文初相也，雖專政，必不以趙所寶資遊說之士。藺相如在兌死後，兌既以送蘇秦，豈復有璧可易城，今不取。蓋甚美必甚惡，亦尤物之移人。璽一時以爭奪，閱百世之故新，況寶之者殃及其身。《頤堂先生文集》卷一。

朝日蓮賦

并引

朝日蓮似蓮而小，花之外有四萼，隨日出沒。舊說朝東暮西者，妄也。感而賦之。

蓮之種夥矣，僊峰十丈，禁池千葉。花之駢、幹之接、斗之披、珠之結，留大家之嚴蹕，下衆靈之絳節。蕩漢女之輕槳，開吳娃之笑頰。雖含芬吐秀，雲布星列，曾未睹夫殊絕者也。相彼小芳，亦其族徒。寄清冷之赤水，涵微眇之寸軀。氣奪蘭茝，色比瓊琚。金蕊中峙，綠萼外郭。恍朝夕之異變，顯晦隨於日車。若夫日升暘谷，至于曲阿，則花舒萼開，亭亭浮波，迎風窈窕，照影婆娑。日回女紀，頓于連石，則花斂萼閉，冉冉而沒。煙水四暝，杳無遺迹。初疑宓妃，容與洛濱；又似曹娥，銜冤自沉。仰止子陵，江瀨之曲；忽悲靈均，葬於魚腹。曉而望之，晡而察之，未有不同日之起伏也。吾意夫川后河伯之倫，發奇露珍，以警世矇。懼夜半有負走者，復收拾於貝闕珠宮。不然，握權執機，真有化工也。顧天壤之內，恢詭譎怪，糾錯不同，鉅者林林，細者叢叢，豈耳目之能窮哉！惟其妙用莫詰，動靜相時。利欲昏醉，人或反之，身隕名滅，此花所嗤。識諸座右，以當箴詩。《頤堂先

生文集》卷一。

醉竹賦

并引

俗說五月十三日竹醉，移徙無不生者。予以是日取東園竹數本，植階除下。客至訊予，因次第酬答之辭作《醉竹賦》。

異哉竹君，豈有杖頭百錢，公田二頃？抱瓮比鄰，投轄深井。誰者觴之，久而未醒。醺然氣色，頽然項領。偃者如倒，止者如寢，振籟者如號呶，搖柯者如蹕蹕，解籜者如絕纓，墮葉者如毀衽。狼狽顛蹶，無復修整。隨人西東，不得自逞。雖虚心其何用，顧大節之徒秉。晦叔曰：嘻！客言可哂也。林下七賢之酣放，溪濱六逸之醕酖，既已神交此君，期方軌而並軫。窮年卒歲，坐守孤凜。忽朱明之煩溽，作河朔之痛飲。廢太常一日之齋，適無功醉鄉之境。惟標韻之蕭散，蕩然合乎天隱。俾墜車而無傷，況易地以爲窘。且夫萬生芸芸，朝榮夕賁。獨幹質之森拔，配松官以悠永。盼桃李而增欷，睨蓬蒿而下憫。付之一醉，嘯風舞影。此竹君之妙趣，何客之不省也！《頤堂先生文集》卷一。

弔屈原賦

鑑先民之典記兮，睠三閭之幽芬。涕潑潑以賁冊兮，恫忠潔而不伸。豈天監之沕默兮，將楚祀之

邁屯。勲績罔究毫末兮，遽蒙斥而湮淪。粵權輿之神化兮，畀斯人以靈智。胡廓落之巨邦兮，庸子紛其一揆。邈先生之修能兮，踔群曹而特異。奉渥德以專衡兮，願委質而自試。妍蚩錯以相形兮，爲衆情之攸忌。蓋三五之盛際兮，賢駿登於玉除。前唱而後和兮，蕩皇澤于八區。嗟獨力之瑩瑩兮，莫有助於持扶。乃肆讒以媒孽兮，實厥私之是圖。謂靈脩之下燭兮，返信受以予怒。辱及身而國阽兮，惜不識其所措。既前王之不諫兮，尚後王之可追。鬱中情之紆兮〔二〕，負玷黜以長違。託叮嚀之嘉言兮，鏘瓊珩與瑤珮。念皇輿之顛覆兮，悼日月之不再。持大義以自植兮，肯變度而易態？曄四顧其何適兮，寧投軀於江瀨。嗟先生之耿光兮，貫宇宙而愈章。世或操其異說兮，疑先生之罹殃。惟屈氏之於楚兮，偕高陽之苗裔。歷九州而從仕兮，諒非予之夙志。雖屏棄而日遠兮，猶飛心於華軒。眎故都之將頽兮，忍靜默以自全！懷先生於久遠兮，念叔世之愈薄。小不能死封疆兮，大不能死社稷。習柔媚以圖安兮，睨其君如國人。進靡聞於抗直兮，矧退爲之隕身。抑高風之難嗣兮，獨以是鍾于先生。豈時變而事殊兮，孤忠無用於必行。死骨之不可作兮，浩悲思之來并。系曰：山峻峻兮水漻漻，沅湘春兮洞庭秋。繽紛兮芰荷衣，容與兮木蘭舟。馮夷兮導前，祝融兮馳殿。揖彭咸兮周旋，招申徒兮遊衍。晨謁帝兮九疑，夕騰步兮南箕。盼溷濁兮高逝，倏千載兮不歸。《頤堂先生文集》卷一。

〔二〕「紆」字上下疑脫一字。

賀監司正啓

天地既交，在時爲泰；君子寢長，與物偕通。恭惟某官綽著吏能，雅爲國器。順履吉亨之會，茂迎福祿之來。佇被褒陞，徑居華要。莫遑稱壽，但極馳誠。祝頌之深，喻言奚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賀南外知宗啓

伏以拜紵宸庭，祇奉齊家之訓；下車閩服，不忘體國之心。巋然德望之隆，宜此榮名之被。恭惟判宗都運大中善常最樂，猷克踐修。雖疏派於銀河，逾守謙於圭竇。長才康濟，浩氣雄渾。留愷悌於荆門，名知草木；總經常於淮路，節凜冰霜。事正心誠意之朝，膺立本端源之寄。親睦九族，暫歌《行葦》之詩；勤施四方，佇述卜瀋之誥。某昨依鄰庇，深沐恩私，佩教載以不忘，期施爲而少效。謁來涉筆，復遂望塵，雍容話舊之情，曲折振窮之意。此心攀附，有同在寢之翼鱗；所執拘縻，政類偷倉之雀鼠。虔修悃悃，仰瀆嚴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謝交割啓

下流自居，擢髮莫數其大罪；餘光曲照，捐軀難報於異恩。初服彝箴，敢輸款實。伏念某學不造道，才不追時，徒信直情以徑行，未悟跋前而疐後。半生親友，同處京華。十客共珍，坐貽覆鼎之怒；一言焚券，反羞抵負之名。遠投謗書，置諸要路，既肆其失真之毀，又謂有不肖之心。隆中得施，交擊隨至。危葉易落，弱羽當摧，使賤子無他恃，鉅賢之在上。念某水浮陸走者萬里，塵入塊出者二千。險阻艱難之備嘗，嶽崎歷落之可笑。偶獲寸祿，實過初心，念故園之未歸，兼儒冠之多誤。棄之可惜，僅同鷄肋之微；續之又悲，其如鳧脰之短。進退莫決，夙夜抱憂。不圖苒苒之孤根，復實潭潭之盛府。德固有自，身豈無知？此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行權，以至明應物。柔不茹而剛不吐，實仲山甫之遺風；撓不濁而澄不清，真黃叔度之雅量。脫略流俗，追配古人，坐令蕪穢之資，辱在封培之數。某謹當永戢解驂之惠，旋收去軫之魂，勉力驅馳，悉意事法。文章小技，何濟於橫流；忠義大閑，誓堅於素守。儻伸一節，仰報二天。歸依寸誠，簞絕常品。《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碧鷄漫志序

紹興十九年三月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鷄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卧。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群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鷄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遊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碧鷄漫志》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四六，《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糖霜譜序

郭景純注蟲魚，或者小之。糖霜有無，不計世利害，吾詳記如此，又出景純下矣。嘗走四方，或問：「子家遂寧，糖霜云何？」直視莫知答，因暇日瑣碎采掇著於篇。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

也？」犀首曰：「無事也。」今吾疲心微物，亦犀首飲耳。《糖霜譜》卷首，明抄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跋蘇子送宋使君書詩

元祐丁卯宋使君爲尚書郎，以便親丐鄉郡，得彭州。二蘇先生爲作送行詩，非榮其歸也，喜其獲奉親之樂耳。然竟以內艱不之官，而二詩以爲好事者刻石於守居之西湖。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發將母通守益昌，出先生筆蹟相示。灼讀數過，竊嘆曰：「使君之孝，傳子若孫，宋氏家聲不墜矣。」《永樂大典》卷九〇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跋送顧子敦使河朔詩

顧子敦軀幹豐偉，當時有顧屠之號。先生兩詩，前輩雅戲也。今世大夫喜治邊幅，事文律，面相諂悅之不暇，一語稍涉忌諱，兩家之難不解。求見前輩誠實風流，豈復得耶？《永樂大典》卷九〇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跋白氏船齋卷

紹興戊寅六月乙巳，樊國器、國材置酒，坐客馮邦直、劉誼夫、王晦叔、唐山叟、馮全道、傅夢良、何晞顏、李仲仁，自申至戌罷飲。白氏因濠上植蓮四根，纔五年，蕃衍近百步。凡水芙蓉，宜風月雨露，今於既望後兩日，四者得其一云。《永樂大典》卷二五四〇。

近古堂記

古今一時也，世或是古非今，不以爲矯，居今行古，不以爲泥，何也？曰：古之道難施於今者，既絕滅無聞矣；今所當用者，間有傳焉。欲違之以從吾私，勢不可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變通盡利，何事於古也？然《堯》《舜》二典、《禹》《皋陶》二謨，皆首稱「若稽古」。三代之興，文質迭尚，固有損益，亦各有所因，蓋例以古爲師，未嘗聰明自喜，妄有建立。故祖述者其正也，變通者其權也。日遠世衰，聖賢之心迹微矣。有君子焉，或見而知之，並時而傳，或聞而知之，百年而傳，用此治身，用此治人，古道賴以不墜。至若聖賢之教化德澤行國中、被天下，日遠世衰，

尚一二可觀，則君子又喜爲之稱說。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蟋蟀》詩序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夫紂去武丁雖云未遠，祖孫相望蓋九世矣；晉僖公之時距堯已千五百歲，然皆餘教未泯，舊俗未遷。而君子能明其未泯與所未遷者告人，豈欺衆耳目，要好古之譽乎？抑古之道果可嚮慕，至此極也？元豐初，眉山守居作樓觀，大蘇先生記之曰：「吾州之俗，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民尊吏而畏法，農夫合耦以相助，此近古者。」三先生曾姪孫漢良今占籍成都，取記中「近古」兩言名其堂。秦音楚奏，示不忘本，亦可謂有志於古矣。漢良少通家學，多識前言往行，若將與時競。壯而自放江湖者數年，始歸，從桑門諮決心要，又若身世相忘。晚乃懷故鄉，眷眷其俗，又若譏刺今之人不如昔，欲躬振起之。何其多轍也！予聞桑門奧旨，謂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漢良果能貫之以一，則過去、見在、未來如夢幻光景，了無可擇，而吾妙用行其中，尚遠近云乎哉！《成都文類》卷四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舫齋銘

并序

舫，小舟屋也。族弟德充書室如舟，某以命之。銘曰：

盪舟於陸，物有失據，理事皆左。孰云此室，具體則舫，居之甚妥。孝友爲檣，忠信爲艫，文章爲篙，經術爲柁。遂逾于河，浮于江，入于海，乘長風，破萬里浪，將利涉而無禍。《永樂大典》卷二

五四〇。

李彥仙傳

彥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於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爲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穀澠間。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穀澠險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於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牢，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瓚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

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叉者爲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讎，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閣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哀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鞏，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撒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三年，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於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浚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

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箠，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虜藪，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取虜金貨，悉均之，毛銖不入己。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撲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此。《容齋五筆》卷六。

古摯墓銘

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

君諱摯，字通老，古公亶父後，世爲濟州鉅野人。朝奉郎、知峽州夷陵縣堯卿之子，朝請大夫致仕冕之孫，贈朝請郎仲信之曾孫。君少孤，政和初以算學登第，授承信郎，調龍州清水縣令。麻倉金窟發，主者私獻，祈勿舉，君比退，以實聞。關中亂，大盜史彬由河池窺蜀，部刺史檄君築山寨作保聚計。時王玘駐兵興元，君度彬必梗於玘，徒擾邑民無益也，力陳不可，坐慢令對移監本州市易務。

邑父老訴請還任，從之。官滿，又借留三年。利州路安撫司辟幹辦公事，罷去，爲邛州火井縣尉。弓兵統制劉錡集諸尉習射，君挾一矢發中的。遷成都府兵馬都監，建言創藥局惠民，至今不廢。歷石泉軍白沙知寨、監嘉州洪雅縣酒稅、成都九縣巡檢、邛蜀黎雅州都巡檢、邛之思安鎮兵馬都監，皆有稱。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辟幹辦官，鄭去蜀，奏爲成都府等路第三正將。四川制置使李公瑋奏知威州，未赴也。初有旨，罷行僧道度牒，宣撫帑籍中餘在數百，鄭斬之，瑋作曩案牘付君變易，充邊費。御史劾鄭諸過，詔江州起獄，君牽連就逮，獄具，奪修武、從義、秉義郎三官，勒停特除名。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卒，官叙秉義郎。娶張氏，職方員外郎器之女。男曰邦材，承信郎、合州廣安軍同巡檢；曰邦寧，習進士舉。女適承信郎、監普州商稅務趙師聖。孫男各一人。十二月丙子，葬于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君健敏解事，和易多可，以故勢人每薦用，而所至賓客充湊。嘗董修成都譙門，掘出片石，款刻云：「五五二十五，五五復重數。與君相見時，更待二十五。」君曰：「吾既半百，豈壽當爾耶？」至是乃信。銘曰：

孕氣之初，數隨與俱。壽過老傳，先示厥符。孰榮孰枯，孰避孰趨？君其置恨，歸此泉區。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李教授墓誌銘

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

紹興九年，灼官夔州鈐轄，安撫司幕府臨邛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遊學吳中，來扣門求交。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灼被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爲人。方國家盟敵，大修廢典，士爭詣公車，進說求售。二子賃草廡三間，闔戶誦書，菜豆自給，氣貌甚泰。勢官顯公欲一識面，類多拒絕。不知者謂非仕家子，亦疑其遠來竟何也。吳中士大夫以是盛稱蜀二李。又明年興太學，長孺選充弟子員。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政主簿。順政蜀北邊，恐貽親憂，歲求檄一歸。提點刑獄俾攝幹辦公事，諸臺高其能，薦書滿篋，除綿州學教授。丁父憂，哀慕骨立，二十二年三月某甲子以毀卒，年四十九。長孺事父母得歡心，友愛防，至不相捨。詩文典重有法，作字出入歐虞間。赴人急難，勇前不顧。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切利害，揚袂劇談無少惜。系出唐蔡王某，幾世祖暉入蜀，其後居邛之大邑。曾祖諱洵，任太常寺奉禮郎，贈宣奉大夫。祖諱道，原任朝奉大夫，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父諱顥，任右朝請郎。妻王氏，右朝奉大夫某之女。男曰剛。四女，王之獻、王拱、王勣其婿也，季尚幼。王氏有賢行，前卒。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舉親喪於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祔葬。灼既銘朝請公墓，防繼請曰：「長孺止此，家禍極矣，願備書，用慰死者及其孤。」銘曰：

毀死非聖制也，而實厚於仁。士不幸如長孺，使孔子作，亦將哀其志以成其名。死孝捐生，生孝寧親。幸哉長孺，有志則伸。《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一。

祭湯敷文文

初公之來，老稚歡迎。平昔鄰壤，已熟治聲。奸吏重足，良民拊髀。教條一出，坐以無事。轉輸金穀，銜命近畿。急流勇退，公曰懷歸。偃息名藩，公則歸矣。微疴不復，萬事遂已。忠厚之德，敏達之才，不盡天付，竟未大試。公恥自媒，壽宜千億，僅踰七十，神理誰測？哭者罷市，同詞相弔，奪去良牧，奈此邀徼。公棄我歸，受我此觴。如朱仲卿，永配桐鄉。《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

代作祭王夫人文

惟靈柔儀靜肅，令德慈和。椎髻初歸于慶門，舉案以事其夫子。從徼逮著，慎終如初。象服是宜，既茂寵嘉之典；彤管有煒，無慚箴訓之言。閨闈聳觀，簪紳傳頌〔一〕。況中樞之元老，實四海之偉人。華髮投閑，相與優游而卒歲；蒼天難問，忽爲生死之異途。雖夢幻以難逃，願哀榮之兼盡。言

念夙昔，受知門牆。休戚一家，刻肝肺而自誓；悲號三奠，恨楚蜀之相遼。因文見誠，伏惟尚饗！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紳：原作「伸」，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二二八

韓 儼

韓儼，紹興中知宜春縣。

祈雨感應送神文

神之來兮，衆祗祗兮。神之歸兮，衆依依兮。伐鼓鳴鐃，揚旌旗兮。還登遊廟，臺巍巍兮。永惠我民，毋或違兮。黍稷稻粱，卒歲以嬉。酌酒奉盛，戴德無期。乾隆《袁州府志》卷三四，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又見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楊世文校點）

鄭敦夫

鄭敦夫，一作寬夫，據其自撰諸文，知其紹興中歷任縣令、通判、福建帥臣。

賀秦少保啓〔二〕

玉檢告成，載篤中興之緒；麻綸敷旨，茂昭夾輔之勳。祇服寵靈，亟躋寅亮，臚傳所暨，公論攸歸。少保大觀文，吾道宗工，斯文先覺，規模國器，士業相門。吐論皆前輩之風流，落筆非後來之氣格。飛英騰茂，決科獨步於一時；盡忠竭嘉，致身橫飛於兩地。贊廟謨而底定，纂聖德以承休。惟昔彝儀，禮素隆於列辟；矧時異數，位宜進於二公。未盡疇庸，更陪衍賦。某自惟朽鈍，素出甄陶。盛事會逢，尚阻南州之小壘；喜懷增劇，莫隨東閣之後塵。展慶無從，馳情惟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又見《聖宋名賢千家表啓》卷七。

〔二〕《聖宋名賢千家表啓》署作「鄭寬夫」，題與文全同，今併於此。

赴任上憲使啓

脂車上道，跂望門庭；斂板後塵，行視履舄。趨承有日，喜畏兼懷。恭惟某官冠世真儒，際天遠識。吐談偉確，稟節聳稜。持簡抗章，鯁亮夙聞于烏府；登車攬轡，平反多見于丹書。恤欽弼教之祥

刑，宣布好生之大德，必使無訟，不犯有司。上推堯舜之深仁，惟明克允；坐享于張之陰德，俾熾而昌。夫何直指之繡衣，行即禁嚴之紫橐。某鰥生何幸，鴻庇焉依。嘗叨一日之知，私切二天之喜。依芙蓉而泛綠水，晚進何堪；披雲霧而睹青天，夤緣有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二。

起居秦丞相啓

百官斂板，曾陪東閣之後塵；上相提衡，偶忝南州之半刺。得非所望，喜不自勝。辭履舄之未幾，戀門墻而彌切。恭惟某官孤忠許國，一柱擎天。尼父自生民而來，阿衡任天下之重。節義出處，神明扶持。兼全夷夏之生靈，坐致基圖之晏粲。觀風雲之際會，度越古今；盡日月之照臨，咸歸陶鑄。某自憐鰥士，素賴洪鈞。惟先人曾蒙塊圯之私，故賤子得與提携之末。幾三山之節鉞，可謂顯榮；餘百指之妻孥，皆合飽煖。丘山之賜，骨肉以銘。眷惟商律之正行，緬想化機之多暇。兩儀並贊，百願咸宜。善頌惟深，陳言不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起居吉守啓

頃承畿邑，託庇雲蔭；今倅鄰邦，密資河潤。蹤跡雖云幸會，周旋蓋有夤緣。恭惟某官學有家

風，才惟國器。飾吏治以經術，結主知以猷爲。領袖百僚，藹著端方于棘位；袴襦千里，稔聞豈弟于棠郊。行奉芝函，入陪荷橐。某顧惟綿菲，曾賴帡幪。縻繫塵蹤，冠履阻隨于後乘；跂瞻德宇，襟懷順泝于長江。朱夏正隆，黃堂多暇。惟敷施于陰德，諒翕受于繁禧。《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上師相陳情啓〔二〕

大鈞獨幹，諒無間于涓塵；小己自私，冀偏承于雨露。蓋有意于保全者，物類之妄意；而無心于與決者，造化之本心。既將投絕壑與深崖，安得不跼天而踏地？竊念某讀書無用，仕宦不諧。偶緣營蒯之求，誤廁搢紳之列。炭冰寡合，獨僻見而守株；燕楚背馳，遂直行而觸網。時逢明盛，身免誅夷，聊從寬典以示恩，姑屏遠方而不齒。日月歲時之易邁，艱難險阻之備嘗。六年之瘴癘交攻，命存如綫；百指之飢寒未免，地置無錐。何期蟣蝨之軀，幾陷虎狼之口。浮家泛宅，萬死一生。眼看荒壘之荆榛，寸心欲折；夢繞故園之松菊，何日歸期？清時難遇，而直道難行；化力易爲，而窮途易德。此時遭際，端望明公。恭惟某官一代宗工，本朝元老。以孔、孟明道之學爲學，以伊、周濟世之心爲心。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所不傳，見唐、虞、夏、商、周、漢、晉之所不見。博覽古今于典籍，未嘗一物之不知；兼存夷夏于生靈，寧忍一夫之失所？豈令寒賤，獨漏甄陶？已甘絕意于簪纓，姑欲託身于羈絆。一丘一壑，若猶自遂于簞瓢；寸髮寸膚，皆是更生之骨肉。情悰

所迫，戰汗奚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二〕此篇四庫本不署撰人，清抄一百五十卷本署作鄭敦夫。

回鄭宰啓

承宣雷地，豈弟攸聞；披睹雲天，翹跂以望。未遑尺牘，先辱駢緘。雖然以道爲懷，寧不于心有愧？恭惟某官風猷卓絕，器局宏深。以從容適時之才，而周旋當世之務。學優而仕，剴然漫試于牛刀；課最以聞，識擢行膺于鳳詔。某自惟塵跡，素仰英標。愧茲蓮幕之冗僚，窮途何取；賴有花城之賢士，餘潤是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方守啓 代

伏辱撝謙，特貽諄誨。獎提過分，感畏交懷。恭惟某官學術淹該，天資粹拔。議論太平之根本，規摹後進之先師。軒昂妙齡，翱翔膺仕。累分憂于茅竹，暫均逸于枌榆。琳館優游，素蘊經綸之成畫；玉除簡注，竚膺朝野之具瞻。某備乞下僚，仰資餘範。未遂登龍之便，徒增希驥之勤。《五百家播

芳大全文粹》卷四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曾 慥

曾慥（？——一一五五），字端伯，自號至游子，晉江（今福建晉江）人。孝寬曾孫，丞相懷之從兄。歷倉部員外郎、江西轉運判官。紹興十八年以秘閣修撰知虔州，改知荆南；二十三年九月知廬州。又官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閑居銀峰。二十五年卒，官至太府卿、右文殿修撰。著《通鑑補遺》一百篇、《類說》五十卷（存）、《道樞》二十卷（存）、《集仙傳》十二卷，編《本朝百家詩選》一百卷、《樂府雅詞》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一二、一五、二一，《宋史》卷二〇三、二〇七、二〇九，《宋詩紀事》卷四八，《南宋制撫年表》卷上，《全宋詞》。

樂府雅詞自引

紹興十六年正月

予所藏名公長短句，哀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于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繆爲公詞，今悉刪除。凡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闋，

平日膾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于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溫陵曾慥引。《樂府雅詞》卷首。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三，民國《福建通志》卷七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四三。

重校類說自引

紹興六年四月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僑寓銀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說，采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筭之處，水陸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類說》卷首。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四，《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五，《甬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集仙傳序

紹興二十一年

道家者流，學黃、老神仙之術，煉形成氣，煉氣成神。及臻厥成，形神俱妙，遙興輕舉，浮游蓬萊，變化超忽，將與山石無極。其次坐脫立亡，有所謂尸解者。按《真誥》云：「人死必視其形，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毛髮盡脫，但失形骨者，皆尸解也。」又云：「尸解之仙，但

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其中有火解者，又有水解者。要之一性常存，周遊自在。有道之士，宿植根本，積行累功，乃能飛昇。是以三千行滿，獨步雲歸，茲語信而有證。或者修心煉性，自日益至于日損，自有爲至于無爲，功成丹就，住世成仙，故自有次第。又或親遇至人，餌丹藥，得要訣，不假修爲，一超直入神仙之地，繫于緣分如何耳。劉向有《列仙傳》，葛洪有《神仙傳》，沈汾有《續仙傳》。予晚學養生，潛心至道，因采前輩所錄神仙事迹，并所聞見，編集成書，皆有證據，不敢增損，名曰《集仙傳》。異代事得于碑碣者，姑以其世冠于卷首，其言不可考者次之，有著見于本朝者又次之。至于亡其姓名者，皆附之卷末。中有長生久視之道，普勸用功，同證道果，浮生泡幻，光景如流，生老病死，百苦隨之，事在勉強而已。覽者詳焉。紹興辛未，至游子曾慥。

《集仙傳》卷首，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四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六二。

序李泰伯詩

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四朝聞見錄》卷三。

跋蘇養直詞翰

紹興二十三年

慥頃嘗編集本朝名士《百家詩選》，仍爲傳引，載其出處，蘇養直亦與焉。庠字養直，京口人。初以病目，自號眚翁，後徙居丹陽之後湖，更號後湖病民。其父堅，字伯固，有詩名。養直少而穎發，下語輒驚人。嘗作《清江引》，東坡筆之，且曰：「此詩載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平生不事科舉，安貧守道，沈酣詩酒，寄傲江湖間。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徐師川尤厚善，紹興初，薦于上，召赴行在所，丁寧敦遣。養直高卧不肯起，縉紳益欽重焉。養直事佛甚謹，深契禪說，清虛恬淡，又得養生之術。三年前，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間，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鬚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僅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爲惠州太守，天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畫工齋潔瞑想，以其

意爲黃真人像，畫畢則宛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真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前此盡哀所爲詩，以屬鄉林向伯恭。慥嘗見其詞翰巨軸，士大夫多作跋尾，慥亦題詩云：「元祐文章絕代無，爲盟主者眉山蘇。舊聞宗匠爲詩匠，今見東湖說後湖。寂寞香山老居士，浩蕩烟波古釣徒。瀾翻翰墨驚人眼，一段清冰在玉壺。」徐師川號東湖居士。今覽德友所藏墨蹟數軸，因書傳引附于卷後。紹興癸酉歲初伏日，溫陵曾慥。《趙氏鐵網珊瑚》卷四。

勸道歌跋

虛靖先生《大道歌》，司馬子微《坐忘歌》，何仙姑亦作《證道歌》，其言深切著明，有補於世。予因拾神仙之遺旨，作《勸道歌》普勸修真，同證大道。至游居士曾慥書。《修真十書雜著捷徑》卷二一，正統道藏本。

汲古齋銘

惟士尚志，追探古心。必有修綆，其汲乃深。千古韓公，斯文砥柱。斂退就營，不廢汲古。旁搜遠紹，道尊名垂。泰山北斗，學者仰之。程公崛起，韓門籍湜。九仞及泉，取之不竭。挹彼注茲，斟

酌六經。上沃天心，下澤群生。一世儒宗，墓木拱矣。留此齋名，貽厥子孫。蘭芬玉立，遺訓是承。其監斯扁，毋羸厥瓶。同治《饒州府志》卷三，同治十一年刻本。又見同治《樂平縣志》卷一。

至游居士座右銘

即心是道，道不離心，與即心是佛同。以下爲基。修養究竟，在於還精補腦，當以丹田爲基本，故曰高以下爲基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三田之內，冷處欲其暖，暖處欲其冷，他人何與焉，獨己自知身。不愁念起，只怕覺遲。一念起如速，覺寤即念，隨覺滅念，捷不自覺，悟即殆矣。懲忿窒欲，銘諸肝脾。修養所戒者，忿欲二事，損失真炁，其害甚大。懲忿銘諸肝者，以怒屬肝也。窒慾銘諸脾，以脾主意也。《修真十書雜著捷徑》卷二五。

宋給事中檀倬墓誌銘

紹興十八年

國朝繼統，垂二百年，太平至治，莫甚於宣和天子，建中和之極。濟濟多士，鴛鷺在列，皆一時之選，所以羽儀朝廷，輝映中外。若給事中檀公，則彰彰尤著也。公諱倬，字明可。方總角時，莊重如成人，故老先生莫不嘉賞。甫冠，文學行藝傑出流輩。會當郊恩任子，力辭不就，誓取科第。遂與

四方升貢之士群試春官，居異等。大觀三年，賜上舍出身，授霸州司法參軍。時重內外學官，雖應格者，猶試以經學。復中《周禮》魁，除太平州學教授。用薦者，補從事郎。丁外艱，歸，服闋，除國子學錄、勅令所刪定官、秘書省正字，改宣教郎。賜對便殿，敷奏詳明，上興見晚之歎。擢符寶郎，又宣諭宰輔曰：「近召見者六人，風度凝遠，俱不及檀倬。」不閱月，遷起居郎。公美丰姿，簪筆待言，人皆爭睹。期月，除中書舍人，不試而命，一時異數。兼修國史，多所發明。居要掖者三載，制詞溫厚，如其爲人。同舍嘗知貢舉，公獨領六房，詞頭輻輳，皆中旨令。嘗因奏事，上曰：「立言欲大，卿能如朕意。」公頓首謝。屬輪當轉對，公力陳時弊數事，疏入不報。磨勘，左轉奉議郎。然帝究心嘉其直，旋遷給事中。世方承平，時相怙權，公雖被薦引，心不阿附。一日，召至私第，從容論天下事，公盡言規正，力勸汲引賢者同寅輔佐。俄而時相罷政，公與從官例提舉江州太平觀。淵聖皇帝即位，復集英殿修撰。丁內艱。除喪，改杭州洞霄宮。今上登極，覃恩授朝奉郎。建炎三年，參知政事王絢雅游厚善，力言於上，召赴行在。未至，而王公出守山陰，言者因論公宣和中進不以道，召命亦中輟。先是，懷州李丞相在禮闈，見公呈文，大奇之，考爲第一，後爲大司成，薦於朝廷，遂膺進用，本非枉道以干進。其風聞之謬有如此者。紹興三年，復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自是優游閭里，杜門不交接人事。族中與人爲仇敵，公不與知，訟者妄稱憑公勢，會朝廷遣使宣諭諸道，使者不察，舉劾其事，坐削職。公以妙齡秀發，蜚聲庠校，登第鼎貴，一斥不復，二十餘載，恂恂自持，無幾微見於顏面，可謂全德君子矣。惜乎志業不盡施用，然亦未爲不遇也。紹興十七年丁卯

十一月五日，盥漱，衣冠趺坐，無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二。朝廷旋知其枉，復原官，追封高平縣開國伯。明年，諭葬於本邑龍泉之原。夫人王氏，朝請大夫磐之女也。子師良，宣和四年大禮恩，補承務郎、博士。次師震，三師巽。銘曰：

宣和天子，總攬朝綱。濟濟多士，咸筵周行。猗歟檀公，妙齡鼎貴。西掖東臺，表表愈偉。文章爾雅，左右其宜。從容潤色，慷慨論思。中立不阿，屹然端重。有德有言，仁者之勇。一旦去國，二紀奉祠。寵還次對，俄復褫之。其進雖銳，奉身太早。燕處超然，坐進此道。桃源別墅，山谷窈深。杜門却掃，金玉爾音。所聞所行，用之不盡。飾巾待期，如入禪定。新阡岌岌，古木蒼蒼。有卜惟吉，視其後昌。宣統《（安徽）建德縣志》卷一九，宣統二年鉛印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周 憲

周憲，字可則，信州永豐（今江西廣豐）人。紹興中從呂本中游，卒業於王蘋。輯《震澤記善錄》，朱熹頗不以爲然，而明王守仁極稱之。見《宋元學案》卷二九。

題震澤記善錄

乾道八年二月

憲紹興癸亥間獲供灑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門。公教人大要明是非邪正、進退出處、辭受取與之義，而躬行以盡其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薦於著作王先生曰：「周憲秀才樸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自蒙與進。」未果行而公啓手足。公之門弟文清曾公，又以書申公之意，且勉其行。受業二年，歸見文清公於上饒，首命以紀錄所聞先生之言。憲竊意先生進將覺斯人，退且著之書，故未敢私有所論譔。先生既沒，道精微，私淑諸人，世或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聞，遺忘多矣。因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乾道壬辰二月甲子，信州周憲書。《王著作集》卷八。又見《韶宋樓藏書志》卷八二。（沈治宏校點）

周利建

周利建，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周必大之父。登進士第，曾官太學博士。必大貴後，累贈太師、秦國公。見《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傳》、陸游《監丞周公墓誌銘》（《渭南文集》卷三八）。

匱谷題名 政和六年

奉寧周利建同弟利和、利川、利謙以政和丙申清明後四日侍祖父來游匱谷。解人張榮晤刻字。咸豐
《澄城縣志》卷二〇，咸豐元年刻本。（沈治宏校點）

梁 藻

梁藻，紹興初爲大理寺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

乞令帥臣受文資者量試程文奏 紹興元年八月

諸鎮帥臣援受文資者，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觀素所蘊習，然後等第推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六。（刁忠民校點）

祝 鑑

祝鑑，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紹興間在世。曾舉賢良方正。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三。

三高祠記

紹興十年七月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以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遲之其殆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恥。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還返國，遽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時方齊王冏專朝怙己，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冏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之世，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篷席，翛然笠澤甫里間，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得，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語默不同，然其決去自全，咸遂其高嫩均也。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河之間，修檻浮梁，植立千柱，電涎鼎沸，蜿如長虹，巨浸

浮空，涵泳星月，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沒烟際。東西行者，以爲三吳游觀之偉。好事者又寫鴟夷子皮像，配以江東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想聞而概見。歲庚申秋七月吉，括蒼祝鑑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酹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願之，然皆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贍也，或死憂而受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黽勉畏去，是何識之卑也，知幾遠矣！惟鴟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張、陸二子羸然山澤之臞，像而配之，幾不倫矣。豈不曰亟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爲同，曰「三高」云者，豈異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耽，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愧乎？後將有悔乎？始橋之置於慶曆歲中〔二〕，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都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爲邑尉，蓋因其廢趾，實建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記。《吳都文粹》卷三。又見《吳郡志》卷一三，《姑蘇志》卷二八，《吳郡文編》卷九〇，乾隆《吳江縣志》卷五一。（刁忠民校點）

〔一〕咸通：原作「咸道」，據《吳郡志》改。

〔二〕始：此上原有「一」字，據右引刪。

全宋文卷四二二九

何 慤

何慤（？——一一四七），資州內江（今四川內江）人。大觀進士。靖康中權吏部郎官。紹興二年爲成都府路提刑，除度支員外郎。五年，改右司員外郎，尋除太常少卿。六年，權禮部侍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八年，進徽猷閣待制。後又知潼川府。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紹興十七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一、九二、九四、一〇三、一〇四、一二一、一五六，《東窗集》卷一三，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

乞園丘方澤社稷之祭易地奏

紹興六年正月

園丘方澤社稷之祭，見於臨安府天慶觀，小屋卑陋湫隘，軍民雜居其間，糞壤充積，喧呶雜亂。每遇暑濕陰雨，穢氣達於祠所，深屬不便〔一〕。乞令城外空間去處別行踏逐〔二〕。《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

七八（第一冊第六二六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九二。

〔一〕深屬：原無，據《中興禮書》補。

〔二〕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乞惠照院充望祭齋宮奏

紹興六年正月

在京祭祀天地五方帝等壇壝齋宮，並在四壁城外建置。今欲權宜於惠照院一處望祭神位，並充行事宿齋處所。《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八（第一冊第六二六頁）。

乞朝獻禮畢陪位應奉官後退奏

紹興六年六月

勘會四孟月皇帝行朝獻之禮，是日合赴陪位官先詣常御殿起居訖，徑赴行禮殿陪位，以俟皇帝過殿行禮。至禮畢，皇帝還御幄，陪位並前導應奉官班即先退，于禮未順。今欲乞自今後每遇朝獻行禮畢，皇帝還御幄，太常卿奏禮畢，恭候皇帝還內訖，陪位併前導應奉官班方退。《中興禮書》卷一〇八。

乞瀘州到任後整飭將官奏

紹興六年八月

欲望許臣到任後，將城寨官銓量，除有不法，合行按削外，不職之人未受敕劄者，即聽放罷，別行差辟。已受敕劄者，令與閑慢兩易其任，各不理遺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〇八（第四冊第三二二〇頁）。

乞與西南夷市馬悉循舊規奏

紹興六年八月

西南夷每歲之秋，夷人以馬請互市，則開場博易，厚以金繒，蓋餌之以利，庸示羈縻之術，意宏遠矣。管內叙州置場之始也，條法具存，閱時既久，本司弗虔，其弊滋甚。故互市歲馬虧損常直，沮格揀退，減落元數。致馬不得售，則或委棄殺食而去。深恐因緣積忿，邊隙寢開，可不爲之慮？望申勅有司，悉循舊規，革去宿弊。《宋會要輯稿》兵二二之二四（第八冊第七一五五頁）。又見同書蕃夷五之三八（第八冊第七七八五頁）。（以上郭齊校點）

戴少望

戴少望，高宗時人，撰有《將鑑論斷》十卷（存），采輯古來名將九十三人，評其得失，大抵多爲南渡後時勢而發。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〇。

將鑑論斷序

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三代而下，爲將者計功不計德，任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于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殆十未一二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概，折衷以理而論述，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皎然明白，如指諸掌。所冀後人觀往以知來，選而入之，推而廣之，損其有餘，抑其太過而勉其不及。孝于親而忠于君，勇于義而志于禮，崇廉耻謙遜之風，杜乖爭陵犯之畔。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修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期于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矣。至若歷代華戎之盛衰，用兵彼己之勝負，商榷評訂，亦具載焉。噫！區區論述之意，欲以少補于世，必有能辯之者矣。紹興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將鑑論斷》卷首，明鈔本。（吳洪澤校點）

杜林

杜林，紹興間知廬州。見《宋朝事實》卷一八。

請將巢縣暫隸廬州奏

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巢縣舊隸本州，因置無爲軍，遂割隸。近緣本州賊馬毀壞城壁，見于巢縣寄治，雖有三縣，亦皆殘毀。欲將巢縣權隸本州，庶得就本縣財賦，贍養官兵，候將來稍見就緒，移入廬州日，却撥還無爲軍。《宋朝事實》卷一八。（楊世文校點）

茆氏

茆氏，韓世忠妻。紹興十年封爲秦國夫人。

建韓氏家廟事狀

淳熙五年九月二日

恭睹聖旨，將妾所居前洋街宅第賜幼男彥古充家廟。重念妾衰老疾病之身，見同亡男彥朴孤遺幾百口，將無棲止之地。伏望聖慈，將所賜家廟於自今所居處見存空地上隨宜建立，所有儀制祭器等并依楊存中體例。《中興禮書》卷一七〇。（楊世文校點）

蘇復

蘇復，越中（今浙江）人。紹興間爲鄉貢進士，充嵊縣縣學講書。見《越中金石記》卷四。

嵊縣舊學記碑跋

紹興十二年四月

世之爲吏者，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政事之本，以剝下奉上爲進身之梯，又其下者，飾厨傳以悅過客，濫公帑以市私恩。至學校則視爲不急之務，而漫不加省，夫豈知風化之源，實有在於茲也！三衢毛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初，即以黌宇未完爲不可後，於是夙夜究心，營葺有序。又得丞佐諸公一時之

賢，皆好文喜士，樂贊而成之。曾未期，凡昔無者今備。公一日登堂，慨然曰：「先聖之宮，學者隸業之所，可無俎豆容絃誦聲乎？」邑里士子欣從其化，爭先掃治，齋几、布袍、韋帶，翕然而至，濟濟誦誦，有鄒魯之風矣。時邑之先達鎮江通守黃公堯舉因出示慶曆中丁公初《興學記》，以贊公之盛美，命鑱諸石以示源流所自。後之來者，苟皆能以公之心爲心，如公之不忘前人，信斯學之不廢矣。缺悞當講缺因書其後。紹興壬戌四月望日，鄉貢進士、充講書蘇復跋并書丹。玉牒嘉國公缺右迪功郎、前縣尉韓晝。左迪功郎、縣尉程衍。右文林郎缺右承事郎、知縣丞□昇。右奉議郎、知縣事毛鐸重立。四明陳景中刻。《越中金石記》卷四。又見乾隆《嵊縣志》卷一六。（尹波校點）

韓彥端

韓彥端，紹興中官至右迪功郎、富春縣尉。見《咸淳臨安志》卷三八。

放生池記

紹興二十年三月

唐肅宗乾元中，嘗召史元琮奉宣恩命，於天下郡國臨江帶郭之處，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一〕。於時顏魯公真卿銘其事，□其文，復表請題其額，蓋欲使天下知其君有好生之德，足以灼當世而芳千古

也。我國家受天休命，聖聖相承踰二百紀，無非以仁德致理。今皇帝嗣無疆大歷服，於紹興十八年悉詔郡縣置地一所，命曰「放生」，誠欲追肅宗之舉，示慈惠而廣聖德也。富春密邇天朝，明詔一頒，黃童白叟鼓舞胥慶，盡以爲吾君之誕節也，既減膳矣，戒殺矣，而又鑿斯池也，德及昆蟲，若此其至難，虞夏商周之美，曷過是耶？邑令孫徹實始其事，而新令錢億年命彥端記之。彥端獲睹盛事，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人之德無乎不在，隨所至而之焉，則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江河，下蟠上際，飛潛動植之物，舉不外吾覆燾，又孰有澗沼溪沚之殊哉！然必精嚴標揭，以爲聖人之德在是者，因物以見義，因名以寓意，不得不然爾。援是以觀舜之簫韶，仁恩之所寓也；湯之祝網，仁心之所寓也；文王之靈沼，仁德之所寓也。以其精微見於形器，非惟有耳目者所得觀聽。而羽毛鱗介，賦一形，稟一性者無不涵泳而自適，然則斯池之設，豈爲虛具哉！是池也，居小隱之陽，處丹霞之右，寥寥千載，遺址存焉。歲在戊辰，知縣事孫徹躬率士庶欽承德意，因卑以爲深，由狹以爲廣，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筥礫礪堅，斬莽闢蕪，役不勤民，用不費帑，而工以告備。白波淪漣，繞以方塘，形勢廣袤，四隅若一，浮軒瞰流，宛若飛動，菰蒲菱藻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憑依，水涵太虛，冲融窈窕。忘機之鱗，一游一躍，如在靈沼中。千趣萬態，不可名狀。俗傳其中地脉通海，時遇火雲熱天，熇蒸瘴怒，邑人皆仰給而不竭，豈非神物所護，故能使佳境勝概，綿世伏匿，一朝發現，如是其偉歟？抑嘗歛容肅己，登其亭四顧而矚之，其東則有赤松子輕舉之山，是曰華蓋；其西則有孫鍾結廬之所，是曰孫洲；其南則有嚴陵躬耕之地，是曰觀山；其北則有董雙成飛昇之跡，是曰妙庭。靜觀微步，遐想一

時神仙之所窟宅，逸士之所游息，將欲效華封之祝舍，斯地將安之乎！若大擬諸形容，則含垢約汙，皇帝之容德也；左右逢源，則聖學之淵懿也；魚水相符，師臣之同德也；源深流長，國祚之延永也。彼遇誕節，龜魚畢陳於上，睹茲衆美，抽毫進牘，爲魯公記，豈可後耶？時紹興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右迪功郎、縣尉臣韓彥端撰。正統《重修富春志》卷三，正德十六年刻本。又見民國《杭州府志》卷二五，光緒《富陽縣志》卷一一。（楊世文校點）

〔二〕置：原無，據民國《杭州府志》補。

釋智謙

智謙，號圓澄大師，紹興間爲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寶雲寺住持。見所撰《摹刻寶雲通公法師真贊書後》。

摹刻錢俶寶雲通公法師真贊題後

紹興三十年十月

寶雲法師迺四明天竺所稟則、中興教觀之鼻祖也。而古無塑像，不亦殆於忘本乎？智謙既立坐像，復圖是本，併錢王贊摹刻諸石，俾瞻拜者可以想見當時之形容云。紹興庚辰孟冬，第六代住持法

孫圓澄大師智謙謹題。《寶雲振祖集》，《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冊。（王曉波校點）

薛 經

薛經，紹興十年知合州。

合州建學記 紹興十一年

皇帝即位之十四年，經始假守合陽，對揚天子之休以埶尉。考其事之大者，竊惟風風俗俗之源，本儲大夫士，因新其州學，延士子之有聲者分職之，補試諸邑生徒，許以學來會。自四月命工，而七月畢工，撓折者材之，污滅者丹之，齋於廊廡而軒於江山，買書置田，庶幾休處。初，晏丞相以天聖五年守南京，興學校。五代以來，學校之興，自晏始，達慶曆、崇寧□大興於天下，上前年又興之。國初惟國子監，後乃增太學，又爲太學三舍，又爲辟雍故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不必悉聚而舍焉。後世風俗訛，庠序之教遂欲申白於天下，於是乎載。嗚呼！士其可以不學！經聞之詔，上退朝，喜讀聖人之書，間以六經寫賜臣下，將以養風俗於賢士大夫，故用武之秋，不輟詔下取士。恭惟太祖即位之元年正月也，是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之，詔修飭先聖先賢儒之像，三幸以

聚生徒講學，四年又幸之。此風俗所以極淳，而天下爭爲之治，由太祖示其本，然則禮教富而家國隆矣。及太宗位政之秋也，粵四月、六月車北征，七月至自范陽，始年三月御講武殿親試進士。契丹入塞，車駕入大名，然則天下猶未定，進士宜後而先之，豈非移風易俗，士之爲表則！用兵如用醫，疾固宜去，而養疴不獨在醫。上其以祖宗之政臨御天下者，夫有國家者，誰不知其養士！三代之時不聞以士爲賢者，風俗一士也。禮樂之變，然後貴乎士而有學。學亦無他，明性命而識諸理也。聖人刈天下之理而著之書，亦人之所固有者。惟其安於所習而存之者無幾，必詩書以鼓之潤之，使自化之。大抵學非作文之謂也，依夫子之門牆，是七十二子之所得。其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夫升堂入室，其說謂何？然後三復答問之書，必宜有所歸宿也。雖然，心本靜，逐物則動；情生於欲，欲然後有爭。聖人之道，未有不正心誠意而挾夫情也。嗚呼！學以治心，養之則氣將浩然，於以善其身而達之天下，夫何有於私！其風俗之本與經既考而申之，因繹其所謂學，以贊上之臨御天下者，勸大夫士而繫之詩，紹興十一年也。詩曰：繫人之生，禮樂則存。孰爲之渾，情欲以分。於是乎學，以斯道覺。匪深匪邈，輪扁之斷。得其通儒，失其匹夫。理不可疏，適名之趨。穆穆天子，惟學之喜。寧不遑止，日以訓士。俾經守臣〔一〕，來牧斯民。學字是新，風俗是因。學以明性，匪舉之應。欲德之稱，必道之勝。曰爾一方，詩書之鄉。毋或其荒，爲天子光。孔門之聖，舞雩之詠。毋吁千仞，曰以報政。

萬曆《合州志》卷二，一九七八年合川縣石印本。（楊世文校點）

「一」「經」「守」二字原缺，據戴蕃璿校補。

鄭元老

鄭元老，紹興間人。見其所撰《賀秦內翰啓》，秦內翰者，檜之子熺也。

賀秦內翰啓

顯膺綸命，進陟鑾坡。大哉王言，將鼓天下之動；儼然人望，乃極儒臣之榮。吾道用光，本朝之重。恭惟內翰才不世出，學由性成。晁、董奏書，獨處漢庭之第一；丘、軻正統，克承堯運之半千。早逢雨露之承，薦歷雲霄之路。紬冊府圖書之秘，訂曲臺容典之宜。眷言語侍從之惟良，實號令文章之有作。待北門之詔，既屢直於禁林；進甘泉之班，果正名于內相。精神聚於黃屋，勲業成於黑頭。恩隨宮錦之華，禮借金蓮之重。鄭人爲命，聊資討論潤色之工；舜官颺言，式著賡作載歌之美。矧惟大任，降自清門。太師轉洪鈞以底聖功，明公提大筆以贊文治。形容王度，神化麗乎丹青；焜耀家聲，貴名升乎日月。方將襲隆盛於韋、平之緒，追風流於王、謝之家。由階而升，可拱以俟。某凋零歲晚，瞻望日勤。自縻符竹之間，久去門墻之下。願新耳目，飽看三盤之書；常使子孫，遠觀八葉之

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王曉波校點）

釋普觀

普觀，號光前無際大師。弘揚《華嚴》，講說多年，著有《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釋摩訶衍論記》、《孟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均存）等多種。

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序

吾祖康居賢首國師，在昔有唐垂拱之世，躬被徵召，與于闐國三藏法師提雲般若同譯此論。筆授功畢，繼而製疏。蓋欲啓迪三權，顯揚一實，俾夫馬鳴堅慧之道，大播於當時，永傳于不朽，其亦深益於化源也。雖然，闡教立言之士，代不乏之，而茲疏也久秘遼海，蔑聞流行。迄我聖宋爲之一統，高麗王子祐世來朝，以是斯文復歸中國。既其詞旨高遠，前修未見贊述，其或有鑽仰者，手足無所措矣。觀不佞，握槩含毫，彌縫其闕，輒爲《鈔釋》凡二卷。因領以要，榜其名題，庶乎來者領略一乘要妙之義，以資駕說者焉，且不以狂簡而罪我也。《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卷上，續藏經第一編第七十四套

釋與咸

與咸（？——一一六三），字虛中，號明祖，晚號澤山叟，俗姓張（張一作章），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七歲入道，九歲進具。住上竺，持戒修身，時稱第一。後遷赤城，嘗於法輪寺施戒。隆興元年圓寂。著有《菩薩戒疏》。見《補續高僧傳》卷三，《釋氏疑年錄》卷八。

十不二門樞要跋

紹興十二年七月

本講智涌和尚嘗爲門學敷演此文，窮深極微，符軌合轍。覆諸章藻，雖則建大義，立宗旨，各據其所得，至於決擇考較，不能無同異短長之論。諸生請爲註解，遂成一家之書。示寂日，付之小子。嗚呼！古人所謂百年影殂，千載心在，故不可不傳於將來。謹命工鏤板，庶與諸家鈔記爭輝並耀。君子不黨，四方明達之士必將有鑑於斯。紹興壬戌七月晦日，門生與咸謹記。《十不二門樞要》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二冊。（吳洪澤校點）

陳舉善

陳舉善，字能之，臨海（今浙江臨海）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御史臺主簿、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知常、衢二州。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提點浙西刑獄，爲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官終秘閣修撰。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五三、食貨二八之六、食貨七〇之七，《淳熙三山志》卷三三。

考第磨勘事奏

乾道九年五月

近睹右從政郎、充荆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差使樓鏐乞就任磨勘。吏部指定，欲將鏐今任內所得舉狀湊用，依條磨勘。竊詳吏部勘當，即在法有所不許，今返指定放行，委有異同，不知果何所據。若以爲葉衡申請，今衡所請不過乞令鏐用前任已足考第舉主，即不請許用今任舉主湊滿。今鏐若用教授考第磨勘，則尚少舉主一員。若用今任葉衡舉狀，即宜候成資日陳乞，不應復用教官就任。湊考之法，切恐自此人得爲例，有廢祖宗銓曹成法。《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五三（第三冊第二六四九頁）。

州縣茶鹽當職官賞罰事奏

淳熙六年五月

比年州縣所趁茶鹽多有虧欠，緣續降指揮，增剩數目再下所屬覈實，方得依條施行，不得繼時推行賞罰。當職官吏全不用心趁辦。乞自今至年終，先將最虧當職官取旨責罰，然後覈實增剩之數，如無冒濫，即與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六（第六冊第五二八一頁）。

請除豁十年以來增羨爲正額之數奏

淳熙六年五月

一縣之財，自有祖額〔一〕。前此作縣者通會歲豐，商賈流通，征酤溢額，零稅無虧，幸而增羨則獻之州郡，州郡以有所獻之數填於版籍，遂爲正額，歲取足焉。促迫之期，甚於經常之賦，遂至於不可支。乞明詔州郡，將十年以來屬縣及場務所獻增羨爲正額之數者，盡行除豁，不得復有拘催。《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〇（第七冊第六四〇五頁）。（以上羅國威校點）

〔一〕祖：原作「租」，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二三〇

晁子健

晁子健，字伯彊（一作強伯），說之孫，清豐（今河南清豐）人。建炎三年，其祖捐館，往來江浙間，訪其遺文，編成《嵩山集》十二卷。紹興二年爲右迪功郎、特改差監潭州南岳廟。乾道三年爲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七年，知常州。官汀州日，曾重編其祖之文爲二十卷，鋟版以傳。見張栻《多稼亭記》及《嵩山集》跋文自述。

嵩山集跋 一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商瞿外傳》、曰《京氏易式》、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吾經小傳曰《歷譜》〔二〕，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

曰《參記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鵑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捃爽》、曰《嵩外墨省》、曰《晁氏彝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他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於世者，唯《易傳》用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爲灰燼。建炎二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者。唯志於《易》。今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病能飲食，而於《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作，爲《周易太極傳》，又爲《外傳》及《因說》。是年渡江，來寓金陵。先是，二聖北狩，中原陸沉，痛憤湮鬱，連年抱疾，至是增亟，終於舟中，實建炎三年正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藁葬僧舍，不封不樹，無以文誌墓，第以吾道號刊諸石，待他日遷祔先塋。汝等若訪類吾遺文，則以嵩山景迂生日之。」蓋公平生慕溫國司馬文正之爲人也。晚年留意於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自稱天台教僧，又號老法華。家有昭陵所賜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字，則又號國安堂主。子健不肖，不足以顯揚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朝廷章九，古律詩三百一十有二，《易規》十有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因說》與《外傳》稿，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嵩山集》卷二〇。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二〕吾經：疑誤。

嵩山集跋 二 紹興二年正月

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軼盡矣。今得之者百無一二，子健儻未死，說當繼繼博求〔二〕，隨其所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先德。竊考古今圖書，莫盛於隋之御府所藏。然隋之書悉沒於河，多不見於世。世之學者徒見其藏書之目，每爲之興嗟痛惜。故今於文集之後，悉紀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有掩卷歎惜者矣，豈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改差監潭州南嶽廟子健謹記。《嵩山集》卷二〇。

〔二〕說：疑誤。

嵩山集跋 三 乾道三年五月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官，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

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闕異同，不敢輒易改補去取，尚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位、季弟子闔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索之未至，迫於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爲外集以傳。今列名于後，所期博雅君子，昔有藏者，舉以見授，俾獲廣先大父著述之志，實諸孫之至願也。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晁子健謹記。《嵩山集》卷二〇。又見《甌宋樓藏書志》卷七七。（以上曾棗莊校點）

呂貴克

呂貴克，高宗、孝宗時建州（治今福建建甌）人。

博見樓上梁文

一行作吏，誰知叔夜之非心；三徑就荒，每嘆淵明之悟往。屬道路歷山谿之險，而軒裳困荆棘之深。回思痛定之堪驚，始見閒中之有樂。興來無盡，老去何求？爰因一畝之宮，漫葺數椽之舍。琴書左右，詩酒從容。方將篤志以修身，尚欲馮高而博見。山川景物，盡收千里之奇；雪月風花，俱得四

時之勝。飛薨在目，巨棟凌空。述我情懷，寓諸歌詠。

拋梁東，桑梓清陰一望中。懷土不須頻起念，人生流轉似飄蓬。居士本建人。

拋梁西，樵水淵源出此溪。疊嶂層巒爭秀麗，不堪遙望白雲飛。雙親松楸在西山。

拋梁南，聞道仙人隱翠嵐。直下龍蟠今幾載，何時夭矯出澄潭。

拋梁北，萬井人家羅巷陌。時康雅俗自熙熙，簫鼓樓臺迷曉夕。

拋梁上，天宇澄清涵萬象。三辰炳煥古猶今，底事人空談幻妄。

拋梁下，弦誦琅琅喧子舍。寄言弩力聖賢書，氣質應須求速化。

伏願上梁之後，門庭肅肅，長幼怡怡。朋儕談道義之言，遠近息鄉鄰之鬪。辰良日吉，宜團團聚集之歡；暑雨梅蒸，輸老懶高明之眺。賞心得趣，安宅無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二。

天慶觀上梁文

藝祖建國，章聖崇真，爰詔邇遐，各嚴祠宇。雖邊徼蠻荒之服，頒天書金寶之祥。名山大川，咸介無疆之壽；皇天后土，永隆不拔之基。眷我樵城，舊崇天慶。奉帝祖儲休之所，乃祥符植福之宮。不幸妖烽，遂爲廢地。列聖升騰于寥廓，九龍潛躍于淵深。觀舊名九龍，見有九龍池。成一區瓦礫之荒場，晦千里江山之秀氣。黃冠羽服，立心廣募于衆緣；富室大家，協力共成于盛事。神靈不昧，興復

有時。殿堂增壯于前規，鐘鼓一新于舊觀。獨繙經之堂未創，而祝堯之地方虛。久矣無聞，誠哉闕典。有一居士，率上大夫，作意經營，同誠勸化。曾未期年之久，俄驚輪奐之新。棟宇翬飛，棖題山立。衆稱盡美，豈但苟全。似仙家官府之雄，疑神運鬼功之速。載涓穀旦，用舉脩梁。命彼倫伶，同伸善頌：

拋梁東，地遠山高仰日宮。拱極星明光燦燦，繼明兩帝壽崇崇。

拋梁西，十里來山出澗溪。福地古先誰卜兆，地靈興廢豈無時。

拋梁南，得道真人聚碧嵐。寄語蓬萊方丈客，不須海上有三山。郡南有山號道人二峰。

拋梁北，文字五千談《道德》。華封祝罷效嵩呼，不愧金門稱羽客。

拋梁上，聖治太平安有象。千秋萬歲樂時康，祝壽可能忘將相。

拋梁下，歲歲秋冬春復夏。黃童白叟慶年豐，鼓腹謳歌陶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升堂肅肅，祝壽琅琅。二帝同歡，睿算高深于嶽瀆；中原恢復，版圖記載于山川。多士以寧，百僚任職。金枝蓊蓊，玉牒離離。宗廟威靈，保邦家于永固；祖宗德澤，惠民社于無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三。（以上曾棗莊校點）

呂 摺

呂摺，齊州（治今山東濟南）人，頤浩之子。乾道初爲金部員外郎，九年爲兩浙路轉運判官，除直秘閣。淳熙初爲兩浙轉運副使。曾以其父文集、家傳等投進，乞付兩浙轉運司鏤版，孝宗特依所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一七、職官七二之一二、選舉三四之三〇。

謝宸翰表

臣摺言：臣近者輒以先臣頤浩向來倡義，統諸將乞復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明辟，編類到勤王事跡，及當時印下勤王檄書一軸，并先臣頤浩家傳及遺事、文集共八件投進，乞降付兩浙轉運司鏤版。伏蒙聖恩，不以臣爲僭率，恕其萬死，親灑宸翰，特依所乞者。衛上輸忠，欲稍伸於先志；立言行事，懼寢蔑於前聞。輒陳狂瞽之愚，冀黷淵冲之聽。肆頒俞訓，式慰孝思。稽首拜恩，銘心流涕。臣摺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先臣頤浩蚤繇自奮，旋際多艱。建炎以來，誓丹衷而許國；渡江而後，罄素蘊以事君。取日而授五龍，傳檄而定四海。獨任時之輕重，遑恤身之存亡。追往昔以未遙，愴音容之如在。殘編粗備，偶會萃以成書；微跡可尋，敢從容而奏御。遂塵乙夜，親灑奎章，許鏤版

以流傳，徒撫躬而震惕。方公朝興故家之歎，錄用已霑於寵私；逮璽書加廷閣之除，克紹仍形於褒詔。更使遺言之未墜，益知聖度之兼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業紹丕圖，恩隆庶位。爰念勲庸之後，曲加體貌之優。曾是衰遲，亦勞顧恤。父有作而子述，人所欲而天從。臣敢不仰副簡知，俯殫勤瘁？大書於策，爲一門存歿之榮；移忠於君，酬千載遭逢之幸。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摺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忠穆集》卷八。（曾棗莊校點）

王 進

王進，紹興中蓬萊（今山東蓬萊）人。

題邵武熙春山石筍張紘詩刻

紹興十年四月

張使君詩入石六十九年，句法之妙，愈覺清新。予巡部過此，惜其棄置之久，命工重立，傳諸好事者，庶使詩人光焰不致堙沒也。紹興庚申孟夏上休日，蓬萊王進題。《續語堂碑錄》。（李文澤校點）

上官孔明

上官孔明，邵武（今福建邵武）人。高宗時國學進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〇。

論討范汝爲書

紹興元年十二月

爲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礪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〇。（郭齊校點）

廉 布

廉布（一〇九二——？），字宣仲，自號射澤老農，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少年登進士第，張邦

昌以女妻之，宣和間爲太學博士。紹興九年以左從政郎授處州錄事參軍，十八年爲左從事郎，以張邦昌故，坐廢終身。後居紹興，專意於繪事，善山水枯木叢竹，取法東坡，幾於升堂。著有《清尊錄》一卷（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一五七，《渭南文集》卷一四《容齋燕集詩序》，《畫繼》卷三，《圖繪寶鑑》卷四。

修朝宗石碣記

紹興九年三月

象山縣負山環海，墾山爲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菜色。縣治東南往有田四百餘，夫邑人生生之具與夫歲時之征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畎澮渠川，支布脉連，上枕大湖，以資溉灌，下接潮港，以決漲溢之患。自唐以來爲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靈長、會源，皆因地爲名，高下曲折，尚可考也，而朝宗爲諸匯之要。國初瑞龍寺僧曰蔡，始伐木爲閘，以時啓闔，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君旦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六年，縣令葉授始作石碣，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址隳圯，春夏雨水汎溢，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爲令者熟視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拆，居人罄罄，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始爲令茲邑，喟然嘆曰：「民之有田，藉水爲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年政成，豪彊帖柔，幽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愛，廼召耆耆告之曰：「邑有沃衍而瀦堰不治，何以卒歲？吾始莅邑，常此軫意，然念公私窘匱，迄

未皇舉。於是收辜權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針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於公，不取於民，而僅以足用，汝其悉助力予之爲！」君因爲之區處，不避盲風苦霧之毒，躬即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圉，盡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即山伐石，以爲砥柱，惟鞏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十月之吉。既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鰲老黃童闐溢公門，鼓舞歡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甿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既有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暵共雩斂者無不周盡。而漢魏以來，爲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爲急也。西門豹之治鄴，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一〕，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薛大鼎、韋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于史冊，炳炳乎不可蓋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厲強壯蠹氣，苛燒以沽名，出奇以駭衆，志在取榮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科斂力役之事，敝精竭神於簿書文移之間〔二〕，曾不暇給，寧復知先王務農敦本之意耶！吁，可嘆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己，長慮却顧以圖民之利，其愛人及物之意，無媿古之循吏矣。硯成，而邑人走鄆求予文以紀歲月。予病幽憂，不治筆研久矣，以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爲之書。紹興九年己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廉布文。《四明文獻錄》。又見《四明圖經》卷一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黃錦君校點）

〔一〕十二門渠：《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作「十二渠」。

〔二〕間：原作「開」，據文意改。

康舉之

康舉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與之弟。進士。紹興二十九年坐妄說事端送南康軍拘管。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招真庵記

紹興十七年五月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鰲，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海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畎澮之積，自南至者傾馳會于江，江河既應，則迅瀾倒流，逆于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陀迤邐。而西有修林橫抹，隱見于兩峰之間。其中爲招真庵，元祐中道人姓申氏，泰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于此，嘗語人曰：「吾求爲後人計。」庵成亟去，不知所終。松竹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州道士喻抱元增治之，而介特有守，勵其徒，嚴闡其業，供施不求而至。庵去平地無五百弓，而步虛鍾磬之音，時從雲霄間

來，凡聞之者知其爲練形學仙之徒，旦勤而暮勉也。舊名竹林，抱元更以招真，其有意乎？抱元請記于僕，乃歌招真之辭以繫之，庶幾異時屢滿戶外，僕亦有緣其間也。其辭曰：

白鶴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煙靄濛。陵谷變兮今古，木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卧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殃兮天門可馳。蒼龍嗥兮雲漫靡，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萬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紹興丁卯歲仲春前二日，中嶽康舉之記。至正《重修琴川志》卷一三。（黃錦君校點）

藺敏修

藺敏修，字巨功，號中山先生，龍游（今四川樂山）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有《論語解》、《詩解》。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姓氏，《明一統志》卷七二。

賀張丞相兼都督啓

疇咨元老，省冠鴻樞。自祖宗欲再相於舊臣，先施此典；宜神聖又一新於督府，更舉徽章。國重以人，德浮於位。恭惟某官道侔三代之佐，學關百世之師。即之溫然，乃名滿寰區而不處；識其小

者，謂才兼文武而有餘。國論萬變而守如初，孤忠百煉而難于合。代馬南牧，折箠以覆其師；衮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與其淹恤于邊闡，曷若遄歸於廟堂。蓋欲傾海以洗乾坤，公之始願；則不以賊而遺君父，誓不俱生。上勉徇于忠誠，禮始崇于宥密。關河響動，華夏氣舒。萬口歡呼，孰不誦諸葛《出師》之表；諸生延竚，又將賡武公入相之詩。某吏最言還，郵傳聿至。語心獨喜，尚見太平於桑陰未徙之間；引頸非遙，行望餘光于槐蔭已成之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尹波校點）

杜天舉

杜天舉，紹興中官至右通直郎、知潯州。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七。

乞於廣西列郡置教官奏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戊申

廣西列郡並無教官，昨沈晦請於土官內差教諭，恐未足爲後模範。乞令見任有出身或特進名補官人兼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四。又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七（第三冊第二二〇五頁）。（楊世文校

點）

全宋文卷四二三一

衛 博 一

衛博，齊州歷城（今屬山東濟南）人。南渡後居嘉興（今浙江嘉興），遂爲嘉興人。紹興三十年登進士第。孝宗登極，官御營宿衛使司準備差遣，爲楊存中部屬。乾道三年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四年，除樞密院編修官，尋致仕。工爲文，尤長於表奏四六，著有《定庵類稿》。見《宋中興百官題名記》，《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周文忠公集》卷九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宋史·藝文志》著錄衛博有《定庵類稿》十二卷。其集久逸，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錄佚文，釐爲四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定庵類稿》爲底本，輯得佚文二篇，共編爲七卷。

上殿劄子 一

臣聞君天也，天以元氣祖群物，君以神道制萬方。盎焉而春，燠焉而夏，凜焉而秋，肅焉而冬，盤薄乎太虛之中，胚胎融液，不可測知，而萌者達，屈者信，潛者奮，生者遂。人徒知確然在上，若

以不宰爲功，而不知天之所以祖群物者，以元氣之正也。經之爲文，緯之爲武，威之爲刑，慶之爲賞，奔走乎四海之內，動化鼓舞，不可測知，而大者畏，小者懷，亂者定，肆者束。人徒知巍然在上，若以不勞而治，而不知君之所以制萬方者，以神道之設也。惟元氣正，則茫然運，杳然化，所以爲天之高。惟神道設，則震動靜專，參侔開闔，所以爲君之尊。仰惟陛下躬大歷服，于今六年，賞慶刑威，文昭武烈，所以恢張天紀、奠安區極，宥天下以不測之神者，固已與天侔大，無間然矣。然臣猶有是說者，以臣之愚竊謂陛下有四三王之資，一九州之志，銷鑠群慝、冠帶百蠻之略，而功之所加，化之所被，尚未酬聖神之心。此臣區區所以益願陛下體乾之健，秉夬之決而執神之機以運天下，則何事之不成，何征之不服，何政之不治哉？取進止。《定庵類稿》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上殿劄子 二

臣聞人各有能不能：羿之射精矣，而不能敵秋之弈；造父之馭至矣，而不能舉烏獲之任。鏤冰者不可使琢玉，刻朽者不可以鑽堅。瞽之樂，刳之門，宮之守，雖聖人不能廢其用；夔之樂，垂之工，皋陶之理，雖大舜不能更其任。所貴乎量材授職、因事賦官者，正在是爾。今之仕者，自一命而至於公卿，自箠楚簿書而至於稽古禮文之事，莫不欲擅其能。苟以一藝自名、一能自售者，非特其心歉然不滿，而人固亦小之。此古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治，後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墮。方且喟然有乏材之

嘆，則亦厚誣天下之士矣。仰惟陛下焦心望治，虛己任人，士有尺寸之長，未嘗不錄。舜之所以爲舜，陛下蓋得之矣。雖然，張湯官御史大夫而仍兼治獄，劉晏位宰相而不去鹽鐵度支，此特漢唐近事。堂堂聖朝，豈固因循軌轍而分處昔人之下哉！臣愚望聖慈詔執事大臣無責人以全技，無強人以不能。明習典章者則使之居臺閣，善調盈虛者則使之主國計，治獄者必法理之士，分閫者必智勇之臣。錄所長，護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將見百工熙而庶績凝，策勳乎三五之上矣。取進止。《定庵類稿》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代陳直閣奏劄

臣竊觀昔之盛帝明王所恃以經理天下者，亦有誠信而已耳。故一政事之立，一播告之修，天下之士惟恐聽從之或後。非畏夫刑威而然也，非慕夫慶賞而然也，徒以誠信而感於人有素，彼中心知上之所爲必也有利而無害，有益而無損，有可行之悠久而無目前苟且之弊。甚者可斂可殺而不可使非其上，以爲不誠不信。於戲，此其所以爲盛帝明王而坐享無爲之治者乎！我國家聖祖神宗繼繼承承，相授而守一道，顧豈外夫此哉。內而中國，誠信之道素著，故民心莫不悅隨；外而四裔，誠信之道素行，故遠人莫不效順。是何觀感如是之速耶？臣嘗深求其故。彼四方千里之遠，蓋自中國推而致之，中國郡縣之廣，蓋自朝廷推而致之。朝廷一政事、一號令，無往而非誠信之所在，積久歷遠，斯民目

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周旋乎其間，安在而非誠信乎？驅之而必往，詔之而必從，無有非上之所建置者，乃其勢然也。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凡見於設施舉措，皆仰則太上皇神謨聖烈之見於已行已試者，誠信之道，固已得於心傳之妙，宜乎內而中國，外而四裔，無不悅隨而效順。今也敵人未至於誠服，而郡縣之間容有奉承宣布之未至者，豈政事號令之積容有戾於誠信者乎？臣愚備數列郡，朝廷有大政事，固非疏遠小臣所得與聞。且如起發上供一事，謂無所戾於誠信，不可也。始也使就池交納，既至池州，未幾改往廬州，未幾移之行在。不惟搬運轉徙有不勝其勞，而舟車給餉有數倍之費，加以州縣傳檄，吏胥奉行，憚於煩擾，復不能即時支遣，使管押官吏得效力職事，往往遷延歲月。是致欺弊百出，官物耗散。其幸而得免虧失，終始全保者纔十一二耳。彼損折之數，上司不免督責，官吏不免監繫，下逮兵典篙工之徒，均償所負，破家滅門，無所從出，有終身拘繫，卒不免於死者，其弊豈在彼而不在乎？臣愚欲望聖慈戒飭臣下及州郡，綱運合行起發，先議定交納去處，無致數有改，以蹈前日之弊。不惟州縣易於奉承，抑使管押綱吏之徒得免相繼坐累，至於傷生。是亦發政施仁之一端，而朝廷誠信當自積之，以著於中國、行於四海也。視其事疑若至微，究其末爲害至大。惟陛下察臣愚衷，而特加留意焉。天下幸甚！

《定庵類稿》卷一。

辭免職名奏劄〔二〕

臣顧惟一介疏賤，何以仰稱天地生成之賜？徒以臣自塵祿仕，垂三十載，憂患屏棄，閒日居多。頃嘗兩持使節，甫及踰年，再試州麾，皆成中輟。退思平昔，蔑著外庸。今者長沙巨鎮，一旦驟被寵寄，恐非綿薄所克勝任。是敢力控愚衷，冀回淵聽。洊攸詔旨，訓飭丁寧，臣欽體德意，不敢再有辭避，誓當勉策駑鈍，少圖報效。惟是資殿隆名，景德所以優於勳舊。如臣於陛下更化之始，雖叨居政地，徒勞數月，無補毫分。況以通籍禁帷，自足假寵以臨民吏，豈宜復膺異數？欲望聖明鑑臣悃款，姑寢進職之命，容臣祇守官次。他時不至瘞曠，俾霑恩渥，殆未爲晚。庶幾全微臣辭受之誼，亦或助聖朝綜核之公。屢瀆天威，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定庵類稿》卷一。

〔二〕按衛博集中此類表奏啓劄多爲代作或擬作，而不加「代」、「擬」字樣，讀者不難分別，以下不再加按。

論治道劄子

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清靜理之，而況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

無事，則事自定。苟爲不然，徒爲膠膠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厥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宮室之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頻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賑救之，此又大不得已者。今太倉之粟、在帑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鏹、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於此時。自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洊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爲今日之計，要當於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共。州縣先於撫摩，邊鄙貴於寧輯，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民力稍蘇，然後興滯補弊，建利除害，亦未爲晚。此國家根本之計，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定庵類稿》卷一。

乞進帝學劄子

臣聞聖人以天縱之能，輔以日就之學，固非群臣所敢望清光而窺道奧。然講求多聞，咨訪治要，則必有論議之臣、儒學之士通古今治亂者，侍清燕之間而承顧問之缺。以舜、文王之盛而有九官四友，朝夕都兪於一堂之上下；至於秦之穆公，魏之文侯，亦有樂正、裘牧仲與夫段干木、田子方之流相與周旋圖度以起治功，斯道尚矣。仰惟陛下睿智之高明、典學之緝熙，超出百王之上，然猶分命講讀之臣番宿殿廬以待清問，其於屬意承學、尚論古人、講道細氈之上甚盛舉矣。然臣竊嘗觀漢之侍

臣，於長楊五柞之游，未央宣室之燕，未嘗不在，而唐之十八學士，日昃夜艾，訪求政事，商榷前載，無常禮之間，此固不宜專責職守之臣、耆艾之士也。臣愚欲望聖慈命有司討論，倣唐開元六品以上待制於衙內，建中九品以上待詔於兩省，立爲定格，日使館閣之臣得侍左右，以補遺忘。庶幾泰山之一塵、滄海之衆流或有補於萬分之一。取進止。《定庵類稿》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

辭免南郊加恩劄子

祭澤之大，古有典常，義利之間，責在臣等。方睿主慶成於大報，而湛恩燕及於多方。不遺輝翟之微，惠之至也；辱在股肱之近，人謂斯何？況饗帝者，聖人之能；而相祝者，臣工之職。覲茲稔盛，猥出會逢，更疇爵土之封，益重冰淵之懼。伏望皇帝陛下出神明之斷，刊沿襲之文，俯徇愚衷，特收成命。《定庵類稿》卷一。

爲男充辭免除敷文閣待制劄子

伏念臣奮迹孤童，致身近輔，恩流奕葉，榮被一門。猥如繭犢之愚，更冒簪犀之寵。以功則曾微尺寸，以世則既越等夷。罔懷欹器之危，必致奪乘之咎。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匪矜於邊幅，憐其粗審於

盈虛。鼓缶而歌，未圖引養；知苗之碩，那復自欺。終期成渙之還，庶俾師虞之穆。《定庵類稿》卷一。

謝免男回避劄子

臣自省何人，誤蒙異眷，父子並膺於繁使，憲章靡限於親嫌。再具牢辭，莫回淵聽。惟是君臣之遇，尤難將帥之間。念蕭何之舉宗從軍，誰識老臣之感慨？若卞壺之一門死敵，惟知異日之糜捐。

《定庵類稿》卷一。

謝賜御書風雲慶會閣劄子

君臣之遇，夙幸依光，乘雲之章，下施輪奐。拜嘉不稱，仰睇知榮。伏念臣質陋枿樗，任叨柱石。負羈高邑，陪光堯御宇之興；仗節行營，屬嗣聖肯堂之始。起衡茅於里社，從龍虎於天衢。眷茲帝籍之舊恩，表以璇題之美稱。芒寒色正，昭垂日月之光華；心快目明，煥發闌干之星斗。庇身有耀，盡室無忘。寵踰劉洎之登牀，事異晏嬰之更宅。寫之琬琰，秘藏河洛之書；貽厥子孫，俾識帡幪之報。《定庵類稿》卷一。

謝賜端午節物劄子

赤符彩縷，老驚節物之新；玉斚金盤，歲荷君恩之重。俯念里居之秩，方懷空食之慚。珍送鼎來，榮光益甚。醉酒飽德，徒燕樂於明時；食蘂飲冰，尚恪恭於晚節。《定庵類稿》卷一。

謝賜酒果劄子

禁籞秋清，燕列披香之邃；使輶天降，寵分推食之珍。肴核旅陳，門庭賁耀。想像藥淵之勝賞，昭蘇漳水之餘生。恩厚莫名，感深而抃。大烹以養，老弗稱於食功；一飯不忘，舉必懷於報德。《定

庵類稿》卷一。

上殿劄子

臣聞人主無它職，以進退大臣爲職。大臣無它職，以佐天子進退百執事爲職。在列之臣有一賢焉，以復於上而進之可也；有一不肖焉，以復於上而退之可也。知賢而進之，知不肖而退之，大臣之

職然矣。近世以來，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退，則未之或聞也。職業之不修，行誼之不立，冗瑣之冒進，貪邪之自植，非彈擊之來上，廉問之發舒，則清議不加，憲章不及者有之。沿襲之風，從來久矣。聖人在上，朝廷清明，小大之臣罔不精白以承休德，固不容不肖者濫吹其間。然於大臣所以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之職，豈宜有偏而不舉之弊？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在廷，各恭乃事，厲乃行，一乃心，俾二三大臣精校而審覈之，以揚進退之任。庶幾賢不肖之別不致混淆，真材實能奮迅而出，有以上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辭免右僕射表

宰枋中居，豈容虛受；奏函上列，未聽牢辭。不勝淵谷之虞，洊瀆乾坤之造。中謝。伏聞總制萬務，正長百僚，下以遂物宜，上以穆天綽，位高責重，於古難才。人微望輕，顧臣敢議？以功則屬大事而當一面，臣無尺寸之可書；以德則鎮浮動而風四方，臣唯譴薄之是愧。徒抱樸忠之守，誤膺神聖之知。曾歲月之幾何，荷寵光之及此。渙發大廷之號，躡居衆俊之先。得位與時，常情相慶；循名責實，有識爲憂。儻貽撓棟之差，何補奪乘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仰圖帝載，俯諒臣愚。名器不假人，況於置相之重；安危在出令，必惟同德之求。追寢誤恩，式昭盛舉。臣之願也，天實臨之。《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右僕射第二表

股肱之寄，義必推賢；肝膽之誠，力期悟主。洵諭丁寧之指，尚憑冒昧之愚。中謝。臣聞萬務之繁，可以綱舉而難於周知；四海之大，可以心服而難於力勝。惟古哲王之圖任，必視衆論之所歸。德裕進而兩河革心，楊綰用而宗臣徹樂。俾天下聳聞而風靡，則主道不爲而日尊。夫豈得於聲音笑貌之然，將有見夫禮樂刑政之外。伏念臣寒鄉晚出，一世孤蹤。繇言語侍從之臣，參柱石弼諧之任。術業則無以出廷臣之右，資望則不聞居官簿之先。方人乏之是承，猶寬衆指；儻國鈞之全畀，必致疾顛。上將遺盛世之羞，下以缺四方之望。願仍舊服，別俟疇庸。夫恩之深者難於言，而臣未報不貲之恩；請之煩者瀆於聽，而臣屢抗不移之請。進退罪也，夙宵懼焉。伏望皇帝陛下察其非徇於常辭，憫其甚憂於速戾，旁求中外，寧乏老成？鼓舞風雷，亦何嫌於反汗；財成天地，庶有補於同流。一新岳牧之咨，益重師瞻之地。《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右僕射表

預政罔功，久妨於賢路；置相不善，誰秉於國成？籲天弗從，跼地無所。中謝。伏念臣愚無一

得，過不自量。有君無臣，起遺歎於千古；得時行道，顧何愛於此身？誓將酬甚盛之知，固嘗論天下之事。有赫上聖，照臨百官。長轡遠御，則豈無應變之才；視古太息，則宜得非常之輔。惟兼聽可以屈至多之策，惟大公可以服萬有之心。方列位之充廷，豈盛時之乏使？況君臣之間，莫先遇合。故功業之建，在昔爲難。以丙魏之興，而孝宣雜用於刑名；以房杜之盛，而貞觀有慚於禮樂。如臣何有，敢進於斯？茲蓋皇帝陛下功光祖宗，明並日月。勵精而治，方將建大政以興太平；難得者時，何以稱隆旨而塞厚望！臣之欲報，誓以殺身。然綆短者難於汲深，而器小者不勝受大。以天下自任，寧不爲前哲之羞；非王道不陳，惟竊慕事君之敬。《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參預期年，盍使治臣之不效；咨疇百揆，恐非同德之是求。抗辭牘以莫回，愧此心之未亮。中謝。伏念臣賦材不腆，承學非優。居言語侍從之官，庶猶寡過；司禮樂刑政之柄，將自速辜。況《春秋》之義尊上公，而人主之職論一相。豈以堂堂之大國，屬之斷斷之小臣？外將貽輕漢之羞，內無補尊堯之治。雷不一、風不再，固知反汗之難；尺有短、寸有長，殆匪量才之謂。勉即師瞻之所，終虞鼎餗之非。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起萬物之初，游六氣之辨，撥亂世反之正，有開貽燕之謀；持衆美效之君，猥荷仰成之眷。而臣依日月照臨之下，蒙雨露拱把之中，天地恩深，絲毫報蔑。恥君不及堯

舜，永懷勵翼之圖；當饋歎無蕭曹，儻副焦勞之念。《定庵類稿》卷二。

平江府謝到任表

荐將使指，方叨內地之榮；就畀守符，俄竊輔藩之重。僥逾特甚，震懼靡遑。中謝。伏念臣家世寢衰，人材猥下。適際休明之運，屢更煩劇之除。曾無片善之可名，豈復優遷之敢筮。况茲會府，密在邦畿，轂擊肩摩，衣冠指爲走集之路；薨連棟接，風物夥於昇平之時。自非得資望素高之人，難以成禁令必行之治。如臣么麼，曷與選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欲廣至和之化，兼收共理之臣。顧若其愚，亦膺重寄。臣敢不深求民瘼，虔奉詔條。任大力微，當日思於官謗；訟平政理，誓仰副於君仁。《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觀察使表

奏對便朝，初無一得；觀風大國，驟出中除。孰云介冑之下臣，敢冒冕旒之殊眷？控辭弗獲，感涕徒零。中謝。伏念臣本不知兵，竊嘗憂世。爲民司命，而不推進退存亡之計；爲國將兵，而不明彼己勝負之機。每聞恃敵之不來，未有制人於先發。謂餉道爲難繼，則因糧於敵者何義；謂軍籍爲尚

寡，則以少擊衆者何人？縱酒高會而士甘半菽之憂，黷貨多藏而下無乞襦之惠。負負爪牙之託，惓惓畎畝之忠。不圖晚節之遭逢，獲展平生之約結。固未能聚米以圖破隴之狀，儻庶幾借箸以明撓楚之非。名一藝者無不庸，上之賜也；以小言而受大祿，人謂斯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聰明協帝。披輿圖而有四方之志，捐城邑以慰多士之心。猥如負乘之微，假以廉車之峻。臣謹當有死無貳，唯敵自求。以口舌而得官，則有辭矣；執干戈而衛上，敢不圖之。《定庵類稿》卷二。

又謝除觀察使表

幕府上功，未論實效，詔書班賞，頓越彝章。退欲避以無從，凜莫知其所措。中謝。伏念臣勇慚超乘，技乏穿楊。趙括之讀父書，豈明方略；狐突之教子弟，粗守愚忠。願輸橫草之勞，未獲死綏之所。屬邊陲之啓釁，策戈甲以長驅。飲馬大江，傳烽三輔。惟疆場之不戒，人謂斯何；矧殘敵之就屠，天相我也。稽之漢法，簿問則宜。大哉堯仁，策勳何有？不腆二三之俘馘，蓋圖偏伍之賢勞。豈繁微臣，獨沾殊渥，盡略橫階之秩，峻超三品之華。天大人微，恩深報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推仁以保四海，信賞以勵百工。親屈帝尊，臨見執戈之士；猥如臣賤，鼎來出綍之榮。顧凡冒險以直前，孰匪聞風而知勸？臣敢不益鞭駑蹇，勉副龍光。以克敵示子孫，世保康侯之錫；不以敵遺君父，誓空老上之庭。《定庵類稿》卷二。

全宋文卷四二三二

衛 博二

辭免參知政事表

帷幄近嚴，豈容序進。封章剴切，未聽牢辭。仰天日之向高，凜淵冰而莫喻。中謝。臣聞因任以成功者，聖人之能事；陳力而知止者，臣子之令圖。儻惟囊括以兼容，何但棟隆之必撓。臣之已試，衆焉可誣。學本師心而有古人之愚，道以事君而有違俗之累。固嘗論天下之事，將以報人主之知。而步蹇者不可絕馳，器狹者竟難大受。所幾萬分之一，了無尺寸之長。縱未能自弛以謝曠官，敢復奸不韙而羞盛世？人知居寵，臣懼速辜。伏望皇帝陛下矜不移之愚，遷已行之令，上以弭名器假人之誚，下以紓負乘致寇之憂。庶穆師虞，少安微分。《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參知政事表

奉爲真之詔，進秉政機；抗引避之章，莫回渙汗。拜嘉如隕，委重奚勝。中謝。伏念臣奮湖海之
陬，乏廊廟之具。生死文字，僅類蠹書，作爲詞章，不過蟲篆。烏睹國家之大體，偶陪英俊之諸儒。
冒昧進遷，雍容獻納。北門西掖，敢論潤色於皇猷；右府中臺，莫負安危之注意。未報不貲之德，長
懷自弛之圖。側聞有命之自天，恍若履冰而待日。飲河之腹，久已易盈；伏櫪之姿，詎堪遠到？茲蓋
伏遇太上皇帝陛下功高與子，道妙凝神。植桐梓於拱把之中，作成有造；居柱石於弼諧之上，佑啓無
窮。天地均恩，頂踵思報。惟股肱之戴后，敢忘一體之同；盡心力以事君，庶答兩宮之遇。《定庵類
稿》卷二。

謝除醴泉觀使表

天營承乏，績效蔑聞。祠館祈閒，綸言賜可。保孤蹤於始末，戴上聖之恩私。中謝。伏念臣屬荷
主知，起繇家食。秉旄仗鉞，六飛將戒於徂征；被甲據鞍，一介敢辭於耄耄。烽烟間息，羽衛留行。
獲逃避事之嫌，敢上解兵之請。以侯就第，雖自適於退藏；飽食無功，益懷慚於尸素。茲蓋皇帝陛下

定謀制敵，觀變御時。披天下之輿圖，固不忘於武事；以關中爲根本，宜坐治於明堂。遂令負鞬之臣，歸享杜門之樂。臣敢不心懷止足，身戒滿盈。視晚景於桑榆，已無多日；奉祠庭之香火，永祝明時。《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御營使表

羽衛時巡，必嚴先置；囊封夙奏，恐玷殊私。未推從欲之仁，洊貢投誠之請。中謝。伏念臣受恩深厚，竊位通華。當疆場之多虞，豈頭顱之敢愛？唯見阽危之迹，久懷斂退之心。蓋積毀所加，既乏江東之望；而寡謀有素，寧知堂上之奇。鉛刀已試於無庸，鼠璞何堪於再獻。方聖上焦勞於宵旰，宜衆賢馳驚於事功。退竊自量，實虞非據。伏望皇帝陛下諒籲天之懇，興察父之慈，略反汗之小嫌，收出綸之成命。俾歸散地，獲保餘年。《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御營使奏狀

竊以戎輅親征，將圖大舉；天營置使，必屬重臣。敢謂么微，乃叨器使。中謝。伏念臣頃緣衰晚，得請退閒。方睿照之當天，攬群才而在御，孤蹤蕞爾，過聽伊何？收汗馬之勞，則臣力既愆；出

籌幄之奇，則臣愚素甚。自量既審，冒處爲難。豈惟將致於疾顛，抑亦恐來於衆誚。伏望亟收成命，改畀時才。庶穆朝僉，少安愚分。《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御營使表

有司夙戒，將巡細柳之軍；行衛先驅，誤典鳴鑾之仗。懇辭弗獲，偃受奚堪？中謝。伏念臣結髮戎行，半生環列。雖執戈衛社，粗肩自奮之忠；然積羽沉舟，幾致疾顛之咎。破膽猶驚於曲木，殘骸何取於勞薪。惟二聖之深知，銜大恩而未報。太上起臣於戎馬飲江之際，僅無侵軼之虞；陛下眷臣於龍飛御極之初，復值乘邊之警。將整徂征之旅，俾司禦侮之權。俯憐蒲柳之先衰，敢覬桑榆之末效？茲蓋皇帝陛下沉幾獨運，善任無妨。幸渭而責可汗，力奮唐宗之武；封穀而伯西土，行收秦穆之功。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追督將而守江湖，共壯淮壖之勢；至金城而上方略，願爲歲月之圖。

《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樞密參政表

基宥密之命，莫重本兵；負端右之才，乃堪聞政。揆寸長而何有，共二任以奚勝。中謝。伏念臣

蚤以諸生，出逢興運。學不足以窺聖賢之能事，識不足以明治亂之大端。追琢其章，晚悔雕蟲之習；支離其德，分安社櫟之生。猥緣黃甲之名，浸補皂衣之缺。承明三入，有忝昔人；出守一麾，何功方面。既不能梃貌蠟言以同流俗，仍未聞草衣木食而賦歸耕。甫即鋒追，登冠橐從，更冒非常之渥，遂班在服之光。曾日月之幾何，荷寵靈之及此。愧深顏厚，恩大人微。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體道太清，凝神姑射。以爾衆請命，用肇造於我家；爲天下得人，乃燕詒於翼子。曲輪方桷，咸自儲材；厚地隆天，莫非戴德。誓竭股肱之力，共閔宗廟之休。徇國之心，捐軀以誓。《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參知政事表

參萬事之幾，久辜試可；飢大公之選，竟使爲真。永惟共政之臣，將重本朝之勢。妨賢是懼，報國何從。中謝。伏念臣守承學之傳，乏佐王之略。恩隆過聽，進許陳愚。察其任直而不欺，謂其有猷而必告。精神之會，千載難逢。體貌之私，一介安取。冒昧螢光之近日，激昂蠡力之負山。意廣才疏，固少成事；憂深責重，幾欲醉心。幸免則多，詔除惡在。矧多士朋來而在服，而一人高拱以圖功。駟馬輕車，盍效夷塗之駕；汗顏血指，第虞善斲之差。勉與將衡，敢安奪乘。茲蓋皇帝陛下籲俊以尊上帝，惇德而難任人。察其處帷幄之近嚴，粗無大過；使之輔朝廷之遺忘，倘有寸長。然執器寶者常恐勿勝，而涉淵冰者罔知攸濟。險夷一節，誓當有死命而無二心；夙夜同寅，共期總衆職以稱上

意。庶行所學，不負初心。《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樞密兼參政表

風雲之號，敢覬力回；肝膽之誠，倘容理奪。重愬妨賢之悃，仰祈從欲之仁。中謝。臣聞國勢之重輕，實係人才之用舍。矧司兵本，兼預政幾，非有宏毅任重之臣，敢在精神折衝之位？猥如臣賤，乃辱疇咨。以道則臣學僻而師心，以事則臣才疏而負俗。雖曰激昂而有志，固嘗展布以事君。尺短寸長，僅足有司之事；內親外撫，將爲盛世之差。人知帷幄之榮，臣有淵冰之懼。伏望皇帝陛下仰圖帝載，俯念臣愚。見善則遷，亟反已行之令；不能者止，何妨更照之明。別登三壽之朋，下益群黎之望。《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樞密兼參政表

本兵之任，難以次遷；共政之臣，豈惟官備。仰體安危之注意，可無文武之兼資？孰謂公朝，姑容倖位。中謝。伏念臣學迂而寡要，言大而少成。賢不聞於諸大夫、國人，仕所望於秘書郎、縣令。太上過錄臣於官賤人微之日，陛下優假臣以出長入治之權。天地恩深，絲毫報蔑。斷簪跼履，未忍棄

捐；今袴昔襦，或堪惠養。粗行所學，無負平生。敢圖一節之趨，亟位六官之長。蹈高門之第，滋愧重來；佩華袞之章，誦言勿稱。當上聖熙天之運，而大廷籲俊之公，猥容措康瓠於鼎鼎之陳，必有駕鵬鳩於霄漢之誚。奪乘何補，撓棟爲羞。茲蓋皇帝陛下當饋懷人，勵精求治。長轡遠御，已紹開億萬年之休；公聽並觀，俾益贊二三臣之後。臣之得位，久已誓心。道之將行，蓋思明目以報天子；時哉易失，可無藉手而見古人！稱塞爲期，糜捐後已。《定庵類稿》卷二。

賀郊祀禮成表

乾道乙酉元日

國之大事，不可得兼；歲之上辛，於斯爲盛。當四海貢圖之日，表一人受命之符，事越前聞，慶覃廣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備文武之功，是堯而已；盡君臣之道，唯舜爲然。和敵國以靖邊塵，戢干戈而肆時夏。秉茲馨德，信厥精禋。惟吉之從，順考魯侯之三卜；有國之舊，率由至道之宏規。采儒臣獻胙之儀，備曠古事親之舉。臣有拘封守，莫與駿奔。歌《噫嘻》之詩，想見成周之禮樂；下恩澤之詔，願宣大漢之威靈。《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郊恩表

慶條顯畀，志願牢辭。避牘報聞，迹疑異衆。中謝。伏念臣擢從散輩，服在邇僚。識不足以佐神明之幾，才不足以適方圓之用。雖願效佐王之略，敢與知格帝之功。屬修祀之恭，曾乏秉文之助。大裘袞冕，咫尺於威顏；玉璫黃流，陟降於左右。猥無闕事，安敢叨榮。伏望皇帝陛下制爵以賢，循名責實。欽上帝溥臨之福，特與民同；裁歷年謬賞之文，姑從近始。茲爲盛舉，敢復常辭。《定庵類稿》卷二。

謝郊恩進封開國侯表

奉瑄陽位，斂時昭事之休；舍爵路朝，辱是等功之典。迫承威命，愧越初心。中謝。伏念臣本章句之儒，乏公輔之器。小言而受大祿，殆將遺滿溢之羞；聖人而責愚臣，何以塞優游之望。茲告成於熙事，曾莫佐於清光。壇壝犧牲，各以物序。降登上下，豈曰賢勞？第惟神聽之嘉娛，方眩珍符之委況。敢圖班邑，遂籍通侯。視諸封賞之科，愧彼烈文之輔。茲蓋皇帝陛下統承千載，道暢八紘。備物以告神明，昭格昊穹之眷；錫壤而光祖考，猥先政事之臣。惟德厚者報豐，而位高者委重。敢失墜事

君之節，用答揚天子之光。《定庵類稿》卷二。

辭免江淮都督表

假鉞視師，固難因任；背城決戰，此復何時？敢修退避之常辭，尚拜丁寧之溫詔。中謝。伏念臣志卑莊鷄，技拙黔驢。少不知圯上之書，老且乏江東之望。發蹤指示，或因人而有成；賜履專征，則在臣而何敢。矧當饋歎蕭曹之日，必中禁得頗牧之賢。以道德安強之威，成江淮表裏之固。皇咨裴度，宜率舊章，今拜淮陰，徒驚衆聽。伏望皇帝陛下亟還渙號，改畀儒英。要聞晉盜之奔秦，無俾匈奴之議漢。《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江淮都督表

駟介乘兵，未效獻俘之禮；五侯九伯，乃專賜履之征。孰謂臣愚，猥蒙制可？退循墻而莫避，致專乘以爲憂。中謝。伏念臣號令乏前賢之風，勇力廢橫戈之習。年之將耄，語既諄諄；心之不老，髮猶種種。久負賜骸之願，晚蒙血指之羞。以宜投閒散之身，護非素拊循之士。蜂屯蝟聚，而尚納憑陵之侮；雪虐風饕，而未休匱薄之師。惟帝王之兵，所貴必全；雖斯輿之卒，靡容不備。久留征討，內

切主臣。援枹鼓則忘身，死其所矣；安社稷以爲悅，人謂斯何。夙夜以思，進退維谷。茲蓋皇帝陛下聖智同符於藝祖，寬仁上協於光堯。始以太王之心，姑狗敵人之欲；繼下元封之詔，將躬武節之威。猥遺見大夫□□之賢，過取一個臣無他之技。臣敢不力修戎律，躬履顏行？收尺寸之功，敢事便文之舉；固表裏之勢，當懷經遠之圖。《定庵類稿》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八。

謝除徽文閣直學士知荆南表〔二〕

內閣寶儲，上憲圖書之府；赤墀文石，追參供奉之班。萃諸儒稽古之榮，賁白首乘邊之役。中謝。伏念臣甫偕召節，入侍禁塗，曾詔墨之未乾，已恩綸之狎至。坐念江湖之遠，迹周寰宇之間。廣樂鈞天，直疑清夢；蓬萊藏室，尚接英躋。炯然欲報之心，老矣既愆之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器使群臣。當饋以思，遐想蕭曹之佐；推轂而遣，當求頗牧之材。顧臣無纖芥之能，何以裨寥廓之見？奄長楊而連五柞，空懷屬御之塵；輕尺璧而重寸陰，請示《洛書》之訓。倘酬晚遇，無愧夙心。《定庵類稿》卷二。

〔二〕徽文閣：疑誤。今按，宋代貼職官有寶文閣、徽猷閣、敷文閣直學士等，而無徽文閣直學士之名。見《宋史·職官志》二。

謝除刑部侍郎表

乘輅所布，方披三輔之圖；持橐近班，猥玷高門之地。報章有煥，拜起知榮。中謝。伏念臣雅志倦游，一官平進。雖早緣推擇，嘗參國論之餘；而老益粗疏，伏在吏塵之下。牧人馭衆，曾乏寸長；奉使典州，久逾二紀。孰謂桑榆之晚，親承旒冕之知，以賤有司之臣，假小司寇之職？高第而補漢廷之缺，臣匪其人；再見而位趙國之卿，事光在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衆建人才。察臣官簿之歷年，宜知報國；謂臣吏道之專智，可與平刑。躡置明廬，往圖末路。臣敢不益鞭駑蹇，仰副鴻私？濫司空城旦之書，當體好生之德；辱天子從官之選，敢忘獻可之忠！《定庵類稿》卷二。

謝除吏部侍郎表

趨一節之朝，方起及郊之敬；佐六官之長，遽叨即命之榮。內揆微蹤，仰辜隆施。中謝。伏念臣滿襟塵土，投老光陰。伏櫪之嘶，詎堪致遠；飲河之腹，久已屬饜。誓將造膝以陳愚，冀即奉身而退處。敢虞幸位，有忝公朝。以日月論思，則臣學殖之就荒；以銓綜人才，則臣風裁乎何有？勉即鵷鴻之綴，終慚樗櫟之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暢八紘，統承千載。舞雲門而奏大夏，兼存蕢葦之音；執

玉帛以見群神，不鄙陶匏之用。施諸俊籲，亦罔遐遺。臣之會逢，何以稱塞？斯猷惟后之德，永肩一心；視死猶生之年，有如皦日。《定庵類稿》卷二。

辭加鎮表

出二節以授師，茲爲曠典，叫九閭而請命，尚闕俞音。中謝。伏念臣伏在里居，猥當人乏。自省據鞍之已老，迫承假鉞之專征。設九拒其有餘，敢議昔人之能事；欲壹鬪其可得，實遵弭敵之宏圖。惟上方興受命之符，乃元日獲始郊之卜。德馨上達，兵侵旁銷。曾何閥閱之可躋，辱是土田之多與。稽諸近比，得者幾人。以王命討不庭，臣之職也；貪天功以爲己，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引分之由中，錄其臨寵而思戒。風雷鼓舞，雖作號之已孚；日月照臨，尚容光之必屆。《定庵類稿》卷二。

辭加鎮第二表

益地之恩，正虞虛授；循墻之請，所幾必辭。自憐惓款之愚，未諭丁寧之旨。中謝。臣聞祭澤之大，以侈神靈之休；賞國之經，必示勳勞之勸。而臣內缺奉璋之敬，外無橫草之功，猥緣惠駿之公，敢冒列臣之寵。臣聞命矣，國謂君何。伏望皇帝陛下聖度隆寬，皇明委照，亮其止足而知懼，知其展

布以事君。辭邑而請繁纓，非有效尤之志，吐哺而趣銷印，益彰從善之仁。《定庵類稿》卷二。

謝加鎮表

節旄旗纛，晉長二師，山川土田，益陪多賦。揚大廷而作號，視盟府以知慚。中謝。伏念臣被遇聖朝，逢時肇祀，屬有護羌之役，阻陪上雍之班。惟國之大事在戎，要洗櫓槍之厲氣；而天之所助者順，果符帷幄之成謀。蕭然班馬之聲，允矣止戈之武。蓋聖人爲能饗帝，故群臣莫望清光。蔽自上心，迄成熙事，曲推厚下之澤，過錄守封之臣。茲蓋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寅畏享福。一嘖一笑，不以假人；大邑大官，宜章有德。而臣早嘗險阻，晚脫阽危，功不腆而祿既豐，心弗強而身餘幾。間兩社以輔公室，猥爲大國之羞；封萬戶而爲帝師，益引下臣之分。《定庵類稿》卷二。

天申節賀表 一

歌薰廣殿，初占夢日之祥；擊壤黎民，率罄後天之祝。歡傳萬宇，運際千齡。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淵懿聰明，剛健中正。功成不有，黃屋非帝堯之心；道妙常存，赤水契有熊之寶。備九州四海之奉，極五日一朝之娛。慶集宗祊，事光今古。載屬誕彌之旦，聿彰丕應之符。臣矯首內庭，庇身外

鎮。獻金鑑之錄，雖遠龍光；望玉卮之觴，惟勤虎拜。《定庵類稿》卷二。

天申節賀表 二

接千歲之統，天命有開；盛五日之朝，帝觴惟謹。慶覃家國，歡動神人。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登濟大業而不有其功，并包衆論而強名以道。褰裳大寶，執契元珠。無爲而尊者天，既超象數；有德必得其壽，何待禱祠。笑傲羲黃，粃糠堯舜。臣屬將使傳，阻造宮庭。曾無漢家令之言，益彰聖孝；第有華封人之祝，敢貢愚忠。《定庵類稿》卷二。

天申節賀表 三

炎夏應期，實啓離明之運；後天稱壽，光昭震夙之符。慶溢綿區，祥開是日。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丕膺歷數，紹復基圖。施仁猶列聖之心，不忘兼愛；稽古以百王之道，坐格純熙。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歡聲和氣，自然《雅》、《頌》之興；備福儲祥，不待禱祠而致。受天之祜，與世咸休。臣將命淮壖，馳心魏闕。九賓在列，莫陪漢殿之儀；萬壽無疆，徒罄華封之祝。《定庵類稿》卷二。

謝賜生日禮物表

犬馬之生，日還初度；牽醪之賜，式在太官。孰虞一介之下臣，敢辱大君之善養！腹饜德施，頂戴榮光。中謝。伏念臣本章句之儒，乏經綸之具，眇矣餅盆之陋器，參諸鼎鼐之後陳。借箸以籌，何補辰猷之告；當饋而歎，尚辜盱食之憂。乃膺備物之將，過錄左弧之始。茲蓋皇帝陛下禮嚴體貌，義篤股肱。將共寄於安危，爰下同於欣戚。臣之拜賜，敬以誓心。猶己饑天下之民，願景前修之志；使人有君子之行，庶揚《既醉》之休。《定庵類稿》卷二。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上褚兼衣，侈以萬釘之寶；內閑策駿，沃如六轡之華。心驚去國之陳人，目眩充庭之大貺。中謝。伏念臣少馳藝苑，長服官箴。被蘇子之故貂，窮通一致；悟塞翁之歸馬，得喪兩忘。敢謂餘生，更叨蕃錫。茲蓋皇帝陛下垂裳御宇，折箠平戎。錫命之章，舉知安燠；懷人之歎，下軫虺隤。有光帷幄之臣，俾強筋骸之報。惟一夫之短褐，猶己寒之；儻庶政之駭興，又誰咎矣？《定庵類稿》卷二。

又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悸帶爲容，曩猶不稱；據鞍示壯，晚復何堪？尚分廐庫之珍良，用撫節旄之恩渥。中謝。伏念臣奮由徒步，賤且執鞭。纂楚制之短衣，甘爲下走；賜齊官之三服，望絕榮塗。猥緣推擇之歷年，屢忝便蕃之大貺。赤芾之子，在位何觀；繁纓以朝，致寇是懼。茲蓋皇帝陛下念功惟篤，圖舊過優。捐千里之封，於兩驢驢而何愛；公四海之望，縱一敝袴而不私。顧臣無汗馬之勞，何以弭濡鵠之刺？況臣以既愆之力，荷均佚之恩。鳩杖白衣，散吏敢同於前輩；安車駟馬，傳家願泊於小臣。《定庵類稿》卷二。

謝賜生日生餼表

劬勞興念，載臨六射之辰；錫予流恩，遽拜九重之命。赧然是懼，厚矣不貲。中謝。伏念臣奮跡羈單，逢時隆盛。陞九級而遠地，久肅護於巖除；鼎三足以承君，實濫陪於公秩。自知過分，已幸丐閒。既開異姓之封，復陟面槐之位。所慚朽質，莫報大恩。敢云初度之期，猶軫不遺之念。珍兼飲餼，欽承厚意之將；膳沃羶饔，益重匪頒之式。茲蓋皇帝陛下普臨庶類，優寵舊臣。顧此衰遲，特示

饗飧之腆；眷言疇昔，尚加體貌之隆。臣敢不內揣僥踰，仰懷德惠！賜尊推食，豈惟醉飽之私；銘骨鏤肌，誓竭涓埃之報。《定庵類稿》卷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二。

全宋文卷四二二三

衛 博 三

奉使汴京賜燕等謝表

開閭闔之道，館置如歸；踐籩豆之陳，殽烝有衍。首拜濡雲之渥，頓空蒙露之塵。中謝。政本施仁，善優去殺。惠顧展親之國，寵綏將命之臣。稱萬年之觴，預想會朝之勝；馳四乘之傳，佇陪俠陛之趨。《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宜城之貢，湛若淵淳；上苑之珍，粲爲籩實。中謝。心味道腴之旨，手褰藝圃之華。酌彼金罍，有忝知勞之賜；報之瓊玖，徒深永好之思。《定庵類稿》卷二。

真定府賜燕謝表

馳四達之郊，方首適燕之路；陳三饋之簋，又沾在鎬之恩。中謝。接下思恭，爲國以禮。有赫衣裳之會，不寧傳送之臣。序其情而閔其勞，君之賜也；舍其大而拜其細，主則擇之。《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醞酎躍波，甘梨比蜜，彼美魏都之富，兼榮晉錫之蕃。中謝。圖功尊俎之從容，受計豆籩之奔走。蘭興桂發，配明德以惟馨；春熟夏成，歸大鈞之播物。《定庵類稿》卷二。

燕賓館賜燕謝表

一介行李，甫休聚櫟之郊；三命循墻，亟辱班荆之燕。中謝。脩己以安百姓，養賢以及萬民，大成爲國之基，不棄善鄰之寶。公當享卿當燕，敢墜彝章；君以禮臣以忠，願揚休命。《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一

望五陵之佳氣，近接蓬萊；命六轡之皇華，載馳原隰。旨甘維旅，孤陋難蒙。中謝。受四海之貢珍，交萬物而有道。使而未致，既寬私飲之誅；受之勿辭，有負計功之賞。《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二

舍館既定，益忘徒御之勞；籩豆孔嘉，申以樽罍之富。匪頒沓至，荷戴奚勝。中謝。荷天覆之仁，篤臣鄰之愛。投醪均惠，雖造次而不忘；懷核爲恭，豈周旋之敢墜！積有拜恩之寵，若爲論報之方。《定庵類稿》卷二。

朝見畢賜燕謝表

發幣公朝，甫達頌椒之慶；肆筵候館，載均在藻之歡。中謝。設太極之仗，以見群臣；采長樂之儀，以朝正月。恩隆歲飫，義篤方來。繼好之謂禮經，天所命也；大饗以仁賓客，臣敢奸之。《定庵類

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珠庭日角，退猶眩於天光；玉勒金貂，遽下馳於星使。登受便蕃之錫，仰慚恩異之隆。中謝。臨極辨之朝，仰容光之照。義由一貫，譬楂梨橘柚之同歸；賜出尚方，固漿醴醬醢之異制。拜嘉有耀，懷感無窮。《定庵類稿》卷二。

賜分食謝表

廩繼粟而庖繼肉，日飫大烹；燕有好而鼎有陪，禮加推食。中謝。傳餐決事，當饋懷人。雖八物之用珍，非我志也；惟一夫之失職，猶己饑之。絕甘當御之筵，委況越疆之使。屬饜厚德，震激微衷。《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麟鳳之泉，飲能却老；燕秦之植，當比封君。藐是遠臣，萃茲隆施。中謝。沉酣六藝，長育群材。崇館餐於《緇衣》，好賢不倦；選威儀於《既醉》，備福方興。弗遺一介之微，重增兩君之好。永言匪報，有愧於中。《定庵類稿》卷二。

花燕賜酒果謝表

御柳宮花，轉春風於廣內；金盤玉筍，溢喜氣於人間。中謝。德配天倪，功參時令。羽觴傳滿，恰叨飲御之榮；賓豆載加，退有分甘之惠。荷君恩之重辱，顧臣賤以奚勝！《定庵類稿》卷二。

射弓燕賜酒果謝表

狸首諸侯之節，臣敢預聞；《魚麗》萬物之多，君能用禮。中謝。寢兵不試，恭己無爲。清者聖，濁者賢，各遂熙臺之樂；大爲果，小爲蔬，無非貢篚之珍。拜手以還，銘心莫既。《定庵類稿》卷

二。

賜生餽謝表

館給之須，日勤候吏；餽牽之賜，式在太官。珍送則優，食浮是懼。中謝。禮隆鼎養，治尚豐亨。干戈載戢而民以寧，祝史無求而福自應。胙膳以親兄弟之國，方懋爾猷；飲食以盡忠嘉之心，斯惟后德。《定庵類稿》卷二。

燕賓館賜宴謝表

朝受命而夕飲冰，猥無乏事；入有勞而出贈賄，寵備多儀。折俎在庭，征驂顧櫪。中謝。交鄰有道，御衆以寬。有嘉一介之勤，屢飭九賓之副。奏驪駒之闋，即問所塗；回龍尾之班，第增存闕。

《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泰極函三，已致元政之祚；東皇太乙，又違咫尺之顏。使指趣臨，賜儀俯逮。中謝。厚送將之禮，篤終始之恩。歸奉春祺，願介兩君之眉壽；旁流解澤，庶偕百果之敷榮。《定庵類稿》卷二。

真定府賜燕謝表

歸騎載驅，屢更信次；使貂中飭，遠示燕私。中謝。積善在躬，成功裕後。珠盤玉敦，篤信誓於齊盟；昌歆形鹽，享多儀於備物。若奉當陽之御，不忘加敏之恭。《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王人俯暨，帝賚曲加。睠言改旆之遙，用畀中塗之寵。中謝。道侔乾施，智秉離明。顧醴齊之餽馨，既篤有邦之慶；咏夭桃之蕢實，寧忘爾室之私！載惟遮道之榮，盡釋馳車之歎。《定庵類稿》卷二。

汴京賜燕謝表

龍堆遐舉，初無可使之才；鸛垤朝鳴，敢有懷歸之喜。眷茲道阻，式是筐將。中謝。惠加行李之往來，禮大東都之供帳。吳頭楚尾，肅歸馭以星馳；趙北燕南，望修門而雨絕。尚綏永好，溥燕函生。《定庵類稿》卷二。

賜酒果謝表

使旌萬里，奉美報以遄歸；君門九重，瞻睟容而逾遠。上恩滋至，亟饋中來。中謝。慈發天衷，愛均臣體。曲軫驂駢之敝，爰敷綸綍之華。惡旨酒而好善言，特厚致勤之禮；食果實者後君子，敢隳維德之儀？歸載有光，感銘增固。《定庵類稿》卷二。

鎮江府勸農文

歲二月，有司會耆老于郊，勸以農事，所以示國敦本，非以爲故事也。爾父兄子弟其勉之哉。去

年夏，天作淫雨，害爾禾稼。有司奉明詔，發倉廩，問民疾苦，捐賦役，緩逋貸，罷軍須之不便於民者。冬又烽火日急，江淮騷動。天子益虛己從欲，繼好息兵，以綏靖宇內。老弱流徙，露居江介者，有司奉承德意，更議賑恤，撫之字之，勞之來之，安之集之，俾無以南北自別，無以爲戕敗。爾是以獲保生生。天監明德，瑞以三白，貽我粦麥，興我嗣歲之祥矣。爾等宜思所以順天心、稱上旨，無惰農自安，無失農時。惟服田力穡，深耕易耨，則克有秋。《傳》不云乎：「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可以無饑矣。五母鷄、二母彘，植墻下以桑，五六十者可以衣帛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民尊君親上，樂事勸功，未有不由於此。故曰農者，興德之本也。是以聖人務之重之。爾其可自忽哉！若夫省徭役、薄賦歛，無奪汝時，則勸農之政爾，宜責於爲有司者，我其敢不勉之哉！爾父兄子弟尚明識之。《定庵類稿》卷四。

賀左相冬啓

觀復以見天地，順乘消長之期；論道而理陰陽，雅有燮和之助。驗一綫於化國舒長之日，考八能於治世安樂之音。茲爲《大有》尚賢之符，宜獲《既醉》備福之應。恭惟某官問學發天人之秘，聲名垂宇宙之間。躬周公之咸勤，相成王爲左右；任伊尹之先覺，處斯民於唐虞。易舊俗爲尊君親上之風，俾在位有宿道嚮方之意。禮樂法度，煥然益彰；歲月日時，茲焉無易。授泰元之策，方占廟社之

休；履千載之期，永協君臣之遇。何止過汾陽中書之考，正應爲空同問道之師。某久荷陶成，坐縻符守，阻拜踐長之祝，第增懷德之私。禱頌交深，名言曷既？《定庵類稿》卷三。

賀右相冬啓

備五物而書，式謹占天之候；合八能之技，載嘉致治之休。方居《大有》尚賢之時，宜獲《既醉》備福之應。恭惟某官學探天人之蘊奧，德爲朝廷之重輕。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以稷契自許，願使己爲良臣。開衆正之路，以廣建人才；講畫一之法，以共安海宇。禮樂修而庶事備，風雨時而三階平。璧月珠星，已驗泰元之策；葭灰蠨管，順乘一氣之和。履千載之昌期，開八荒之壽域。帶礪山河而未老，勲名鼎鼎以無窮。某仰託鈞陶，坐縻符篆，阻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私。《定庵類稿》卷三。

賀致政丞相冬啓

剝七日而復，其見天地之心；具萬善而齊，以待陰陽之定。繫大人不失進退之正，宜神明申以福祿之休。恭惟某官德冠生民，勲在王室。事君必以堯舜，致治幾於成康。以直道而行三公，不易其

介；致爲臣而去萬鍾，於我何加。傳車之盛，高掩於韋侯；置几之尊，尚觀於孔氏。蓋仲舒去位而就質疑議，若姬公告老而不違成周。茲乘千載之期，盍冠三師之首，酌大斗以伸黃髮之養，歸袞衣以慰西民之思？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誠。《定庵類稿》卷三。

賀參政冬啓

合八能於前殿，方占至治之和；轉一氣於洪鈞，宜備彙征之福。恭惟某官望尊百辟，勤施四方。逢時遇合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孟子之言，必以仁義；君陳之告，莫匪謀猷。論道而理陰陽，方密參於大化；觀復以見天地，茲永踐於昌期。泰階占三象之明，五福備九疇之叙。對時受祉，與國咸休。《定庵類稿》卷三。

賀樞密冬啓

兆一氣於黃宮，爲天地陰陽之始；授泰元之神策，驗日星珠璧之符。繫貳公寅亮之功，備《既醉》太平之福。恭惟某官丹青王度，經緯人文。以山甫之柔嘉，式是百辟；躬周公之棐迪，勤施四方。制禮樂以導中和，輯干戈而陳懿德。開壽域八荒之表，致明主三代之隆。備五物而書，已享豐年。

之報；合八能之士，益知治世之休。占泰階兩兩之符，答維石巖巖之望。民心所屬，天貺攸歸。《定庵類稿》卷三。

賀安撫參政冬啓

正朔立元，漢曆紀三辰之首；踐長迎福，魏朝推千載之期。仰勳名一代之宗，宜壽祿如川之至。恭惟某官勤施揚歷，德冠魁倫。陳謨合稷契皋陶之忠，論道適堯舜文王之正。吉甫才兼文武，盍爲憲於周邦；子牟身在江湖，雅存心於魏闕。國用閔勞之典，帝賡注想之篇。方八能占宮奏之和，而三台驗色齊之應。先一州而後天下，是豈吾君之心；迪高后以康兆民，行膺作相之命。對時受祉，與國咸休。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一觴之壽，第馳千里之誠。《定庵類稿》卷三。

賀殿帥相公冬啓

觀來復於天地之意，茲爲浸長之辰；成安強於道德之威，宜備太平之福。恭惟某官勳藏盟府，澤被生民。以吉甫之文武而憲萬邦，若畢公之弼亮而勤小物。斯謀斯猷而入告于后，不矜不伐而莫與爭能。精神相得而益彰，君臣於斯而爲盛。合八能而備樂，方占兵祲之祥；轉一氣於洪鈞，永翊化元之

妙。對時受祉，與國咸休。某久託殊私，坐縻假守，阻拜迎長之慶，第增善頌之勤。《定庵類稿》卷三。

賀王紹興正旦啓

攝提直斗，正閭闔開黃道之辰；旁磔在門，仰燕寢凝清香之地。順歲時之更始，慶德齒以俱新。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資，加以聖賢之學。聽尚書之履，早家魁象之邊；懷會稽之章，常近蓬萊之氣。治行獨高於天下，姓名久在於屏間。乘三朝上計之初，膺四輔使能之寵。賦椒花之頌，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第有逢辰之慶。《定庵類稿》卷三。

賀張明州正旦啓

春回北斗，三元占首祚之休；律應東風，萬彙有向榮之意。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學貫群言。望高人物之宗，名在圖書之府。雜儒術以輔浩穰之政，遠追京兆之家聲；以義理而應中外之文，要是甘泉之法從。尚屈海邦之嘯諾，少哦戟衛之風流。歲序更新，天休益介。賦椒花之頌，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但有逢辰之慶。《定庵類稿》卷三。

賀向揚州賜帶啓

御帑分珍，煥九環之盛飾；詔恩臨錫，聳七郡之榮觀。增賁身章，特超命數。恭惟某官才推國器，望重寶臣。久騰襦袴之謠，茂靄搢紳之譽。果膺大賚，庸示寵光。遠符露冕之風流，仍掩賜金之故事。佇展立朝之盛，即如委佩之榮。某想望光儀，阻修賀謁，永言贊喜，莫罄占詞。《定庵類稿》卷三。

賀司諫啓

伏審敷求時望，進直諫垣。公道既行，有識相慶。咸謂聖神當更化之日，所用臺諫皆親擢之才，必能盡言，以塞厚望。然觀古人輔導之意，不爲近世沽激之忠，率皆因事以獻言，相與講善而救失。譬之良藥之已病，五穀之療饑，務在可行，不求過直。蓋叔孫之爭誠切，安太子者留侯之功；王陵之義甚高，定劉氏者陳平之力。故五諫以諷爲上，而大忠以德復君。因偶語之問，而定功行封；觀破陣之舞，而俛首不樂。晏子以獻否而成其可，石侯於進見如不能言，皆忠臣不忘愛主之至心，而後世當爲事君之大法。伏惟此意，難與俗言。某官志節剛毅，而有廉靜不求之風；詞華蘊藉，而有質直敢言

之氣。踐敷外服，深究民情；糾正省曹，素通國體。今天子務先誠樸以厲俗，力行寬大以便民。議獄緩刑，制禮作樂，宜益講明至當之論，庶以上副勵精之懷。以仁義責難於君，以旦夕承弼厥辟，使齊人之敬，莫如孟子；則鄭公之願，克爲良臣。某久辱深知，願觀能事。友直友諒，固嘗見期以古人；大書特書，尚俾續刊於諫苑。《定庵類稿》卷三。

賀魏參政啓

恭審預聞大政，晉長庶僚。得君如彼其專，實行宰相之事；在廷無出其右，可謂社稷之臣。儻無爲日月之功，庶下符霖雨之望。惟古有訓，得時爲難。計明良之相逢，諒今昔之有數。故天將降大任，以道先覺斯民。同心合德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令行禁止，言聽計從。俾當宁無爲而日尊，則舉國自從而風靡。有來不世之略，以起非常之原。伏惟某官奧學見天地之心，達識明國家之體。以稷契自任，願使己爲良臣；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禮樂先進，文章鉅公。羽儀鵷鷺之行，鼓舞雷風之號。風流第一，外竦殊鄰；智略無雙，見推兩禁。卓然廊廟之具，隱如巖石之瞻。方聖明兼十日之光，而魁輔首六符之象，文武並用，功業益新。齊百工以從王，無斁成周之康事；總衆職以稱上，有光相漢之家聲。大道爲公，太平有象。袞衣赤舄，際遇叵量；鐵券丹書，登載何極。某窮既蹈饑寒之水火，愚弗知仕進之門庭。四五十而無聞，惟終也已；二三十乎何患，其在茲乎！飛鳴

夏屋之成，踴躍大鈞之播。效一狐之腋，慚非粹白之求；濡千兔之毫，願罄汗青之述。《定庵類稿》卷三。

賀葉參政啓

伏審顯膺綸紱，寵正鈞樞。有政與聞，實司文武之二枋；得君如彼，是謂聖賢之一時。有識繫心，在廷增氣。夷攷贊元之地，莫難全德之人。吏姦而無懲艾者失之寬，文深而多中傷者志於猛。未有總衆職之名實，而率由於故事；佐萬幾之裁決，而必先於有司。進相得於精神，退兩忘於適莫。雅有經綸之具，隱如巖石之瞻。當世所期，在公爲稱。恭惟某官禮樂先進，文章鉅公。以剴切之言動悟萬乘，以高簡之度儀表百僚。崔造守藩，早兆登庸之應；傅師典選，衆推宰物之公。惟大人格君之心，而仁者服人以德。楊綰始用而郭令徹樂，晏子一言而齊國省刑。廣廈細氈，側聞於啓沃；前旒黈纛，不蔽於聰明。不爲日月可冀之功，庶廣社稷無疆之福。三后同底於道，上方有意於太平；四方惟乃之休，公亦有辭於於永世。某渺然陋器，瞠若絕塵。斷簪詎忍於遐遺，舐鼎能忘於僊去？重念某祿養之計，久厄瓜時；耄老之親，屢空菽水。念祥金之躍冶，知賀燕之依人。祭竈而請，比鄰儻收憐於故部；扣閭而呼，宜祿敢想望於諸曹。以慶以祈，且忭且蹈。《定庵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四二三四

衛 博 四

賀朱參政啓

伏審晉膺書贊，參秉政幾。惟興王之賞諫臣，監於成憲；斯仁者之在高位，相我受民。廊廟尊榮，搢紳稱頌。恭惟某官神全而氣定，心正而身修。道本先知，伊尹蓋天民之覺；仁必有勇，仲由爲中國之強。性成之行，無待於韋弦；慎獨之誠，不愧於屋漏。用舍一致，勤勞百爲。片言輸悟主之忠，再見位上卿之貴。明日張膽於方寸之地，收功立名於千載之期。賈生所陳憂世之言，子政不忘愛君之義。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此？宜吾君舉國而以聽焉。明良相逢，朝廷既治。上下知去利而懷仁義之用，癯老可扶杖而見德化之成。惟衆賢和則物和，而百官正則民正。三后同底於道，上方高拱於成功；四方惟乃之休，公亦有辭於永世。嗣觀渙汗，顯正魁台。某早歲門墻，一官江海。課空名之無用，自嗟牛斗之不神；數奏籍之同升，殆類甲辰之雌伏。歡喜大鈞之播，矜憐踦履之遺。將擁簪以無

從，第傾心而莫喻。《定庵類稿》卷三。

賀洪參政啓

伏審顯膺書贊，密與政幾，有識具依，不謀同慶。恭惟歡慰。某官器閎而用遠，學成而行尊。述作之工，鬼神爭奧；範圍之妙，天地同流。元凱之佐勛華，已濟美一門之盛；周召之爲師保，行同風三代之隆。輿誦所期，斯言可必。某典司留筦，芘冒鴻鈞。睠里社之有光，望門牆而切忭。《定庵類稿》卷三。

謝執政啓

守符江介，屢移病免之書；將漕關中，誰料詔除之目。久孤試可，倍費陶成。恩深天地之鑪，感溢神明之舍。伏念某清時冗士，白首陳人。不腆性靈，丘壑殆忘於故我；平生簿領，塵埃何苦於污人。流行世路之風波，踐履物情之荆棘。回觀六十，夢境何殊；默數大千，轍迹幾遍。固嘗借玉墀方寸之地，一再望天威咫尺之顏。親奉褒俞，坐傾意氣。如病鰥之馬，頓酬伏櫪之思；顧折轅之車，終乏夷塗之用。北臨漢沔，南歷江淮。歲月遒於往來，齒髮熏於憂患。驪鼠五技，正爾易窮；遼鶴千

年，忽焉已至。永愧西州之耆舊，曾無善狀之毫分。誓將歸卧於漳水之濱，敢復存心於魏闕之下？況今浙部，視昔王畿。非至公不足以窮隱戶於南陽，非有政不足以占流民於東海。運米至數千萬石，寧復遺謀；解綬去四十餘人，定應創見。合此難能之舉，屬之不肖之身。所懼辱知，敢云負念？茲蓋伏遇某官丹青王度，掌握道樞。綱舉目張，恢六籍所未談之治；尊堯舜，乘千載不可逢之期。方將正鼎軸以冠百辟之尊，何止賜金石而彰五利之報。橐籥元功之妙，甄鎔庶類之微。偃直無遺，施生有叙。猥如一介，與在兼收。用則行而舍則藏，早辱憐其可教；賜之大而知之至，今喜遇於所期。載惟稱塞之方，未有糜捐之會。某敢不無渝素守，益勵宏圖。爵之公朝，雖不期謝之私室；遇以國士，又豈應報以衆人？《定庵類稿》卷三。

謝執政啓

謝除刑部侍郎

披三輔之圖，未周行於所部；參兩禁之籍，遽敢意於中除。眷言臨老之遭逢，遂過平生之期望。恩均天地，感激肺肝。伏念某雅志倦遊，一官平進。雖蚤緣推擇，嘗參國論之餘；而老益羸疏，伏在吏塵之下。幾近長安之日，輒回蓬海之風。奉使典州，殆經三紀；求田問舍，久結寸心。所期嘯東皋而賦柴桑之耕，何敢夢南柯而付邯鄲之枕？顯有服章之寵，煥然詞命之優，繇部刺史之官，竊小司寇之職。庶言庶獄庶事，上方圖宅俊之功；惟內惟貨惟來，官必得簡孚之政。庶廣畫衣之化，不惟城旦

之書。顧非其人，弗稱是懼。茲蓋伏遇某官表儀百辟，勤勞四方。以孔子之大成，教人不倦；若伊尹之先覺，非予而誰。猥如不肖之身，尤荷非常之眷。左提右挈，曲盡生成；事舉言揚，一無堪稱。某謹當益堅素守，更勵壯猷。儻立朝不爲名教之羞，則異日無負知己之報。《定庵類稿》卷三。

與新縣丞啓

伏審遵養令圖，回翔贊府，問塗有日，闔境傾心。恭惟某官簪橐名家，準繩大器。過都越國，未騰歷塊之蹤；錯節盤根，已試游刃之利。眷茲劇邑，介處通都。帑庾無經月之儲，田萊承大浸之患。簿書期會，方急相仍；鰥寡流亡，欲救無所。述六職以補其令，孰非望賜之人；對二松而哦其間，肯有負余之歎？願言覲面，坐以馳神。某伏在下風，固非一日。猥以馬牛之走，獲並英游；頓空鴈鶩之書，佇觀能事。凡諸悃款，悉在瞻承。《定庵類稿》卷三。

通問周參政啓

揆棲睫之微生，蚤蒙化育；望絕塵之軼步，浸缺師承。茲飭事於戍瓜，方馳心於蔭樾。尺書不腆，大造焉依。恭惟某官文章鉅公，禮樂先進。擬聖而作，塗改《清廟》、《生民》之詩；非道不陳，

羞稱管仲、晏子之事。以神明之幾周萬務，以泰和之治革五兵。申伯惠直而揉此邦，吉甫將明而保天子。蓋斯民之先覺者，宜吾君之倚相焉。浩然孟子之去歸，久矣裴公之注想。都兪吁咈，當世所聞；輕重安危，惟公是繫。傾聽風雷之號，上寬霖雨之思。某學殖就荒，官箴惟謹。飲河之量，顧滿足以無餘；深林之巢，正飛鳴而有託。屬目階符之耀，馳神蓬海之遙。黃閣閎深，青春駘蕩。願副九宸之眷，益遵六氣之和。《定庵類稿》卷三。

賀楊資政啓

伏審告成大典，錫慶群工。眷儒英首議之忠，極秘殿陞華之寵。訓詞加異，委寄增隆。竊惟載籍之前聞，莫盛熙朝之有作。儲祥備福，得三代受命之符；論德紀功，爲萬世不刊之典。啓茲盛舉，自我元樞。恭惟某官學冠魁倫，望隆幃幄。以仁義事君如孟子，以謀猷告后如君陳。當朝廷抗議於一時之間，乃翰墨策勳於十年之後。有開群議，異裨謀草創之謀；始正一元，得仲尼筆削之意。光紀上天之眷命，系隆九聖之基圖。恩備冊書，勳藏廟社。接千歲之統，已觀信典之成；陳泰階之符，益對昌期之遇。某辱知最久，聞命增忻。莫陳賀厦之恭，第切掃門之意。《定庵類稿》卷三。

回交代縣尉啓

服膺賢範，久願定交。策足後塵，偶緣躡次。弗虞幸會，乃過初心。惠然信使之相先，戒以官期之將及。多文在手，盛德照人。英英摛翰之華，凜凜告新之義。伏惟某官秀發鄧林之產，搏扶溟海之程。能事可書，治有奔秦之盜；功名立致，時交薦襪之章。某甫脫詞場，豈嫻吏道。但喜伐柯之有則，殊忘續尾之非才。茲假屬於衛官，少愆時於瓜成。然詩人雖老，敢貪率府之逍遙；況吏隱可期，漸近市門之仙去。倚須訖事，即命戒裝，懷抱之私，參承以既。《定庵類稿》卷三。

賀曹侍御啓

伏審疏榮詔檢，進位臺端。風采素聞，中外不繩而自肅；紀綱既正，人主無爲而日尊。成命一頒，歡聲四達。恭惟某官性資詳重，心術融明。學如孟子之敬王，言皆仁義；仕若君陳之告后，德盡謀猷。親逢極治之朝，入居正色之地。明耳目以佐天子，披腹心而獻良圖。聯內朝供奉之班，眷知己久；據橫榻劇雄之任，寵命惟新。更須專席之求，徑被鴻樞之拜。某竊觀除目，喜倍群情。坐嬰符竹之拘，莫展門牆之慶。《定庵類稿》卷三。

回程知府啓

賓從經過，既缺候人之敬；關征何問，益爲地主之差。尚勤文告之多儀，有愧隆謙之厚德。伏惟某官氣稟岷峨之秀異，文窺揚馬之風流。仗節西還，早厲棄繻之志；前驅所過，曾誇負弩之迎。茲奉計於三年，即通班於兩禁。聲猷所暨，遠邇知歸。某政拙非才，令行無素。叩堂曉賊，深慚廣漢之威；沽酒賦詩，尚謹玉川之謝。永言愧佩，莫既敷陳。《定庵類稿》卷三。

賀沈正言啓

伏審簡自帝心，進當言路，正人登用，有識嘆嗟。咸謂左右諫爭之官，惟是出入諷議之事。考功課吏，既無以程殿最之書；辨是與非，又不專當彈擊之任。自非有夷達寡求之操，而能秉質直不欺之誠，則何以格非心於未萌之先，復君德於無過之地？恭惟比歲，親覽萬幾。開衆正之塗，興太平之治。副上所欲，非公其誰？伏惟某官學由爲己而推以及人，道本正心而至於格物。重厚足以鎮浮動，廉靜足以律懦貪。特立獨行，蓋舉世莫爲之勸沮；安時處順，顧外物何有於重輕。退非務於養高，進不聞於有喜。惟盛德源流之自，見先正典刑之存。臧孫不忘，宜有後者；魏謨能繼，是以似之。必將

陳善閉邪而務盡責難之恭，獻可替否而不爲近名之直。若膏澤之浸潤，若聲味之相成。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以稷契自許，願使己爲良臣。某久荷眷知，倍傾意氣。惓惓畎畝之念，上以頌吾君得士之休；渠渠夏屋之成，下以致小智自私之喜。依歸抃詠，倍萬尋常。《定庵類稿》卷三。

謝除待制知建康啓

峙中禁之儲，於焉待詔；嚴北門之筦，用以分符。夫何免廢之餘，有此遭逢之異？伏念某飄零暮景，漫浪陳人。中猶古井之無波，外付太虛之擷影。面觚稜而去國，正爾萍浮；手鑱柄以歸田，遂茲樗散。欵奉起家之命，驟還持橐之班。十國爲連，弗輕付與；八命作牧，宜屬老成。過錄虛名，有慚專智。茲蓋伏遇某官範圍元化，櫜括群材。凡登除吏之書，必取知名之士。猥容不肖，辱在下風。治大國若烹小鮮，安取煩苛之政；履薄冰而待白日，敢忘惕厲之思。《定庵類稿》卷三。

謝王鎮江啓

叨膺明命，假守近藩。顧惟疏遠之蹤，久荷劇煩之寄。人微地重，政拙心勞。坐觀歲月之遷，曾乏絲毫之報。顧終更而已幸，繄冒寵以何名。況茲清遠之鄉，猶襲外平之舊。教條疏闊，風俗阜安。

本聖朝所以優賢，豈一介得以尸祿？據非其所，悸靡自寧。伏惟某官學探游夏之淵源，文造嚴徐之義理。長孺宜居禁闥，暫爲重於吏民；望之雅意本朝，行趨歸於左右。曲借齒牙之論，助成羽翼之私。某比過邦封，猥勤館候，敦篤生平之至契，周旋地主之多儀。望數仞之墻，悵莫陳於謝謁；分一燈之照，幸未遠於餘光。傾頌之私，名言莫既。《定庵類稿》卷三。

與水軍統制啓

外鎮長江，久服韜鈴之妙；負丞下邑，行親鴈鷺之書。仰餘芘以知歸，撫微蹤而自幸。伏惟某官才望百夫之特，家聲六郡之良。取螯弧以先登，共用之謂；有韎韐之君子，多禮乎哉。當敵馬之飲江，突蒙衝而斷繼，付征南荆門之事，成周郎赤壁之名。方展壯猶，益圖顯績。某空疏不學，魯鈍非才。半世宦途，雖粗更於簿領；六書吏考，猶未脫於選階。強從升斗之卑陬，自笑生平之落魄。哦松謝事，敢尚友於風流；杖策造門，儻共觀於士戲。春風駘蕩，戎幕燕閒。願遵六氣之和，上副九重之眷。《定庵類稿》卷三。

回交代趙主簿啓

一介修詞，嘗展告新之敬；八行委貺，乃賢從事之臨。喜期間之及時，見交情之拔俗。禮踰綈紵，契協金蘭。伏惟某官行重以威，學優而仕。沅江九肋之鰲，固自不群；漢家千里之駒，正應遠到。某少淹簿領，即聽鋒追。夫何揚糝之蹤，猥有匿瑕之幸？輕車而就熟路，日俟先聲；尊酒而話平生，行修永好。冬溫如許，德履若何？尚嚴宣納之宜，垂副傾祈之悃。《定庵類稿》卷三。

回曾郎中啓

望顏角以傾心，缺然歲久；攬詞章之在手，穆若春溫。仰陳義之爲高，愧勞謙之特甚。伏惟某官承七相五公之裔，懷千變萬化之才。學有淵源，笑行潦潢汙之易涸；文傳正始，備黃鐘大呂之相宣。蚤追前輩之英遊，妙絕諸公之句法。風流三郡，聲采一時。襦袴之謠，正應餘事；江山之助，益壯高懷。暫休歷塊之蹤，即展垂天之翼。顧茲假守，久已倦遊。仕契百年，荷親情之最異；邦畿再命，喜事守之輒同。望門著以非遙，悵音塵之坐隔。新涼在候，燕處多閒。願承眷注之隆，益保節宣之適。

與荆南到任啓

佐六官之長，甫踏舊班；帥十國之連，屬勤遠略。百口江潭之阻，窮年冰雪之交。懷綬知歸，息肩有喜。伏念某老於行役，晚矣會逢。碧落清都，猶疑夢到；蒼顏白髮，久合歸休。以言語侍從之華，膺《禮》、《樂》、《詩》、《書》之選。人之所欲，誰不願然？正惟荆楚之故區，中扼西南之要會。顧憂所屬，稱塞爲難。百里而半九十之時，敢惜既愆之力；一士而賢百萬之衆，恐遺執事之憂。此蓋伏遇某官建非常之原，開衆正之路。杞梓而有數尺之朽，每動嘆嗟；琬琰而易一羊之皮，殆輕授受。尚惟終惠，曲軫深仁。能者任而愚者休，行當引分；勞以生而佚以老，俾遂餘年。《定庵類稿》卷三。

回胡和州啓

劄符江介，善狀無聞；將漕關中，誤恩何取。笑倦游之益晚，知懷祿之爲慚。餘論所加，感悚特甚。伏惟某官居今而好古人之節，起家而有當世之名。此膝不屈於人，寧甘義辱；與首俱睨於柱，竟以禮還。有嘉蓋世之英，克壯長城之衛。流民占八萬餘口之數，不怠招來；明府高三十五政之賢，舉能誦說。佇聞褒詔，即步華塗。俯眷衰蹤，久違高誼。未奉一行之信，遽膺十部之臨。今袴昔襦，遐

想風謠之盛；貧家富壁，尚分光景之餘。謁謝無從，占詞匪報。《定庵類稿》卷三。

回莫揚州啓

投綬歸來，久負故山之約；追鋒入覲，又躋法從之班。曉靴驚待漏之霜，倦馬兀鈞天之夢。猥慚樗散，誤著鵷行。此蓋某官著龜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產。《詩》《書》《禮》《樂》爲今第一等人，忠正仁明宜秩中二千石。久已屈清評於月旦，惠然發麗藻於春華。仰惟貺施之隆，莫喻感藏之至。《定庵類稿》卷三。

回李邵武啓

分判之優，號稱小選；叙遷之寵，登冠前行。自惟非藻鏡之才，難以據銓衡之地。拜恩不稱，賀德有歸。伏惟某官以八面受敵之資，佐千里提封之寄。問牛知馬，吏畏於神明；今袴昔襦，民安於惠愛。笑譚治辦，指顧風生。究觀剴決之餘，盍付劇煩之會。凝清香於戟衛，難徇高情；別利器於盤根，要看能事。顧惟譴薄，夙荷眷知。方圖啓謝之恭，遽佩牋題之辱。品評所逮，愧無佳吏部之稱；詞業難量，敬有行秘書之嘆。感藏兼倍，報稱奚堪。《定庵類稿》卷三。

賀宰相生辰啓

五百年而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春，願罄大年之祝。紛賀僚於公府，錫備物於中朝。四海傾心，一詞贊慶。恭惟某官稟天地中和之氣，膺聖賢亨泰之期。名在圖書，夙識中興之佐；志安社稷，獨成不世之功。援斯民於水火塗炭之深，登太平於禮樂文明之盛。壽域亘八荒之表，金城維萬世之安。方國家卜世以無疆，宜福祿自天而未艾。慶傳袞舄，封誓山河。釀滄海之水，不足以飲公之勳；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公之德。階符同耀，拱宸極以常尊；神嶽比崇，鎮坤輿而益固。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猥以么微，久叨鈞播。望公孫之寶閣，莫厠下僚；歌史克之頌詩，第傾善祝。《定庵類稿》卷三。

回竇教授啓

拔尤士黨，主善類宮。學有宗師，人知矜式。伏惟某官文清而行峻，心醇而氣和。養弟子以萬鍾，暫館諸侯之學；分圖書爲四部，行登著作之庭。惠然徒御之臨，賁以牋題之寵。悟色絲之隱字，端是好詞；賦《木瓜》之卒章，第慚匪報。《定庵類稿》卷三。

與教授啓

竊伏海瀕，久聞於高誼；思樂泮水，更咏於英游。敢繫掾吏之冗曹，得見古人之益友。伏惟某官淵源自得，議論有餘。溫純《雅》、《頌》之聲，特達珪璋之表。談經廣坐，重五十席而未休；成書滿家，奏三千牘而盡善。久屈諸侯之學，行歸六館之華。某蚤歲倦游，一官祿養。追隨下走，顧慚儉府之多賢；矜式百爲，願聽鄭人之餘論。參承不遠，頌咏何窮。春日舒遲，鱣堂燕暇。益祈保衛，式副傾瞻。《定庵類稿》卷三。

賀葉樞密啓

伏審眷用儒英，典司樞筦，太平有象，外侮自消。恭惟驩慰。某官惇大而直方，高明而肅括。材無不宜，而譽尤高於藻鑑；道之將行，而名已覆於金甌。折萬里之遐衝，方握五兵之要；振丕天之大理，行躋百揆之尊。輿頌所歸，斯言可必。某蚤瞻光範，今芘台躔，聞成命之顯行，先衆人而竊抃。

《定庵類稿》卷三。

謝安撫樞密啓

庇身幕府，曾微殿最之書；會法銓曹，必考歲時之要。睠此成終之賜，實繫大造之仁。伏念某以至愚極陋之資，無殫見洽聞之智。井蛙之識，寧與於滄海；鸞鳩之勢，僅起於蓬蒿。通韋氏之經，那識淵源之自；守恬侯之訓，粗傳孝謹之餘。每憐人品之凡，獨愧家聲之舊。一官延賞，三歲奉祠。逮庇職於軍書，愧何功於祿食。無官府庶常之事，知解去之易然；若考功六事之文，荷庇全之大者。茲蓋伏遇某官道隆當世，望重本朝。精神早會於巖廊，功德勤施於上下。尹茲東土，少膺畢命之隆；正是國人，行聽周公之入。將舉萬方而被賜，豈容一物之遐遺。顧么微今日之夤緣，信鈞播異時之有託。徘徊軒廐，已深感戀之私；激烈肺肝，敢負依歸之志。《定庵類稿》卷三。

賀宋樞密啓

伏審峻膺休命，入秉事樞。付兵本於老成，中外相慶；列儒宗於嚴近，朝廷益尊。恭惟某官學造古人之大全，言爲當世之有用。重厚之德足以鎮浮動，恬靜之操足以律懦貪。守道弗移，蓋舉世莫爲之勸沮；得時則駕，顧外物何有於重輕。退非務於爲名，進未聞於有意。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此；宜

天子舉國，而以聽焉。方將清心省事而休息斯民，斲雕還淳以敦厚習俗。丙吉以寬大爲務，能輔政於魏侯；曹參知清淨之宗，實同心於蕭相。更期廷告，益副嚴瞻。某夙荷眷私，喜聞除拜。望相君翹材之館，悵未遂於登門；上聖主得賢之詩，尚廣求於所部。《定庵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四一三三五

衛 博 五

賀葉樞密啓

伏審顯疇民望，晉長事樞。人知帝室之益尊，士識上心之所嚮。恭惟慶慰。竊以某官經術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行義足以厲風俗而厚人倫。伊尹處畎畝之中，已負致君之略；賈生言治亂之意，蚤陳憤世之書。請尚方劍而當寧竦聞，呼大將軍而在廷屬目。蔚然公輔之望，久矣江湖之鄉。宣力四方而莫敢或遑，寤主一言而不以爲泰。惟士之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豈利則枉尺直尋，亦可爲歟。果須千載一逢之時，立登三事大夫之行。眷言兵本折衝之地，必有廟謀先物之幾。從容帷幄而爲國勢之重輕，慷慨議論而起士氣之媮惰。子玉有禮而晉君爲患，長孺守節而淮南寢謀。成道德安強之威，固方享太平之福；用文武長久之術，亦宜惟往事之師。用宏萬世之休，遂正三公之拜。某辱知舊矣，聞命灑然。賢路光亨，益喜治朝之盛；餘生畹晚，願均田里之安。顧賀厦之無從，第搖旌而莫喻。《定庵類

稿》卷三。

賀周樞密啓

伏審疇咨雅望，進執鴻樞。繼吳陸於內廷，親承睿獎；得頗牧於禁省，寵軼前聞。恭惟某官多讀當世未見之書，獨爲古人有用之學。敷議動衆，成書滿家。玉振金聲，洋洋乎終始條理之事；周情孔思，炳炳然仁義道德之言。獨顏子能當聖耦之稱，無仲尼不在弟子之行。青錢之中萬選，雖兩科適以恩公；黃麻之似六經，信斯言可以行遠。禮樂大備，典章一新。久已處君民於堯舜之隆，固將易軍旅以俎豆之事。當兵本折衝之地，佐廟謀先物之幾，克壯之猷，即授以柄。蓋在內爲姦，在外爲宄，非聖人孰能去兵；若善戰不怒，善敵不爭，惟有道乃能持勝。偉哉不世之遇，有此非常之勳。君臣相得而益彰，福祿方興而未艾。某辱知舊矣，聞命灑然。奉詔起家，早借丹青之潤；量材制器，又歸埏埴之公。方君子之得時，屬奉使之有指。未遂掃門之役，不勝賀厦之私。《定庵類稿》卷三。

又賀周樞密啓

伏審顯膺睿簡，寵正元樞。中外竦聞，兵民相慶。咸謂國家以碩大無朋之福，全付畀於弘毅任重

之臣。從容聲氣而爲世重輕，慷慨論議而制時予奪。風采所向，姦宄自銷。上方兼注於安危，一士信賢於百萬。國之衛也，天實爲之。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危言正論，蓋嘗撓神龍而批其鱗；憤世嫉邪，幾欲挫虓虎而奪之氣。器博固難於近用，道大何病於不容。張湯敗而長孺之言乃聞，主父見而天子至爲太息。側聞於明日張膽之地，所進皆憂國愛君之謀。知無不爲，言底可績；綱紀百度，勤勞四方。來君叔俱安兩義，不有其功；鄧將軍深有大度，乃授以略。蓋大器莫先自治，而上兵所貴好謀。將措泰山四維之安，必建金城不拔之策。充國上便宜之計，以逸致勞；李牧爲收保之謀，成功在久。惟公造膝，與世維心。遂垂竹帛之勳，進列公卿之位。某屬將使傳，阻拜省庭。舒一綆於千仞之淵，夙荷生全之賜；持左引於群材之地，親逢器使之公。幸會居多，依歸莫喻。《定庵類稿》卷三。

賀黃樞密啓

伏審親承帝簡，晉秉事樞。方武王之殄世讎，要同心德；宜漢家之本兵柄，兼注安危。得賢當百萬之師，逢時慶千一之會。君臣遇合，古今所難。竹帛圖功，漏刻以冀。恭惟某官著書明孔氏百家之意，得名在京師諸儒之時。非王道不陳，本孟軻之所學；以天下自任，若伊尹之先知。義不少貶於群枉之間，志在大亨於更化之後。山林臺閣，正自何心；富貴功名，固應餘事。徧歷侍臣之省，尤高夕

拜之風。批勅毅然，有宰相之器；回天力甚，皆仁人之言。令國家恢祖宗萬世之休〔二〕，攄神人三紀之憤。首圖望實，登用老成。中外屬心，兵民望賜。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彼方倒行而逆施之；綏厥士女，筐厥玄黃，吾將不戰而屈人矣。然而非有先定之策，則亦難成必勝之功。高祖百戰而志不衰，光武大敵而勇乃見。小有利鈍，不爲重輕。幾益廣於上心，期竟成於有志。秉白旄而仗黃鉞，佇瞻戎輅之威儀；清宮禁而奉寢園，大慰中原之父老。惟公懋績，永世有辭。某伏讀除書〔三〕，喜新衆聽。述王褒之頌，上以贊吾君甚盛之休；名鄭公之鄉，下以志小智自私之喜。《定庵類稿》卷三。

〔二〕令：疑爲「今」之誤。

〔三〕讀：原作「謀」，據文意改。

賀蔣樞密啓

恭審進司樞筦，入踐政途。釋筆硯而秉化權，踵公家之盛事；下臺門而見府吏，掩詞禁之前聞。禮敬絕於坐中，風采聞於天下。用儒之盛，於古有光。恭惟某官躬上賢之資，懷先聖之道，誠參高厚，氣備中和。粹然金玉之難名，肅如宗廟之秘寶。登泰山而識介丘之小，衆推儒術之宗；望喬木而知故國之尊，家有世臣之烈。雖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功業逐日以新，富貴吾所

自致。器博函牛之鼎，音諧儀鳳之韶。學士聲名，青錢之中萬選；翰林制作，黃麻之似六經。偉天地之中間，猶日月之皆仰。無仲尼不在弟子之列，若伊尹自任覺民之先。鴻惟斗極之居，象法神幾之府。阪泉七十二戰，黃帝不能以去兵；相州六十萬師，郭令猶爲之不守。蓋善教莫先於備豫，而師律所禁於否臧。要爲堂上之奇，無蹈泥中之鬪。徐收應敵之謀，必有順人之實。近考傾軛之載路，追懲畫餅之虛譚。以起非常之原，不負平生之學。鵷廳黃閣，榮遇叵量；象鼎丹書，登載何極。某蓊然陋器，舊矣下陳。控大厦以飛鳴，望洪爐而踴躍。效一狐之腋，慚非粹白之求；濡千兔之毫，願罄汗青之述。《定庵類稿》卷三。

平江到任啓

薦將使指，方叨內地之榮；就畀守符，俄竊輔藩之重。俯揆么微之迹，仰知君相之仁。伏念某名迹湮微，技能短淺。適際休明之運，屢叨煩劇之除。曾無善狀之可稱，豈復超榮之敢望？眷茲會府，密邇上都。地扼五湖，衣冠指爲走集之地；城連萬井，人物夥於昇平之時。自揣何堪，實難仰稱。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爲己任，以堯舜之道事吾君。雖當極盛之期，不廢兼收之路。猥涓使郡，俾效寸長。某敢不虔奉詔條，力求民瘼。儻萬一有絲毫之善，亦庶幾酬造化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定庵類稿》卷三。

回知縣到任啓

伏審暫屈長才，俯臨百里。官得祥明之長，民歸慈惠之師。遲公之來，惟日爲歲。伏惟某官有先幾之智，而行其所無事；有絕人之藝，而守之若不能。名在諸公之間，身兼數器之用。法當治劇，將以考功。政有能稱，即應召見。眷言治邑，介處通都。春秋玉帛之往來，冠蓋舟車之走集。雖一歲之通，不可勝計其費；然萬室之賦，豈得謂無其資。譬諸不龜手之方，在所用耳；副以屠牛垣之技，定饒爲之。某猥以庸虛，幸聯參佐。方欲通名而未敢，遽蒙損教以相先。與黼黻之觀，已拜多文之寵；入芝蘭之室，第勤與善之心。敷謝之誠，趨參可既。《定庵類稿》卷三。

與知縣啓

入芝蘭之室，未慰夙心；聞弦歌之聲，猥同王事。顧慚竊陋，獲造光榮。伏惟某官杞梓上材，璆琳異稟。智周事物，若龜卜數計之無遺；學造精微，譬魚躍鳶飛之自得。小試割雞之用，衆稱展驥之淹。行觀三異之上聞，即駕一封之乘傳。某學無所得，仕不知方。敢不盡心，行託同僚之好；告之以善，願承君子之規。春日舒遲，公堂勝暇，尚祈保衛，益副傾瞻。《定庵類稿》卷三。

回姚平江謝到任啓

伏審躋榮冊府，擢正輔藩。國用循良，民知休息。伏惟慶慰。某官度遠不形於畛域，學優已謝於筌蹄。家有吏師，鄙昔人之泥法；上知卓行，特懷器以須時。乃睠吳門，今爲馮翊。雖詭轡之馬，調御爲難；然脫淵之魚，駭波奚賴。會當屬意於簿書獄訟之外，庶幾策勳於閭里愁歎之中。當世所期，於公爲稱。某自維虛冒，竟意倖除。推譽過情，固莫當於委蛻；平生稱許，殆難避於賞音。忻快之深，占寫奚盡。《定庵類稿》卷三。

回孫秀州謝到任啓

伏審森陳牙衛，甫見吏民。一頒寬大之書，四溢中和之頌。伏惟慶慰。某官家有經綸之遠業，身先英俊之諸儒。抱槩懷鉛，蚤騰茂實；牧人御重，今見長才。圖荒政於左餐右粥之間，息愁歎於五袴一襦之外。眷言暮齒，獲聽風謠。三輔有聲，行即舉漢家之最；萬物吐氣，能爲復舂陵之篇。猥承謙眷之相先，辱貺賤題之甚寵。凜有歲寒之義，散爲春藻之華。陳迹已空，猶是粃糠之舊；倦優竟晚，但驚城郭之非。懷抱之私，參承以既。《定庵類稿》卷三。

賀曹紹興啓

伏審報成郡政，擢長帥符。載宣節制之威，一竦吏民之聽。眷知彌厚，進用叵量。恭惟某官以敏銳兼人之資，有慷慨濟時之略。投刀肯綮，恢然游刃之才；受命歲寒，凜若後凋之操。早振中都之風采，久傳益部之聲詩。乃睠東郊，密依帝室。處萬壑千巖之勝，居五侯九伯之雄。自非一代之名流，孰副公朝之盛選？舍蓋公於正寢，知家世之可師；登黃霸於潁川，想詔除之可待。某幸聯親契，喜聽郵音。顧坐阻於分封，悵莫陪於賓履。其爲忻頌，莫既敷宣。《定庵類稿》卷三。

通問王舒州啓

望夫子之門墻，敢闕全美；備南陽之幕府，乃竊餘輝。豈繫幸會之來，大過平生之望。輒攄固陋，上冒等夷。恭惟某官以高明傑異之資，負廣大精微之學。提身有道，敏於事而慎於言；稽古之文，閱其中而肆其外。偉哉全德之君子，卓爲當代之能臣。自時執法於殿中，久已知名於海內。謀謨而合上意，議論而動衆心。側聞廣廈之燕閒，屢貢封章之剴切。發姦摘伏，衆高三院之威聲；興禮舉遺，一掃曲臺之聚訟。漢廷無出其右，天子益重其才。內閣清資，不妨寓直；名藩要地，少示均勞。

高情肯薄於淮陽，治最果優於馮翊。賣刀買犢而人間務本，問羊知馬而吏不敢欺。好賢容水薤之規，美俗藹袴襦之詠。久不見賈，諒興宣室之思；果來召參，宜趣舍人之計。某少而失學，仕不知方。已甘控地之卑飛，自笑面墻之何見。頃終更於泉府，偏玷列於右曹。念惟兩鎮之職官，自昔有唐之繁使。與聞郡事，總授軍書。綠水紅蓮，莫副風流之選；褒衣大袖，敢爲舒緩之姿。誓殫十駕之勤，仰覬二天之芘。趨承不遠，喜懼交中。春日舒遲，黃堂勝暇，願謹節宣之適，用承眷注之隆。《定庵類稿》卷三。

通問呂池州啓

厭直明廬，暫屈股肱之郡；負丞茲邑，行供雁鷺之書。自憐夤幸之多，獲託寬明之下。敢忘分守，輒布依歸。恭惟某官實大而聲宏，芒寒而色正。登泰山而識介丘之小，於道爲高；望喬木而知國家之尊，所見者大。坐閱四朝之舊，晚膺二聖之知。合堯舜之典，煥然成章；鄙齊魯之儒，斷以能事。方倚蕭何之相國，適須龔遂之安民。知馬問牛，一新舊俗；昔襦今袴，立播謠謠。行興宣室之思，遂冠前疑之列。某庸無殖學，樸有教忠。半世仕途，雖粗更於簿領；六書吏考，猶未脫於選階。悵艱難險阻之備嘗，知潦倒粗疏之無用。強顏寸廩，斂板下陳。對二松而哦其間，敢一循於故迹；述六職以輔其令，尚勉繼於前修。庶幾善事於上官，萬一獲伸於知己。拜庭伊邇，矯首知歸。《定庵類

稿》卷三。

回知錄求薦啓

識小異於稠人，長懷永好；傳高文於四坐，更荷珍投。惠然使价之臨，猥自聽聞之誤。伏惟某官聞望太平之髦士，從游英俊之諸儒。再見而位上卿，難量遠業；一日而薦七士，會有當人。俯睠疏蹤，正慚窘步。在昔相須於滿歲，於今猥乏於衍章。祭竈請鄰，顧高情之安取；通波易漕，竟後悔之徒深。度在仁明，諒茲悃悃。糾曹多暇，秋氣日佳。願加尊養之方，佇看搏扶之舉。《定庵類稿》卷三。

回封州太守啓

積年去德，惓然音驛之疏；萬里貽書，恍若平生之舊。凜凜歲寒之義，英英春藻之華。伏惟某官問非一師，身兼數器。過都越國，蚤騰天驥之稱；錯節盤根，屢試劘刀之妙。小駐雲霄之步，一蘇嶺海之民。即聽鋒追，入躋橐從。眷言契闊，日費傾馳。晚歲倦遊，未遂歸田之請；故人得路，佇分共績之光。千萬欲言，咫尺難罄。《定庵類稿》卷三。

謝太守啓

談游無取，方升君子之堂；讎校非長，遽館諸侯之學。居有事賢之幸，退慚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由師友之教；千乘之國，盍恢儒藝之方。矧扶風馮翊之邦，慎黨庠序術之化。垂籤插架，擬石渠天祿之藏；斷簡殘編，備魯壁汲書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實真實之相仍。凡章句義疏之文，與偏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黃之正，庶幾魚魯之分。宜得該通，使之刪訂；豈容不肖，亦游其間？某也讀書不多，識字有數。幸年歲之未暮，憑文章以自宣。斗酒百篇，無復長安之豪氣；一唱三歎，空餘清廟之遺音。累十上而敝貂裘，分無真賞；一再見而賜拱壁，乃辱謬恩。知我者希，得此蓋寡。此蓋伏遇某官以藩鎮之重，屈韋布之流。凡一時賓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裹足，無復四方之游；抱槧懷鉛，益精六藝之術。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定庵類稿》卷三。

贄見太守啓

箠楚塵埃之吏，身辱在於泥塗；藩維屏翰之賢，勢迴高於霄漢。敢越部中之賤，冀收堂下之言。伏念某猥出諸王孫之家，曾無佳公子之譽。生涯何有，飢寒嘗走於路隅；學殖無聞，佻達見嘲於城

闕。井蛙之見，不踰於缺甃；溝鷗之困，未脫於汙泥。固嘗掉鞅於藝場，竟復暴鰓於級浪。三山凝望，風輒引船；千佛登名，手徒加額。黽勉一官之延世，經營三釜之及親。几案徒勞，簿書藁委。障西風之扇，敢謂孤高；歸南山之廬，未能獨善。跛鱉終難於千里，棲鸞又托於一枝。投刀雖愧於善藏，血指僅逃於學製。高士不爲主簿，何愆流俗之譏；能賦可以大夫，會有賞音之歎。仰止登龍之地，時哉薦鶚之書。奉已知歸，傾心有待。恭惟某官博洽得行秘書之號，仁明有古循吏之風。人託幘幪，盜除囊橐。流民占八萬餘口之數，越古所聞；明府高三十五政之賢，於今創見。行拜黼黻冕旒之賜，益彰戟纛兜橐之雄。矧上方力超兩漢之隆，而高第間補九卿之缺。潁川之徵黃霸，若稽古訓之甚明；河南之薦賈生，未許昔人之專美。丹砂赤箭，儻在兼收；方桷圓椽，固應適用。宜比祥金之躍，願言良冶之歸。去不待麾，已恕事官之慢；用而反令，又矜將母之私。惟大賢曲示於優容，故賤子敢干於洪度。誠得如洛陽史，望見而備孝廉之數；或能爲楚公子，奮發而收下客之功。《定庵類稿》卷三。

贄見運使啓

箠楚卑官，分甘下走。鄉閭晚出，且乏更題。惟竊嚮下風之行，謂當在弟子之列。蓋聞賢者引類之事，特以公道得人爲心。舉子舉讎，固非有激；匪親匪舊，豈得盡知。三書而干宰相者，欲及可進之時；一日而薦七士者，適彰兼聽之美。門無私謝，政以何嫌。啓輒數陳，孰爲篤信？誠使異時相望

於衆正之路，庶幾此事無愧於太平之朝。茲舉世所爲深嗟，豈不肖得以妄議？伏念某讀書不多，而蚤有科目之累；應舉甚拙，而偶成祿養之謀。潦倒粗疏，動不切事；淒涼奔走，甘爲折腰。顧方自於山來，了未更於世故。近無以買游士寓公之目，上不能借當世有位之言。鞭策疲駑，彌縫短楪。如拆襪綫，如折轅車。敢論千里之功，何意寸長之用。分無舒翰，見而異之；今遇盧公，死不恨矣。伏惟某官蘊奧聖賢之學，高明經濟之資。博施以仁，而不蹈問無齒決之偏；理財以義，而立有混若泉流之富。言無忤色，令若負霜。上知堪任於公卿，詔謂循行於京輔。就車遣訟，衆驚朱博之神明；躡履見賢，身屈勝之之威重。鋪觀鉅業，叵識遠圖。宜斯文以爲統盟，誠多士之所寄命。附驥甚寵，那止一時；墮甌成名，固將百世。況茲負弩之賤，嘗親跪履之恭。出婦嫁不越鄉，要卜平生之遇；化金成於點礫，正須變化之神。將使韓愈獲禮於主人之門，敢忘豫子當報以國士之義？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定庵類稿》卷三。

賀錢運使啓

伏審論譔奎圖，將輸郊甸。天威咫尺，暫來面棘之朝；禮樂光華，親被臨軒之遣。先聲肅物，屬部歸心。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英辭麗藻，足以潤金石而諧韶濩；崇言閎議，足以判矇聾而契蓍龜。家近三台，時論美衣冠之表；貴傳七葉，世臣推忠孝之宗。周旋資望之最隆，簡注

上心之已久。飛英騰實，不愧古人；持節分符，幾半天下。惟出處君子之大致，而命義臣子之當然。究觀用舍於十年之間，孰窺喜愠於兩忘之外。一封而駕乘傳，果膺賜覲之榮；再見而位上卿，遂當萬乘之意。少展佐王之略，益籌裕國之功。矧茲漕輓之成謀，固自笑談之餘事。佇聞課最，即侍禁華。某猥以縣章，屬居使部。鄉老之興三物，屬號召之鼎來；刺史之布六條，顧奉承之獨後。仰矚外臺之峻，即修下吏之恭。燕賀良勤，鳬趨有待。《定庵類稿》卷三。

賀汪樞使啓

恭審使表樞庭，恩均宰路。視諸故府，實國朝圖舊之章；高出在廷，有天聖押班之制。肇茲曠舉，簡自上衷。得位與時，旦暮千載。允文且武，今古一人。竹帛垂名，漏刻冀見。伏惟某官量閔而履正，資裕而器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優入聖賢之域；窮所不爲，達所不與，夙成公輔之資。以帝堯咨命之臣，膺畢公保釐之任。儀刑著定，寤寐老成。簡書登載於來歸，天子興嗟於見晚。從容端委，感會精神。仰承環極之尊，益示泰階之應。及國家閒暇之日，成道德安強之威。若神龍襲淵泉之珍，而猛虎爲藜藿之衛。內寧必有外患，雖聖人莫能去兵；近悅然後遠來，惟仁者可以無敵。維公造膝，率土繫心。盡行伊昔之言，大起非常之烈。某喜傾意氣，與有光榮。飛鳴厦屋之成，踴躍大鈞之播。禮之過而賜之大，慚國士之誤知；施愈博而心愈卑，識君身之且相。重惟窘步，絕意通津。如涸

轍鱗，如病鰲馬。正假揚波於碣石，或能顧影於瑤池。抱槩懷鉛，敢云越俎；奉令承教，猶可著鞭。叔孫之謂聖人，茲維時矣；侯生之有矜色，未許先之。且慶且祈，以抃以躍。《定庵類稿》卷三。

回霍少卿啓

十年去德，有慚音驛之疏；一介踵門，忽拜函書之辱。凜若歲寒之意，散爲春藻之華。坐念聲容，恍如疇昔。恭惟某官清標冠世，令望在人。言若波瀾，蓋窮之而益遠；道如金石，雖閤然而日章。顧惟靜退之有年，想見涵養之益厚。佇聞亨復，徑步高華。某人已倦游，不堪治劇。空慚謠俗，蔑聞襦袴之音；尚喜官曹，曾識芝蘭之秀。何時一見，盡布所懷。寒事方興，端居有暇。願保節調之適，式符頌祝之深。《定庵類稿》卷三。

回都統啓

賦祠官之祿，方竊便私；假支郡之符，豈堪共理。念昔淮墳之奧壤，爲今邊圉之要區。方猾夏之未平，正防秋之當務。宜有文武兼資之士，以圖樽俎折衝之功。自省妄庸，恐辜憂寄。茲蓋某官智勇萬人之敵，功名一世之雄。號令凜凜，有前賢之風；方略恢恢，謝古人之學。五侯九伯，實專賜斧之

征；寸地尺天，盍副披圖之望。重惟乘障，預在提封。方須告命之頒，即上記曹之問。義先謙柄，過形慶勞之勤；道出和門，佇快軍容之睹。其爲感頌，悉俟占陳。《定庵類稿》卷三。

回太常少卿啓

筆橐清班，何缺馬牛之走；藩籬倦翮，寧堪鵷鷺之行。誓將歸卧於故丘，敢復貪榮於末路。石田茅屋，久矣就荒；玉佩犀簪，斯焉假寵。此蓋某官學紹商周於百世，名高齊魯之兩生。定章句爲十二萬言，當益彰稽古之遇；均清濁以八十四調，豈惟觀雅樂之成。曾是名流，猥加惠顧。享敝筭以千金之具，撫朱絃於三歎之餘。欲厚報於珍投，第難忘於永好。《定庵類稿》卷三。

賀朱少卿啓

伏審就陞卿寺，仍總軍儲。人知久任以即工，士以當賢而勸賞。矧太府周官之舊，而明經漢相之家。再命而益恭，茲甚盛德之事；一物而三善，抑爲有國之光。恭惟某官璠璣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產。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憂深康濟，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諸侯，世有經綸之具。封命之書，昔藏魯廟；陰德之報，今在邠侯。美哉衣冠文物之所存，信矣《詩》、《書》、《禮》、《樂》之在是。賢德

淹時之久，逢辰更化之初。眷言細柳之宿師，往即飛芻之重寄。占列星之次，遠而有光；通面棘之班，予以馭幸。方將引敖倉之粟，以益佐關中之饋；積淇園之筍，以大張河內之師。坐成不世之功，用對非常之遇。某況迷簿領，眊絕使華。聳壑昂霄，快睹貴名之鼎鼎；震風凌雨，偷安夏屋之渠渠。阻陳吏屬之恭，第劇頌言之至。《定庵類稿》卷三。

回監司啓

奉奎壁之儲，雅重承明之選；接井參之分，昔稱用武之邦。退然衰朽之蹤，冒此便蕃之寵。會逢何幸，庇賴有歸。伏惟某官朝廷夙夜之賢，禮樂光華之使。褰帷問俗，眼光空豺虎之群；持橐須賢，羽翼正鵷鴻之侶。趣馳輶驛，奪我輔臺。某甫見吏民，方圖啓問。占朵雲之字，過爲暮齒之光；霽繡衣之威，知遂寬條之庇。《定庵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四二三六

衛 博六

賀李太尉啓

伏審進位本兵，入司環衛，轅門交慶，嚴陞增隆。恭惟某官心羅武庫之精兵，神悟穀城之秘略。濟時憂國，蚤有壯圖；斬將搃旗，正應餘事。因嘗鳴劍抵掌而馳伊吾之北，何止平齊下趙而會滎陽之郊。談笑折衝，精神滿腹。走阿瞞於赤壁，已著殊勳；迎大駕於渭橋，行觀盛舉。惟掌武貴班於二府，而周廬密護於九重，以彰不世之勳，以侈非常之眷。鼎彝交煥，帶礪無窮。某竊讀制麻，喜深情素。行冀班荆之遇，少伸薦笏之恭。《定庵類稿》卷三。

回鍾離運幹謝及第啓

伏承射策楓宸，陞華桂籍。仕優而學，益知稽古之勤；業患不精，果遂決科之志。貴名愈白，命服增華。伏惟某官經術詳明，天資蘊藉。允矣搢紳之雅望，粹然庠序之醇儒。學古入官，聊展四方之志；力行待舉，未忘一戰之謀。成書益富於縑緗，下語更精於螯白。賈勇萬人之敵，登名千佛之經。有志竟成，已蜚英於帝闕；得時則駕，行闊步於天衢。方圖慶問之儀，遽荷緘詞之辱。永言慰喜，莫罄敷宣。《定庵類稿》卷三。

回吳提宮求辟啓

望衣冠之甚偉，甫辱隼游；憑文章以自宣，更勤遠貺。覲顏莫稱，過聽謂何。伏惟某官超騰注水之姿，秀發鄧林之產。固自風塵表物，知遠到之難量；可是筦庫中人，悵高情之莫論。適吏文之有闕，無虛辱以增慚。尚覬仁明，俯矜悃悞。《定庵類稿》卷三。

與提幹啓

泛芙蕖於坐中，久傾賓幕；書雁鷺之紙尾，行踏吏塵。仰寬芘以知歸，撫微蹤而自幸。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問非一師。乘雲氣而負青天，與道爲偶；駕輕車而就熟路，遇事何勞。便應闊步於亨衢，聊復分光於使傳。交章車府，召對路朝。賜雙璧於立談，佇觀能事；取九遷於一日，遂掩前聞。某技拙黔驢，名同鄭璞。宦游半世，粗服官箴；吏考六書，未離選調。早笑生平之落魄，晚甘升斗之卑陋。對二松而哦其間，無復風流之士；述六職以輔其令，尚惟簡靜之師。苟逃呵譴之文，當識依歸之自。趨承不遠，頌詠尤勤。《定庵類稿》卷三。

回呂侍郎啓

明詔視師，率循故實；行營命使，昔用輔臣。猥如積毀之生，難强既愆之力。拜恩不稱，佩德有歸。伏惟某官學貫群言，聲馳九牧。汲黯宜居禁闥，雖重淮揚之郊；蕭生雅意本朝，行典尚書之事。眷言絕俗之論，肯收衆棄之蹤。更蒙贊喜之相先，益愧移書之不敏。獲劉公守相之間，固賢從事之臨；誦義之督將之書，更識憂時之蘊。《定庵類稿》卷三。

賀吏部侍郎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貳天官。銓綜得賢，摺紳相慶。恭惟某官以剛大之養，輔高明之資。詞氣雄深，下視建安之餘子；議論淳備，追還正始之遺音。早推省戶之名流，雅是禁闈之清選。方國家尊士夫以勵名器，肅流品以正官曹，非詳練多聞，不足以嬰事劇而振滯淹；非端毅有力，不足以破吏姦而明鑑裁。付妍媸於水鏡，夫復何私；寄輕重於權衡，其誰不服？益考甄量之政，用觀經濟之材。佇究遠猷，即須顯拜。某辱知最久，聞命增欣。莫陳賀厦之私，第切登門之願。《定庵類稿》卷三。

上陳平江論治道書

嘗謂治民之道易知易行，而天下之士，自一縣一郡至於公卿大人，往往病之，則亦不思之甚矣。天下之事，豈有能外乎人情者哉。人情者何？欲惡是已。嘗試以吾欲惡之情而求之，不順乎吾情，則惡之。所欲者得，所惡者去，而吾之情泰然無餘蘊矣。然則天下之情，豈有異於吾情哉。聖人知其然也，其治民之道，一本人情而爲之節文爾。故凡禮之可行，法之所不禁，皆人之所欲者也。禮之所不行，法之所必禁，皆人之所惡者也。聖人豈固爲是求合於人之情哉？天下之事不能自外乎人情，而人

情則禮法之所由起也。是以聖人之治簡而易知，優游伴俛，視天下若無可爲，初不若後世之擾擾多事者，一本於人情而已。非本於人情，本於吾之情而已。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諸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昔者孟子論三代之得天下，其道蓋不加毫末於此。今夫天下者一郡之積，一郡者一縣之積。所治者狹，則其所操者約，則其行之也宜愈易。然而古人用之於天下而有餘者，今人用之一郡一縣而不足，此其故何哉？《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語》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之人其欲惡之情所以不異乎天下之情者，由是而已。夫惟一有汨吾之欲惡，則吾之情與天下之情略不相似矣。甚哉，欲惡之易汨也！甚哉，所以汨吾欲惡者之易入也！聲利以誘之，富貴以淫之，權勢以移之，便佞以惑之，嗜好以蠱之，而吾之情方且淆然無適於其中，所欲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惡，所惡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欲。以是而加諸人，將有不勝其弊者，而況於求治哉！求之而不得，則曰今之時異於古之時，時異則事異。軍需國費之不供，民頑吏黠之難化，厨傳使客之督過，而吾之治有不可爲。設或爲之，則又曰非小拂乎人情不可也。嗟夫，是豈真不可爲哉！夫民頑吏黠之難化，厨傳使客之督過，此固不足爲。若夫國費也、軍需也，今郡邑之所尤病。而愚謂是二者條目素具，皆有不待拂人之情而易知易行者。世聞是說，則以爲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然昔嘗以是告於有位者矣，試之一縣而一縣之事治，試之一郡而一郡之事裕然常有餘。信乎！治道一本於人情，顧吾正心行恕之術何如耳。昔者西漢之盛，號稱循吏者，不過龔、黃輩數人。而史之所記流風善政，初無動人耳目可

書之事。語其商功射利，則無薛宣朱博之才；語其抑強扶弱，則無尹翁歸張敞之斷；語其發奸摘伏，則不及何並趙廣漢之明。今之所謂迂闊重遲之人耳，然其庶幾德讓君子之風，亦必有道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嗟夫，安得是人而與之論政哉！仰惟執事宏毅之操，任重道遠，中和之德，修道以教，凜凜乎風烈之所自，其淵源涵養所見者大，是宜與天子共成政平訟理之功，而非俗吏所能彷彿者也。頃者勞於侍從之事，出典三輔之政，據浩穰繁劇之衝而莅以重厚鎮浮之德，臨輕剽浮靡之俗而服以安靜不擾之治，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斯民之情各得乎四境之內，上下晏然，福及千里。其必有得夫古人之用心，此某之所爲思見而未獲者。今乃親身見之，是宜奔走以就下風久矣。然某也辱寓封部之中，倦游無賴，不敢遽以客禮自通。今將去之上都，念終不可以不見也，故輒誦所聞，以形容盛德之萬一，非苟容悅也。惟執事進之。《定庵類稿》卷四。

與人論民兵書

某聞今議者知外侮之可憂，而不知內患之可畏。內患者何？姦民是也。往者靖康之變，乘時崛起，立名字、據郡邑者橫潰四出，屠戮焚剽，斯民魚肉，百倍於金人蹂踐之禍。征誅招撫，兵分力屈，外詛內訌，蓋十年而後定。此其徒豈人有智勇之資、戰鬪之能哉？舉皆閭巷之小民，桀黠游惰，不事生產。平曰棄捐父母妻子，相與遊嬉，群博聚飲，尚氣使酒，小則聚而屠沽，大則亡命盜販，抵

冒法禁，不自齒於平民。天下有釁，鋤耨棘荆相率而竄起，遂至於不可撲滅。嚮之間巷之姦，而今爲大盜之資，此安可以忽不加省？比年以來，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誅倍稱之息，械繫設於私室，椎剥盡於膚髓。貧民下户，讎之到骨，譟張怨詈，所不堪聽。頃在田間，實所親見。當知幸亂之衆，何止曩昔起於貧窮而狃於輕剽者。雖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於徽、嚴、衢、婺、建、劍、虔、吉數州，其地阻險，其民好鬪，能死而不能屈，動以千百爲群，盜販茶鹽，肆行山谷，挾刃持挺，視棄軀命與殺人如戲劇之易、飲食之常。異時有司之所不敢呵問，其貪暴殘鷙之心特未有以發之耳。使其時有可乘，事有所激，奮臂一呼，正在此輩，尤不可以不察。當是之時，朝廷能忘內顧，專志外侮乎？然則於今之計，莫若檢舉往年忠義巡社鄉兵弓手之制，別行討論，厚立賞格，多爲爵級，多給告命，州委之守，縣委之令，勸誘豪民，糾合鄉里應募之士，姦民惰卒、亡命廢錮之人盡得出於其間。其願保鄉里者爲一將，其願衛邊者則爲一將，明諭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則復歸田里。爲之糾合者及幾人授某官，滿歲無過增某秩，有克獲者受某賞，其在募之士爵幾級，賞幾等，皆當倍於弓兵賞格之舊。訓之以坐作，齊之以等級，糾之以主率，居可以備他盜、保桑梓，行可以補卒乘、助邊防，無向來椎剽嘯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從之。昔者六國之士鷄鳴狗盜不廢於齊公子之門，齊之客安取此哉？凡以收拾天下之軼才耳。軼才天下未嘗無之，有之而不見用於世，其發正未可知耳。劇孟俠徒也，漢將軍得之，如一敵國，安知豪傑之士不出吾籠取之中？伏惟執事念靖康不遠之鑑，錄古人養才之意，思有以洩姦民之心、消大盜之資，而收狙詐之用，弭內患於

未形，專成功於北顧，實立國之基而固本之道也。若夫議法制之詳，則乞下之有司。惟執事裁幸。

《定庵類稿》卷四。

求薦書

某聞之，古之薦士者固多，若得薦一士而再三加意焉者，閱千百人乃一遇耳。人必知之而後薦之，一經薦者，是爲知己，至有登龍薦鶚之稱，而況於再三薦而不已者乎。非其知之深不能也。豈惟知之深，非至於心相知不能也。是故一日而薦七士者不自以爲多，終身未嘗薦士者不自以爲少，在乎知與不知之間耳。三代遠矣，漢唐以來，史之所載惟蕭何、狄仁傑之事卓然相望于千載間。猗哉，其不可掩也！方韓信自楚逃來，蕭何薦之沛公，沛公不能用，信亡去。何親追得信，又以薦之。沛公許以爲將矣，必欲以爲大將；以爲大將矣，必欲登壇備禮以命之。天后嘗問宰相之才於狄仁傑，仁傑以張柬之進。天后納而未用也，他日復有問焉，仁傑進柬之如初，天后卒相柬之，如仁傑言。是二子者，豈投合於一言、遇之於一日者之比哉！非心知其可用，用之而必可與辦大事、成大功，上則君蒙得賢之福，下則不累吾賞拔之公，其敢瀆告之若是哉？其敢必之以將相之任如吾所欲哉？自今推之，所以成漢業、復唐祚，微韓信、張柬之，幾不能底於大定。其不負所知，亦大矣。其視後之人循故事、應尺度，嘗試以進者，亦有間矣。抑聞之，古之君子其事君行己、立政立事，凡所以自處者，要

不可以苟合，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其見之明、知之審。患不言耳，患不行耳，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成。進則有以信於君，有以信於民，退則有以信於吾之心。是故事君而每輒變其說者，欺其君者也。欺其君者，欺其心者也。是商鞅之事孝公也，是士君子之所不爲者也。往者趙中令進二臣於藝祖矣，藝祖未之錄也。異日復進焉，亦未之錄也。他日又進焉，藝祖怒，毀其書投之地，中令俯拾納諸懷以歸。他日復表飾以進，於是藝祖大悟。藝祖之悟，非特悟于此二臣者也；中令之舉，非特區區于此二臣者也。凡其君臣之間，將有爲、將有言者，於是昭然盡得於精神之際，德日起而大有功，傳無窮而施罔極，未有不由於此也。嗟夫，大哉君子之用心也！大哉古人之用心也！後之君子有志於世者，可不務乎？伏惟執事先生以文章道德爲時名卿，其事君立朝、修身制行可以不愧乎古之人矣。某也一介賤士，鹿鹿於簿書塵土之役，自度無寸長可以表見於下風。執事者過聽，固嘗以其愚不肖之迹，上累知人之明，縣官以爲可賜之階陞之恩矣。然某猶自謂朝夕備趨走、受教令於戟衛之間，在諸從事中獲溫顏、被恩意若尤異，非他人比者，因伏思念前之所以進之者，則固知之矣。今之所以恩意之異者，則尤知之矣。知之深、遇之異，則某之所以自期者固不應淺鮮矣。是以敢進乎前說，而欲以改秩之文重累於門下也。然是舉也，自他人言之則爲瀆，自知已言則未爲過。雖某之愚，決無足以望古人之藩籬，庶幾其萬分，然區區所期乎先生以古人之用心者如此。先生光明盛大之業，上知之矣，民信之矣。歸而佐天子、秉大政，進退人材，其所成就，視前數公何遠之有？夫季布之得名，曹丘揚之也；燕王之得名，郭隗先之也。伏惟執事先生錄其歸仁之心，而遂其自厲之志，施恩於曹、郭一夫

之賤，而收名於漢唐寥寥千載之間，以上繼中令之勲績，使天下之人知執事之樂於成人也如此，能爲薦士也如此，能儷美古人也如此，某之能自力也如此，能取特達之知也如此，能成人主千載希闊之盛舉也如此。聞之四方，艷之一時，傳之子孫，以資說士，顧不偉哉！惟先生少垂意焉。幸甚！《定庵類稿》卷四。

送王伯時赴丞連江序

丞於邑，其位爲最尊，其職宜與令分政而治。然後世縣道浸輕，爲令者往往好專權以私己，而不復分政於丞，丞亦惡其專以軋己，而不以誠應於令。上忌下怠，而各不得安其職，丞之位或幾乎虛設。夫惟如是，故置丞以來，閱數十百年而未聞一人善於其職，著稱循良者，良有謂也。自近年以來，此弊尤甚。士皆庸懦軟熟，委權避勢，爲苟祿養妻孥計者然後屑就，不然，則亦恥任其職。不然，則他邑之令疲癯不任事者易置而爲之耳。吁可怪哉！吾表兄福唐王伯時得丞連江，人謂兄貴公子，屑從州縣之游，而予獨以爲不然。伯時平居刻志慎行，歉然自處於不足，不啻里巷之窮儒。其所稱皆六藝之文，異端之學則不注於其心。其商時論事，極世俗之情態與夫姦弊之囊橐，若龜卜數計之不僭，寬然攸然，若萬頃之陂，有不見其涯涘者矣。是真可以牧人惠衆，必有以輔長而安其職者矣。異時著稱循良，爲標的於後世者，當有望於伯時矣。余幼時侍家公官秦溪，始及見兄。越七年，以家

命從事福唐，與兄從游數月。飲酒賦詩，往往極驪，高歌慷慨。今其行矣，余方窮旅，周視其居，無貨財可以饋贐，無肴核可以祖別，惟嚮之所言者，書以爲送。《定庵類稿》卷四。

送薛右司赴行在序

前年冬令，諫大夫王公將出疆，求文武士於幕下，監丞陶公猥以某進。某謝不敏，而陶又出其不腆之文，王公憐焉，以爲可教。於是羅致之意甚果，某亦慨然有當世志，曰此大丈夫請纓之秋也。蓋束書問塗矣，而負薪之疾錮而留之，遂不果行。王公一世之傑，其邁往超詣之姿，魁閎遠大之器，照映區宇，士欲收名定價於其門者如登蓬瀛、涉崑閬，邈乎其無由。某之不肖，乃在下風，而奉槃歆、揚威靈，曾又不得脫穎於十九人之後，以奔走漢使者之光華者，命也。屬者幸甚，獲拜節下，瞻道德之容，聞正大之言，而窺誠明之學，洸洸乎，浩浩乎，乃有王公之風焉。猗歟盛哉！公與王公皆今代第一等人，某固未識王公，而以睹公爲快。公蓋受知王公而佐其幕，天子又以王公之言而歸公於朝，誠有以信二公之道同，而喜鄙言之尤信也。今諫垣憲府尚多虛位，公去，將峨豸冠、酌獸尊，厲鷹鷂之威，肅鴛鷺之序，明目張膽，論天下大事，是非可否於人主前，以與王公相爲先後，固不偉歟！王公今首諫列矣，公又掉鞅而馳之，由是而歷樞要、秉鈞軸，左提右挈，若皋陶之於舜，周、召之於成王，蕭、曹、丙、魏之於漢，以輔成非常之功，蓋千載旦暮爾。某聞之歐陽子曰：仕宦不爲宰相，則

爲諫官。諫官得行其言，宰相得行其道。自古瑰奇雄俊之士，雖抱負閎闊，志慮英發，思以功名自見於世，而落落難合，不如人意，十常八九。二公翼堯戴舜，逢不世出之主，而又立不諱之朝，當可爲之時，諫官、宰相，平步翺歷，功名之資，袞袞入手，則其穆天綽、奠坤軸，合三光五嶽之氣，以康濟天下，其可不奮迅揚厲以大慰海內喁喁具瞻之衆哉！公之行也，某雖不得效前驅、托後載，然於二公之門，不可謂無一日之知，故敢道平生以爲公別，而又屬其願見未獲之意於公，以爲王公謝。大江千里，揚舲東下，竝瓜步、出京口，回望湓江牛渚之間，豈無從容護封之對、慷慨中流之誓如昔人耶？公其弭節而問焉，併以爲歸覲之獻。《定庵類稿》卷四。

弇錦編序

紹興十五年十二月

選舉之法壞，而上之人始以文章取士。士非以此無所求官，故文章日益工而道日益散。陵夷至於後世，好惡蠱起，科目紛更。士既累於得失而眩於所守，益輕棄其學以逢時好，場屋之文與平昔之學遂爲兩塗，略不相似矣。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今年下第東歸，過其同舍生。生曰：「子亦知夫子之所以不售者乎？」『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此太學之諺言，不爾，雖至老不可得也。」余蓋聞退之言，嘗自讀其所試，不啻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蓋自退之已不免矣，吁可歎哉！今余以家貧親老求舉進士，亦必至於得而已。苟必志於得而求之以不可必之道，是豈人之情也。

哉？於是盡取世之所謂時文，書其善者而伏讀之。凡時文之學，類以善漁獵戕賊、竄竊摹擬、取青媲白、肥肉厚皮爲上，真柳子厚所謂以文錦覆陷穽者。然而世之觀者眩焉，余不幸知之，而自投於陷穽之內，乃名其編曰《穽錦》。非以名斯文也，將以識其所學，而亦其心之一日不忘乎堙穽徹錦，載鞭策、鳴和鸞，以安行乎康衢大道，庶幾得遂此志云爾。以其甲爲賦，乙爲論，丙爲策，而序見於此焉。紹興乙丑十二月望日書。《定庵類稿》卷四。

代人跋御書

臣待罪銓筦之三月，上不以某膺力愆，詔以敷文閣直學士充荆湖北路安撫使。越聞命若干日，入對於祥曦殿。又若干日，天子臨正衙遣焉。凡所以寵綏付畀之渥，丁寧備矣。行次國門外，復出御書以賜。雲漢之章，箕疇之秘，轆轤象緯，焜耀日月。顧臣何足以測識萬分？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天錫之智，不代出之略，一九州、掩禹迹，合三光五嶽之氣，患不爲耳。而能遵養時晦，講敦睦，一視薄海，仁之至也。申飭守備，不忘遠略，惜分陰於暇時，智之大也。仁之至，智之大，規模益遠矣。聖人之能事備矣。臣愚不克負荷，冒昧隕越，敢登景鑠、暢榮號以稽方來，庶無墜天子之顯休命。《定

跋武氏石室畫像

右，武氏石室畫像。漢人飾墓多類此，諸家所記李剛、魯恭、朱浮、武氏墓室，皆章章可考者。李剛爲荊州刺史，墓在鉅野黃水南，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魯恭爲司隸校尉，墓在金鄉，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義女，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二說出酈道元《水經》。朱浮墓在濟州，壁上刻平生所歷官、車馬儀衛，題曰「府君作令時」，「作京兆尹時」及他官時。見米元章《畫史》。濟州有武氏數墓，墓前有石室，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爲贊於其上。見趙德夫《金石錄》。考之此畫，無孔子七十二弟子及四靈形像，無「府君作令」、「作京兆尹」等語，而有八分小字，古聖賢題贊，知爲武氏墓室審矣。武氏有石闕銘，長史班、從事梁、吳郡丞開明、執金吾丞榮數碑皆出任城，趙德夫所謂武氏數墓是也。趙云墓前有石室，不指明誰墓。按從事梁碑云「前設壇墀，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謂此畫。然德夫家東州，宜得之詳，正應傳疑耳。某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四十年纔再見之。朱晞真、張如瑩氏漢碑鄉來無恙者，故自有數。中厄戎馬，其傳益微。此本則文字奇古，少訛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某人，云即張如瑩尚書所藏本也，乃刻而納諸府廨，紬中閣之壁，以震耀來世云。《定庵類稿》卷四。

文昌雜錄跋

乾道三年六月

右《文昌雜錄》六卷，龐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夏，留尹方公刊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制行，入尚書爲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援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浸盛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觀者如班雲龍之庭，而登群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博書〔一〕。《文昌雜錄》卷末，叢書集成初編本。

〔一〕衛博：原作「衛傳」。按據《宋中興百官題名記》，此時任樞密院編修官者乃衛博，「傳」、「博」形近而誤，據改。

全宋文卷四二二七

衛 博 七

代人進故事

《後漢書》：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光武以問臧宮。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曰：「吾方自思之。」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豈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政未立，災變未息，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敵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

臣聞天生五材，兵不可去。黃帝有涿鹿之戰，帝舜有苗民之伐，啓有有扈之誓，而商周遂以兵革命。征伐之不可廢於天下也尚矣，然聖人貴去兵而不貴佳兵者，誠以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

用之，以禁暴安民，而非所以爲功也。《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是以聖人戒之。昔漢祖既滅四方而爲平城之師，於是有白登之衄。唐太宗既有天下而爲高麗之役，於是興魏徵之思。光武身濟中興，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審黃石、存苞桑，爲萬世法。天地之度、日月之明卓乎其不可及也矣。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弗得免焉，於是去之岐山之下，黜戎敵之習，興禮義之教，以崇后稷、公劉之業。周之王迹，實肇基焉。吳之敗越也，越王反國身耕，夫人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用之，吳以不祀。天子致伯於越，東諸侯畢賀。原二君之初心，豈誠甘於受辱、恬於退聽而樂爲人之下哉，誠以力有敵不敵，時有可不可。與其不忍一時之忿而室方來之功，孰若詘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哉！明者見於未形，昧者隳於已成，固不可同日而語。彼臧宮馬武，小夫之知，一劍之勇，徒爲大言，不知國計。光武謂：「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大哉言乎！非天下之至明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唐書》：太宗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臣聞景星鳳凰，人知千百年一見之爲瑞，而不知其無時不在天地間，世人能見之者罕爾。漢三傑，秦之才也。建武二十八將，新室之才也。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非佞於隋而忠於

唐，其人則猶是耳。然盛世用之則有餘，叔世視之常不足。嗚呼，世豈真乏才哉！古今用人之患，大抵所舉非所用，所用非所長，使其人不緣謬妄曠官，則以貪邪敗類。如是則曰天下信無士哉？天下之士舉如是而已哉？小則有乏才之憂，大則有輕士之禍，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夫士之真賢實能，固豈易得而輕之？可得而輕者，類非其人。然而真賢實能乃用是而遠去。葉公子高所好畫龍爾，而真龍見焉。故曰思天下有得士之實，必在上無輕士之心。欲在上無輕士之心，必君臣知用人之術。善夫，工師之制木也！小爲杗，大爲櫨，曲者爲輪，直者爲桷，接雲漢者以之，梁百尺之觀，蔽牛馬者以之，航千仞之淵。是以天地之產有方，而工師之用無窮。用人之說，如是而已。封德彝不知出此，厚誣一世未有奇才。太宗所以累數十言深誅而甚絕之，誠足爲萬世君臣之法也。

《資治通鑑》：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聞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惡。然功必待賞而後勸，惡必待罰而後懲，則賞罰之用亦狹矣。明主制賞罰以寓勸懲之道，因勸懲以示正大之心，作於心，形於言，而勸懲之道固已行矣。唐德宗在奉天，嘗遣一健步出視賊軍，辭以苦寒，跪奏乞一襦袴。德宗爲之尋出不獲，憫默而遣。方是時，人無離心，士有鬪志。及破賊之後，貢賦鼎來，府庫充溢，而死義之士携心，惟新之望日阻。此其故何哉？德宗之用心則有間也。昭侯謂明主嘖有爲嘖，笑有爲笑，知是道矣。誠舉斯心

加諸四境之內，斯民將遷善遠罪而不知，靡然自立於賞罰勸懲之外，如堯舜之盛世，孰能禦焉？是知三旌之賞、五流之罰者，一弊袴、一嚔笑之積也。比屋之封、畫衣之化者，賞善而罰惡之積也。韓之臣子終不聞有以術廣其君之用心以追古治，有君無臣，古之遺歎。信哉！

《唐書》：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方，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能選天下賢才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而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堯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至於簿書獄訟細煩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

臣聞之荀卿曰：「人主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誠使人君鷄鳴而起，晏朝而罷，日旰而食，夜分而寐，甚盛德也，顧可謂詳略之間，治效相去如是乎？豈非以人君則有人君之體，大臣則有大臣之體，百司庶府則有百司庶府之體，詳要其可紊哉？今守令一也，煩苛之政聞於千里，則其人曰：「此特縣令之材耳！」夫一郡守猶然，況有天下者哉。臣以知古之聖王非貴於徒勤也，貴勤於知要者也。何謂要？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非要而何？何謂詳？宰相統百官，百官領衆職，非詳而何？宰相、百官之不容好要，猶人主之不當好詳。宰相得其人，則百官得其職，人主之能事備矣。宰相儻非其人，百官不得其職，將敝一人之聰明，應萬物之紛沓。雖堯舜不能以濟，故其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文王之不遑暇食，勞於求人者也，虞舜之恭己南面，逸於任人者也。善乎！陸贄之論曰：「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

佐。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長吏舉任之。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宰相序進之。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贊之言豈特爲選舉設哉。大抵忠臣良士所以愛其君、憂其國者，其論如出一口。臣觀憲宗君臣之間，可謂知所問答矣。元和之風幾於貞觀，豈不由此而致哉？

《資治通鑑》：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臣聞《棫樸》之詩，文王能官人也。其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櫛之。」棫樸，小材也；薪、櫛，近用也。文王不以小材廢近用，故其得士濟濟峨峨，或儀于王所，或紀于方國，而序《詩》者以能官人稱之。材不能皆良，人不能盡善。中規者以爲輪，中矩者以爲桷，短不軼尋尺者用之以備侏儒、充扂楔，大而接雲漢者用之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又負而偃伏，離奇而液瞞者，莫不各當其用。故曰大匠無棄材，聖人無遺善。古之蘧蔭戚施、刖者瞽者，雖天民之窮不廢焉。負販者、屠沽者，受金發冢之徒，猶足以當一面、抗方張，乘風雲而書竹帛，未聞以一眚廢兼人之材也。豈特論將惟然？傳說之舉於野，孫叔敖之舉於海，百里奚之舉於市，由余之舉於戎，管仲之舉於讎，著之書冊，傳之來世，孰不謂然？而後世張以科目，拘以世類，閔以小文，自杜取才

之路，徒起當饋之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爲此詩者，其知道矣。非聖人，其誰擇焉。

《新序》：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有憂色，何也？』莊王曰：『聞之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不穀議於朝，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莊王之所憂而君獨喜，何也？」武侯逡巡謝之。

臣聞泰山不辭高而衆塵集焉，故爲五嶽宗。滄海不辭大而衆流歸焉，故爲百谷長。聖人不自聖而愚者之慮、狂夫之言擇焉，故爲百世師。況乎以一人之尊，位四海之上，日酬萬幾之務，事物之至無窮，而聰明之用有極，是以人主不貴自用而貴能用衆，合天下之聰明以爲一己之聰明。此大舜之所以爲大也。古者有衢室之問，謗木之求，聞善之拜，不自滿假，不吝改過，不遑暇食。數聖人者退然於身，若不自足，而事業掀天地，聲名高日月，未聞其以臣下不及爲高，謀事獨善爲能也。善乎！子思之言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武侯一有矜色而正救之言已聞，小國之君有臣如此，魏之所以獲重於七雄之世也。漢鼂錯以賢良對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伯不及其臣，借是以諛世主，書之史冊，爲當時羞。其視痛哭流涕太息之書，君臣優劣，可以不議而判。

《資治通鑑》：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教化，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魏徵書生，未識時務。」太宗卒從徵言，三歲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斷刑歲纔二十九，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上詔長孫無忌曰：「貞觀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裔；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裔自服。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乃朕之甲兵也。」

臣聞天下一道，古今一民。世之人尊古太泥，論聖賢太高，而待己則甚恕，望天下則甚薄。故言仁義則以爲迂闊，語教化則謂之不知務，豈特貞觀之世爲然哉？昔孟軻氏憤世疾邪，斷然以堯舜之道號於戰國君臣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正謂此耳。今夫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墟墓之中未施戚於民而民戚，孰謂民之澆訛難與爲善乎哉？使太宗即政之初，不聽魏徵之言，而納封德彝與上書者之說，棄仁義、任刑罰，不信臣下，外事征討，而欲致貞觀之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臣知其必不能也。然則聽納者治亂之原，而人主之樞機乎。太宗言「中國既安，四裔自服」，又言「群臣盡力，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正使堯舜禹湯復生，不易斯言矣。臣竊觀神宗皇帝御製《通鑑序》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謂『吾無間然』者。」仰惟神聖發揮之妙，所以昭懿鑠而幸來世者，明矣遠矣，後世可不鑑諸！

《唐書》：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若無事時。太和中，中人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寇至，士民驚走。兩省諸司官有不及束帶襪而乘馬者。李石在中書，曰：「宰相位望尊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止。

臣聞達於事變者非在於臨事之時，而在於無事之日，利害講明，規模素定，凡所以善其身與天下者，固已自信於胸中，卒然遇之，則其已大而物小。是以物來而能名，事至而能辯，覆却萬方，躊躇四顧而不失其故常。其於應變也何有？夫如是而後可以任天下之重，而爲天子之大臣矣。臣觀唐失兩河，藩鎮擅誅立，天子錫命，惟恐不逮。德裕爲相，雄武軍將陳行泰戕史元忠以邀節鉞。德裕謂河朔請帥，正坐報下太速，軍得以安。若少須之，下必有變。已而陳行泰果爲張絳所殺。絳復誘其軍以請於朝，德裕亦置而未報。絳又爲其軍所逐，然後徐以張仲武爲副大使代之。德裕之遇事不惑、明斷有體如此，則其從容多故之中，豈偶然者？李石器識雄遠，當軸秉權，一無所撓，廷臣倚以爲重。是日京師群無賴已持兵俟變，微石幾至亂矣。昔苻堅寇淮淝，謝玄問計於安。安夷然不顧，游涉終日。夜歸，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竟以破賊。長安城中訛言水且大至，王商相漢，不爲之動。二子固非李石、德裕之倫，而靜鎮之度亦其亞也。臣謂朝廷出政之本，宰相四方所瞻，其經世之猷、濟難之略自其所學，而甲兵之問、錢穀之對復有司存。苟惟顛越於倉卒之間，眩亂於簿書之故，則鼎軸之地其形渥矣，有天下者將何賴焉？《定庵類稿》卷一。

最勝齋記

則之作茅齋東墻之下，廣袤尋丈，而旁直堂寢，華棖廣廡，映之藁然，低小隨意，環以竹樹，窗明几淨，清逸虛窈，有禪房道院意象。主人愛且樂之，充以筆研、書冊、茶爐、弈具，朝夕游息其下。問余所宜名者，余請以「最勝」名之。則之家潭，潭之府襟帶百畝之園，平湖曲港，名花怪石，亭榭之勝，於今實最茂苑。顧嘗過之，悠然如傳舍，如他人之室而反屬意於是，余又從而予以是名，無乃厭常而嗜異者。某蓋及事先留尹秘閣公，與聞議論之餘，謂士大夫居家則當思在官之日，在官則當思居家之日。人情欲惡，大抵一般。某因贊公之說曰，斯言進於道矣。豈特此哉，人生日用間，當推吾心以及人之心，宅高明之居，頗亦思世有不庇風雨之家；服飾華靡之具，頗亦思世有不飽藜藿之民；大官大邑，傳之子孫，頗亦思祖父之所從得，家國休戚之所宜同者。若是一念常到胸中，周公孔子皆從此出。先公心喻而首肯久之。則之佳公子也，自余見其諸父當路內外聲燄炙手可熱時，與今沉浮里巷，其持己遇物，了無異處。嘗試俯仰是中，嗒然隱几之外，出處一心，豐儉一致，將深有得於此矣。然則最勝之義，在此不在彼。則之意也，先公意也。《定庵類稿》卷四。

邵元實寶硯銘 并序

陽羨邵氏世以文鳴。硯，其先所寶用也。元實公以屬歷城衛某，爲之銘曰：

弁之峨如，玉之溫如，而道與之腴，世爲邵氏文章之符。將函三光、混五嶽，飾萬物而澤九區矣。吾子邵子，豈山澤之臞耶。《定庵類稿》卷四。

冰花盂洗銘 并序

隆興初元冬十一月癸丑，洗有冰華，秀異如生，鏤寫者僅能形似。若十二月甲申盂有冰，亦如之。乃銘之以侈厥祥：

陵陰機兮洩天巧，擎桂影兮茁瑤草。若諄告以厥祥，鳴玉兮其子孫永壽用寶。《定庵類稿》卷四。

平江府刻漏銘 并序

平江今股肱郡，官府庶事既復升之舊，唯刻漏草創，其制非是，無以示民早晚。郡守王昀實

命改作。某月朔，漏成，銘曰：

挈壺水兮任衡石，公無私兮見天則。察四氣兮正六律，時無易兮政不忒。通晝夜兮永無極。《定庵類稿》卷四。

雙椿頌

并序

龍口之滄東出，爲歸龍之瀆，又東，爲涉墅之河。河至是獨委蛇瀦蓄，氣象明秀。其陽有雙幹竦拔出乎衆木之上，蓊鬱繆繆，樛枝而連理者，是爲雙椿。椿之下，先是里人邵氏居之。客有過相者曰：「此非子之居也，後十年，當有德人鉅公至矣。」丙子春，留尹秘閣王公稅駕義興之郊，特營別墅。而邵氏老人夢若有緇褐申告以前言者，寤而驚異，公因得家焉。至是適十年矣。公元豐名宰相家，所臨數路，皆以循良稱。其出處進退、中立不倚者，天下信之。此其功名壽福先見之祥，天蓋有以相之矣。乃爲之頌。

堂堂王公，盛德之表。維彼吉人，有相之道。公來相宅，爰究爰處。神實告之，在河之滸。有碩其椿，並秀連理。君子宜之，式燕以喜。維椿之久，爲君子壽。孰侈其祥？邦家之光。帝曰遄歸，珮玉鏘鏘。公在朝廷，喬木之尊。瞻彼甘棠，有式其門。龍口之東，涉墅之陽。我作頌詩，公其永昌。

《定庵類稿》卷四。

祭趙侍郎文

嗚呼！堂堂趙公，崧嶽之神。文武爲憲，四方是聞。位於天朝，楨幹之臣。式是南國，南國于旬。全德之懿，如甫及申。我昔見公，公謂我姻。握手一笑，歡然如春。效官建業，斧繡獲親。暨公阻蜀，道遇逡巡。別去幾何，貴名日新。保釐任重，於江之濱。期年報政，當覲中宸。輔相遠業，宜未易論。云胡不淑，喪我德人？痛念疇昔，手書見存。敦篤情話，謂將乞身。杖屨從我，卜宅吳門。豈繫來思，衮娶是陳。哀哉此情，尚堪有云。有肴在俎，有酒在尊。公乎知乎？侑哀以文。《定庵類

稿》卷四。

祭劉侍郎文

嗚呼！歲之杪秋，公來自西。鼉鼓烏檣，擘浪如飛。惠然見我，於江之涯。快辯傾河，逸思卷蜺。陰關陽開，乾端坤倪。經世之具，公老其誰。別日幾何，疾則嬰之。嗚呼昊天，而弗憖遺。八十年，三品之貴。他人奚憾，於公則匪。非雷非霆，維公之聲。如圭如璧，維公之德。天神地富，萬象羅絡，馳騁上下，茫洋而博雜者，公之學也。河漢昭回，卿雲輪囷，高厲遠舉，焜耀而瀟淪者，公

之文也。揮斥八極，寥廓萬里，貴賤窮達，生死而一致者，公之氣也。舒之垂日月，卷之猶眇忽，素富貴而不移，嬰患難而不絀，哀榮始終，超冠今昔，則又公之大全而震耀興行於世，爲不可企及者也。嗚呼！金石之契，垂五十年。出處離合，中無間然。几杖之敬，耆老之賢。公今往矣，棄我而先。嗚呼痛哉！明而在人，隱而在天。公實至人，有化無遷。喪車會逢，銘旗歛前。哭公道傍，淚下迸泉。抵掌笑談，浩如雲烟。彷彿平生，尚舉我籩。嗚呼痛哉！《定庵類稿》卷四。

祭王樞密文

惟公學以美身，道以致位。和以應物，清以律世。粹然金玉，莫名一器。正色烏臺，爲賢御史。代言鵷禁，爲名學士。入秉鈞樞，本兵政地。雍容造膝，有大臣體。唐虞君民，日月可冀。一朝引疾，去如脫屣。玉節麟符，晝繡閭里。東山之思，西歸是俟。彼何人者，告之起起。清標在目，溫言在耳。豈伊一訣，而公永已。我來自東，有棠蔽芾。巋然之封，望之隕涕。莫親奠罍，中心是愧。惟古哲人，有化非死。鍾山蒼蒼，江水瀰瀰。公歸在焉，凜有生氣。尚其彷彿，舉我饗餼。《定庵類稿》

卷四。

祭張縣尉文

嗚呼！公之少年，氣壓里閭。志有事於四方，羞槁項乎一隅。去閩嶺以長嘯，指谷陽其我居。曾閱歲之幾何，而坐致乎名與利俱。謂將官一日而九遷，壽百歲而不渝。胡爲乎天之不淑，止中道而乃殂？嗚呼哀哉！孰有能居官如吉仲之嚴且明者耶？孰有能惇親如吉仲之義且情者耶？孰有能恤孤如吉仲之樂且誠者耶？嗚呼哀哉！吉仲之生也，勇有餘而嬰物之方怒，言甚壯而輕身之不貲。今其亡也，衣冠慘其繪事，音容闕而莫窺。載遣車以在塗，悲送客於兩岐。有肴在俎，有酒在卮。能復高歌以自侑，說劍以相怡耶？嗚呼哀哉，尚忍言之耶？吾儕姻親，相與歲時。君肅于門，喜見於眉。今其往矣，終天之思，遮道一樽，歌此奠詞。嗚呼哀哉！尚饗。《定庵類稿》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祈雨祝文

諸神廟

季夏六月，苗者秀，秀者實，芸者歌於野，饁者歡於路，則惟其時。今吾四封原田之植則老而未畦，下澤之苗則悴而不阜，農有望雲之嘆，吏興閔雨之憂。中夜以思，欲救無所。惟神秩有常祀，依

人而行，歲之豐凶，宜與同其職。吏之不德，罰何可辭？念此一方，亟敷大貺，沛爲三日之雨，用成百穀之祥。觴豆孔嘉，答揚敢後。《定庵類稿》卷四。

祈雨祝文

寶公塔

某來閱三時，於師三有請矣。雨暘之應，惟吏所召。吏實不德，舉必有祈。祈而獲焉，師則大貺之矣。吏得無愧於中哉。去年冬不雪，今年春不雨，精意甫交，閔焉饗答，有繭如盎，有麥如雪，繫誰之功？師與天通。今夏且季，密雲在郊，秧苗老而未畦，菽粟闕而未遂。豐凶之決，在於此日。吁嗟之求，敢爾展布。雖威神自在，普應無方，而因緣出現，光靈是宅，宜篤此邦之祐，沛爲三日之霖。一念所加，百靈並應。若民與吏，永有依歸。《定庵類稿》卷四。

祈雨祝文

再禱寶公塔

九夏之季，農務孔棘。高下俱病，歲將若何？乃丙寅之雨，鼓舞行路，冀終大貺，是以有辛未之祀，且謝且祈。而密雲在郊，風則醺之，神龍在淵，誰爲起之？非吾真覺，何以告之？轟雷車搖，電幟指麾，百靈呼召，屏翳一雨，濯枝以寬望歲，師之賜也，民之福也，吏之幸也。《定庵類稿》卷四。

謝雨祝文

諸神廟

風馬兮雲車，神之行兮天之衢。歷九關而上訴兮，軫斯民之嗟吁。前豐隆而後元冥兮，馳閭闔而下帝都。策神龍之淵潛兮，駕阿香於山隅。蕩八表之歆煩兮，澤萬物而昭蘇。旋乾兮轉坤，神之功兮不可踰。竟厥德以幸吾民兮，尚五風十雨之時須。椒漿兮桂醕，鼓鐘兮笙竽。聲頌詩而報豐年兮，神之明其可誣？《定庵類稿》卷四。

謝雨祝文

寶公塔

古語有之：旱不苦，禱而雨。精誠之運，天人何遠。某非其人，烏敢議此？稽首大圓覺，歸依方便門。旋乾陰陽，昭蘇動植。曠蕩之澤，鼓舞提封。相我休成，尚終大貺。《定庵類稿》卷四。

爲莊文太子服藥肆赦祭告諸神廟祝文

重離之象，實貳君尊。六氣之愆，偶成疾疹。上軫焦勞之念，用敷曠蕩之恩。爰飭有司，敬陳明

祀。願介無疆之福，立膺勿藥之祥。載一角之螭，快睹來朝之御；望重輪之日，益揚久照之光。《定庵類稿》卷四。

告墓祝文

某等頃嬰大戚，適時多故，爰卜幽宮，于此淨宇。松檟繁殖，竊兆孔固。尊靈是宅，多歷年所。子孫蒙福，嗣有位叙。維吉之從，莫如此土。乃撤僧藍，築之傍塢。度其川原，大我封樹。象獸有列，墻闕有度。宮師二品，視此命數。諷日維良，工徒夙具。展告莫親，縻此尺組。西望泫然，有愧奠俎。《定庵類稿》卷四。（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三八

仲 并一

仲并，字彌性，江都（今江蘇揚州）人。自幼好學強記，嘗從胡安國游。紹興二年進士及第，授平江府府學教授。紹興四年以薦得召對改官，以事補外。七年，又以張浚薦召至闕，爲秦檜所阻，出爲鎮江府通判，自是棲遲閑退二十年。後曾通判湖州。十六年，言者希秦檜旨，劾其在湖州日爲籍中妓作生朝青詞，坐謫官。後又曾通判信州。孝宗初，擢光祿丞。晚知蘄州，官終左朝奉大夫。工詩文，著有《浮山集》十六卷。見周必大《仲并文集序》（《周文忠公集》卷五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一五五，《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吳郡志》卷六。

《浮山集》原本久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編爲十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乾隆翰林院抄本，并據以補足，復得佚文四篇，合編爲七卷。

天申節賀表

千秋上唐宗之鑑，誕節載臨；萬年稱漢殿之觴，忱誠並奏。歡均率土，望極層霄。恭惟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冠古。祖功宗德，益增九廟之輝；主聖臣賢，相會一堂之上。鴻雁昔勤於還定，鳬鷖今享於盈成。無疆惟休，有秩斯祜。臣祗膺恩綍，叨奉守符，聞道路之歡呼，望闕庭而頌祝。卜年卜世，遠踰周歷之期；爲春爲秋，俯陋莊椿之算。《浮山集》卷五。

賀皇太后還闕表

王化復行，永輯重熙之緒；天休允答，聳觀長樂之還。盛事無前，歡聲相告。恭惟皇太后徽音是嗣，懿德惟行。早開甲觀之祥，基圖有永；歸就東朝之養，壽考無疆。恭惟皇帝陛下誠懋格天，孝深愛日。垂裳而治，終承戲綵之娛；當饋永懷，無俟含羹之獻。方業業兢兢乎再造，茲融融洩洩之重歡。聖德何加，令聞不已。臣叨榮滋久，竊抃爲深。班列辟以稱觴，阻趨漢殿；均黎民而擊壤，增想堯天。宗社之休，乾坤何極。《浮山集》卷五。

蘄州到任謝表

天陛深嚴，已誤對揚之寵；淮邦安便，更叨臨遣之華。懼不克勝，凜無所措。臣某中謝。伏念臣材惟駑鈍，分合羈栖。平生憂患之因仍，晚歲塵埃之汨沒。少習徒在，固自鄙其雕蟲；壯志無成，或共憐於畫虎。雖世路三戰之皆北，而此心萬折之必東。巢林不過一枝，姑安素分；伏櫪志在千里，未泯壯圖。頃備數於有司，獲盡言於當宁。粗陳時弊，偶契宸衷。華袞蒙一字之褒，皂囊罄千慮之得。罪實多於擢髮，豈易湔除；疵不待於吹毛，曲蒙涵貸。起於祠館，付以邊城。于淮之濱，素稱樂土；遡江而上，不隔幾程。荷恩實深，指心圖報。已涉近境，即布上恩。問所疾苦如何，且今閭里安否。有欲糾合鄉社以備他盜者，臣則分之飲食，諭以協心；有能服勤耒耜以務農功者，臣則犒之酒漿，勉其戮力。告以天子既仁且聖，於生靈務在矜憐；信哉斯民至愚而神，聞臣言莫不鼓舞。每事不擾，無令橫吏及其門；有冤即言，無使豪宗肆其暴。要令五縣，常若一家。使臣得竭其愚，撫躬自知其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地，英紹祖宗。一視四海之黎民，寧分於遠邇；思得兩漢之循吏，或求之賤微。顧如愚臣，上辜聖世，心非木石，豈不知拉拭之深；恩若邱山，唯自誓糜捐以報。儻有一毫之補，寧甘百謫其身。感極涕零，慚深汗浹。使愚使過，實僥倖而得之；于蕃于宣，期黽勉以稱此。庶幾贖過，無重速辜。然臣視彼田疇，稽之圖牒。戶以口計，昔爲十有二萬，今主客之數，不過二萬，

是猶十分之一；田以頃計，昔亦十有二萬，今耕鑿之數，僅踰三千，是爲百分之三。市井之間，居民未復；郊野之外，人跡猶稀。臣謹招集流離，俾還故業；銷除愁嘆，俾樂聖時。唯節用可以豐財，臣當鑄俸廩之大過；唯清心可以省事，臣當戒宴飲之不時。吹蠶未及，噬臍既往。事有利於民而便於俗，臣當夕以思而朝以行。去國雖遙，敬想天威之咫尺；其治貴簡，悉遵聖訓之丁寧。誦堯之言，服膺無斁。《浮山集》卷五。

代謝郊祀加食邑三百户表

歲禮對天，曾豆籩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簪履之弗遺。詎獲懇辭，肆聞成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彫落，多病侵陵。歸故國之丘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仰酬大恩。屬三歲之親祠，蒐多儀之久廢。天地昭格，祖宗宴娛。望極園丘，想靈旂之來下；恩沾衡宇，仰睿澤之旁流。久矣投閒，恍焉拜命。雖附劇於鰲抃，初莫效於駿奔。方業茂少康，不失配天之舊；顧功慚仲叔，猥蒙與邑之多。固避無從，祇承有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大安。孝允格於神明，誠克參於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嘉四海以職來祭。迎景貺於至日，敷龐禧於普天。誕錫綸音，增加井賦。既欣逢於盛世，又竊冒於殊恩。歌詩十九章，莫述無前之蹟；邑人三百户，終懷非據之憂。溝壑未填，涓埃是效。《浮山集》卷五。

代謝郊祀加恩表

薦奏上儀，肅將宗祀，猥被便蕃之寵，曾微顯相之勞。竊以一精二純，間三歲圜丘之祀；九階五室，參四阿重屋之規。斷于淵衷，昭我烈考。鬱精稷之交格，紛戩穀之具來。顧何力焉，有如臣者，乃躡登於侯社，仍增多於井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舜巖廊，美禹黻冕。宅中圖大，方以四海爲家；嚴父配天，茂對三靈之貺。舉國舊典，加恩具臣。微效豆籩，以均敷於神社；遠思籌策，當益贊於聖謨。《浮山集》卷五。

代辭免郊祀加恩表

均錫神釐，誕揚制綽。雖頒恩率土，無遠弗霑；而拜命自天，非宜爲懼。伏念臣猥由凡瑣，進冒寵榮。曾何效於絲毫，徒自嗟於駑蹇。海寓際千齡之運，郊丘親三歲之祠。而臣竊食殊庭，養疴近郡。於穆清廟，阻陪多士於駿奔；爰熙紫壇，徒想千童之羅舞。敦陪邑采，眩曜衡茅。等三事大夫以疏榮，豈四姓小侯之敢望。殆措躬之無所，顧何力之有焉？非不貪榮，念無以稱。伏望加憐誠悃，亟寢誤恩。如微臣得邑已多，況平時於國何補。貳公峻秩，久懷負且乘之羞；萬戶錫封，當重器與名之

假。《浮山集》卷五。

代謝給事中表

代言罔功，已玷綸闈之選；疏恩踰分，更叨瑣闥之除。人曰次遷，臣慚虛授。中謝。竊以侍從之貴，特異常僚；封駁之司，與聞有政。伏自比年而降，率由西掖而升。亦惟爾位靖共，不犯擅權之誚；庶幾乃心啓沃，無慚批敕之風。伏念臣夙誤聖知，滄塵華貫。擢從載筆，俾與贊書。思若湧泉，莫想前聞之仿佛；信如皦日，願裨聖治之毫分。念衆賢和則萬物和，方朝廷正而百官正。典司獻納，務協寅恭。災遽乘於滿盈，疾未瘳於瞑眩。酬恩無地，榮但懷於晝歸；錫命自天，寵更叨於夕拜。若爲仰稱，彌懼疾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格神明，誠通高厚。眷近侍清華之地，矜一介遲暮之蹤。聖德無加，已成洩洩融融之樂；臣力何有，莫追灑灑噩噩之書。方右省之冒居，惟左遷之乃稱。矧疲曳阻趨于文石，尚褒陞進列於黃扉。避極循墻，懼乏回天之力；感深銘骨，彌傾就日之心。臣敢不尚厲壯圖，仰銜洪造。既曰有事於殿內，豈容無益於縣官？久矣負薪，滋殊恩之未替；期於結草，誓初志於弗移。《浮山集》卷五。

代鎮江守臣到任謝表

帶漢沔之雙流，初辭重鎮；環江山之四面，復玷名藩。自憐華髮之侵，莫稱朱轡之寵。非材之懼，易地惟均。中謝。伏念臣猥以凡庸，起從疏遠。事君不敢有己，姑自竭於驚疲；居官無以踰人，竟何裨於毫髮。備煩使於數郡，受殊知於九重。恩榮每溢於望初，顛躓率由於寵過。屬兩淮兵戈之後，起孤蹤草野之中。初持帥鉞於淝水之濱，旋易守麾於浙江之右。沿流而下，坐席未溫。懷綬甫來，豈微勞之敢憚；彈章遽上，駭公議之不容。養疴俾便於家居，起廢洊膺於郡寄。方欣暮景，觀德化於須臾；更造昕朝，瞻威顏於咫尺。凡曩者風波之騰沸，荷昭然天日之照臨。聖訓丁寧，愚衷感勵。每懷赤壁，嗟無補於上流；敢謂朱方，乃再叨於近地。視蔭有幾，自顧衰殘；棄甲復來，寧無訕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冠古，英斷自天。燭萬事之幾微，憫群元之疾苦。緝熙政紀，將與三代以同風；勤恤民編，無俾一夫之失所。遴擇循良之吏，猥及么麼之臣。方人言悉疏其愆尤，姑從薄罰；賴天度深知其愚戇，復畀舊符。臣敢不勉思今日之當爲，深懲疇昔之未至。惟奉法可以責吏，惟嗇用可以愛人。擊楫渡江，莫遂有爲之志；傾葵向日，終酬未報之恩。《浮山集》卷五。

代平江守臣到任謝表

卧十年之蓬蓽，賜覲丹墀；假千里之麾符，升聯左棘。宣恩闔境，拜命層霄。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叨塵撫仕。際千齡之運，每誤沐於宸恩；保百乘之家，惟勉承於祖烈。實繫全度，寢齒近班。解重寄於玉麟，尋勝緣於琳館。念望雲而就日，徒切心馳；荷包荒而匿瑕，曲憐肺附。比趨朝宁，仰戴宸恩，顧惟麋鹿之姿，久棲田野；復綴鵷鸞之列，忭對軒墀。首叨需宴之慈，旋拜晉蕃之錫。敢圖綸制，更竊輔藩。惟茂苑長洲，在三都素稱於重地；而清香畫戟，由有唐悉用於名流。頃兵火之洊更，尚瘡痍之未復。如臣僑寄之久，習熟其風。當舟車之要衝，亦冠蓋之淵藪。農疇在望，無復佩犢而帶牛；民俗相諳，不待問羊而知馬。夫何踰分，乃爾冒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鄰，仁霑黎庶。增光祖廟，已濟業於中興；軫念侯方，尚擇人而共理。念臣侍清光之有素，察臣資愚蠢而靡他，縱無赫赫之名，猶謹恂恂之守。特遷眷渥，俾撫凋殘。臣敢不佩聖訓之丁寧，法前人之愷悌。夙宵鞭策，圖報效於萬分；左右規繩，謹遵承於三尺。使斯民皆安於閭里，乃愚臣無負於邦家。《浮山集》卷五。

代郡守到任謝表

持節觀風，已誤轉輸之役；剖符宣化，遽臨浩穰之區。荷寵渥以優加，顧名實之匪稱。驚榮罔措，固謝莫遑。中謝。伏念臣狷直無庸，迂疏有素。聞《詩》聞《禮》，徒佩過庭之言；爲箕爲裘，已愧克家之義。侵尋末路，俯仰半生。晚依日月之光，獲際風雲之會。脫抱關擊柝之冗，豈初心之敢期；專飛芻輓粟之權，仰宸恩之過厚。每念人言之可畏，常思自效以投閒。夫何僥倖之深，復預使令之數。湖山清遠，本近臣撫鎮之邦；宮闕深嚴，當萬騎來臨之日。重以民繁而物阜，豈堪力薄而效疏！惟厚德可以鎮浮，惟偉才可以治劇。顧茲兩者，未有一焉。徙就力以懷慚，欲辭難而莫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明普照，天度并容。整七萃而省方，勵百僚而圖治。謂臣馳驅已久，庶幾粗曉夫民情；知臣愚戇無他，或能致勤於國事。就加委寄，罔間疏微。臣敢不益究忱誠，仰酬睿眷。布寬大之澤，當令百姓之少安；嚴發擿之科，尚覲一方之無事。《浮山集》卷五。

代淮郡守臣到任謝表

呻吟道路，歸竊祿於外祠；屏伏田廬，起分符於近郡。時惟自省，未獲所安。祇役云初，酬恩何

有？伏念臣技能謏薄，志念凋殘。遺子一經，已墜箕裘之緒；及親三釜，莫追菽水之歡。荷清朝簡記之不遺，顧平生超踰之已甚。奉使亡狀，抑常典而用輕；閱日幾何，先衆人而起廢。所願叱馭驅車而往，敢辭捫參歷井之難。亦既暑行，不忘夙駕。僅踰月而爲杭葦之役，未半塗而有負薪之憂。義激孤衷，猶欲溯流而上；恩霑九死，遽令改轍而東。親藥石以全螻蟻之生，續餼廩而紓糟糠之迫。歸掃先臣之墓，自分終焉；復綰郡守之章，豈念及此？迂疏奚稱，微賤莫辭。封疆雖盡於淮壖，井邑實連於江潁。舟車所會，曩稱六路之衝；兵火未蘇，今猶十室而五。自以荷生聚撫摩之澤，晏然無愁痛歎息之聲。臣獨何能，唯知不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并容。謂共理實難於全才，乃兼收俯及於一介。免於大譴大訶之域，已戴隆寬；察其欲安欲逸之情，本緣衰病。稍加驅策，示不棄捐。使之循分以知榮，庶其悉心以知勉。臣敢不欽奉恤民之令，益堅報國之心。一日暴而十寒，忍自荒於素志；昔者疾而今愈，敢有愛於微軀。當效涓埃，仰酬雨露。《浮山集》卷五。

代謝賜御書石刻表

祥光下矚，遙瞻雲漢之章；寶刻肆頒，頓改江山之觀。超軼往古，模範來今。拜賜馳心，開編蕩目。竊惟國家方太平之日，治格彌文；帝王當萬幾之間，書成肆筆。魚躍龍騰之既遠，煙霏雲卷之何觀。斷簡殘編，寢多湮沒；舒牋點翰，舉乏師承。仰宸畫之一新，掩前聞而盡廢。與唐虞三代而並

駕，方萬邦共惟帝臣；陋鍾、張、二王之遺蹤，乃八體皆登神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懋日新。聲和氣和，恭己巖廊之上；心正筆正，留神翰墨之間。細書遠邁於漢光，大字羞稱夫宋武。刻金石而垂久，粲日月以並明。臣猥奉守符，欣逢盛舉，藏之泮水，倍增儒道之光輝；副在名山，當有神物之持護。《浮山集》卷六。

代謝賜御書御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表

像列群英，夙配春秋之祀；贊揚遺範，共歆旦暮之逢。奉奎畫以珍藏，徧黌宮而忭躍。中謝。洪惟宣聖，挺生魯邦。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惟考父之生，後將有達者。麒麟之於走獸，出其類也，距今千數百年；蜾蠃之祝螟蛉，久則肖之，偉茲七十二子。傳之歷代，奉以至誠。立贊圖形，創自開元之制；議名廣禮，備存章聖之規。至若高弟之流，止命近臣之述。惟明主萬幾之餘暇，非夫子六藝而不觀。嘉乃芬芳，寵之華藻。生也不遇，徒相從陳蔡之間；沒有餘榮，乃共際唐虞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睦鄰偃武，稽古右文。玉振金聲，遠同符於將聖；肩摩袂屬，例光賁其門人。念曲阜石壁之久湮，尚緇林杏壇之可想，灑潤幽潛之下，濡毫蠅獲之中。煥乎有文，昭若揭日。宮商遞奏，恍如韶樂之聞；琬琰一新，復見河圖之出。邈矣終古，起於九原。臣竊守邦，欣逢盛事，謹百拜而登受，聳萬目以榮觀。爲章于天，粲祥光之下矚；未墜於地，蔚聖道之重興。《浮山集》卷六。

代平江守謝賜府第表

詔移清蹕，將臨江左之上游；恩畀黃堂，益壯吳中之都會。湖山改觀，井邑增輝。竊惟泰伯之舊封，尚想延陵之遺烈，郊遂俯連於震澤，川浸旁接於具區。雄麗相夸，臺豈遊於麋鹿；風流未墜，館或帶於虹蜺。更興替於千年，際盛明於今日。惟明主龍飛而御極，屬群黎蟻附而傾心。露蓋省方，見車馬羽旄而咸喜；宵衣圖治，無池臺苑囿之是營。驟拜絲綸，寵還藩翰。雕欒鏤椽，顧何取儉父之言；畫戟清香，乃遽踐詩人之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寰宇，子惠臣工。乃寢乃興，行考周王之室；克勤克儉，每卑夏后之宮。慰闔境之謳吟，憐守臣之僑寓，撫躬重拜，循分載驚。仰體宸眷之優隆，因悟聖圖之廣大。蓋玉京未靖，焉能鬱鬱而定居；然圭竇苟安，豈識潭潭之若此？云何報稱，姑誓糜捐。《浮山集》卷六。

代淮西守臣到任謝表

朱幡皂蓋之寵，猥及菲材；息烽卧鼓之秋，廓然無事。叨恩已甚，尸祿爲慚。伏念臣家至寒微，性尤固滯。惓惓畎畝，每傾葵藿之心；碌碌蓬蒿，安知鴻鵠之志。運逢千載，好結兩朝。偃革囊弓，

一洗風塵之警；攀鱗附翼，猥容螻蟻之微。脫身刀筆之中，廁跡簪纓之後。佐六條於浙水，總五市於海陬。備歷險艱，洊叨餼廩。無功而食，方感天荷聖於窮檐；不次之恩，遽共理承流於名郡。邊陲寧謐，訟牒簡疏；四野豐登，一家飽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增光基緒，總攬權綱。察群下之正邪，示至公而黜陟。帝堯則天爲大，愚智並容；文王視民如傷，邇遐一體。欲黎元之不擾，知戇直之無他。加過分之恩榮，使悉心於撫字。臣敢不深惟僥冒，自力驚疲。當令蕭條閭里之間，咸蒙廣大朝廷之澤。江山雖遠，日月何不照臨；民社非輕，塵露或容補報。《浮山集》卷六。

代南安軍守臣到任謝表

再畀民社，祇荷宸恩。首頒詔條，申諭郡境。初無已試之效，慚非共理之良。伏念臣材學空疏，性資椎魯。早憑世系，濫綴官聯。筆楚塵埃，脫迹判司之冗；簿書期會，悉心俗吏之爲。逢盛世之清明，極微生之僥倖。積勞吏考，假寵州麾。雖云去國之遙，正念於民爲近。干戈久戢，藹聽康衢之謠；年穀屢登，自絕鉅筭之訟。如臣何有？乃爾叨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格神明，誠參高厚，均一人有慶之澤，垂萬世無疆之休。扶漢業以中興，增輝九廟；暢堯仁而廣運，加惠群方。天日所臨，嶺嶠奚遠？臣敢不誓酬洪造，勉竭駑材。郡以南名，敢有適南溟之望；星猶北拱，豈忘馳北闕之心。

代建康守謝降詔不允再乞致仕表

餘生垂盡，瀝危懇而叩閭；睿眷深隆，渙殊恩而出綍。俞音尚闕，賤分奚安。中謝。伏念臣涉世多艱，賦資極陋，甘從州縣塵勞之役，誤登侍從獻納之班。居然樗櫟庸材，豈堪收用；已矣桑榆暮景，更迫衰殘。承乏帥藩，典司宮鑰，謂當一面長江之守，庶寬九重側席之憂。豈期疾疢相仍，筋骸頓憊，縱未歸於鬼錄，寧無慊於官箴。疊上囊封，期遂挂冠之請；洊頒綸詔，尚憐墜履之餘。伏讀再三，撫存曲折，激懦衷而增感，起衰病以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並容，至仁善貸，赦其仰干旒宸，屢陳告老之言；謂其尚玷藩維，責以承流之效。特紆一札，增耀十連。而臣上負恩私，惟知感涕。念災咎之若此，顧喘息之僅存。卧而治之，雖寵寄之彌重；耄無能也，矧疲瘵之益加？尚期從欲之仁，俾遂投閒之分。《浮山集》卷六。

代謝給假還鄉表

戀闕丹心，欣奉便朝之對；首邱素願，獲爲故里之歸。加憐搢枕之餘，未使抽簪而去。曾無近比，積有深慚。伏念鴛鴦之資，垂老彌鈍；斗筭之量，既滿必傾。惟置散投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祿，良切厚顏。敢懷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麟之重寄。筋骸可強，雖夙夜盡瘁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闕，召節旋頒。初侍昕朝，願效美芹之獻；僅踰信宿，頓劇負薪之憂。益思納祿以弭災，亟荷疏恩而予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原愚蠢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疾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恙不已？俾親藥石，少憩邱樊。臣敢不仰銜異恩，退省微分。既餘齡之晚晚，復舊學之荒蕪。侍講華光，終恐莫裨於萬一；挂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浮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六六四一。

代辭免轉官表

升文秩之兩階，首頒異數；瀝愚衷於九陛，未賜俞音。敢薦瀆於天威，冀曲從於人欲。伏念臣羈孤賤分，叨竊踰涯。荷太上皇之眷知，亟升近列；仰明天子之臨御，獲侍清光。慶澤汪洋，盛典稀闊。千載一遇，身獲附於風雲；萬歲三呼，心益傾於葵藿。幸實多矣，功何有焉？輒布懇辭，重勤詔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麗正，懋德建中。不惜恩加於左右之臣，實欲賞行無內外之間。然臣滿盈已甚，理必致於疾顛；勞效未聞，義尤慚於虛授。祈乾剛之獨斷，回渙號於既行。庶叶僉言，以安微分。《浮山集》卷六。

代服闋欲赴朝見表

風木摧心，偶道須臾之死，雲天矯首，行瞻咫尺之威。稍還去幹之魂，旋下感恩之涕。中謝。伏念臣器資凡陋，世緒單微。圭竇筆門，偶資緣于戚畹；彈冠結綬，獲僥倖于仕塗。佐麾符于兩州，總貨泉于一道。叨榮過甚，報國未遑。器小而傾，禍延所恃。扶柩遠從于海嶠，荼毒何堪；賜金來自於天閭，葵傾彌切。聖室方嗟于駒隙，丹墀敢望于鴈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包荒，深仁恤隱。孝廣薰風之奏，恩如湛露之施。興憐行路之長，川浮陸走；加厚匪頒之式，生榮死哀。致此餘齡，偶全今日。仰惟篤近舉遠，不忘螻蟻之微；誓當以孝爲忠，永竭犬馬之力。《浮山集》卷六。

代郡守謝傳宣表

澤國承流，未著蕃宣之效；星輶傳命，洵頒溫厚之辭。仰宸眷之具存，激懦衷而增悸。伏念臣材乖任重，識匪通方。荷黼宸之誤知，入塵二府；叨朱轡之重寄，出殿三州。志大徒勞，性疏自與。毫髮未聞于補報，私忱寧免于怨尤。懷故國而就閒，屢伸危懇；假便藩而承乏，姑竭駑材。周旋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溫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兼容，日明旁燭。憐簪履之舊

物，久玷寵光；錄屏翰之微勞，曲加體貌。臣敢不誓堅晚節，益勵壯圖。雖撫字爲勞，未有及民之善政；而眷私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浮山集》卷六。

代建康守臣除在京宮觀侍讀謝表

守符留鑰，方退謝於不能；祠館經帷，乃進叨於非據。是謂辭榮而益寵，屬茲抱疾之有加。渙汗莫回，震驚罔措。伏念臣桑榆迫暮，蒲柳先秋。幼所學而壯行，愚無可紀；老將至而毫及，疾弗能支。尚塵秘殿之隆名，久玷別都之重寄。長江一面，恍驚歲月之遷；丹陛九重，夙隔雲霄之上。比膺節召，靡俟駕行。素願畢陳，幸須臾之無死；清光在望，實咫尺之不違。已殫區區控避之詞，復拜疊疊便蕃之數。恩浸淪於骨髓，憂頓迫於膏肓。縱欲貪榮，若爲報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恭儉御邦。清淨爲心，法道家之日損；緝熙爲學，過《周頌》之月將。特寵微臣，俾留近署。臣仰念鴻恩之難報，俯憐餘日之無多。過竊恩輝，自貽顛仆。狗馬幾填於溝壑，嗟就日之無期；麋鹿終戀於山林，更籲天而有請。《浮山集》卷六。

代建康守進職真除謝表

分陪都之重寄，引分奚堪；疏秘殿之隆名，叨榮益甚。詔音深切，感涕縱橫。中謝。伏念臣一介賤微，半生流落。偶際風雲之會，起泥塗而望清光；誓輸犬馬之勞，效涓埃而答殊寵。曾無瑣善，徒索太倉。比自吳門，趣還省戶，乘輿既駕，將陪羈縻之行；帥閫偶虛，驟當筦鑰之守。攝官未幾，失職爲多。敢期鳳詔之頒，真畀麟符之寄。躋書殿高華之選，極儒冠遭遇之榮。私自揣於非宜，恍莫知其所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圖廣大，天德清明。循名責實而勵百工，撥亂興衰以康四海。無可無不可，一恢覆燾之仁；有能有不能，兩遂賢愚之分。如臣孱瑣，未忍棄捐。雖云疲瘵之餘，猶在使令之數。第恨壯心之牢落，難酬訓語之丁寧。臣敢不黽勉致身，馳驅從事。嚴徽衛於宮闕，消瘡痍於里閭。事君當無擇而安，彌堅素志；陳力而弗能者止，嗣貢危衷。《浮山集》卷六。

代謝落職表

罪玷風聞，宜置身於憲網；恩隆天覆，止削籍於禁塗。久嗟窮谷之抱疴，逖想重闈而拜命。少寬溝壑，莫跂雲霄。中謝。伏念臣樗櫟材凡，斗筭器淺。垂髫受業，迨五十而無聞；結綬登朝，豈萬分

之有補？頃叨持於從橐，即退奉於藩符。屈指去國者七年，叨恩奉祠者三任。病無起日，痛欲呼天。尚容索米於太倉，久念挂冠於神武。果勤彈疏，上徹邃旒。出處語默之乖違，有閭巷所羞稱者；衣服飲食之纖悉，雖閭門人必知之。事始傳聞，臣猶駭愕。殆厝躬之無所，纔褫職之爲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御衆以寬，臨下有赫。方循名責實之日，顧欺世者法豈勝誅；惟赦過宥罪之時，雖負譴者罰皆從省。謂臣流落之寢久，憐臣災釁之彌深。姑斥清班，尚寬嚴譴。重念臣生其餘幾，日已不明。既屏跡以絕游，亦冥心而委化。不再得者，犬馬既愆之力；甚難忘者，乾坤未報之恩。往矣何追，莫展糜捐之效；僉曰不可，更蒙含貸之私。寵施甚宏，省循益懼。臣敢不誦訓辭之深厚，諗德意之寬慈，息意外緣，專心內訟。飯蔬奚念，幸已踰於再生；結草可爲，誼不忘於九死。《浮山集》卷六。

全宋文卷四二三九

仲 并 二

蘄州任滿陞對劄子

臣聞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也，雖甚愚不肖，可以終身服行；雖賢且智，不可一毫加損。臣不佞，陛下黽者使臣承乏淮郡，陛辭之日，告戒丁寧，謂邊郡與中州不同，且申敕之曰其治貴簡。大哉，聖人之言乎！臨下以簡，二帝之極治；居敬行簡，先聖之明訓。區區焉每事務爲煩碎而不求至當之歸，則民滋不安，事益不濟。施之一家且不可，況敢施之一州，又可施之邊陲乎？臣佩服聖訓，朝夕在是。二年之間，雖至蒙陋，獲以理去。此陛下父母之甚慈、訓誨之明效也。臣今再望天墀，願紬繹貴簡之義，復以爲陛下獻。竊惟淮甸之民自頃離兵革，今四十年餘，賴陛下仁恩德澤，生存長養，愛撫備至。然臣今視之，田萊之荆榛未盡闢，閭里之創殘未盡蘇。兵息既久而瘡痍或尚存，年豐雖屢而啼號或未免。鋤耰耘耨，皆僑寄之農夫；介冑兵戈，皆烏合之士卒。市井號爲繁富者，纔一二郡，大概

如江浙一中下縣爾。縣邑至爲蕭條者，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江浙一小小聚落爾。衣食無以自存，追胥有所不忍。不以至簡臨之，其不烏竄鼠伏、捨城邑而他之者鮮矣。益仰聖主之明，見萬里之外如此。臣愚伏望申發德音，明諭至意，深戒郡縣，咸知貴簡之實。以牧養小民爲先，以清心省事爲本，以勸課農桑爲最，無他術也，一本於簡夷，則民安且樂，郡以無事。且使聖主一時之言，爲萬世守邊之法，不亦善乎！若夫含糊萬事，優柔不斷，宜速而遲，坐失機會，當斷而止，無意事功，詰之則曰「吾方貴簡」云爾，此公議所不與而夫子所謂「無乃太簡」云者。徇名失實，去本遠甚，人當有受其弊者。有一於此，伏願聲言其罪，必罰無赦，以謝斯民。取進止。《浮山集》卷四。

第二劄子

臣聞兼天下之智則智無不燭，合天下之謀則謀無不審。帝王端拱一堂而坐照四海，舉無遁情，用此道也。臣竊惟陛下日御便殿，躬覽萬幾，雖祁寒隆暑，曾無怠容。監司、郡守異時門辭而往，門見而來，如是止矣。陛下臨御，凡曰分符持節、奉命而行與既滿秩而歸，皆得從容歷丹陛、奉玉音，殆旦旦如，是臣子之至榮極幸也。人人晝度夜思，咸欲自奮，以裨聖治之萬一，豈無芻蕘之言，上契冕旒之聽者？然人才實難，既不能一一盡善，往往或不思本職，泛論其他。迂闊者爲落落難合之言，不切事機；下焉者瑣瑣碌碌，初無深計遠謀，殊失聖朝咨訪之本意，甚無謂也。夫治道之是非邪正，聖

心固已洞達無遺。所欲聞者，四方之利害得失爾。臣愚欲望睿慈明降詔旨，自今監司、郡守滿秩而歸，各許明言所職，與今日所見所聞，某利可興，某害可除，某所之某弊當革，某所之某蠹未除，一條陳，盡言無諱，不尚文詞，不貴枝蔓。庶幾千慮，有補毫分，且使群臣平居舉無他念，常存心於職事間，思以報上。若夫獻納論思，講明治道，近臣之任，非疏遠所敢知。取進止。《浮山集》卷四。

代平江守勸農文

阡陌連亘，土壤膏腴。歷觀數郡之間，未有此邦之盛。雨暘時若，禾黍歲登。今即郊垌，仰遵詔旨。田疇在望，父老具來。非曰務爲美觀，蓋將求乃實效。天時地利，要須人力相扶；春耕夏耘，然後秋成可望。其躬率於子弟，亦轉語於比鄰。仲春事于西疇，茲惟時矣；平日坐於左塾，相與勉之。勿辭風塵雨露之勞，各爲父母妻兒之計。當分陰之是惜，庶數口之無飢。其或惰農，有罰勿悔。《浮

山集》卷一〇。

上宰執書

某竊見嘉祐初，忠獻韓公爲樞密使，嘗言國朝機要文字盡在密院，歲久散遺蠹朽，多所不備，請

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編集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書成上之，爲千一百六十二冊。韓又言嘗任河北，見祖宗所下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錄。於時再集端拱以來宣敕、劄子爲六十卷。又熙寧中，密院乞將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行於久遠者刪取大旨，著爲畫一；及聖政釐革條章，以次紀其事曰兵制，曰馬政，曰邊防，曰敵人，曰屬國，曰城守，曰器械，曰捕盜，曰選材，曰責效，亦各以事類相從。如兵制一門，凡招揀、屯戍、訓練之類皆附見焉，其他類此。詔以《經武要略》爲名，仍令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件。仰惟祖宗創業垂統，經武禦戎，成算大定，昭若日星，貽厥孫謀，著在方冊，垂億萬世，可舉而行，宜乎累朝加意編纂，常懼散佚。今閱歲滋久，不但散遺蠹朽如韓所云，蓋殆無片紙存者。某重惟韓所見祖宗詔令皆在契丹未講和以前，又如《要略》所列七門，皆今日急務，與其泛求他人之議，孰若一遵祖宗之詔訓耶？欲望就委樞密院官屬如嘉祐之所編千一百餘冊與宣敕劄子六十卷，及《經武要略》之書，搜訪全編，上之御府。各以一本留三省及密院。若又自熙寧以後至於今日，凡措置邊防、兵制等事，宜可以附載《要略》者，亦委令講求編摩，次以歲月，要在悉備。官有替移，後來者相續編纂成書，使祖宗英略睿謨與一代成憲粲然復見於今，可傳於後。實天下幸甚！其間有利害切於今日，當即施行者，令編次官備錄首尾節次申三省樞密院。言或可采，伏乞鈞慈詳酌施行。《浮山集》卷四。

賀正啓

考圖數貢，朝廷蒐講於上儀；獻歲發春，神物扶持於盛德。宜多祥祉，來相興居。恭惟某官雅量鎮浮，高風激濁。文行追於前哲，譽滿簪纓；德業富於當時，眷深旒宸。鬱然介福，集此休辰。輶車異時，藹威名於南國；玉堂指日，對寵渥於東風。某猥託恩庥，阻趨賓廡。願乘交泰之會，賢業川流；永膺難老之期，神禧日茂。《浮山集》卷七。

賀冬啓

律本吹灰，驗微陽之初應；天元啓歷，嘉品彙之潛萌。惟國宗工，膺時純嘏。恭惟某官忠貫金石，誠格乾坤。撥亂支傾，勒休功於彝鼎；持盈保泰，荷深眷於冕旒。亘古所傳，於今爲盛。歡聲四海，欣逢來復之佳辰；眉壽千秋，茂對駢臻之多祉。某竊食於外，戴德方深。令序載臨，捧罍阻陪於下列；崇墉在望，飄蓬永賴於餘休。《浮山集》卷七。

賀執政啓

光奉制綸，登持政柄。進正臣治之表，公議所歸；得君子邦之基，群情共慶。初聞告命，四起歡謠。矧得預於登門，顧曷勝於賀厦！竊惟王者體元居正，允資廟堂左右之良；大臣以道事君，當得摺紳中外之望。粵自厲精有爲之日，肆求執德不二之臣。特風動於四方，亦日新於萬物。折遐衝於樽俎，銷邊陲未然之憂；贊獨化於陶鈞，固宗社無疆之業。四方傾屬，九陛疇咨。蓋將熙帝載而亮天工，所賴謀王體而斷國論。成湯勇智，若伊尹則見而知之；帝舜聰明，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恭惟某官高明博大，直諒端方。領袖士林，早擅類雍之令譽；淵源學海，獨傳鄒魯之遺風。傾三峽之詞源，高衡陽之紙價。踐揚華貫，坐振頽波。直筆正繩，屏豺狼於當道；危言讜論，鳴鸞鳳於朝陽。居江湖之濱而義不忘君，處雷霆之下而心惟許國。孤忠莫助，正色自持。列簪橐者幾時，領麾符於數郡。柱石本朝而安危獨任，權衡多士而邪正坐分。雅推當世之宗工，灼見前哲之大體。自結今天子之眷，亟升少常伯之聯。確乎金石之言，每贊邦家之大計；炳若著龜之見，預懷邊鄙之深憂。宜輔冕旒，進參鼎鉉。果膺柄用，仰副簡知。庶因名實之俱孚，益建功名於不朽。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用光輝於禁塗；邇求厥寧，邇觀厥成，永贊襄於帝宸。舉世所望，非某敢私。俯惟么麼之微蹤，自念蹉跎於壯歲。夫子之墻數仞，已幸頻登；烏獲之力千鈞，猥蒙借重。不假蟠木先容之助，遽叨華袞一字之褒。

榮耀晚生，歆艷同輩。逮茲顯拜，倍劇歡悰。三吐哺三握髮之風，固共高於相閥；一投足一舉手之力，茲有望於恩閥。欣幸之深，敷陳罔既。《浮山集》卷七。

賀樞密啓

被中宸之眷，峻右府之班。妙簡清衷，增重本兵之寄；允符輿望，聳聞闕國之謀。伏惟某官奧學窮微，懿文行遠。振英聲於烏府，擅大手於鑾坡。嘉猷嘉謀，睿聽每勤於日昃；危言危行，孤忠自表於歲寒。挺絕俗之高標，富經邦之妙略。蚤登四近，協濟萬幾。扶天步之艱難，上方眷倚；贊聖圖之廣大，民所具瞻。亟上封囊，歸從里社。卷舒自我，甫均琳館之間；勲業在人，已趣鋒車之召。經幄暫資於啓沃，樞庭尤賴於贊襄。向見管夷吾，顧何憂於江左；獨憚汲長孺，將坐折於淮南。慷慨匪躬，從容造膝。妙矣經綸之策，長茲宥密之司。某久藉餘輝，頃陪末論，起舞欣聞於綸綍，進趨阻望於門闌。前席運籌，策殊勲於彝鼎；明廷渙號，頒好語於雲霄。《浮山集》卷七。

賀直院閣學士啓

升華延閣，視草禁林。宗子維城，方賴琢磨之助；王言如綍，更資潤色之工。斯道光輝，諸儒歆

艷。恭惟某官宏達大雅，直諒多聞。彌高彌堅，夫子之立卓爾；至剛至大，孟軻之氣浩然。名早著於膠庠，言屢陳於丹陛。頃辭畫省，洊閱朱轡。民惟卧轍之留，士念賜環之晚。領袖圖書之府，無易老成；翱翔侍從之班，寧容久次？宸心彌注，輿誦交歸。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益贊宗藩之善；日月論思而朝夕獻納，每輸帝宸之忠。仁人之言利博哉，先生之業謂勤矣。惟九重孝弟之至，無所不通；賴一時播告之修，不匿厥指。仍經帷之勸講，司翰苑之除書。詔其見王者之心，辭以鼓天下之動。商盤周誥，與之同風；悍卒武夫，至於流涕。捨公孰可？舉世所推。矧惟直學士之密侍清光，非若見大夫之備更煩使。茲爲華選，本以優賢。地禁職親，豈但詞林之寵；天工人代，即看政柄之持。慶頌惟均，壯猷方懋。某久處帡幪之下，親承謦咳之餘。察肺腑之無他，荷齒牙之曲借。途窮易感，德厚難酬。喜竊效於彈冠，望非敢過；貧甚宜於擊柝，惠儻有終。懇懇重陳，兢兢良切。《浮山集》卷七。

賀李參政啓〔二〕

肅奉制音，寵登政路。凜然風采，聳遐邇之觀瞻；大矣謀謨，整乾坤於談笑。上方注意，士率慰心。恭惟某官庠序真儒，朝廷元老。淵源學海，獨追鄒魯之遺風；領袖士林，早擅江淮之雋望。踐揚華貫，坐振頽波。墨綬銅章，屏豺狼於當路；青蒲白簡，鳴鸞鳳於朝陽。居江湖之遠而義不忘君，處雷霆之下而心惟許國。孤忠莫助，直道不容。登禁塗者幾時，更左符於數郡。柱石本朝而安危自任，

權衡多士而邪正坐分。毀譽何心，水淨而鬚眉可燭；險夷無玷，歲寒而松柏後凋。獨推當世之宗工，灼見前哲之大體。比分闔寄，尚鬱巖瞻。宜鼎席之登延，果鋒車之趣召。冕旒虛佇，方疏三接之榮；綸綍游頒，即贊萬幾之重。每念累朝之極治，驟罹今日之多艱。嘗膽枕戈，久勤淵慮；救焚拯溺，所賴遠謀。必求雅望之在人，庶使餘波之及物。矧封疆廣袤，踰千萬里；而祖宗積累，垂二百年。兵戈尚阻於關河，烽燧相望於郊甸。衣冠淪落，介冑創殘。雖警蹕所臨，天步稍安於吳會；而氛祲未殄，王靈久隔於咸京。方使臚絡繹而來，宜廟算躊躇而定。蓋圖一時之安者，或貽累世之患；而慰在天之靈者，當因率土之心。凡知愛君，孰不慮此？逮耆英之既用，想籌策之無遺，中外傳聞，老稚慶躍。某賦資極陋，謀道弗勤。已閱壯齡，自慚素志。簞門圭竇，久甘寂寞之濱；早蓋朱幡，昔處帡幪之下。嗟莫窺於墻仞，幸每造於坐隅。聞德人憂時之言，得賢者事君之法。屢蒙警策，退必書紳。兩歲於茲，屬訟愆於田野；千里而遠，空懷戀於門闌。每慚馳問之疏，欣睹除書之下。危蹤知免，聊自樂於衡茅；偉業可量，當大書於彝鼎。寒威凝沍，歲律崢嶸。冀精寢餽之調，仰副鈞衡之託。《浮山集》

卷七。

〔一〕李：原缺，據翰林院抄本補。

賀張參政啓

頒寵命於中宸，輟真儒於近侍。金華勸講，暫辭經幄之遊；皐蓋行春，聊借侯藩之重。凡茲闔境，指日俟公。恭惟某官高名聳於士林，奧學優於聖域。長編大軸，散珠玉於人間；直道忠言，感風雲於帝所。周旋禁路，更踐政扉。贊獨化於巖廊，夙被冕旒之眷；揚仁風於海嶠，共傳襦袴之謠。輶封入覲於丹墀，麻制想聞於渙號。藹然興誦，童稚亦知其姓名；尚鬱巖瞻，父老幾爲之嘆息。從容五學，左右六經。嘉謀嘉猷，睿聽每勤於日昃；危言危行，孤忠自表於歲寒。囊封屢聞，綸音誕布。雖謂三吳之重，敢勤五馬之來。滿耳歌謠，提封鼓舞。五更清壯，歡傳輦鼓之音；萬井光華，喜動湖山之色。已聞引道，行遂趨隅。某管豹淺聞，醢鷄後學。飄蓬末路，曾未許於登龍；引領清風，顧豈忘於附驥。每念未陪於色笑，幾思自致於門墻。頃寄足於江濱，嘗聞名於棣萼。儒宮何有，蕭條荆棘之場；戎事未休，牢落弦歌之地。敢歎廣文之官冷，共嗟夫子之道窮。伏其几而襲其裳，莫追餘韻；護吾車而拭吾履，未際斯時。方注想於旌麾，會一新於耳目。雖東山之起謝傅，寧久於茲；而《泮水》之誦僖公，自今以始。與茲多士，實倍歡悰。《浮山集》卷七。

賀給事啓

祇奉綸言，榮登瑣闥。進正臣治之表，睿眷彌隆；得君子邦之基，輿情共慶。恭惟某官性鍾純粹，學造純仁。文藝九流，探其源而守之以約；詩書萬卷，折諸聖而尊其所聞。蔚爲庠序之表儀，偉矣搢紳之領袖。三朝舊德，一代儒宗。流落累年，顧卷舒之在我；翱翔要路，亦用舍之隨時。道至大而罔容，名以久而自著。天心遐想於故臣，詞省式還於舊物。攀鱗附翼，矧惟商宗共學之臣；當軸秉鈞，行贊周室中興之運。假道東臺之要，陞班黃閣之榮。獻納論思，正賴回天之力；彌縫輔贊，共看闢國之謀。某猥以疏庸，誤蒙盼睞，道路初聞於成命，鼓舞實倍於常倫。悵白屋之棲遲，空負昂霄之念；望黃扉之清切，良勤賀厦之心。諒惟啓沃之盡忠，莫匪經綸之至計。輒陳狂斐，仰瀆高明。竊謂朝廷今日之深憂，無若邊界累年之大患。兩宮安否之問，未及於中原；九廟奠獻之儀，莫稱於常典。一人虛己而願治，四方延頸以傾心。汴梁淮泗之郊，蕩爲榛棘；荆楚湖湘之地，尚厭干戈。以二浙閩廣瘡痍之餘，奉萬乘鑾輿經常之費，兵彊自肆，民弱可哀。念詩人之美周宣，以勞來還定爲本；而史臣之重漢帝，以名實賞罰爲先。若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蓋碌碌非社稷安危之計。私憂及此，公議同之。莫若盡行平昔之言，式副贊書之意；庶幾大慰斯民之望，用宏批敕之風。《浮山集》卷七。

賀除給事中啓

伏審命傳中禁，光臨玉筍之班；職峻東臺，寵冠金閨之彥。搢紳聳望，朝野增榮。恭惟給事德守
宮廷，行敦坊表。學造聖人之閫域，言爲君子之樞機。優游四德之科，卓犖九經之庫。高文大冊，散
珠玉於人間；直道危言，聳風標於當世。振頽綱於烏府，秉史筆於螭坳。多士以之心傾，群邪爲之膽
落。徊翔中外，忠嘉自結於主知；淹歷歲時，聞望益高於群聽。比膺鳳詔，入覲楓宸，爰進貳於春
官，亟參華於法從。親承帝簡，寵拜夕郎。密勿於丹墀，必有論事回天之力；從容於瑣闥，將見還詔
批敕之風。庶幾允當於人心，指日進登於柄用。某久茲流落，夙在知憐。萍梗微蹤，固已疲於奔走；
門闌舊物，茲有望於陶鎔。瞻頌爲深，依歸良切。《浮山集》卷七。

賀建康王帥啓

上睠陪都，疇咨近列，中頒寵數，申命名儒。想閭里望公之來，庶江山因人而重。伏惟某官猷爲
遠大，宇量深閎。兼洙泗之四科，表儀當代；謹《春秋》之一字，題品諸生。烏衣遠紹於故家，鶴氅
更高於餘韻。卓然雋問，揚於要途。帝指親承，謀與聞於宥密；宰司分贊，譽獨著於彌綸。進貳天

官，益隆人望。檐衣揖左右手，高映駕行；束帶與賓客言，屢持虎節。雍容禁闥，密邇政扉。藹太白之流風，頻賜金鑾之召；用東坡之故事，暫均玉局之間。行北闕之詔還，先南州之委寄。未幾歡謠之四起，自應畫諾之多餘。枕籍詩書，散英華於翰墨；獻歌風月，寓談笑於杯觴。紀明德遠矣之碑，當庶事康哉之日。大邦維屏，真無負於分符；十國爲連，乃兼司於留籥。咸知大用之漸，非惟共理之求。方攀餞之傾城，已歡迎之接境。春風鼙鼓，散鐵甕之離聲；曉日旌麾，動金陵之喜色。惟是甘棠之遺愛，忍看行李之戒途。舉皆祝公，長無忘我。某奔馳道路，睽遠門牆。飢寒驅之，形神瘁矣。伶俜顧影，連興舐犢之悲；飄蕩浮家，自阻登龍之願。荷矜憐之有日，知愚戇之無他。興憐於垂困之餘，受恩於不報之地。賀深燕雀，望極雲霄。僥倖窮途，藉餘輝於油幕；夤緣他日，陪後乘於沙堤。

《浮山集》卷七。

賀荆南方帥啓

伏審欽承明命，作鎮雄藩。宿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宏才經世，敏識絕人。從容於肯綮之間，穎悟於眇綿之義。備嘗夷險，挺忠節之堅明；協濟艱難，藹事功之顯白。宜膺圖任，以究遠猷。甫報賜環之歸，復膺推轂之遣。方叔元老，家聲具存。荊州上流，閫寄尤重。勞徠不怠，既藉於拊綏；儆戒無虞，益嚴於守禦。惠此南國，乞其外壙。式遄其歸，可拱而俟。某趨承惟舊，垂照特隆。

一去門墻，洊更歲籥。封疆繡錯，幸密被於沾濡；郵置纒連，庶數承於動息。其爲欣抃，實倍等夷。

《浮山集》卷七。

賀章尚書知平江府啓

錫寵命於重闈，易左符於會府。恩新雨露，一麾尚寄於朱轡；喜動湖山，萬井竚瞻於畫戟。若民與吏，式舞且歌。恭惟某官德宇廉深，器資肅括。淵源奧學，追還鄒魯之儒風；磊落宏才，緣飾龔黃之吏事。飛英聲於宇宙，充浩氣於乾坤。獨賴何蕃，凜凜忠言之猶在；可輩蘇武，堂堂大節之莫回。翱翔要塗，羽儀從橐。言皆底績，知無不爲。密侍冕旒，造膝屢陳於妙畫；出分符竹，下車首振於清芬。幾年弊事之一新，千里疲民之相樂。中外聳聞於治最，東南就畀於雄藩。慨念蘇臺，舊稱樂土，清香久虛於燕寢，無復曩時；好音不及於泮宮，尤甚今日。欣聞渙渥，頓有光輝。騰竹馬之歡聲，起青衿之喜色。蓋里閭疲瘵，豐年不飽於糟糠；而庠序荒蕪，多士半依於城闕。訟牒紛若，儲峙蕭然。在我公一舉手之間，顧斯民方企踵而待。某性資至陋，學殖未優。頃被命而造朝，嘗登門而望履。飄蓬末路，竊食踰年。敢期么麼之蹤，獲處帡幪之下。六月徂暑，尚煩夙駕於修塗；南風其薰，想對休祥於令序。《浮山集》卷七。

賀郡守除次對啓

還西清次對之班，奉南國承流之寄。雖分符便郡，未直承明之廬；然持橐要塗，漸近長安之日。雲霄傳命，道路均歡。恭惟某官材秀儒林，譽傾朝寧。起斯文於日月，充浩氣於乾坤。聞詩禮於過庭，鄙歆、向異同之論；告謀猷於造膝，高嚴、徐侍從之聲。載筆螭坳，代言鳳掖。草創潤色，豈惟粉飾於皇猷；獻納論思，共喜扶持於國論。直道不愠於三已，抗章自請於一麾。以金馬玉堂之鉅儒，領皂蓋朱幡之重寄。融趙衰之冬日，提封共藉於恩輝；凜湘浦之秋風，有識皆爲之嘆息。茲暫還於梓里，行入對於楓宸。某素荷知憐，拱聞寵命。興頌交慶，已看吾道之生輝；匏繫何慚，尚賴餘波之借潤。鈴齋多暇，澤國早寒，願爲清望以自持，當有多祥之來介。《浮山集》卷七。

賀新知平江府李侍郎啓

頒寵命於丹墀，起名儒於琳館。漸近長安之日，帝眷彌深；獲瞻刺史之天，民情共慶。恭惟某官氣充剛大，道極高明。領袖儒林，聲早馳於雝泮；羽儀近列，忠自結於冕旒。入告辰猷，游膺晝接，由宰士彌綸之地，登貳卿清切之班。操履冰霜，凜前輩險夷之節；議論金石，究生民利病之源。言切

當時，效見他日。正繩直筆，宜峨冠烏府之中；大冊高文，合視草玉堂之上。奉身而退，得譽彌休。吾君吾相之深知。久應柄用；若士若民之屬望，倚俟詔還。茲析左符，來臨巨屏，惟茂苑股肱之郡，望重一時；亦秣陵唇齒之邦，近纔數舍。實中外爲之贊喜，知朝廷所以優賢。某頃承謦欬之餘，猥接茵馮之末。荷知有日，泥塗自隔於雲霄；踵謁無從，萍梗尚淹於道路。歎三年之吳會，限一水於淮山；聞大纛之戒塗，語提封而增氣。香凝燕寢，往者多用於詞人；名覆金甌，行矣入陪於政路。《浮山集》卷七。

賀湖州張吏部啓

上使節於七閩，畀守符於四水。睠懷惟舊，頻頒雨露之恩；寵命載新，煥發湖山之秀。公來何暮，民睹爭先。恭惟某官雅量淵淳，高標傑立。追前人之軌躅，綽見典刑；覽載籍之英華，散爲詞藻。古今蘊藉，進退雍容。雁序並遊，罄餘歡於四老；鴈行暫隔，注深眷於九重。綸綍載颺，旆旌旋返。趣近長安之日，少慰輿言；來分刺史之天，增嚴輔郡。念苕霅之千里，脫兵革於累年。華屋填城，白蘋遶郭。清風明月，存舊觀於平時；泛宅浮家，想勝遊於千載。茲惟便地，正以優賢。聞千騎之亟來，浹四封而咸慶。郡號無事，更逢漢家共理之良；歲當屢登，咸頌張君爲政之樂。某託恩門之滋久，賴德蔭之非遙，庶免譴尤，敢云裨贊。驂騑開道，豈容十駕之追；鷦鷯巢林，永遂一枝之樂。

賀權府李都運啓

備末屬於是邦，相望一水；託微蹤於所部，久仰二天。共傳好語於雲霄，更借餘輝於郡邑。凡茲闔境，指日竢公。恭惟某官識造淵微，氣充剛大。秋霜烈日，童稚亦畏其威名；北斗泰山，士子想聞於風采。周旋金馬，啓沃丹墀。親蒙黃屋之知，久繫蒼生之望。分符要郡，惠愛追循吏之風；持橐禁塗，獻納得侍臣之體。茲持使節，重謁帝閭。雍容造膝之言，慷慨平戎之略。顧吳門之望久著，而刺史之座方虛。孰慰民瞻？聊倚君重。五更清壯，歡傳鼙鼓之音；萬井光輝，喜動湖山之色。已聞引道，良切慰心。顧茲淮海之寒生，亦玷簪纓之下列。儒官何有，蕭然荆棘之餘；戎事未休，無復絃歌之舊。上方前席而論道，士將鼓篋而樂群。我武惟揚，斯文未喪。雖東山之起謝傅，寧久於茲；而《泮水》之頌僖公，不云無望。與茲多士，實倍歡悰。《浮山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二四〇

仲 并三

賀越帥張參政到任啓

榮膺寵渥，丕著嘉猷。雨露載新，暫偃股肱之郡；江山改觀，已聞襦袴之謠。伏惟某官朝宁表儀，搢紳領袖。高文華國，詞章追三代之風；偉論經時，諫諍得七臣之體。旋登政路，密贊君謨。忠良於以彙征，姦邪爲之屏息。有謀猷則必告，成王方仰於君陳；非仁義則不言，齊君獨推於孟子。將登庸於宰路，遽就免於茲宮。晉室之望謝安，何止成功於江左；漢帝之尊汲黯，猶煩卧治於淮陽。坐令駐蹕之舊邦，復見巖廊之元老。民歌且舞，豈特無愁恨歎息之聲；事簡以熙，又將布勞來還定之政。諒無淹於旬月，行入秉於鈞衡。某荷德惟深，登門最舊，久依餘潤，更竊鄰封。剖符之寄可堪，惟自虞於顛覆；《伐柯》之則不遠，姑少勵於驚駘。《浮山集》卷七。

賀郡守到任啓

初還使節，就畀使符。粲閩嶠之繡衣，一方蒙潤；森蘭陵之畫戟，千里慰心。凡在帡幪，尤深抃躍。恭惟某官器資宏毅，德宇靚深。學妙詞源，早擅搢紳之譽；材優治劇，寢高朝著之聲。無施不宜，所至可紀。登朝攬轡，不吐剛而茹柔；宣化承流，每抑強而扶弱。載塗歡頌，當宁眷懷。增秩賜金，已錫潁州之懋賞；鳴珂曳履，宜列甘泉之近班。嗣續家聲，益符人望。茲鎮臨於輔郡，實拱衛於行都。舉扇揚黎庶之風，及茲惟夏；持橐奉清閒之列，諒不崇朝。某場屋寒生，塵埃末吏，頃備員於漳水，嘗託蔭於棣華。茲幸會之非常，且趨承之不遠。爰深燕賀，倍切葵傾。《浮山集》卷七。

宮祠書考謝宰相啓

積愆不赦，遽叨望外之恩；賦祿無功，亦上歲終之考。未填溝壑，盡出陶鎔。伏念某品極凡庸，家至寒素。少而挾策，莫窺門戶於六經；長矣飄蓬，偶綴姓名於一第。起於農畝，恍若仕途。執求富之鞭，本非素志；擊爲貧之柝，自斷此生。叨黷宇之初除，荷化鈞之極力。星辰燦夜，借光耀於迷塗；草木逢春，漸萌芽於生意。甫雲天之在望，遽風木之纏悲。俾爲良臣，毋俾爲忠，顧何追於往

躅；願爲人兄，不願爲弟，又永已於親歡。遄死惟宜，羨生何益？荷始終無窮之賜，起老稚垂困之中。力疾造朝，望鈞閣甫一再至；疏恩佐郡，瞻行闕纔咫尺間。從容雲水之鄉，滿足稻粱之願。苦無公事，索太倉之米者垂二年；備諳民情，攝刺史之符者累數月。當朝廷之極治，幸閭里之相安。噬臍何追，曾杯觴流行之弗戒；舉手更賀，乃雨露沾濡之無窮。煩言沸騰，旁觀股栗。縱魑魅之未禦，豈蓬蓽之敢安？生之成之，盡矣至矣。矛頭漸米，已安蹤跡之阡危；爨下得桐，尚惜朽材之委棄。稍還故秩，即渙新恩。予以糗糧，寬其饘粥。雖田園有秋之歲，素乏有秋倉廩之登；當中外無事之時，更享無事祠庭之祿。自我庇覆，不汝瑕疵。家室妻孥，共喜賴公而一飽；天地父母，不能與人以再生。此蓋伏遇某官造命寰區，肩心宗社。格天一德，昭垂傑閣之章；凌煙元功，煥發瀛洲之像。生光簡冊，增峻陸廉。惟堯舜之道陳於前，故唐虞之際斯爲盛。並注冕旒之眷，奭爲保而旦爲師；相承袞繡之華，周拜前而魯拜後。神明所相，醫祝何工。奚止八葉蕭氏之門，真得千歲僖公之壽。長令海寓，黃童白叟之蒙休；坐見雲礽，紫綬金章之侍側。如某不佞，撫己有慚。滿一年之疾痛呻吟，免數口之飢寒憔悴。賤固分也，安之奚言；貧誰使之，牢不可避。已矣結綬登王畿之望，罪籍猶存；懷哉索飯啼蕭牆之聲，生意殆盡。儻使浮沉於州縣，或能黽勉於簿書。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敢冀三百困三百廛之富；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已迫一之日二之日之寒。雖犬馬之力，甚憊何施；惟蛇雀之心，中藏無已。《浮山集》卷七。

謝樞密啓

伏遇某官忠貫天淵，心存宗社。積精深自得之學，而持之無倦；負剛毅敢爲之氣，而守以至謙。謂置安則安，置危則危，常自任天下之重；故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每無慚往聖之風。直道靡容，高標孤映；受知明主，飛聲本朝。批敕瑣闥，動悉關於國體；侍經邃幄，言皆契於上心。竚看黃閣之登，先正紫樞之拜。豈止三軍五兵之運，蓋爲同心一德之求。江夏無雙，素仰文聲之茂；潁川第一，更看相業之優。借高論以噓枯，憫窮途而推轂。有如孱陋，亦不棄捐。某每念饘粥之憂，常妨文字之樂。茲喜簡書之暇日，庶無飢餓之苦心。因得魚而忘筌，悟獲麟之絕筆。回念勞生之萬狀，尚何營哉；粗得卒業於二書，可無恨矣。某敢不誓遵三尺，圖報萬分。蚤夜以思，會計必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益詢利害之詳；早則資車，水則資舟〔二〕，更究低昂之理。儻粗了於官事，是不忘於故書。庶答深知，亦酬素志。《浮山集》卷七。

〔二〕「早則」二句：原作「早則資舟，水則資車」。按：此二句暗用《尚書·益稷》「予乘四載」之典，《史記·夏本紀》引作「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橦」。今據《史記》乙。

謝監務楊秀才啓

文場類較，與觀揆藻之工；版籍聯升，私喜得人之盛。恭以解元先輩，嶄然邦彥，卓爾譽髦。問學淵源，明夫子忠恕之旨；議論慷慨，有賈生通達之才。嘗目擊於雄文，已心降於大手。惟衆人之甲可乙否，不能齊議者之異同；則一時之盧後王前，曷足爲大賢之加損。方深自訟，遽辱移書。辭采粲然，謙冲過甚。藏之篋笥，無忘仁者之言；報以瓊瑶，有愧古人之意。《浮山集》卷七。

謝楊參政啓

委在泥塗，較錙銖於溝壑；濯之江漢，睹咫尺於雲霄。荷陶冶之深恩，還冠裳之舊觀。捫心知感，策足來歸。伏念某一介疏愚，半生流落。簡編糟粕，疲早歲之精神；言語風波，動中宵之夢寐。慣筆門而圭竇，負句履而園冠。篆刻雕蟲，聊以自嬉則可；畫墁毀瓦，將以求食則疏。此蓋伏遇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在布衣而懷公輔之器，游黃卷而得聖賢之心。太學諸生，願承誨於館下；集賢學士，觀落筆於中書。文滿簪纓，眷深旒宸。才名夙著，何止四十年之間；時望自歸，嘗冠千萬人之上。爲東觀石渠之舊德，歷螭坳鳳掖之清班。辯裁清婉而兼二家之長，深厚爾雅而復兩漢之制。從容

詞禁，密勿經帷。果以真儒，聿登近輔。揚雄而止耳，未嘗觀非聖之書；趙氏其昌乎，真能佐有道之主。行啓金甌之覆，更資木鐸之鳴。前疑後丞，永贊千齡之運；東漸西被，悉符平昔之言。《浮山集》卷七。

上宰相陳情啓

較錙銖於溝壑，幾墜餘生；瞻咫尺之雲霄，仰祈再造。恃公聽之在上，持私悃而有陳。飢寒之憂，勢不得已；進退之義，懷豈無慚？伏念某生而蠢愚，熟於憂患。詩書少日，何知師友之淵源；翰墨窮年，空羨文章之光艷。望外叨塵於末第，生平顛躓於窮途。循分苟安，聊復擊爲貧之柝；指心自誓，不敢執求富之鞭。猥蒙交薦之書，早冒對揚之寵，褒踰華袞，獲親奉於玉音；業授青衿，歸游更於瑄律。重溫舊學，益勵壯心。一歲九遷，敢希異數；中年再召，遽困煩言。却掃杜門，憲後跋前之未免；浮家泛宅，携幼扶老以何之。塵埃踪跡之已深，霜雪鬢顏之如許。食歎居閒而不足，力嗟就列以無能。重以萋菲之言，萃此萍蓬之跡。折腰爲米，亦數免而稀遷；捩手覆羹，况多仇而寡與。歲月飈忽，身世陸沉。甚矣無揚子之一廛，蕭然立相如之四壁。每自嗟艱難險阻，敢復興念其他；然凡有血氣心知，誰忍無食而死？彊顏謀祿，踵戶扣人，殆費營度之百方，真可胡盧而一笑。茲乘別駕，偶在陪都。虎踞龍蟠，極東南之勝概；麟符魚鑰，多左右之侍臣。雖云材具之尋常，願贊郡條之萬一，

實倒指而望歲，亦矯首而問天。坐閱三秋，去無幾日。會有擇材之請，靡容尸祿其間。尚賴庇存，猶未汰斥。考龜卜筮，方其涓吉而行；秣馬膏車，乃復望崖而返。戍期尚隔，未聞舊令尹之告新；官稱猶存，恍覺今將軍之如故。稟生自薄，造物何心。瀝懇大鈞，興衰末路。恭惟某官精忠許國，英識自天。業履冰霜，聳一時之標準；篇章黼黻，接三代之源流。炳先見著龜之明，鍾信美江山之秀。密勿天墀而謀猷屢告，雍容澤國而威愛並行。玉振金聲，素擅膠庠之譽；山庭淵角，夙推廊廟之姿。群枉不容，孤高自立。捫參歷井，豈應蜀道之行；曳履鳴珂，遄列禁塗之邃。進司銓院，密侍經帷。洊膺制綽之頒，入總政機之重。調元鼎鉉，合德冕旒。以魯國之真儒，權衡斯道；位姬旦之冢宰，柱石本朝。心侔天地之公，政復祖宗之舊。處至繁而聲色不動，屹然社稷之宗臣；應多變而籌策無遺，偉矣旂常之懿績。副聖主非常之眷，爲邦家莫大之休。福祿來臻，苗裔深遠。重念某之久困，世亦少倫。雖碌碌稠衆人之中，而了無一長；然歷歷三十年之間，而僅書四考。憂令病劇，力與年衰。方清朝推從欲之仁，而我公廣包荒之度，適逢今日，是告危衷。俯念匏繫一紀之餘，重隔瓜時再期之遠，翳桑之下，視蔭幾何？且歲方有秋，已朝不謀夕。一日復一日，糟糠之飽未獲焉；明年又明年，餽廩雖優無及矣。尚祈不貲之厚賜，拯此未盡之餘齡。愛尺寸之膚，忍自卑於桐梓；得斗升之水，猶有望於桑榆。誓守官箴，仰酬化筆。《浮山集》卷八。

上宰相啓

有幾餘生，分沈淪於溝壑；無邊洪造，丐潤澤於雲霄。念孤踪未熟於門闌，顧平日阻修於簡牘，茲忘犯分，庶遂陳情。伏念某淮海飄零，江湖僑寓。燈火徒苦，泥糟粕於古人；翰墨非長，較雕篆於童子。莫望四科於闕里，偶塵一第於漢廷。帶經荷鋤，經未明而釋荷鋤之苦；爲親負米，親不留而乖負米之心。早被命於公車，獲對揚於便殿。蒙玉音之一字，榮耀終身；脫銓調之七階，叨踰賤分。退處泮宮之舊，旋參幕府之游。一歲九遷，敢希異寵；中年再召，遽困煩言。訟愆環堵之中，絕意璿霄之上。佐麾符於近地，有慚別乘之功；奉香火於真祠，聊借散人之號。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唯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旁觀或下石焉，孤踪如摧朽耳。歸尋舊學，加勵壯心。身雖滯於窮途，時難逢於休運。風雲際會，元首明而股肱良哉；乾坤清寧，福祿臻而宗社安矣。自念立相如之四壁，初未有揚雄之一廛。聚族猥多，不能供億；逢辰既泰，忍獨飄零？茲乘別駕，偶在陪都。虎踞龍蟠，極東西之重望；麟符魚鑰，皆左右之侍臣。誓竭萬分，坐閱三載。今欲擇材而去，不容備數其間。尚賴并容，未從擯斥。姑令沙汰之在後，亦如鴛鴦之不前。方既襍被而趨，乃復自崖而返。代期復隔，姑存於舊令尹新令尹之間；官稱尚存，自覺有今將軍故將軍之異。稟賦自薄，造化非私。方萬物各樂其生，某也有此生而獨苦，無一夫不得其所，某也求其所而未安。雖冥心九死之餘，亦企踵再生之賜。恭惟某

官力扶宗社，心契乾坤。負剛毅敢爲之氣，而守以至謙；積精深自得之學，而持之無倦。謂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當無墜夫先聖之風；念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常自任以天下爲重。提衡正道，推轂寒生。心醉六經，文尤瞻蔚；家藏萬卷，手自校讎。獨看松柏之後凋，咸尊星鳳之先睹。乃繇人望，自結主知。烏府抗章，議論悉關於國體；金華勸講，敷陳允契於上心。烈日秋霜，威名共仰；泰山北斗，德望愈尊。亟奉白麻，進登黃閣。行平時潔靜精微之學，成今日彌縫輔贊之功。亮采惠疇，妙贊勳華之治；守文應變，兼收姚宋之長。凡茲海宇之心，咸謂朝廷之慶。重念某生而多難，世亦少倫。雖俯仰稠衆人之中，而了無一長；然首尾三十載之間，而僅書四考。啼號盡室，轉徙他鄉。今歲方有秋，已朝不及夕。一日復一日，糟糠之飽未獲焉；明年又明年，餼廩之憂無及矣。尚祈大賜，拯此餘齡。敬惟三吐哺三握髮之勤，豈惜一舉手一投足之力？仰萬間之廣廈，何所不容；託一枝於深林，自今以始。《浮山集》卷八。

上宰執啓

名污丹筆，負黃閣之陶鎔；官寄赤城，奉紫虛之香火。索太倉而是懼，立四壁以如初。漸邇崇墉，盡紓危惓。伏念某了無足取，非不自量。明堂登杞梓之材，樗散何用；清廟薦珪璋之器，珉賤奚宜？自垂童子之髫，即擁門人之簪。聞某所有賢者，越百舍往從之。不知歲律之屢遷，自恨天資之極

陋。進身闕里，空遐想於四科；射策漢廷，偶未塵於一第。釋耒農畝，整冠仕塗。時乎爲貧，豈憚擊柝抱關之冗；親猶未老，少資啜菽飲水之歡。蒙天幸於化鈞，承人乏於鬢宇，徒守聖賢之糟粕，偶逃簿尉於塵埃。歸卧萑鄉，旋參蓮幕。龍蟠虎踞，挹王氣於行都；玉振金聲，想餘風於故里。無何命薄，所至途窮。訴平日之險艱，累千言而莫盡；嗟此身之蹭蹬，半百歲以無多。憶昨摳衣，首初望履，憂餘引分，誰推轂於寒蹤；望外承恩，猥題輿於近郡。覽紅蓼白萍之勝概，尋浮家泛宅之舊游。嚮日維勤，幸去天之咫尺；戴星敢憚，助守土之毫分。嘗聞攝刺史之符，唯欽奉聖朝之詔。一書生綿力何有，兩馮君餘愛具存。廩粟帑金，謹隄防於蟻漏；箠令答法，絕鍛煉於鼠穿。深懲刻木之姦，一仰《伐柯》之則。弗鞭其後，良愧於初。擢髮何言，噬臍永嘆。百里之行九十，末路奚堪；五刑之屬三千，隆恩莫報。曲從輕比，并追深文。至于寬餬口之憂，當枵腹枯腸之日；獲息肩之便，於折肱垂翼之餘。極知負道德之初心，稍已還神明之舊觀。高天厚地，殆跼蹐而罔容；凌雨震風，益併幪之是賴。恭惟某官力扶宗社，心契乾坤。罄辰告之嘉猷，毗日躋之聖德。園冠句屨，儒推闕里之真；赤舄朱衣，才擅周公之美。以廣厦萬間庇寒士，以千金一壺濟中流。君將有爲，天實大任。定廟算於都兪之頃，靜邊塵於談笑之中。贊贊巖廊，炳堯舜文王之正道；雍雍寰宇，藹唐虞成周之泰和。本一言可以興邦，乃百樂生於治國。旂常所紀，簡冊未聞。誓帶礪於山河，有國有家之共慶；襲箕裘於弓冶，若子若孫之相承。重念某託命三槐，脫身叢棘。顛連萬態，如前語之所云；遮護千方，恃我公而獲免。携數口窮檐之下，馳一心台座之傍。明哉元首而良哉股肱，親逢聖旦；暴之秋陽而濯之江漢，阻

侍師門。自憐塵念之已灰，獨愴前愆之未雪。欲殫陳于一二，懼取瀆於再三。踴躍自鳴，不如改過；羈栖衆棄，惟自省躬。畫餅豈足以充飢，吹蠶不忘於懲沸。飢寒併日，疾痛呼天。儻此生氛翳之既除，即極目青霄之在望。逖遠鵷鸞之列，夢想鳴珂；暫遲麋鹿之群，食聞炊玉。冀載色載笑而匪怒，庶三熏三沐而少安。菲葑不遺，桑榆有自。日者已竊無功之祿，心乎猶耻有道之貧。誓飭微軀，永依洪造。再辱是懼，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初願非他，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陳情冒犯，俟命戰兢。《浮山集》卷八。

上湖州王侍郎啓

巖壑雖遙，幸聞風之有日；雲霄在望，悵披霧之無期。誰云開府之初，即遂登門之便？某學慚畫鵠，技止雕蟲。久諳世味於苦辛，徧歷客途之險阻。扶老携幼於干戈之際，粵自垂髫；跋前疐後於憂患之塗，逮今華髮。謂一行而作吏，庶三釜之及親。蠶則績而蟹有筐，幸初偶爾；木欲靜而風不止，禍則隨之。藐草野之餘生，荷槐庭之再造，置之別駕，仍在名藩。彊麋鹿之冠巾，雅知非稱；雜簿書於魚鳥，聊樂餘閒。駭煩言之驟興，凜危踪之何恃。吹毛法寺，方指摘於錙銖；瀝血化鈞，如照臨於咫尺。一飲一啄，三沐三薰。歎糞墻朽木之何誅，仰厚地隆天之莫報。奉香火者兩歲，飽藜藿於一家。懲羹吹蠶，每念前愆之洗；廢食因噎，忍令素志之虧。雖噬臍之何追，每指心而自誓。前言往

行，願多識之；遺俗故家，不忘仰止。何期今日，自慰平生。恭惟某官萬事著龜，本朝麟鳳。發六經之蘊，粲然華國之文；膺九陛之知，凜若鎮時之望。羽儀要路，冠冕郡公。流風餘韻，則真王謝家；省事親心，而師老莊氏。總郊儀於冬祀，時推顯相之勞；高法從於夏卿，日賴論思之益。屢矣抗疏，暫此分符。行路爭睹於旌麾，指日頓銷於桴鼓。提封何幸，人皆有於二天；識面爲榮，侯何輕於萬戶。況如么麼，久願依歸。唯夢想於儀形，遽親聞於謦欬。道塗老矣，每自歎於萍蓬；墳廬在焉，宜必恭於桑梓。但念急頒於召節，寧容久綰於郡章。雖不忘重趺而來，恐無幾承顏而去。浮家泛宅，尚時游苕雪之濱〔一〕；曳履鳴珂，想即侍巖廊之邃。姑憑尺牘，用告寸心。《浮山集》卷八。

〔一〕「之」下原衍「」之」字，據翰林院抄本刪。

上孫參政啓

誕布明綸，寵登碩輔。真儒果用於魯國，茂業可量；大老既興於海濱，輿情自定。寰區共慶，朝著生輝。恭惟某官廉靖粹和，高明久大。絃歌壁水，英詞蚤振於妙年；領袖蓬山，嘉譽獨推於當世。灼見前哲之大體，蔚爲三朝之舊臣。自入奉於清光，殆徧儀於要路。盡言無隱，直道不回。持橐禁塗，告嘉猷於我后；分符會府，下膏澤於斯民。視草北門，馳車朔漠，眷極侍臣之列，寵躋常伯之

聯。老成重於典刑，久繫群心之望；器識先於文藝，茲爲全德之英。比解帥藩，趣還詞苑。雍容帝所，方疏三接之榮；密勿政扉，即贊萬幾之重。時逢多棘，民未少休。惟上聖臨御，一紀于茲；念中原隔絕，千里而遠。示菲食卑宮之儉，躬櫛風沐雨之勤。肆覲群方，緝熙丕緒。有君如此，未寬側席之憂；捨公其誰，倚俟巨川之濟。佇聞渙號，榮正鼎司。竊觀前古願治之君，必藉名世盛德之佐。事有定論，人無間言。相與扶明主於艱難之餘，用能定大業於談笑之頃。矧伊今日，事半古人。三戶亡秦，乘民心之共憤；五遷治亳，幸天步之少安。中夜以興，寸陰可惜。百里辟國，時久思於召公；十乘啓行，人方歌於吉甫。繼茲能事，屬我宗公。某蓬華門寒，斗筲器淺。空空何有，妄希管豹之窺；兀兀徒勞，未發醯鷄之覆。材迂疏而何用，分連蹇而自甘。客路飄蓬，晚與門人之列；清朝推轂，誤蒙國士之知。每慚馳問之疏，欣睹除書之下。屬訟愆於田野，空懷想於門闌。峨冠文石之班，想聞盛事；環堵松江之上，獲庇寒蹤。歲律崢嶸，寒威凝沍，仰念鈞衡之託，益精寢餼之調。《浮山集》卷八。

與方帥啓

分閩四川，去國萬里。曠日持久，訖無成功。終更亟還，僅免大戾。泛江流之汹涌，冒暑氣之裊延。稍就夷塗，甫寧悸魄。皆餘光之所被，非始望之敢期。恭惟某官克壯其猷，不顯亦世。入儀禁路，惓惓獻納之忠；出鎮遐藩，凜凜綏懷之略。其惟圖任，乃允具瞻。某夙荷心知，久違音旨。幸問

津於治境，將晉謁於元戎。豈惟申悃悞之私，庶或請誨言之益。其爲忻忭，罔既敷陳。《浮山集》卷八。

與夔路王帥啓

伏審奉承明詔，鎮撫遐藩。下車云初，闔境胥慶。恭惟某官學優聖域，望重儒宗。直道而行，曾靡居中之久；爲政以德，復茲舉最之先。所以無施不宜，蓋其有本如是。昔范公以給事而補外，自番陽以待制而帥邊。既步趨之適同，亦名節之相似。其惟圖任，乃允具瞻。某自顧拙疏，夙蒙知照。方幸同舟之濟，遽勤賜教之臨。向往之誠，敷陳罔既。《浮山集》卷八。

與晁帥啓

伏審欽承渙號，全撫坤維。郵音一傳，輿論胥慶。恭惟某官宏才任重，敏識造微。舒翹揚英，特達不依於繯藉；批卻導窾，從容皆中於宮商。簡在淵衷，進儀禁路。謂遐邇之一體，俾經營於四方。緩帶輕裘，已肅清於襄漢；捫參歷井，復深入於岷峨。委寄益隆，安危所繫；少施餘力，以訖外庸。即膺圖任之求，式副具瞻之望。某承乏雖久，曠瘼實多。無以慰蜀父老之心，何敢言楚令尹之政？惟是辱知之有素，今茲託契以爲榮。忻忭之誠，敷陳罔既。《浮山集》卷八。

與湖州王給事啓

上睠儒英，中頒詔綽。未遠長安之日，帝眷方深；來分刺史之天，民情共慶。凡茲闔境，倚俟開藩。矧惟么麼之蹤，曾是知憐之素。竊以據茗雪之會，茲建侯邦；自晉宋而來，實稱道院。有疊嶂重湖之清遠，兼通都大邑之阜蕃。華屋填城，往往皆數百年之舊；清香凝寢，每每得二千石之良。從昔名郊，於今輔郡。孰稱麾符之重寄，政須簪橐之鉅公。恭惟某官專靜鎮浮，真清激濁。表裏純潔，炯中扃之湛然；內外踐更，藹能聲之籍甚。由布衣而著公輔之望，覽黃卷而晤聖賢之心。夙擅英聲，亟登華貫。早正郎星之次，繼躋卿月之班。畫戟朱幡，恩沾數郡；高牙大纛，威振十連。遄歸再列於近班，圖任益推於舊德。盡言丹扆，每傾嚮日之心；批勅黃扉，綽有回天之力。謀猷有嘉，則入告於內；社稷苟利，則知無不言。宜政路之旋登，亦輿言之允屬。少緩三槐之拜，來爲泗水之游。抱遠業以徊翔，擇樂郊而偃息。浮家泛宅，未營綠野之居；五馬雙旌，坐閱白蘋之勝。尚虛丞相之席，行趣舍人之裝。某寥落晚生，蹉跎末路。綴姓名於龍虎榜，回首幾年；望光儀於鵷鷺行，承顏異日。去仞墻歲月之久，懷丈室朝夕於心。顧馳問之浸疏，喜揚旌之伊邇。道塗悴矣，祇自厭於萍蓬；墳廬在焉，獲致恭於桑梓。當蔭萬間之廣廈，自託一枝於深林。幸會良多，欣躍無已。《浮山集》卷八。

全宋文卷四二四一

仲 并 四

與蘄州張倅啓

閒乃其分，久安巖壑之居；用非所長，遽奉麾符之寄。粵有名士，實在同僚。庶親議論之餘，少追譴訶之及。伏惟某官飛英騰茂，提要鉤元。觀三代兩漢之書，能守以約；貫諸子百家之學，每尊所聞。蔚爲江左之勝流，早馳海內之雋譽。搏風擊水，寧淹溝瀆之尋常；就日望雲，合侍軒墀之咫尺。況久隆於人望，宜自結於主知。夫何長材之未施，猶復餘刃之小試？歌謠戴路，共高別乘之功；譽望滿朝，即慶鋒車之召。遂膺時用，益振家聲。粉澤典章，所賴燕公之力；緣飾儒雅，更傳京兆之風。某本自疏庸，加之遲暮，適在長江之表，偶叨一障之榮。聞高誼之凜然，知危蹤之免矣。徒索太倉之粟，寧不知慚；獲分蔀室之光，敢以自賀。指日即期於參候，順時猶冀於保調。《浮山集》卷八。

問訊左史兼中書舍人啓

跡疏龍坂，尚飄梗於南州；官在螭坳，仍判花於西掖。復隔升沉之若此，缺聞興寢之何如。長夏江村，念繩樞之暫寓；薰風殿閣，想綸省之餘閒。惟我醇儒，膺時繁祉。恭惟某官事業三代，文章六經。在韋布而憂天下之當憂，由簡編而得古人之先得。黃鐘大呂，鏗鏘雅頌之音；冰壺玉衡，卓犖廟廊之具。雖處囊者，衆知其立見；金滿贏者，自耻於不如。何意觸舟，幾成按劍。向非親擢於當宁，誰令獨冠於在廷？公議交歸，高名愈白。知君子所養矣，彌堅金石之心；見聖人而師之，自契風雲之會。踐方丈蓬萊之勝，爲玉堂金馬之儲。凡國人皆曰賢，無廷臣出其右。以淵源澄深，爲諸儒之倡；而辯裁清婉，兼二史之長。順風疾呼，聲遠馳於四表；急流勇退，章屢丐於一麾。衆皆祝公，長無去國。蓋雅富經綸之略，非但高黼黻之辭。面對燕閒，偉展猷之備奏；心嘉鯁亮，仰日鑑之昭垂。粵自望郎，進登法從。特達顒卬之眷，雍容供奉之班。有舉必書，不愧《春秋》之筆削；入告於內，更資朝夕之論思。常楊遠避其詞鋒，班馬寧誇於史筆？獨當上意，高映朝紳。直奏於前，斷斷皆當時之務；退言於後，悻悻異鄙夫之爲。居多陳時政之書，否則薦人才之疏。主盟斯道，推轂寒生。堯舜孔周之所傳，殆重興於今日；富韓歐范之已往，能繼美於此風。伏念某生而戇愚，飽於憂患。近臣論薦，蚤賜覲於雲天；仇家謗傷，久投閒於草野。叨榮華袞，空老青衫。忍圭玷之未磨，尚玉音之可

想。然而未嘗得祿，妻孥不知其有官；耻於訴窮，親交自憐其乏食。已甘心於末路，時矯首於崇墉。似聞垂盡之孤蹤，每指噓枯之餘論。仞墻去久，不以遐遺；尺牘來疏，知其病悴。殊獎大踰於素願，餘輝頓耀於窮途。已玷齒牙，更紆心腹。疏庸自分，非敢執求富之鞭；羈栖無堪，聊欲擊爲貧之柝。恩能及此，念豈有他。溝壑之辱有年，儻終薦墨；廟堂之登不日，重入化鈞。盡室號寒，蓋無庾廖之在矣；叩門觸熱，寧無襍穢之譏乎？《浮山集》卷八。

問候太守啓

上睠名藩，增慎麾符之寄；中頒寵數，聿咨簪橐之英。想閭里望公之來，庶江山因人而重。某官道德純備，詩書淹該。窮游夏之淵源，擅卿雲之黼黻。由仁義而非行仁義，獨明往聖之心；知《春秋》而罪以《春秋》，自信平生之學。蜚聲雒汭，結眷冕旒。烏府繩姦，嗣鄉評于子隱；螭坳記動，推史筆於周任。旋歸侍於家庭，繼起臨於屏翰。解印十年之久，尚傳五袴之謠；掩關一壑之幽，自繫垂紳之望。蓋難而後獲，斯謂仁矣；惟磨而不磷，不曰堅乎？茲由禁塗，還紆郡紱。暫辭近侍論思之列，已無千里愁歎之聲。皂蓋朱幡，頓改吏民之觀；袞衣赤舄，竚期公輔之登。某歷蚤歲以承顏，越衆人而蒙遇。一經白首，蠹書可慚；二紀青衫，索米何補。荷異恩之起廢，復大府之充員。客夢頓驚，深自憐於匏繫；歲華洊易，恍莫記於瓜期。言當問塗，欣遂承庇。恃有白日青天之鑑，庶無震風

凌雨之虞。得二千石之良，與闔境共霑於輝潤；較三十里之智，顧晚生曷贊於聰明？某敢不恪以居官，誠於事長。間以獄訟簿書之暇，求聞忠信文行之規。風日清和，尚寢興之加慎；山川修阻，諒跋涉之爲勞。《浮山集》卷八。

問候平江守啓

二天獨有，頃蒙潤於繡衣；一水相望，茲聞名於畫戟。歲當再閏，春有餘寒。諒惟起處之宜，茂對休祥之集。恭惟某官盛時麟鳳，慶閥芝蘭。襲家風太末之餘，分詩律江西之派。量凝千頃，撓不濁而澄不清；聲徹九皋，發乎邇而見乎遠。早埋輪於當道，旋持橐於禁塗。古循吏何以加，狐狸安問；大丈夫此之謂，燕雀焉知。宜登喉舌之司，暫寄股肱之郡。凡茲提封之千里，共記持節之他時。過漢于張，民尚懷於仁恕；維周申甫，上允賴於藩宣。況茲要衝，雅稱都會。惟南北朝之交好，方絡繹於使旌；念東西府之猶虛，宜雍容於政路。會須贊國，行矣告廷。某飄梗浮生，負薪多病。追往昔之咎，顧面壁以何言；爲知己之羞，豈登門之敢望。無復自通於簡牘，乃聞曲借於齒牙。喜極春糧，憂寬索飯。願承顏於暇日，及贊喜於新春。詔演絲綸，踵漢室三公之拜；榜登龍虎，掩徐卿二子之歌。順風而前，指期可賀。《浮山集》卷八。

回謝及第人啓

妙中儒科，榮登仕版，公論所屬，亨塗可量？伏惟慶慰。某人梗楠大厦之材，圭璋清廟之器。警悟不勞於師授，該洽仍得之家傳。果以妙齡，膺茲遴選。不在君門之第一，尚鬱衆評；久知國士之無雙，佇觀遠業。爲掾聊追於三語，寤主即聞於片言。自惟萍梗之蹤，偶玷葭莩之末。方深贊喜，遽辱惠音。粲然追作者之風，爲之興嘆；謙以叙門生之禮，豈所宜蒙。但增篋笥之光，莫效瓊琚之報。

《浮山集》卷八。

回第二人啓

謝策楓宸，登名桂籍。妙中亞魁之選，共欽稽古之榮。伏以某官天地鍾和，山川毓秀。淳厚爾雅，文章追三代之餘；直諒多聞，聲譽冠諸儒之右。卓然遠器，偉以高材。較藝省闈，已擅巍峨之第；獻言丹陛，益摠悃悞之忠。力陳孝弟之言，深贊治安之策。搢紳動色，共慶邦家之得賢；師友聯名，益見鄉閭之盛事。某偶茲代匱，竊預榮觀。過辱長牋，益欽雅眷。愧乏瓊瑶之報，但增篋笥之光。《浮山集》卷八。

回交代蘇計議啓

錫命天墀，觀風湖嶠。仰惟澄清之素，問豈及於狐狸；俯矜沙汰之餘，後無忘於瓦石。粲然翰墨，賁此衡茅。伏惟某官文成一家，學該百代。襲祖風父風而芳芬如在，問今事古事而酬應若流。密畫與聞，早贊樞衡之議；要途直上，宜參禁橐之華。淹汨幾時，嘆嗟萬口。季子佩相國之印，終振家聲；孺文登刺史之車，鬱隆人望。尚遙魏闕，暫託湘流。往賡衡嶽之篇，聊窮偉觀；歸奉宣室之對，寧久遐方？但念隔一夕之秋風，還復共千里之明月。某自惟匏繫，空數瓜時。撫陋質以無堪，知英游之莫繼。捫心自矢，阻諧附驥之榮；循分遄安，獲免續貂之愧。仰銜雅眷，彌勵高風。書札踵門，珠璣盈軸。遠勤一介行李之至，賢於十部從事之臨。惟子文喜愠有常，未遽絕於新令尹；顧李廣數奇可笑，敢自比於今將軍。罔知圖報之宜，深謝撝謙之過。《浮山集》卷八。

回蘄州教授啓

孤飛未高，每自嗟於六翮；屢薦不入，乃遽竊於一麾。不遑據義而辭，獨有親仁之幸。惟某官珪璋清廟之器，梗枏大厦之材。遡游夏之淵源，學窮聖域；粲卿雲之黼黻，文掞天庭。以終賈之妙年，

擅蘇張之大手。鴈序共題於鴈塔，久歆艷於鄉閭；鳳閣聳聽於鳳鳴，尚徊翔於郡國。思樂茲游於泮水，選掄即上於瀛州。某撫隻影以何堪，荷雙緘之見予。久隔異縣，行遂同寮。飽聞蘄水之濱，最號芹宮之盛。游鄭僑之鄉校，行聽弦誦之音；即何武之學宮，尚賴箴規之益。成我素志，所望故人。

《浮山集》卷八。

與教授啓

青山白水之盟，歸歟未遂；皂蓋朱幡之寵，老矣何堪。重拜佳音，仰欽雅眷。伏惟某官器資凝重，學術邃深。兄弟並列於儒科，已掩機雲之譽；家世共推於賢業，有光群紀之傳。了無俗吏之簿書，合上諸公之臺省。斯文振起，多士鼎來。某屏跡爲深，離群茲久，故人有幾，當復見於儀刑；餘習未除，尚樂聞於弦誦。庶以餘暇，獲奉緒言。《浮山集》卷八。

回江陰薛知軍謝到任啓

榮膺朝命，出領郡符。采吉日而見吏民，揚仁風而布條教。里都共慶，黨友增輝。恭惟某官才秀儒林，望隆時輩。蚤以賢關之彥，常登冊府之游。踐履爲多，尚未冠金馬玉堂之選；聲猷益大，當始

於朱幡皂蓋之時。視事云初，辱書甚腆。荷撝謙之已至，慚伏謁之未遑。諒無久淹，即躋要近。鳴玉曳履，將入踐於華塗；賣劍買牛，宜速酬於雅志。仰懷風味，良切瞻依。《浮山集》卷八。

代執政謝賀新除啓

視草玉堂，頻上乞身之請；疏恩丹陛，更叨共政之圖。寵至若驚，令行弗反。念遠猷之何有，辱高義之相先。疾讀誨音，交流慚汗。某官風華懋美，天韻雄成。持自得之學而尊其所聞，蘊至剛之氣而養之無害。長篇大軸，方天下想聞其風；直道危言，顧廷臣無出其右。宜居四近，協贊萬幾。乃紬金匱之藏，暫奉琳宮之逸。更《春秋》之一字，誰敢異辭；得謨典之百篇，復見左史。遠勤華翰，俯賁衰蹤。燦然錦繡之詞，恍若瓊瑤之貺。某離群滋久，被命過優。嗟小器之易盈，何能稱此；惜真儒之未用，益愧先之。祈茂毓於粹和，尚阻陪於談笑。《浮山集》卷九。

代賀漕除戶侍啓

詔頒天陛，恩陟地官。聳風采於列城，籍甚埋輪之譽；增羽儀於禁路，偉茲持橐之班。簪紱均歡，冕旒虛竚。竊以會計自有綱目，廢之斯紊而舉之則張；泉貨非無源流，疏之斯通而壅之則止。仰

惟累聖，具有成規。凡斂散出納之權，爲經常永久之計。餘財餘力，民無一日之徭；足食足兵，國有九年之蓄。閱歲滋久，遭時多虞。官簿紛紜，弊起胥徒之手；民田連亘，富擬王公之家。舉世咨嗟，賴公灼見。銷百年之患，不勞指顧之間；爲兩路之民，永息追呼之擾。法當推廣，眷益優隆。恭惟某官道極高明，氣充剛大。洽聞博物，學貫百氏之書；發策決科，文高乙夜之覽。以潔淨精微之教，逢聰明睿智之君。墨綬他時，屈宏才於下邑；繡衣三歲，騰歡頌於載塗。任衆人所難能，合斯民之共願。兩手加額，萬口同詞。侯宅侯田，既力摧於豪右；我疆我理，庶永斷於侵漁。萃此殊功，滋膺妙簡。仁政必自於經界，已悉正於版圖；老成實重於典刑，宜遂聯於簪橐。卓爾群工之標的，茲爲二府之權輿。成命初傳，有識相慶。某猥蒙知遇，浸荷使令。奉令而行，惟謹遵於三尺；指心自誓，儼圖報於萬分。賀厦爲深，趨庭未遂。莫勝敷叙，但劇欣榮。《浮山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代人賀陽奉使啓

登持禁橐，就擁使旂。聽履而上星辰，聳儀型於百辟；出疆而安社稷，敦和好於兩朝。維時鉅公，實允群議。某官喬山松柏，層漢鵬鴻。威儀詞令之不凡，出處行藏之可紀。推諤諤之一士，名早播於簪纓；萃師師之百僚，眷獨深於黼黻。周爰使節，共理侯藩。盤根錯節之無難，視草判花之已晚。輦轂先彈壓，共高京邑之深；原隰有光華，茲重使輶之遣。暫閱大司農之印，徑躋少常伯之聯。

極寵耀於一行，視恩輝於八座。自天子所，揚萬里之威名；真丈夫哉，快一時之觀聽。某蹇薄門闌之下客，飄零江海之餘生。雖長此阻陪於後塵，喜行矣將歸於大治。神其持護，可忘道路之勞；帝曰遄歸，即正鈞衡之拜。《浮山集》卷九。

代考功郎中謝宰執啓

不習爲吏，猥充數於侯方；何自爲郎，遽升華於省戶。日眩雲天之邃，身參鵷鷺之行。踰分疏榮，省躬知懼。伏念某愚未聞道，懦無取材。斗筲之器小哉，寧知遠者大者；箕裘之業衰矣，敢云有之似之？徒以早唯詩禮之聞，不忍少廢簡編之習。候槐黃於八月，屢戰無功；望桂魄於九霄，自憐不遇。乃抗塵而走俗，每勞形而苦心。艱險備嘗，交游益落。頃預登聞之末屬，初觀文物於本朝。魏闕馳心，幸不違於咫尺；太倉索米，曾何補於分毫？無何薪桂之不供，非爲蓴鱸而欲去。懇求補外，偶玷治中。望行都數舍之遙，幸賢牧接踵而至。蒙成自慶，敢希南陽太守之稱；救過不遑，寧有海沂別駕之譽？從容茂苑長洲之勝，談笑清香兵衛之間。念百里之行，至九十而方半；顧千鈞之重，豈一縷之能勝？忽驚詔綍之頒，遽竊守符之寄。幼之所學於古者，將行其志；前之所任其長者，今推而行。每一事必稽於公言，寧此身專任於衆怨。不意譴訶之粗免，每虞謗讟之交興。迨此終更，還叨初渥。解印章者幾日，聞警蹕於大昕。三年可使足民，僅逃於戾；一言何能寤主，宜黜而升。謂稍還中都官

之舊班，乃徑處尚書郎之高選。矧伊考績，幾類典銓。自昔相傳，兼司貢士之選舉；于今未替，仍掌勳臣之謚章。七司之案牘旁通，百官之考課具在。材宜克稱，事最爲繁。曾微累日之勞，驟玷列星之次。此蓋伏遇某官甄陶萬彙，橐籥一元。負剛毅敢爲之氣而守以至謙，積深造自得之學而持之無倦。黃鍾大呂，鏗鏘雅頌之音；北斗泰山，烜赫台階之望。持危扶顛而力有餘裕，守文應變而施無不宜。雖斯須告后之言，皆悠久經邦之略。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光輔丕圖；又負偃植各安所施，並徠衆俊。坐令孱瑣，亦復超踰。某敢不策疲曳以忘勞，履靖共而安位。勉揚乃職，思稱所蒙。方太上皇開近侍薦舉之科，已首竊朱幡之寵；惟今天子下內外更番之令，又躡陪畫省之遊。自揣何人，每叨殊獎。銘茲厚植，誓不辜恩。感懼交懷，言書莫盡。《浮山集》卷九。

代鎮江守謝宰執啓

釋宣流之重寄，僅免譴訶；分近甸之名藩，益慚倖冒。人欣由遠而及邇，自慚已去而復來。獲安萍梗之蹤，盡出鈞陶之賜。伏念某性資頑鄙，材具拙疏。隨地而安，謂遇坎乘流在我而已；爲貧而仕，乃抗塵走俗垂老不休。費歲月於奔馳，耗精神於憂患。力小不可任大，而委任多過其材；命薄難與成功，故事功略無可紀。徒積素餐之愧，不知華髮之侵。所願終焉蓬蓽之間，況亦晚矣桑榆之景。屬者烽塵之擾，蕭然淝水之濱。荷君公起廢之恩，豈臣子辭難之日？扶老携幼於風塵之際，黽勉畏

塗；救死扶傷於煨燼之餘，侵尋累月。竟無毫髮，可效涓埃。旋易朱方，席未遑暖，遽貽白簡，罪不勝誅。益收驚魄於故廬，長保殘軀於暮景。荷清朝之簡記，趨便殿以對揚，誤膺鄂渚之除，亟溯長江而上。赤壁夏口，視形勝之具存；京口曲阿，豈夢魂之敢到。忽聞申命，獲拜制書。此蓋伏遇某官文章六經，事業三代，聳北斗泰山之望，播黃鐘大呂之音。柱石本朝，輔贊彌縫藏諸用；權衡多士，父負偃植安所施。籌策無遺，勲名有耀。犯顏軒陛，判群議於一言；正色廟堂，裁萬幾於反掌。方並來於衆俊，曾不棄於寒生。爰因新挂印而東，復畀舊分符之地。某敢不撫摩彫瘵，振起懦偷。今日所當言者，朝夕而行；曩昔所未至者，一二而改。人臣均於愛主，願分宵旰之憂；郡守職在養民，尤在水潦之歲。誓殫駑力，仰答鴻私。《浮山集》卷九。

代人宮祠謝宰執啓

病餘待盡，寄暮景於山林；望外叨恩，奉真祠之香火。仰銜鈞造，深激懦衷。伏念某用意迂迴，觸向乖迕。辛勤早歲，所服膺者前哲丁寧之言；狷介一生，所切齒者流俗靡敝之習。誓無忘於日用，斷自保於歲寒。頃省戶初造於坐隅，每暇日備陳於心曲。照其悃悞，契若平生。至於極力保持，脫危蹤於虎口；加之過情推挽，陪法從於螭坳。稍親天日之光，尚畏風波之迫。乞郡符而引去，猶書殿之疏榮。周旋其私，始終若此。契闊仞牆之寢久，因循尺牘之遂疏。豈炯炯之有他，謂區區之何益。知

心最舊，固宜苛禮之兩忘；薦語尚新，豈慮流言之三至。逮更除於兩郡，旋趨覲於九霄。還載筆之舊班，恩寧無自；僅持橐之滿歲，罪在不容。沸騰白簡之辭，罷免丹邱之守。坐此七年之屏跡，蕭然萬事之冥心。已玷恩門，終棲德宇。初謂生存之無望，亦知顛沛之可期。流離敢望於他人，顧盼未忘於疇昔。尚頒稍廩，力護瑕疵。憔悴餘年，終賴賞音之素；紛紜行路，虛疑獲譴之深。恭惟某官燮和一元，陶冶萬類。輔贊彌縫，藏諸用；上表精忠；勞來還定，安其居，民臻寧壹。蠲除密網，振起頽波。如殘生委頓之餘，更衆毀摧傷之久。卧疴農畝，恃大庇而少安；賦祿祠庭，揣素餐而益懼。惟堅持於晚節，亦深訟於昨非。敢曰酬知，終焉戀德。瞑目何望，分作天地之棄人；沒齒爲期，長借江河之餘潤。《浮山集》卷九。

代平江守落職除宮祠謝宰執啓

悔尤自見，疵豈待於吹毛；彈劾遽聞，罪莫勝於擢髮。俯從寬典，仰戴殊私。咎雖由於一飲一食之間，恩不忘於三沐三熏之素。伏念某凡材樸櫟，薄命崎嶇。屢試無聞，將行復蹟。嘉肴不知其旨，學豈足以探微。簞食不堪其憂，恩誤蒙於起廢。粵自苕溪之偏郡，更擢茂苑之要藩。內省冒居，久思引去。屬使旃之修好，頒燕豆以示慈。方遠人欽奉於王靈，豈一介驟干於國典？凡酒醴牲粢之設，悉有傳承；雖供張器用之微，靡容加損。誰爲草具，以紊初筵？壞館納車，僅免有詞於鄭國；烝餼薦

體，不憂興問於晉人。雖謂至愚，寧忘自力；遽煩剗削，深負陶鎔。尚竊食於外祠，姑罷直於中秘。保全曲折，感懼再三。某官柱石本朝，權衡多士。彌縫補贊既臻於治，偃植又負悉用所長。謂斐然不知所裁，罪則有素；而過也各於其黨，心實無他。如憐艱脆之蹤，更厚帡幪之庇。念平時細謹，不敢越俎而代庖；顧書生酸寒，難使監厨而命定。以儆不肅，聊示有懲。某敢不祇荷寬恩，因追往咎。作餅空勞於畫地，自歎迂疏；懲羹不忘於吹齏，彌思戒慎。《浮山集》卷九。

代湖倅謝宰執啓

聚族猥多，不能供億；逢辰既泰，耻獨飄零。恩誤出於鈞陶，憂頓寬於溝壑。飲食必祝，造化難酬。伏念某材具非長，器資甚淺。枌榆既隔，銷歲月於奔馳；蒲柳易殘，耗精神於憂患。棲遲無地，孤露不天。敢懷結綬以登畿，但願攝齊而請業。在後固宜於瓦礫，分也奚言；居貧莫具於簞瓢，蕭然已甚。頃持危惴，仰叩崇墉。謂或死或生之分，繫吾相一笑一嘖之頃；方旅退旅進之次，蒙我公三熏三沐之私。願既滿於登門，寵更叨於佐郡。方茲需次，已復問塗。惟四水之侯藩，號二浙之道院。白蘋繞郭，華屋填城。明月清風，既宛存於舊觀；浮家泛宅，尚追想於遺蹤。良慰途窮，曷分吏責？號寒啼飢，二十口均欲酬一飯之恩；摩頂放踵，六尺軀邈未有纖毫之補。恭惟某官力扶宗社，心契乾坤。宇宙山河，盡回和氣；禽魚草木，亦賴恩輝。冕旒獨倚於精忠，竹帛疊書於茂烈。群才並進，偃

植各安所施；異意潛消，芟夷勿使能殖。贊贊祖宗萬世之業，亹亹唐虞三代之風。鑑此孤蹤，斷無他技。有加憐惻，弗忍流離。家室妻孥，驩然相告；父母天地，恩其可忘？某敢不圖效萬分，謹遵三尺。駑駘十駕，所願勉旃；鷦鷯一枝，不啻足矣。心焉懷德，誓不辱知。《浮山集》卷九。

代郡守謝侍從啓

卧漳濱之疾，亟返鄉粉；復鴈門之跡，重紆郡紱。恍若沉疴之去體，猶念覆車之在前。備歷多艱，若爲共理。伏念某瓶罌之器，易滿而傾；拱把之材，過用則折。久矣坐叨於餽廩，蔑然無補於事功。數免稀遷，榮未施於毫髮；早衰多病，憂每迫於膏肓。惟聖主親攬於權綱，而群材悉起於幽遠。有如孱瑣，示預使令。攬轡登車，已負埋輪之譽；捫參歷井，敢忘叱馭而前！乃呻吟於路旁，分沉冥於死所。自天而下，忽霑從欲之恩；順流而東，始有更生之望。白骨幾再肉矣，死灰寧復然乎？方欣一壑之專，寧復三刀之夢。忽茲假寵，無路懇辭。念材具之非長，復憂愁之不貸。吹蠶懲沸，自念傷弓之餘；滴淚到泉，更嬰舐犢之戚。神明未還於舊觀，道德益負於初心。雖已懷印紱而來，猶欲挂衣冠而去。甫茲視事，惟懼瘵官。恭惟某官一代老成，斯民先覺。以正元之朝士，首甘泉之侍臣。特立卓然，屹中流之砥柱；孤光炯若，粲明月於長庚。當宁已熟於履聲，造膝每懷於諫草。行膺制綬，入秉機衡。俯念窮途，久沾餘潤。謂異時試郡，雖慚二千石之良；而平昔登門，不啻三十年之舊。假此

朱輶之寵，本由華袞之褒。某敢不體息黥補劓之殊恩，圖宣化承流之薄效。悉蠲民瘼，仰答已知。事君以人，已誤勤於推轂；代天理物，惟側聽於演綸。《浮山集》卷九。

全宋文卷四二四二

仲 并 五

代謝監司舉薦啓

賜閒丹陛，自愧叨踰；承乏泮宮，敢求聞達？豈謂剡章之寵，得於擁簪之初。竊以當宁思賢，方以得人爲急；群工體國，率懷舉類之心。然而斯人或老於山林，沒世不聞於朝野。況彼深情而厚貌，鑑裁爲難；類皆飾僞而亂真，沿襲滋甚。輕儇狂斐者，以警慧而獲舉；循默遲鈍者，謂純雅而見收。或肆爲放蕩之言，至自詭經綸之略。世更相笑，人不易知。如某者術業空空，性資下下。挾書早歲，嘗妄求六藝之歸；筮仕壯年，了不通當時之務。自登名於科第，久待次於田間。粵在去秋，遽聞召命。引道即趨於魏闕，俯躬入覲於楓宸。揣愚分以遄歸，迫官期而來上。竊五斗之粟，遂寬菽水之憂；蒙一字之褒，更重駑駘之價。此蓋伏遇某官主盟斯道，推轂寒生。嘉善而矜不能，允矣大賢之度；好德則錫之福，念茲皇極之言。顧如孱愚，允謂疏邈。親承輝庇，方託二天之仁；首示薦章，更

妙五雲之體。莫勝榮幸，姑誓緘藏。某敢不祇畏簡書，服勤夙夜。益勵疏愚之守，用報所知；回觀清要之塗，良非所望。然而儒宮牢落，士氣彫零。廊廡僅存，詩書絃誦之久廢；廟宇不設，簠簋籩豆之俱亡。寓奠獻於釋梵之宮，設筵几於茅茨之下。凡在使麾之所部，爲郡幾何；闕然鄉校之不修，惟此而已。尚蘄特達，曲示恩輝。豈敢遽望於落成，庶幾稍資其經始。當與多士，共荷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浮山集》卷九。

代李司理啓

立笠澤之簿書，方虞曠戾；移蘇臺之獄訟，更辱超升。曾未期年，獲書再考。深惟倖冒，彌積悚惶。伏念某本以諸生，獲陪多士。粵從弱冠，即玷賢書。周旋詩禮之異聞，粗知嚮道；佩服聖賢之遺訓，用以成身。志竊慕於古人，文敢希於作者？誓堅素守，絕意亨塗。逮晚困於流離，繼頻更於憂患。衰遲已甚，窮困焉依。乃稍緝於舊聞，遂復賈於餘勇。擔簦鼓篋於群英之後，爭名較藝於寸晷之餘。笑末學之未工，悼初心之已負。偶緣薄技，遂忝儒科。昨從筮仕之初，即處提封之下。一行作吏，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常在數奇之域。甘沉迷於簿領，已自斷於平生。既才疏與世以多違，又動輒迷方而不遇。方懷退縮，敢意甄收。誤蒙特達之知，更處平反之寄。空坐縻於歲月，終何補於事功。每懷朝夕之憂，更甚簡書之畏。自分書下下之考，其敢希赫赫之名？賴盛德之包荒，俾終年而

尸素。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盟。忠嘉久簡於上心，議論獨傾於諸老。徧儀禁路，嘉猷未究於所長；出領輔藩，坐嘯何勞於游刃。將益茂經邦之業，故每敦推轂之風。致此寒微，首蒙眄睞。疏庸何取，敢云州縣之徒勞；頑礦無堪，尚冀鈞陶之在後。某敢不益堅晚節，慎守官箴，思少效於纖毫，庶仰期於知遇。《浮山集》卷九。

代人贄見婺守啓

垂大名於宇宙，雅願登門；走賤役於塵埃，適諧望履。跡自憐於么麼，庇永託於帡幪。幸豈人謀，思惟己獨。伏念某簞瓢貧餓，萍梗飄流。少也從師，供灑掃應對之職；長而試藝，乏雕蟲篆刻之資。決戰徒勤，策勳何有。蹭蹬場屋，莫廁千佛之名；惆悵雲霄，欲致諸天之問。此心何在，一飽所驅。未容辭箠楚而脫簿尉之中，寧有持旌麾而出幕府之望？竭來涇水，祇役窮山。去門墻跬步而遙，日蒙暉潤；環閭里千家之聚，歲幸豐穰。藹然絃歌，溢於達路。踰年坐糜於餽廩，終朝絕簡於簿書。父老均歡，非止干戈之不識；官寮自幸，更看桴鼓之稀鳴。自愧空餐，祇虞深譴。賴密依於蓮幕，每快睹於芝眉。謂閱四十而無聞，雖賦資之極陋；念陪三千而受業，亦用志之良勤。假以色辭，慰此勞悴。罰不勝而誅不至，以是爲憂；閔其勞而序其情，恃公爲重。雖阻陪於杖履，已深篆於肺肝。恩實知歸，報將何所。抱關擊柝，自念有時而爲貧；毀瓦畫墁，大類無功而得食。疏庸安取，僥倖何多！

恭惟某官名擅斗南，氣鍾江左。見聞該洽，滿詩書於腹中；詞藻淵源，揮雲烟於筆下。躬行孝悌，氣蘊中和。攻曉窗夜燭之勤，以春誦夏絃爲樂。箕裘世業，合視草於玉堂；羽翼聖經，每擷英於黃卷。令譽藹聞於中外，清風稱冠於古今。丹桂一枝，凜諸儒之莫望；靈芝三秀，偕群從以同登。既鴈塔之書名，宜鳳池之接武。北門西掖，行司帝制之嚴；疊嶂雙溪，暫借侯藩之重。已看暖席，行即賜環。重念某棲遲末路之有年，擺脫窮愁之無日。已踰壯齒，蒲柳之質易衰；久困窮檐，樗櫟之材何用。徒分陰之是惜，競寸晷之無從。仁不遐遺，已荷包荒之度；善惟類舉，尚希拔茹之私。《浮山集》卷九。

代宋帥回張魁啓

射策天庭，登名仕版，榮中君門之第一，素推國士之無雙。公議所歸，輿情共慶。伏以某官力行仁義，允蹈中庸。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尊其所聞；覽諸子百家之言，而守之以約。學深自得，性稟不群。以道術支離爲心憂，獨得伊川之正統；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歷陳涑水之嘉謨。擢冠省闈，已騰令望；比奉大對，益獻忠言。誠意格物而探聖賢之心，已著當年烜赫之譽；誦詩讀書而爲國家之用，可見他時康濟之功。某猥以疏庸之資，誤忝承宣之寄，仰慶朝廷興賢之盛，幸觀閭里得士之榮。薄植何功，長賤誤辱。愧乏瓊瑶之報，但增篋笥之華。《浮山集》卷九。

回孟郡王姻禮書

五世並於正卿，無假龜人之卜；一女不與凡子，自憐處士之心。敢謂宗工，不遺衰系，甫遂絲蘿之託，洊頒箱匪之豐。合好千秋，納成今日。顧憔悴何以稱此？況戇愚僅若而人。職替公宮，慚匪有齊之季女；光生蹶里，佇看迎止之韓侯。仰望終身，欣榮之至。《浮山集》卷一〇。

答孟郡王姻事報日書

伏承卜茲柔日，賁以華牋。至于再，至于三，方懼猥辭之瀆；迨其今，迨其吉，欣惟嘉命之承。《浮山集》卷一〇。

爲五弟問姻王氏書

必恭桑梓，孰先父母之邦；薄采蘋蘩，莫重春秋之事。茲圖合姓，仰恃通家。某第五男顥蒙何取於鄉評，伏承令女二小娘子婉婉無忘於姆訓。豈韋布敢求夫佳偶，顧萍蓬久藉於餘光。風土異宜，無

若鄉閭之舊；著龜協吉，遂忘門戶之微。庶幸俯從，益敦永好。《浮山集》卷一〇。

爲妹回蔡氏姻定書

蟬聯華胄，世久襲於金貂；萍泛寒蹤，身粗安於蓬蓽。敢圖姻好，偶契夤緣。某第幾女子姆訓無忘，第習勞於機杼；伏承令似從事家聲是繼，寢騰譽於簪纓。聞命行媒，增輝蔀屋。遂松蘿千秋之託，願拜嘉音；盛羔鴈五兩之儀，益欽雅眷。有少回禮，具列別牋。《浮山集》卷一〇。

子舍姻定書

漢列留侯，久聲猷之未墜；周歌山甫，今苗裔之遽微。妄議姻聯，敢忘族系。易簡愚弱未冠，唯翰墨之服勤；伏承某人婉孌方笄，早閨闈之毓秀。敢徼福於先世，用納吉於華宗。五世正卿，信媯姜之協吉；一鄉兩姓，庶朱陳之復生。豈無他人，其惟大援。《浮山集》卷一〇。

代爲外孫女孟氏作姻事言定李仲簡書

白也之思飄然，久馳雋望；三桓之孫微矣，猥辱佳音。龜筮協從，室家相慶。某人女功是習，婦禮何知；伏承某人譽著虞庠，名優漢殿。荷一介行李之至，得五世正卿之家。愧我好逑，偉茲吉士。春風得意，云初僊桂之攀；末系生輝，永遂女蘿之託。《浮山集》卷一〇。

代王氏姻禮書

初求大援，非吾偶之爲慚；適兆和鳴，豈人謀之及此？乃以衰系，獲締華宗。古所重者繼世承桃，頃既陳於問名納吉。占期伊邇，候已覲於三星；納幣有稽，儀敢望於五兩。《浮山集》卷一〇。

代人姻事定書

婚姻劉、范，求平時臭味之同；閥閱崔、盧，孰若我鄉閭之舊？敢徵福於先世，用增耀於衰宗。某人子職之餘，粗習前人之詩禮；伏承令女姆訓有自，不忘女史之箴規。頃問名於行媒，許合好於二

姓。一溪共住，匪宋遠跂予望之；盡室均歡，忘齊大非吾偶也。有少禮物，具如別牋。《浮山集》卷一。

代石仲澤姻事定書

正婚姻而辨姓，將繼嗣於前人；申媒妁以問名，宜率循於古訓。某第幾男某年齡鼎富，伉儷求諧。適茲筮仕之初，思得承家之助。伏承令女溫恭而孝，柔靜以和。雍容環佩之儀，窈窕閨闈之秀。拂龜考古，協鏘鏘鳴鳳之符；占星問期，正灼灼桃華之候。相我宗事，無易淑姬。矧三遷方藉於鄰光，而九里獲霑於餘潤。荷親情之有素，宜姻好之相求。結援高門，儻遂絲蘿之託；來宜私室，載賡蘋藻之詩。百金何言，一諾爲望。《浮山集》卷一。

原弊錄序

務曰雜買，場曰雜賣，至猥局也。官之監臨於此，至賤有司也。以賤有司而理至猥之局事，救過目前，得無笞罵足矣。書之於冊，若奉一大事然，豈不陋且愚哉？雖然，賤有司之意，以謂天下之弊自其微者察之，則其弊易見。凡百有司，唯至賤者乃事事親之，則其見也審。上之人因賤有司所察之

微而移以察其大者，又因其所見之審而將事事加審焉，此錄或有取也。若止以曰雜買曰雜賣觀之而已，非賤有司意也，無庸觀也。名曰《原弊》而私竊叙其意焉。《浮山集》卷四。

贈筆工序

書不擇筆，非至能書，則至不能書者也。余平生不知書法，見筆輒書，未嘗敢擇。以故筆工精否優劣，亦懵然不能等級差次之。今日試某人筆，則雖予之至不能書，亦知其爲工，知所擇矣。《浮山集》卷四。

跋蔣頴叔兄弟與其姪宣卿詩

「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此少陵別其姪勤詩也。「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此宴忠州姪詩也。「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舊諳疏懶叔，須汝故相携」，此皆寄其姪佐詩也。每誦其詞，見其於猶子勤勤親愛之，蓋不啻其子，可以見少陵孝友有餘、仁厚之至也。大師蔣公賡唱二詩，其得少陵之心乎。唯二父能知龍閣公於少時，龍閣公不負二父之知於今日，此詩尤可傷也。少陵諸姪其後不皆有聞，而龍閣公出入踐更，顯名當世，過少陵諸姪遠甚，亦見二父於猶子中非苟親愛之如

此。《浮山集》卷四。

題吳興沈師所藏米老帖

此老無恙時，此帖家家有也。今墓木不啻拱矣，鑑逢真主，價長千金，流落人間者，真太山一毫芒。今日見此帖，病眼頓醒。展玩久之，因語冲虚師，其亟由間道以歸，非余勉同忠恕，法當没入也。《浮山集》卷四。

題臨丘文播四花圖

自某來吳門，每過空如老人，相對清坐，便覺不在城市間。去此有日，見所作《四花圖》，不能釋手。老人善藏之，賞音者希，不特爲此花太息也。《永樂大典》卷五八四〇。

後樂堂記

宣和二年十月，敵起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

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谿民阻山爲暴，吏不得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敵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湟，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敵覆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逼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繚信境數百里皆爲敵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敵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險峙糧，益毆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果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敵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愈斬敵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乃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幾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敵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詬之，卒

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狃於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選懦譸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爲四塞地，使遂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闚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鎡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非偶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於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端螭，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答？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於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爲偏壁。乃哀選鋒^{（二）}，爰按走集。敵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於城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之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手，敢揚王休。乃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新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仇。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標，載之民

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浮山集》卷四。
〔一〕哀：原作「褒」，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二四三

仲 并六

趙公遠祠記

乾道四年夏五月，天子命直龍圖閣趙公守吳郡。未踰年，訟理政平，郡以無事，民所願欲，不請而獲。明年四月，祠故侯趙公，從民望也。先是，建炎三年，趙公來臨此邦。於時敵人南侵，環千里之地，兵氣四合，東西數大藩，戎馬奔軼，所過輒下，或挈老稚、空城邑去之。公初至，慨然言曰：「朝廷所以列方面、置牧守，豈適爲平時計哉？亦惟一旦緩急，免斯民於阽危爾。」指城池言曰：「吾知死所矣。姑盡吾備焉，不濟，死未晚也。」已而敵勢日張，鄰郡之民或走險阻以自固。邦人請於公，公曰：「非計也，湖水鄉爾，我能往，寇亦能往，將安避？」乃躬率將士，戮力乘城，艱難辛苦同之。天寒日晏，士卒未食不敢食。中夜以興，疾風暴雨不避。人皆感勵，願以死守。禁旅數十輩詣公言曰：「敵至矣，人人願爲戰。詰朝，盍授甲？」公曰：「敵去我遠近，我豈不知之？須爾曹告耶？」

且爾曹豈真有戰心哉？一旦懷甲出入，小則驚里閭，甚則劫太守以起亂爾。然必欲擾城邑，亦安用甲爲？」公折其謀，逡巡而退。敵勢益迫，公號令益精明，衆恃以無恐。顧闔門二百指言曰：「守土，吾職也，不敢顧其家。敵來，吾以身先之，爾曹同一死爾。」他郡間有嬰城自守者，往往屏息偷生，一夫搖手，衆皆惶怖。敵未至，民已困且弊。公從容暇豫，無異平時。城闔早啓晏閉，民得自如，初不知敵人在吾境也。或謂敵且浮舟而來，公乃厚募没人水行以鑿敵艦，誅巨木、沉廢舟以絕間道。短衣毀服，出入民間，民之利害，纖悉得聞。民有負薪及門，門卒難之，因留不與。公聞，呼門卒痛懲之，且謂曰：「一束薪，細事爾。平時強取於民猶不可，今何時耶？」豪強斂手，一毫無犯。公倉卒遭變，乃應之從容，智略輻輳，雖平時出入兵間者，自以爲不及也。事甫定，公遽罷去。命下之日，居人如將去父母，攀戀涕泣，思所以挽公者百計。御史以民言告於上，詔還公於郡。又數月，而竟去。嗟乎！敵人踰河及汴，自汴及淮，自淮及江，連江浙十數郡，地方數千里，若涉無人之境，武夫悍卒，莫敢嬰其鋒，卒無一人保土疆人民，爲朝廷報。志士仁人，顧嘗念此，是爲兵不足用，民不足守，亦城池不足恃以固耶？今湖蓀爾邦，且沮洳地也，無虺蜥蠃子之援，公獨以此抗方張不測之敵，左支右吾，卒以無事，至今爲樂土，華屋填城，耕桑四野，歲時士女遊觀，軒蓋遮道，不知出於兵革之餘也。謂兵不足用，民不足守，城池不足恃，亦陋矣。民去公愈久而念之愈無窮，每裴回溪上，顧瞻太息，焄蒿悽愴，如將見之。私相謂曰：「微趙公之賜，不及此。然廟貌不設，無以揭虔妥靈而寫予思。且今耳目所熟，公之功不可掩已。他日傳聞異辭，謂全活吾民者，公耶？其誰耶？」告於郡屢

矣。今使君之來，順民之心，一請而從之。初欲祠公於慈感精舍，曰是浮屠氏之居，豈足延公？惟唐魯郡顏公之祠，英風義氣，凜凜如生，邦人奉事唯謹。虛祠之東偏，理若有待，盍以是寓公之祠？衆曰宜哉，即日迎公像於堂。邦人踴躍駢觀，儼然望公峨冠正笏，若指麾於一堂之上，攘却彊敵於談笑間也。使君屬某記其本末，以蕪陋辭，不獲，乃取鄉人之言一二載之。爲迎享送神之詩，併刊之於石，使邦人歌以祀公。公諱子麟，少年登進士第，吏能精敏，所至有聲，蓋神明之胄云。公遠，其字也。辭曰：

桂楫兮蘭舟，望我公兮中流。環四山兮暮雲合，侯何之兮不我留。百堵兮千室，公手拊摩兮德無極，脫我兵氛兮遺黍稷。弁維峰兮茗之水，山與高兮澤瀰瀰。來遊兮溪濱，歌舞兮吾民。坎坎兮擊缶，雜肴羞兮奉卮酒。薦芬芳兮籩豆靜好，侯歸來兮不嘖以笑。時節烝嘗兮無我民違，民危與安兮今豈忘之？鬱初懷兮幾時，匪今侯兮疇慰我思。凜凜乎英風，越異世而同宮。佑城郭兮益無已，貽今侯兮壽多祉。《浮山集》卷四。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五〇。

江陰君山浮遠堂記

紹興二十年正月

紹興二十年正月〔二〕，江陰趙侯智大至郡踰月矣，以書走旁邑，告常所往來者曰：「惟某奉試郡乎此，父兄朋舊苟有以告我，無憚道路。」余發書喜甚，即日自陽羨具舟，陪諸客謁麾下。侯爲陳醺

豆，道平生歡，且條畫所以爲郡。語纚纚可聽，蓋事無細大，斬斬皆有綱紀。後二日，請辭曰：「余無以告侯矣，不敢以久溷館人。」侯掩耳不余聽也。翌日，又辭，益相挽留如初。然熟視辭色，若有所懷未吐也。因謂曰：「豈有以命我耶？」笑曰：「然哉。蕞爾邑介於數大郡之間，疆洫井閭與凡貢輸之入，不能當他郡之十二三。惟嚮山背江，風物殊勝，他郡或無有也。嘗試與子踵君山而望焉。」行郡城而北，纔里許，至君山。相與登絕頂，又謂余曰：「郡奉朝廷恤民之令，凡土木之工，病苦閭里者一毫不忍爲。邇者撤浮屠氏之廢廬，輦其材付主寺事者，使新斯堂於山之巔。」關戶而南，峰巒伏起，東西聯亘，嵐煙煥翠，蕩漾几席。侯曰：「此未爲偉觀也。」乃憑闌而北，淮颿海舶，十百相銜，長江接天〔三〕，不可涯涘，觀者爲之改容眩目焉。且江自京口而東，距海爲不遠，地浸傾下，又東二百里而後至此，江流益縈迴演迤，無甚怒極湍之勢。每風平浪止，淵渟鑑靜，晴碧湛然。而一堂之上，西望京口，東屬於海，豈以目力爲限際，蓋愈望而愈無窮也。客有誦東坡「江遠欲浮天」之詩者，侯曰：「是可以名吾堂矣。」謂予其遂記之。嗟乎！江山之勝，非名人達士煥飾表見之，亦不能自勝也。樵夫牧叟，生長游處其間，不知江山之爲江山也。僧廬道院，往往占江山之形勝，而其徒知江山之爲江山者幾何人？騷人墨客與羈旅憔悴之士，間能携筇躡屐、把酒賦詩，取適俄頃，亦何能發江山之勝概，使聞者願來而至者忘歸乎？郡侯縣大夫，力固足以辦此，然汨沒文墨間，知江山之爲勝者又幾人？能從容了公家事，知江山不害爲吏者益可數也。至於新棟宇臺觀，極一時登覽之雄，以暇日從賓客徜徉，醉詠其間，當於前輩勝流中求爾。異時斯山之巔，黃茅白葦，樵者之所徘徊，而敗屋

一二椽，過者懼壓焉，不敢少竚立其下。今侯到郡，不勤民力，不索公帑之藏，使千古江山之勝自我煥發，是可書也。將移是而施諸有大於爲郡者，則夫易卑陋苟簡之習爲高明偉傑之觀，皆當如斯堂矣。侯天枝之秀，蚤歲以儒學登進士第，嘗賜對便殿，擢丞奉常。已而出佐三近郡有聲，行光顯矣。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又見道光《江陰縣志》卷二五。

〔一〕二十：《江陰縣志》作「二十五」。

〔二〕長：原作「是」，據右引改。

吳郡三賢堂記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概，以次復焉。又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蓋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

「其爲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爲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貞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爲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鑱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概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曆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家萬戶嬰兒啼」之句〔一〕。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爲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爲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於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扃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爲之贊叙。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

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吳郡志》卷六。又見《吳都文粹》卷二，《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正德《姑蘇志》卷二二，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九，同治《蘇州府志》卷二一，民國《吳縣志》卷二九。

〔二〕千：原作「十」，據《吳都文粹》改。

黃夫人傳神贊

氣冲而醇，神湛而凝。淑範徽聲，宜宗姻而瑞家庭。在子若孫，克孝以寧。仙氣餘韻，寄此丹青。傳千萬祀，尚想見其儀形。《浮山集》卷四。

故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撫州莊公行狀

公諱安常，字子尚。其先出維揚，後徙常之宜興，至公三世矣。世以儒術長者著稱鄉閭。自僖簡公以道德文學被遇徽考，敷歷中外，爲時名臣，莊氏之門益大。公少簡重，既長，乃獨彊敏於學，偕其昆季有聲庠序間。僖簡既通顯，得任子，次且及公。公不以門閥自侈，益攻苦爲文，試有司率居高

等，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時僖簡方持使者節於外，第名之日，徽考臨軒，知公僖簡子，顧輔臣曰：「此莊徽子也，容止甚似其父。」由是輔臣知徽考故不忘僖簡，即日自兩浙轉運使召還，公亦亟被選擢，列於學官。公初以黃甲授青州益都縣主簿，未赴，改監惠民藥局，又改廣親宅宗子學正。二年，爲太學錄。又二年，爲博士。時外制簡嚴，不輕褒予。公之遷博士也，獨盛稱「學行之美，既試可觀」，且曰「賢關養士，衆建師儒，茲焉有稱，朕必因任」，蓋公之遷，用士大夫之望如此。公自初聲名籍籍，既爲成均先生，士之執經請業者相屬，皆得所未聞。又嚴憚公，不敢爲纖芥非義。終歲，所隸弟子員升合選者比他博士所隸爲多，亦常無一人附麗於罰者。有司奏課稱最。衆人趨競權門，美官顯秩，如意而得。公獨蕭然與諸生商略經旨，以獎進後輩爲己任，期不負所職而已。同列聲名出公下者，反超擢光顯無虛月，姻故皆盛言撼公，公曾不少貶。方力丐補外，踰年，改秩提舉京西南路學事。丁僖簡憂，服除，權發遣南劍州。鋤彊植弱，倒屣寒士，賦徭以時，人便安之。時宣和八年也。會中原俶擾，詔起諸路勤王之師。南劍與福爲唇齒邦，福又帥藩也，一旦調發，徒以犒勞小不如意，群卒嘯呼爲亂。守臣，朝廷近侍也，死焉，一路騷然。使者睨不敢制，加厚其糗糧金繒，苟欲趣之去境上爾。公面折諸使者，又移書謂曰：「京師有急，待勤王之兵至此，甫受甲也，而敢戕其帥，尚可責以援王室耶？且此不除，他郡效尤，或響應滋煽亂爾，使者忍視此耶？」不聽，敵益張甚。道南劍，盛旂鼓金甲頓城下，肆爲惡語，居人惴懼，至欲挈老稚去之。公先敵之來，陰爲戰守計蓋甚密，邦人未之知也。敵至幾月，果分毫無所得，則皆反虞公追襲之，不敢進。其徒使來告曰，衆畏公威，

已相戒秋毫不犯福州者，某長某營某卒，共二十人，願執之以示悔，且乞假道。僚屬欲勿許，公曰：「非諸公所知也，吾有備矣。且脅從何罪？」衆果縛致二十人者，公會僚屬於溪上受之。餘黨望公逡巡無譁，絕溪而北，郡以帖然。其後朝廷用公之請，誅此二十人者，餘皆釋不問。解印之日，郡人既不忍去公，又後太守到郡纔三日，丁內艱。會建安兵變，建於南劍亦鄰邦也，邦人又大恐，相與謀曰：「前日福州之兵窺伺吾城郭，微莊使君，吾屬無噍類矣。今建亂，而吾郡適無守將，得莊使君，庶幾復活我衆。」乃列公前日城守狀告於部使者，乞留公。使者交檄，公不得已復視事。又三月，建安之寇平，即日去郡。使者以功最聞於朝，公曰：「職當爾耳，邀功豈吾心耶！」南劍誦公至今焉。權發遣處州。處於浙東郡小而僻，公至，惇尚愷悌，攘剔弊蠹。時方大旱，公至則雨，民歌謠之，亦且安公矣。未數月，主管台州崇道觀。閱三年，除權發遣撫州。未行，復請祠，於是主崇道祠者三請，凡八年，遂致仕。子璫爲金壇令，迎公之官。以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終於金壇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累官自將仕郎凡十遷，爲左朝請大夫。初室宜人張氏，早卒。繼宜人石氏，亦先公十三年卒。六男子，長則璫也，右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次琯，前監潭州南嶽廟。璵，婺州蘭溪縣主簿，皆右迪功郎。玠、璋、璠，皆將仕郎。四女，長歸承務郎蔣慶祖而卒，次歸左奉議郎仲某，次歸右從政郎、新淮東總領錢糧所準備差遣王直諒，季尚幼。孫男女四人。公天資高明，出人遠甚。初不爲過中驚世之行，然其所蹈履，人亦不能及也。覃思經術，議論多得世儒之所未到。晚年視聽不衰，亦未嘗一日捨書不觀。待宗族姻黨禮稱其情，不以勢利爲厚薄疏戚。與人交久而益親，初不爲世俗詡

詡相說，後亦無反眼而絕也。唯於小人平居爲不善者，言之至切齒。然以非意來，卒含容銷去之，不唯不怒而已。端居深念，不妄發一語。士有質疑請益者，言皆會理，不爲枝蔓，斷斷乎如稻粱可以療饑也。自南劍歸，不出里閭者累年，守處又不數月而歸，奉祠之請至於三四。異時流輩登禁近，聲聞烜赫，與親姻之勢力可以援公者不少，公視之曾不一介意，亦不以相汲引望人。視諸子曰：「自進於學，則喜見色辭。戒家人婦女，勿以家事毫髮擾其志。訓諸子以行己立身之要，則曰：『某事古人所以爲也，可爲；某事古人不爲也，不可爲。』反復再三，必諸子心受神聽而後已。故諸子皆知學問源流，言行亶亶有家法。出而仕者守官箴，有廉直稱云。鄉飲酒禮行，縣令以鄉人之意奉公爲鄉老，諸子衣冠粲然侍側，鄉人夸焉。故竊觀公之出處平生而益知至誠之道可恃而終身也。公嘗自謂平日事親、事君、居官、臨民、處鄉邑、誨子弟與存心養性以事天者，唯一誠字，無他術也。然公初不爲表暴以求信於人，以祈報於天也。而其侍僖簡則爲令子弟，僖簡愛焉。遊場屋則爲材進士，士子推焉。在太學則爲名師儒，後學宗焉。臨兩郡則爲良太守，郡邑安焉。退而家居，則爲鄉先生，爲賢父兄，人人愛重焉。而康寧壽考，以令德終，有子有孫，流慶未艾。天之所以惠貺公者又如此，誠之不可掩也，於公豈不益信哉！金壇與諸弟將以十七年三月乙亥奉公之柩合葬於宜興君山鄉紫花塢石氏宜人之墓，遵治命也，則相與屬某，泣且言曰：『先大夫奄窆有期，唯行治不可不書，請以屬子。』某再辭不能，則再泣曰：『知先大夫莫如子詳。』某度不得辭，亦泣曰：『知公詳則信莫如某。』於是狀公之世與官次、躬行、閥閱如右。若銘鑱諸幽，垂信後世，則以俟立言之君子。《浮山集》卷四。

夫人陳氏墓銘

某年某月某甲子，江都仲某始以某州某縣某鄉某原葬其配陳氏者，乃泣叙而銘之。夫人先世居建業，當五季之亂，徙毗陵，後爲毗陵人。曾大父光榮故不仕。大父延祐與其昆弟勤力起家，閨門輯睦，間言不聞於外。與人約不踰時頃，閭里信之。雖潛晦未仕，而東南稱陳氏與世族巨室等。勉其子弟業儒，聞名士賢大夫，厚禮幣，使其子弟從之游。夫人皇考與猶子棠偕遊庠序，課試先諸生，不幸年四十而沒。夫人諱某，字靜婉。生三歲，喪其母夫人顧氏。後八年，皇考又即世，哀慕終其身不衰。平居容止甚飭，凡組繡女工之事有所業，不盡其藝不止。事一歷耳，輒記不忘。事諸父如其皇考，事諸母如其母夫人，諸父、諸母亦愛之如己生。待儕輩和而有禮，未嘗失辭色。御婢妾不怒而嚴，人人畏愛，不敢侮，亦不忍欺。年十八歸仲氏，予時轉徙，衣食故窶狹，夫人素富家，爲予條畫生業，若久於予家者。家公見之曰：「吾爲有婦矣。」予每行役，夫人爲治饘橐甚具。或未旦，支枕呼婢子，丁寧口授數四，已又起視之曰：「如是吾心始安焉。」既就道，絺絮寒燠無失宜，肴核脯醢，隨所求輒具。予遊道路如歸家。聞鄉閭婦有毀節者，歎息再三曰：「獨無死乎！」後每言之，必爲之蹙額不樂。金人連犯淮甸，謂予曰：「敵來，緩急不相救，子奉吾舅行。吾不足累子也，誓守吾志，踐吾言爾。」某人爲某氏婦，撫前人之子異己子，又歎息語余曰：「爲人母當如是邪！恨馮君無出

耳。」馮君蓋予初室也。夫人歸予之明年，生一女，喜且謂曰：「吾緣薄，是女子亦當藉浮屠法保持之，名之如比丘尼云。」予後因夫人之意，取浮屠語名之曰靈湛。又明年，生男子，曰存誠。生二十六日而夫人不起，實紹興四年十月丙寅。宗族無内外長少，哭之皆過悲。初，夫人之姑適高氏，無子。既寡，兄弟迎致之家。自夫人之幼，拊鞠必躬，長又訓飭成就之。夫人恩報之亦無不盡。聞夫人之喪，哀戚過甚，爲之不饘粥者累日。曰：「奈何奪吾孝女！」平時雖他人亦以爲慈母孝女，非特姑姪也。棠與予爲同年進士，中乙科，今爲衢州州學教授。視夫人如同氣云。夫人少孤多難，嫁未再歲，年甫二十而終。嗟乎！世孰有如夫人者！予念夫人，未嘗不惕然心悸，泫然涕下，而恍然若猶未隔世也。非銘，何以泄予思。銘曰：

所襲之長兮，所佩之芳兮。有女在膝，兒卧旁兮。百年幾何？掩晨光兮。琅玕其音，曷日忘兮。清芳不墜，鑱銘章兮。噫天與人，勿壞勿傷，夫人之藏兮。《浮山集》卷四。

祭泰伯至德廟文

古者時乎旱澇，即明神而禱焉，禮也。後世淫巫瞽史，與凡不經之說，非但不足以格神休，固亦瀆威甚矣。今吳郡之人不謁於他祠而唯神之謁，神亦慰民之望，俯徇其求，起盈疇之禾於垂成之日，解連朝之雨於指顧之間，夫豈人力然哉？可謂至德也已。蕪辭薄奠，姑見誠心。無得而稱，尚何以

報！《浮山集》卷四。

祭社祈晴文

奉天子之命，有民有社，使里閭無愁嘆之聲者，吏也。司上帝之澤，時雨時暘，使田萊無饑饉之傷者，神也。故或雨暘之差，率焉有禱，則吏惟神之求；念此社之重，卒從其欲，則神惟吏之應。今既足之雨賴神而霽，垂成之稼因霽而蘇，民既蒙休，吏亦寬責。奉茲酒醴，聊告誠心。佑我城郭，無有內外。《浮山集》卷四。

祭五龍文

升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非神龍之力也歟！然民之望乎雨也，亦志於足而已。姑蘇爲郡，帶江接湖。一雨滂沱，四野瀰漫。夏澇而禱，無歲無之。今多稼垂成，復以病告。慰民之望，雲霧旋披。瞻彼甫田，孰非神力？上下霄漢，飛潛自如。尚鑑民言，時暘時雨。《浮山集》卷四。

祭李尚書若水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九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兵部侍郎、贈觀文殿學士李公之靈。嗚呼哀哉！士有一善聞於鄉閭，而能自殊於流俗，則雖萬世之下，猶或誦之，況乎當大事而忠亮可觀，臨生死而志氣不移，使遐陬僻壤知中國之有臣，而天下之識與不識莫不感涕而嗟咨，後世固將聞是風而興起。而某也，幸此生之同時。嗚呼哀哉！甲辰之夏，始得公之姓名文字。觀其吐辭抗論，豪健瑰奇，雍容正道，排斥他歧，固已私自欣忭，知夫去聖雖遠，而斯文之未衰。及天子命公典教太學，則又舉手而爲多士賀，知後學之有師。雖博聞彊識，謂當模範於學者，而偉材碩德，固宜登廊廟而爲天子之倚毗。乙巳之冬，外寇猖獗，禍興邊陲。上皇內禪而得聖子，登崇元凱，放黜窮奇。有志之士交口相賀，謂宗社自是永固，而彊寇可以鞭笞。丙午之秋，公自儒官出使邊庭，天下又知忠義之可仗，而狂童之易治。奈何斯民寡祐，而國勢至於中微。赫赫中國，累聖重熙。巍巍堯舜，蹇蹇皋夔。蕞爾小邦，再抵京闕，而堂堂百雉之城，遽及夫顛危。嗚呼痛哉！敵人嗜利無厭，苟可以肆其彊暴者，夫何懼而不爲！在廷之臣，相顧駭愕，坐視依違者，固何足道；而或歸命異姓，又自以爲權宜。禮義廉耻之風，掃地盡矣。而遠方之視中國，將有秦無人之疑。非公叱悍悖而奪之氣，視死如歸，則夫萬世之下，孰知中國有真主？而時之不幸，以及於斯。公之歿矣，明主嗣興，天

命未改，斯民謳歌而樂推，海內傾心以望太平者，實指日以期。首加恤典，褒崇大節，追榮秘殿而賻贈有加者，蓋幸公之或知。嗚呼哀哉！公有尊主之心，而位不及於公相；公有濟時之志，而福未及於黔黎。炯炯忠烈，諤諤端方，而遽逢此百罹。歿爲明神，以遂剛毅敢爲之氣，以陰相我宋之中興者，非公而誰？今歲之九月，公之喪始至江都，而某也竊伏淮瀕，蓋嘗聞風而瞻思。惟盛德之事，卓絕奇偉，而顧自忘其駑蹇，庶十駕之可追，百身莫贖。徒有感於私心，罔知涕淚之漣漣。式奉清酌，寫哀以辭，公其舉觴而鑑茲。嗚呼哀哉！尚饗。《浮山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

全宋文卷四二四四

仲 并 七

祈雨文

禾棲南畝，竚期倉庾之登；雲密西郊，盍慰田廬之望？演秘言於琅笈，輸誠意於璿穹。念此吳人，力於農事。寧婦子而盈百室，所望有秋；先公田而後我私，尚資一雨。伏願興油雲於反掌，霑膏澤於崇朝。潛消螟螣之災，畢刈茨梁之稼。仰祈天鑑，曲徇民言。《浮山集》卷一〇。

謝雨文

周《雅》之歌有年，方切農夫之望；魯史之書不雨，實爲守土之憂。敢先事而致祈，乃指期而獲應。油雲晝合，膏澤夜零。慰我民心，孰非神力？邇遐共慶，已卜千倉之稻粱；稚耄相呼，預圖九月

之場圃。尚終此惠，默相其成。《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一

三農畢務，萬寶告成。天既錫之豐年，人方仰以卒歲。遽淹常雨，尚稽倉廩之登；少豁陰雲，庶慰郊原之望。佛慈甚邇，民力可哀。俯竭忱誠，仰祈鑑佑。保嘉穀於垂成之際，在覺力固非甚難；困斯民於多難之餘，宜天心有所不忍。《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二

占星授時，農事初勤於東作；力田望歲，民力共效於春祈。念此積陰，殆踰旬浹，農末皆病，閭里大嗟。舊雨復今雨而相仍，元日至人日而未已。虔趨梵宇，祇叩覺乘。冀慧照之普臨，擴洪慈於垂佑，頓消氛翳，旋睹清明。歸行潦於百川，既升景日；歌大田之多稼，共樂豐年。《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三

萬寶得秋，已卜倉箱之慶；三農望歲，竚看場圃之登。于彼郊原，奄觀銍艾，大田在望，苦雨奈何？冀惠日之照臨，豁重陰於指顧。時止則止，曰暘而暘。瞻霽日於東隅，民應相賀；起多稼於南畝，歲以無憂。《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四

寶稼盈疇，方切秋登之望；冰輪離畢，遽爲夏耨之妨。積雨奈何，提封告病。隔四山於煙靄之外，掩千塍於雲水之間。仰叩覺乘，虔趨梵宇。時止則止，曰暘而暘。庶資藉於神休，用慰滿於人欲。披雲共慶，收行潦於崇朝；擊壤同歌，占大田之有歲。《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五

斗覆歲穰，雖莫窺於洪造；角見雨畢，亦終賴於殊休。爐熏徹而帝意孚，梵唄聞而神釐格。旋睹

雲陰之解駁，頓瞻天宇之清明。且舞且歌，是穫是刈。惟甫田之在望，迄用康年；豈覺力之敢忘，有如皦日。《浮山集》卷一〇。

祈晴文 六

寶稼盈疇，方切秋登之望；冰輪離畢，遽爲夏耨之妨。茲煙靄之晝騰，已峰雲之夕斂。憂寬守土，喜浹提封。尚念有秋，曾無幾日。冀覺慈之終惠，訖陰相之前功。萬物之生得宜，方逢盛旦；五者之來以叙，庶格豐年。《浮山集》卷一〇。

爲妻保安青詞

臣伏自今歲五月大浸之後，疾病經綿，今未全愈。臣妻莊氏比因仆地，右臂用傷。災患相仍，呻吟未已。謹擇今月某日戊午，爰即皇壇，敬攄丹悃。竊以命微螻蟻，蒙休每賴於乾坤；景迫桑榆，祈祐更連於家室。輒打情素，仰瀆穹蒼。伏念臣少也賤貧，老尤寒薄。粵自盛夏，於今半年。臣固自厭於有生，人亦共期於必死。家皆傍水，獨臣魚鱉之與居；病豈無時，獨臣膏肓之屢迫。擊柝重門而盜猶未免，徙薪曲突而火幾及燃。弗遺一焉，備茲四者。如微妾後沛先顛之未免，亦累月左支右吾之弗

遑。凡屈伸俯仰之間，有疾痛癢疴之迫。茲即靈宇，將啓淨筵。良月逢於孟冬，言日臨於戌午。是爲謝過，非敢求恩。伏願十極垂慈，九清降鑑。起於衰疾，予以康寧。慶敢必於有餘，福莫長於無禍。鳴絃千室，比閭鄉黨之舉安；飲酒滿堂，父子妻孥之共樂。庶休垂暮，永荷再生。《浮山集》卷一〇，翰林院本。

代楊韻誕日醮詞

身若萍浮，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于元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寸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挂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纁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永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玉照新志》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本。

天申節功德疏〔二〕一

神武垂休，表一人之有慶；嵩呼放祝，願萬壽之無疆。恭惟皇帝陛下以明王上聖之資，撫昭代中

興之運。禹湯罪己，湛恩普及於四方；堯舜性仁，睿算宜高於五帝。適際誕彌之日，敢傾善頌之心。法會告成，覺慈俯鑑。伏願受天之祐，知日之升。萬國朝宗，坐享南山之壽；九重端拱，歸安北闕之居。《浮山集》卷一〇，翰林院本。

〔二〕自本篇至卷末，底本原無，均自翰林院本補足。

天申節功德疏 二

對三靈之景命，無疆惟休；得百姓之歡心，有秩斯祐。式因慶節，更效忱誠。叩彼佛之真乘，資吾君之睿算。伏願重光丕祚，永對昌齡。有臣三千，共贊中天之偉業；卜年七百，茂延奕世之鴻禧。嘉與海隅，咸躋壽域。《浮山集》卷一〇。

天申節功德疏 三

繞電騰輝，昭三靈之景命；薰風入奏，寫萬寓之歡聲。仗廣大之慈乘，贊延洪之睿算。恭惟皇帝陛下憲天立極，稽古創猷。有道交鄰，橐周王之弓矢；無爲恭己，垂虞帝之衣裳。恩洽我民，祥開是

日。伏願儲宏休於九廟，尊丕貺於層霄。喜動天顏，對日日龍棲之曉；慶綿帝祚，頌年年鳳歷之春。
《浮山集》卷一〇。

天申節功德疏 四

申天命而用休，屬流虹之叶旦；歸臣美而報上，滋就日以馳心。贊黼宸之遐齡，演琅函之秘籙。恭惟皇帝陛下蹈舜仁義，躬禹儉勤。膺景命於昊穹，邁宏漢祚；霈湛恩於寰宇，共仰堯天。茲臨出震之期，式屆乘離之序。伏願寅畏享福，安樂延年。久視長生，允契道家之說；邇安遠格，均蒙王室之休。
《浮山集》卷一〇。

天申節功德疏 五

帝膺圖而御極，光昭赤伏之符；天申命而用依，節屆朱明之序。叩真乘於西竺，祈睿算於南山。伏願景祚延洪，龐禧錫羨。唯佛與佛，本心法之無殊；以天樂天，宜壽齡之有永。乾坤并久，華夏均歡。
《浮山集》卷一〇。

乾龍節疏 一

千秋上唐宗之鑑，式際嘉辰；萬歲稱漢殿之觴，敢忘善頌？仰止和鸞之御，益傾葵藿之心。載奉忱辭，旁資覺力。伏願降年有永，受祿無疆。華夏重驩，迴乘輿於朔漠；神靈默相，比睿算於南山。長與中原之遺民，共享太平之樂土。《浮山集》卷一〇。

乾龍節疏 二

帝武興周，式紀誕彌之慶；嵩呼祚漢，光昭錫羨之符。旦屬流虹，心隨傾藿。載瞻鑾絡，虔叩寶坊。伏願如日方中，配天無極。必得其壽，茂膺景貺於神靈；式遄其歸，俯慰中原之父老。望雲彌切，指日以期。仰冀覺慈，率從群請。《浮山集》卷一〇。

光孝寺報恩疏

至少林五葉而至曹谿，系傳正法；分楊岐一派而得大慧，代有高人。欲續宗風，當求來裔。某人

穎悟真諦，擺脫衆緣。直須信手拈來，未肯當面錯過。涉長川而北渡，傳妙意之西來。念昔松江渡頭，相逢徑山老子。機鋒電掣，衆中誰許承當；談辯風生，要處未曾分付。今觀嫡子，恍記前人。惟光孝之名藍，實奉先之勝地。諸山雲樂，四衆環觀。鼓徹三通，敵來八面。不二門了了如是，久已忘言；第一義的的云何，衆方傾耳。仰祝延洪之算，願聞勝妙之音。《浮山集》卷一〇。

廣化寺募衆建觀音殿疏

大士初無住相，隨處祇園；此邦粵自兵餘，蕩然梵宇。頃藉檀那之願力，再瞻普陀之真容。嗟歲月之幾何，尚風雨之莫蔽。要使莊嚴如舊，直須輪奐重新。一諾重於千金，誠所望者；百里幾於九十，尚卒相之。《浮山集》卷一〇。

迎請光福觀音疏

雲垂四野，尚茲暑雨之淹；日麗九霄，共竚時暘之應。與茲闔境，并走群祠。重以田萊之豐凶，係於朝夕之霽否。惟大士宏休之願力，蓋吳人遠邇以歸心。爰即黃堂，虔修淨供。來慰三農之望，不辭一舍之遙。念此蘇臺，素稱澤國，下中之地，頻歲不登。老稚相期，幸茲一稔。方張頤而待哺，咸

稽首以投誠。疇昔所聞，霖雨降雹之可弭；崇朝爲望，青天白日之同流。仰冀覺慈，俯從群欲。《浮山集》卷一〇。

平江雍熙畫羅漢疏

園號給孤，在昔明明佛地；寺標方廣，於今歷歷法身。願力宏深，慈心切至。汎盃飛錫，界閱三千；雪領龐眉，數盈五百。流傳許久，游戲自如。現寶炬於雲端，浮乳花於盤面。瑤林行列，珍羽飛翔。凡獲遙瞻，悉生深省。豈會府有如茂苑，乃勝緣不建天台。茲萌誓心，適逢畫手，具寫宛然之相，庶祈尊者之臨。去佛雖遙，何異群居鷺嶺；隨念即到，不須親禮石橋。亦資圖像莊嚴，少振僧廬荒索。此勝事也，冀衆成之。《浮山集》卷一〇。

泰興建護城神祠疏

保三里之城，雖俯竭於人力；迎百順之福，宜仰賴於皇休。矧更兵革之餘，每劇淵冰之念。深池高壘，何敢恃以安居；盛德陰功，顧每煩於默相。却強敵於觀感之際，保斯民於傾側之中。思酬庇庥，是嚴祠宇。有功則祀，敢忘春秋饋獻之儀；既安且寧，坐弭姦宄侵陵之患。《浮山集》卷一〇。又見

爲楓橋藏經求經複帶疏

如是我聞，已是爲蛇畫足；奉行信受，庶因鑿井得銅。今像法乃爾蕭條，如經卷所當嚴飭。可無三幅之帛，以示什襲之藏？閱許久時，殆因循爾。譬如便面弗設，寧免飛埃之污人；至於束帶不嚴，是縱蠹魚之伺隙。初無甚費，所冀樂從。越羅蜀錦，裁縫之餘；海圖舊繡，曲折皆可。《浮山集》卷一。

請雲辨住趙村墳庵疏

先大夫卓行有聞，潛德不耀，痛墓木之拱矣，尚生氣之凜然。先夫人早棄諸孤，莫諧終養。尚念斷機之貴訓，曷勝吹棘之餘哀。敢即墳廬，稍嚴佛會。荒村獨樹，曾何梵宇規模；青山綠水，頗有大乘氣象。雲辨勤公圖融萬法，擺落衆緣。優曇花自振孤芳，摩尼珠可照濁水。坐龍興之法席，久著聲稱；悟賢首之教宗，獨提綱要。千歧萬徹，四關六通。政好乘流即行，慰我念親之意；雖亟自車溪而至，初無定相可求。然不厭浮山之貧，應爲俗眼所笑。正須勇決，是謂當仁。《浮山集》卷一〇。

請昇老住平江高峰疏

祖印相傳，本自少林之五葉；佛燈不斷，尚存靈濟之一株。更藉名流，典扶末路。昇公長老夙稱法器，遍歷將壇。披沙揀金，早歲飽經爐鞴；被褐懷玉，平時不露鋒鋩。宛然梅子熟時，總是桃花見後。飛聲法席，隨處清風；得譽儒宗，具存遺墨。居長者布金之地，多高人杖錫而來。久知鯨海岸傍，孰若鷺峰頂上。風挂帆而得便，灼知消息之真；雲出岫以何心，莫作去來之想。《浮山集》卷一〇。

請修老住平江明因疏

祖師西來密竟，正是蕭條；如來最上真乘，若爲舉唱。辦希有事，當恁麼時？修公長老夙承靈濟之家風，大振丹邱之法會。作獅子吼，傳諸佛之不傳；破野狐禪，悟群生之未悟。徹底冰清玉潔，到處川媚山輝。深入鷺峰不二門，來作虎邱第一座。爲衆拈槌秉拂，隨緣喫飯着衣。七縱七擒，不假言詮文字；一飲一啄，自有時節因緣。此山之席方虛，大衆之心殊切。共勞三讀，竚俟一來。續不盡之智燈，祝無疆之睿算。何妨信手，今日重添錦上花；正好逢場，東風漸綠門前草。《浮山集》卷一〇。

代張忠甫請理老住金壇篤忠顯慶功德院疏

大甘露門，無我我所；正法眼藏，自利利他。已透諸佛向上之機，當辦今時希有之事。理公禪師孤雲野鶴，白雪陽春。煉金唯得自珍，懷玉不從人識。百窮百巧，蕭然三江五湖之間；萬舉萬金，誰是匹馬單槍之敵。惟篤忠之寶刹，荷念舊之綸恩，不是當仁，孰付斯事？已勤三請，願爲一臨。從今把斷路頭，無人敢行京口。隨緣即住，正好重添錦上花；信手拈來，不勞別指庭前栢。《浮山集》卷一。

住院茶榜

鳳池相業，傳世光輝；鷺嶺宗風，在人舉唱。勿念虛地，正賴當仁。即旃檀之淨坊，薦槍旗之新筴。理公禪師派分曹洞，名滿江湖。早已探龍領之珠，乃獨抱夜光之璧。頻泛苕溪之浪，意到即行；空鎖弁山之雲，苦留不得。平日諸佛諸祖，老去一鉢一瓶。惟是金壇，無他寶刹。演第一義，正須得大導師；報罔極恩，況當作自利益。別乘殷勤而三讀，傾城竚望於一來。敢廢常規，式陳薄供。方熏爐之霧靄，看名旆之雲浮。本從玉川先生處得來，更向趙州和尚處試過。瓶傾蟹眼，仍携楊子之中

令；甌覆兔班，方驗壑原之正焙。《浮山集》卷一〇。

住院湯榜

法本無法，方聽舉揚；人及非人，咸勤作禮。敢薦甘露一甌之味，用遵叢林百史之規。理公禪師又住空山，肯臨勝地。平生全壁，佛祖可爲證明；一水釣金，道俗共茲佇想。況復松楸相望，當令鐘鼓一聲。中書相之聲名，自垂千古；釋迦文之付囑，正爲今時。方騰馥鬱之煙，聊注芳甘之味。華津克齒，瑩色盈甌。本從名苑之芳，可敵他山之薜。椀踰六七，休誇生玉川子之風；甜透中邊，更勝欽姑射神之露。《浮山集》卷一〇。

太乙宮上梁文

璿穹垂象，常明瞻大乙之居；寶宇祝釐，典祀煥累朝之制。用昭格於上下，永孚祐於邦家。恭惟皇帝陛下游舜巖廊，美禹黼冕〔二〕。福無待於致祈，人自勤於請祝。孝繩祖武，寅奉天心。乃眷五福之神，陰相於下；茂集三靈之祉，靡專在躬。竊以國家是時，仰惟皇帝若日。荷上帝既付所覆，而吾民新免於兵，爰妥靈游，載新館御。用徼蕃祉，愆慈宮萬歲之期；永格昌時，綿皇宋億世之業。祥輝

所矚，壽域同躋。招搖攝提，森群神之咸序；統元黃秘，闢廣殿以增新。事契人謀，功若神助。指日遂來於鳩役，涓辰先揭於虹梁。營築少休，歌謠聞奏。

拋梁東，景福千秋祚聖躬。龍樓日日鷄初曉，甲觀年年夢有熊。

拋梁南，嚮明無處不恩覃。欲贊如山聖人壽，仍將有祀頌聲參。

拋梁西，神游不用杖青藜。兩宮壽樂蟠桃熟，萬里耕桑太白低。

拋梁北，君王偃武修文德。輶傳交馳玉帛通，邊亭長賀烽烟息。

拋梁上，永夜靈光粲乾象。欲知一德契蒼蒼，請驗泰階明兩兩。

拋梁下，來矣雲車又風馬。七百重綿卜世期，十千長刈曾孫稼。

伏願誕受神筴，永錫帝齡，地久天長，永延國祚，海隅日出，益暢王靈。百祿受於天，問寢上東朝之壽；一相處於內，垂衣視萬國之寧。神兮來思，民言是聽。《浮山集》卷一〇。

〔二〕此下原有四庫館臣按：「此下《永樂大典》注明原本缺二句。」

湖州開元寺上梁文

散七寶臺，象數不無起滅；建千蓮坐，佛身非有去來。式奉睟容，重新華棟。念昔浮家之勝地，

於今行闕之輔藩。費鉅萬計，閱三十年。大比邱具殊勝心，甚勞靡憚；衆檀那睹希有事，迄贊於成。朱甍翬飛，碧瓦鱗次。規模如舊，珠璣繞而金絡浮；氣象一新，露柱笑而燈籠喜。資佛慈之廣大，贊聖壽之延洪。凡我提封，長爲樂土。修梁既舉，善頌斯陳。

拋梁東，一抹湖光映碧空。便向蒼龍占右角，豐年何處不春風。

拋梁南，忽忽覲面幾煙嵐。觀闕峇嶢天尺五，華封請祝聖人三。

拋梁西，山平直與畫檐齊。未誇爽氣朝來甚，太白光芒夜夜低。

拋梁北，金鼓收聲烽燧息。嚴陛尊安拱衆星，兩宮壽嘏天無極。

拋梁上，壁月珠星粲垂象。家家飽暖物無疵，時雨時暘天所相。

拋梁下，繫壤人家安里社。聞道汙邪亦滿車，從今剩取十千稼。

伏願上梁之後，萬歲千秋，增隆睿算，一花五葉，常轉法輪。郡太守内外迭居，入陪丹禁；鄉先生前後相望，繼秉洪鈞。田多穠穗，家有高囷。起休聲於墟落，萃和氣於城闔。物阜時平，盛紫筭金沙之貢；人歡歲稔，醉蘋洲花瀨之春。《浮山集》卷一〇。（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四五

虞仲瑜

虞仲瑜，紹興中爲右迪功郎、監明州昌國西監。見所撰《宋故劉居士墓誌銘》。

宋故劉居士墓誌銘

紹興十年九月〔二〕

居士姓劉氏，諱仲翔，字子翱，世爲明州昌國人，以孝弟力田稱鄉里。居士幼好學，超然有物表志。長與方外士遊，飲酒至五斗不醉。善吹笛，稍通音律。所居臨清溪，有古松偃蹇若龍蛇，半出溪岸。每天高氣澄，風清月白，撫松盤珊，作一再弄，遠山與之同聲。其放達類此。晚閱《金光明經》有開悟，自號光明居士，夫婦異室，家事了不關心，施食戒殺，悉如經旨。祀不用牲，遇漁獵，輒贖以縱之，魚鹽之俗爲少變。閱經甚多，惟《大華嚴經》至於再。諸經動計十餘藏，稱念佛名不可勝紀。又書《淨土經》，畫西方象，咸施人。家居屋室墻壁，舉揭佛祖偈頌無遺地，率終身行之。一夕，夢梵僧與祝髮，授鬱多羅，作苾芻相。覺，語家人曰：「吾將往矣，梵僧其導我乎。」紹興九年十月

十七日微感疾，持鉢塞莫，誦《智者讚》、《彌陀偈》，卧右脅而逝。諸根不漏，神色如平時，享年七十有七。娶同郡鄭氏，先居士三年卒。男四人，志彬、惠敦、德球、志顏。次三子歸浮圖，惠敦習禪，德球明律，皆嶷嶷爲叢林所推。居士嘗問二子經云：「十方諸佛以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果以舌遍，以心遍乎？」良久，自云：「非心非舌，不離心舌。」蓋非開悟，不能及是也。嗚呼！居士不出家而能行其道，不仕宦而能□其俗，嗚呼，居士真隱君子歟！明年九月五日丙午，葬于本縣白泉村前隩龍澤之原。德球來請銘，予嘗識球海上，且樂聞人之善，故書石以誌之。銘曰：

幼而志學，長而放達。晚悟佛乘，爲善最樂。龜潭之原，白泉之阡。藏茲善人，餘慶綿綿。

民國《定海縣志》藝文，民國十三年鉛印本。（郭齊校點）

〔二〕題下原署：「右迪功郎、前改差監明州昌國西監虞仲瑜撰并書。右從仕郎、秘書省正字王璧篆蓋。」

釋淨照

淨照，南宋初僧人。

勸發菩提心文跋

紹興二十二年六月

《菩提心文》乃李唐相國裴休製作，誠爲吾教革凡入聖之基本。建炁火之後，想多漂沒，往往緇素未廣聞見。今訪古今刊流通，少答王臣贊護佛乘之深意者。紹興壬申季夏既望日，淨照謹題。《勸發菩提心文》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八套第四冊。（郭齊校點）

汪舜舉

汪舜舉，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愷子。任修職郎、潭州龍巖縣尉。又任右從政郎、舒州司法參軍。見汪藻撰《左朝請大夫知全州事汪君愷墓誌銘》（《新安文獻志》卷八四）。

與某啓

西清行奉冕旒之對，舜舉職慚末掾，學負初心，講求六藝之文，緣三章之法。愧無婉畫，謬參蘇天之庇，其爲頌詠，罔罄敷宣。謹具啓事，齎詣台屏，祇候起居。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宣。謹啓。

九月日，右從政郎、舒州司法參軍汪舜舉。《宋人佚簡》第一冊。（尹波校點）

徐 存

徐存，字誠叟，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受業於楊時，隱居不仕，自號逸平翁，以經學教授弟子，著籍者千餘人。有《五經講義》、《徐逸平集》。見袁甫《徐逸平集序》（《蒙齋集》卷一一），《宋元學案》卷二五，《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

潛心室銘

天在爲吾性，覺處強名心。是心本無放，放處即非心。欲識真心狀，光明常在今。白日當空挂，何曾待汝尋。古人云放心，正指流情說。流情雖不害，解爲人汨沒。視聽言動間，浮雲遮白日。遮處斷永世，冥冥若暗室。智者辨當早，覺從萌處別。先立乎其大，小者胡能奪。轉眼動常省，臨流剛且決。久久轉光明，吾身騎日月。同治《江山縣志》卷一二，同治十二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其父靖康中守汴京戰死，巖肖得以任子爲官，紹興中爲建康府司法參軍。八年，試博學宏詞合格，賜同進士出身。後爲秀州州學教授，於學舍爲秦檜父子立祠，秦檜薦用之。二十五年，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俄兼工部郎官，除祠部員外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二十六年秦檜死後，爲臺官論罷。孝宗初，爲禮部員外郎。乾道元年，除祕書少監。二年，權工部侍郎，尋除兵部侍郎兼侍講。三年，出知台州。淳熙中，奉祠，復起知台州。十一年，與宮觀。著有《庚溪詩話》二卷（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〇、一六九、一七〇，《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一九，《南宋館閣錄》卷七，《盤洲文集》卷二一，《宋史全文》卷二四下、二六下、二七上，《敬鄉錄》卷三。

釣臺賦

泛富春之極浦，過桐君之所廬，山環翠而繚繞，溪瀉練以縈紆。平林絕岸，或斷而或屬；朝霏夕靄，乍斂而乍舒。湍聲激煙峙之下，嵐色貫雲岫之隅。忽一峰之森然，鬱蒼蒼而倚天。粵嚴先生之舊隱，聳巨石乎雲端。踞此磯而坐釣，抗斯志於當年。高風作塵不可幾及兮，遺踪逸躅至今而獨傳。方

其披羊裘於澤中兮，甘肥遯而自悔。光武物色而聘之兮，逮三反而始至。吐危言以戒侯司空兮，不改狂奴之故態。傲萬乘而恃故人兮，動星象而罔有愧。竟拂衣而去之兮，卒老於丘壑而不悔。惟卯金之中否兮，賢哲括囊而遠逝。暨真人翔於白水兮，爭幡然以赴功名之會。何先生之遠引兮，了無意於斯世。豈時君之不可輔兮，似立志之近隘。稽往牒而知其心兮，蓋有激於斯時。嘗欲懲西都之弊兮，遇巧臣之禮成虧。課三公以吏事兮，繩之法而示威。輕轉易其守長兮，聽謠言與單詞。近臣或捶撲牽曳於其前兮，蹈矯枉過正之非。朱浮鍾意之屢以爲言兮，咸納忠而盡規。宜先生逆料其必然兮，抗高節而豫警之。遂律貪而立懦兮，共扶漢祚而不遽衰也。昔渭濱之釣璜兮，釣功烈以輔興王之基。闕里釣而不綱兮，釣道德以垂萬世之師。漢水釣而持竿不顧兮，釣高尚以遠塵俗之羈。今先生亦寓意於是兮，釣氣概而挺然不可隳也。遂倡東都之士輕外慕兮，俱耿介以自持也。則知聖賢所遇雖殊兮，其特立以表世者舉非偶然而爲也。故此屹然之釣石兮，千載聳觀瞻於桐江之湄也。《歷代賦彙》卷一〇七。

乞許光堯聖政與仙源積慶圖同日進呈奏

乾道元年七月

國史日曆所得旨編修《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聖政》，今已成書，合行進呈。伏睹玉牒所降旨，許進祖宗《仙源積慶圖》等文字。緣本所昨於紹興二十八年内修進《神宗皇帝寶訓》日，其玉牒所編修《仙源積慶圖》，與本所同日進呈。今來本所乞候書寫進本，于同日玉牒所一就進呈。合行事件，乞並

依昨進《寶訓》前後已得旨體例施行。《宋會要輯稿》運歷一之二六（第三冊第二一四〇頁）。

印造曆日事奏

乾道元年八月

秘書省轄下太史局每歲箋注到大小曆日，小本依年例令權貨務雕印出賣，大本止是印造頒賜畢，發送太史收管，便爲無用之物。其漕司雕造上件印板費用不貲，又緣印匠遞年循習衷私印造出外，侵奪官課。乞自今後大本曆日頒賜數足，將上件曆板下太史局，候曆日進呈畢，牒送權貨務措置定價出賣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七七〇頁）。

乞郊祀輿服儀仗從乾道元年之制奏

乾道三年四月

近者恭睹三月十七日聖旨，今歲冬至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仍疾速條具以聞。竊見紹興二十八年以前，郊祀輿衛儀仗共用一萬五千五十人，至乾道元年初行郊祀，比舊數十分減去其六，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今參稽已減合用之數，今歲郊祀輿衛儀仗，宜遵用乾道元年已減之數，今來更不增減，庶幾有合中制。《宋會要輯稿》輿服一之四二（第二冊第一七六二頁）。（以上羅國威校點）

香溪集序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獲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與。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職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遇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

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叙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叙。《香溪集》卷首。（此篇劉琳校點）

陳 杲

陳杲，字景初，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紹興間在世。

龍隱巖題名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

建安陳杲景初、襄邑鄭安恭子禮、莆田吳贊仲一、溫陵康寧元壽、昭武饒浚明彥觀、方城范揆辰公任、全魏王拯濟翁、吳祖憲叔章、觀梅郊外，早會於翛然亭，啜茗於此。晚集信善寺。紹興乙丑臘前一日題。《桂林石刻》卷上。又見《粵西叢載》卷二，《粵西金石略》卷七。（羅國威校點）

陳之茂

陳之茂（？——一一六六），字卓卿，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紹興二年以太學生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與州助教。歷紹興通判。三十年，自著作佐郎除監察御史。次年，爲吏部員外郎。出知平江府、建康府。乾道初遷吏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二、一七二、一八五、一八九，《宋會要輯稿》儀制九之二二，《南宋館閣錄》卷七、八，《景定建康志》卷一四，洪武《無錫志》卷三。

待闕宮觀注授事奏

乾道二年八月

契勘本部待闕宮觀計三百四十四人，見在窠闕計二百八十員，其間多是廣南瘴癘，人所不願注授。今歲黃甲約五百人，并特奏名上二等免銓試約二十餘人，官有十倍，而可注之闕無三分之一。竊見宮觀嶽廟有堂除、有部差，堂除所得優厚，非有祖父恩例不許陳乞。至於部差，月得五十而貧者不足於用，然非西北流寓、江南無產業、父祖無人食祿又不可得，此待闕之官所以積壓尤多。今欲將一歲所差過員數隨宜增添。量州郡大小，各置宮觀嶽廟，立爲定額，內以五分之一爲堂除，以處恩例特

旨者，餘悉爲部闕次第注授。《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七（第四冊第三五九五頁）。

乞選人改秩止從都堂審察奏

乾道二年三月

近者建議之臣，欲以初改官人，時出聖意，臨軒引問，觀其能否。竊見選人改秩，亡慮百員（一），每班不下十人，若盡令引對，則一朝之頃，不能遍及。若止取一二，則餘者幸免，政恐其間又多碌碌。盡棄之則非所以廣恩，盡容之則又非躬親顧問之意，乞止從都堂審察。《宋會要輯稿》儀制九之二二（第二冊第一九九八頁）。

〔一〕「亡」下原有「士」字，據文意刪。

堂除理實歷親民知縣等事奏

乾道二年四月

伏準御筆降下堂除理實歷親民知縣等事，今議定下項：一、除職事官以上係朝廷選人材外，今後除六院官，須要曾經實歷知縣一任，方得除授。一、今後教官及在京監當、主管尚書六部架閣文字等闕，如係京朝官以上任上件差遣，亦須實歷知縣一任，方許關陞通判。或兩任內曾經作縣一任，雖

授別差遣，並與授理爲兩任關陞通判。宮觀嶽廟承務郎以上關陞知縣，及宗室換授理親民準此，仍自今降指揮日爲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七（第四冊第三四七四頁）。

奉御筆集議堂除等事回奏〔二〕 乾道二年六月

伏準御筆降下集議等事，今議定下項：一、職事官以上係朝廷除人材，不拘親民。一、今後六院官須要曾經實歷知縣一任，方得除授。一、今後教官應堂除理當親民人，須要實歷知縣一任，方許關陞通判資序。若在任未滿二考、或尋醫侍養，並不許理爲任。一、見任官除在外場務監當窠闕，并送歸吏部，隨見任官四選詔定，依本部見行格法使闕差注。一、今後在京監當、主管尚書六部架閣文字等闕，如係京朝官以上任上件差遣，亦須實歷知縣一任，方許關陞通判。一、知縣除選人授知縣外，其京朝官並以二年爲任。《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〇（第三冊第二六一五頁）。

〔二〕按此文與前文似當爲同一篇，然前文繫在乾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本文在同年六月二十七日，且文字詳略互見，姑分別立篇，更俟詳考。

奉御筆再集議堂除等事回奏

乾道二年六月

準御筆降下堂除理實歷親民知縣等事，今再集議定。今來改官人理知縣資序，兩任內一任實歷知縣，方得關陞通判。後來循襲，却將堂除差遣理當實歷知縣，士大夫往往不歷民事，越次關陞。今來欲乞將初改官人所歷兩任內，須要實歷知縣一任外，一任如係內外堂除及到部或舉辟注授，並與揆理爲兩任關陞，官觀嶽廟非。奏補承務郎以上已關陞知縣〔二〕，及宗室換授理親民人準此，仍自今降指揮日爲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六一五頁）。

〔二〕承務郎：原作「承承郎」，據前乾道二年四月奏改。

簡孚堂記

紹興十一年七月

平江錄事參軍吳明可作堂於廳事之西，友人陳之茂一日過之，愛其闐然幽深，與公齋不類。明可徐謂曰：「僕猥以不肖典茲獄市，常以人命至重大，懼不明以抵累于非辜，究懷怵惕，夙夜靡敢自安。茲堂之作，非晏樂是圖，蓋將爲訊鞠論囚之便焉。客有取《周書》『五辭簡孚』之說以名者，願

得子一言。」之茂懼然起而前曰：「嘻，明可不苟於其官如此哉！夫君子之仕無小大，舉得以忠恕仁厚施諸人，而功甚速者莫如獄。然巽懦不事，諉可否於吏，吏因緣邀賂，執爰書摺撫微細，考一連十，翫歲月不報。不則觀勢利所鄉，肆請託之私，爲豪傑囊橐，而羸弱寒窶卒以纖芥文致不減。幸而強敏可喜，往往舞知苛察，鏤薄慘刻，務以威猛立名。嗚呼，獄，君子所盡心也。使持法者一有是則刑失其平，而銜恨蒙冤無所赴愬，寧忍之乎！是以哀矜欽慎，巨細坐折，皆得其實等，惟寬平之歸，則食息俛仰，庶幾無愧屋漏。明可學通世務，介而有守，居官餘年，明允篤實之譽隱然在人，則斯堂之義，固已從容躬蹈，僕尚奚云？明可行爲中都刪修之官，陪相國餘論，筆則筆，削則削，一字輕重，利害相萬，願無忘今日用心。」明可宜此言，請刊諸石，併以告夫來者。明可名芾，丹丘人。紹興十一年七月旦，梁谿陳之茂記。正德《姑蘇志》卷二二。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八，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九。

泮宮紀事

昭武學居水之北，周墻凡一百五十丈，橫十五楹，繚以迴廊，翼室爲屋四十二間。齋六，曰智、仁、聖、義、忠、和。殿高四丈，廣七丈。得像於闕里故家，工人慎玠形之惟肖，端冕華袞，粹然道德之容也。兩廡一十二間，繪從祀於壁。堂曰「明倫」，視殿爲廣。堂後曰「冷軒」，軒後有閣。學前

二山正直櫺星門，蜿蜒水湄。中峙圓峰，門外有采芹亭，杏壇與櫺星門對。古木蒼蔚，孔林宛然，基宇宏偉，視七閩爲冠。光緒《重纂邵武府志》卷一二，光緒二十四年刻本。（以上羅國威校點）

陳章

陳章，字漢卿，河南府登封（今河南登封）人。紹興間在世。

題夢游瀛山圖

蓬島圖本張飛卿所寶，後以遺傅延之。紹興七年，飛卿之弟共甫與延之及章皆會集於南昌，游從之樂，殆無虛日。是歲中秋，同賞共甫之舍，章亦與焉。延之出以示衆客，既而謂共甫曰：「此公家舊物也。」遂歸共甫，願寶惜之。次年冬至後二日，共甫持節湖湘，道由清江，章適寓是郡，因得再觀。延之下世已一年矣，相與慨嘆云。嵩山陳章漢卿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二。又見《清河書畫舫》卷九上，《石渠寶笈》卷四三。（羅國威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四六

裴伯壽

裴伯壽，紹興九年被召入闕補修曆書，遂與諸曆官研討曆法多年。乾道五年爲武節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寄造酒庫。與陳得一合著《統元曆經》七卷等凡八種。見《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一〇，《宋史》卷八一、八二《律曆志》、二〇七《藝文志》六。

論劉孝榮七曜細行曆差違上皇帝書

乾道五年

孝榮自陳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八月望月食，俱不驗。又定去年二月望夜二更五點月食九分以
上，出地復滿。臣嘗言於宰相，是月之食當食既出地，《紀元曆》亦食既出地，生光在戊初二刻，復
滿在戌正三刻。是夕，月出地時有微雲，至昏時見月已食既，至戊初三刻果生光，即食既出地可知；
復滿在戌正三刻，時二更二點：臣所言卒驗。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今所定月食復滿，乃後天
四刻，新曆謬誤爲甚。其一曰步氣朔，孝榮先言氣差一日，觀景表方知其失，此不知驗氣者也。臣之

驗氣，差一二刻亦能知之。《紀元》節氣，自崇寧間測驗，逮今六十餘載，不無少差，苟非測驗，安知其失？凡日月合朔，以交食爲驗，今交食既差，朔亦弗合矣。其二曰步發斂，止言卦候而已。其三曰步日躔，新曆乃用《紀元》二十八宿赤道度，暨至分宮，遽減《紀元》過宮三十餘刻，殊無理據。而又赤道變黃道宿度，婁、胃二宿頓減《紀元》半度。在術則婁、胃二宿合二十八度，婁當十二度太，今新曆婁作十二度半，乃棄四分度之一。室、軫二宿虛收復多，少數變宿，分宮既訛，是以乾道己丑歲太陽過宮差誤。其四曰步晷漏，新曆不合前史。唐開元十二年測景于天下，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新曆算在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新曆算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乃差四尺二寸七分，其謬蓋若此。其五曰步月離，諸曆遲疾、朏朒極數一同，新曆朏之極數少朏之極數四百九十三分，疾之極數少遲之極數二十分，不合曆法。其六曰步交會，新曆妄設陽準、陰準等差，蓋欲苟合已往交食，其間復有不合者，則遷就天道，所以預定丁亥、戊子二歲日月之食，便見差違。其七曰步五星，以渾儀測驗新曆星度，與天不合。蓋孝榮與同造曆人皆不能探端知緒，乃先造曆，後方測驗，前後倒置，遂多差失。夫立表驗氣，窺測七政，然後作曆，豈容掇拾緒餘，超接舊曆，以爲新術，可乎？新曆出於五代民間《萬分曆》，其數朔餘太彊，明曆之士往往鄙之。今孝榮乃三因萬分小曆，作三萬分爲日法，以隱萬分之名。三萬分曆即萬分曆也。緣朔餘太彊，孝榮遂減其分，乃增立秒，不入曆格。前古至于宋諸曆，朔餘並皆無秒，且孝榮不知王處訥於萬分增二，爲《應天曆》日法，朔餘五千三百七，自然無秒，而去王朴用秒之曆。臣與造《統元曆》之後，潛心

探討，復三十餘年，考之諸曆，得失曉然。誠假臣演撰之職，當與太史官立表驗氣，窺測七政，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曆。《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祝尚書校點）

翟 紱

翟紱，乾道初知南劍州。五年，爲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公事，次年提點該路刑獄兼提舉公鹽公事。八年，以右中奉大夫、權兵部侍郎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八三、食貨五八之五、方域一一之二二，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一。

乞於饒州等地賑糶奏

乾道五年三月六日

竊見饒州諸縣去年被水災傷，合行賑糶，乞將常平舊管米一千六百五十二碩九斗六升五合，并收到乾道四年分義倉米五千二百一十五碩二斗九升五合委官賑糶外，其池州建德縣與饒州接連，饑荒尤甚，更乞將常平米內支撥七百一十九碩六斗二升，并拘到乾道四年義倉米內支撥二百二十二碩一斗七升，將約度被水第四等、第五等以下大小人口量行賑濟。《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五（第六冊第五八二三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四四（第六冊第五八六〇頁）、食貨六八之六六（第七冊第六二八六頁）。

乞禁饒信兩州醞私酒奏

乾道五年三月六日

饒、信兩州諸縣，多醞私酒，擅於鄉村置立拍戶，抑勒鄉人沽買錢，每月月三二百文〔一〕，騷擾人民，攬奪常平坊場課利。《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八（第六冊第五一四八頁）。

〔一〕下「月」字疑衍。

乞住撥饒信州賑濟米斛奏

乾道五年五月十日

臣近因巡歷，到饒、信州面諭逐州知通，委請諸縣令佐勸諭上戶將積蓄米穀減價出糶，接濟細民食用。今饒州并諸縣申到，依應勸諭得上戶願糶米穀共計一十九萬六千六百碩六斗五升，并轉運司支撥到上供米一萬碩付饒州賑糶。緣逐項米數委可接濟細民食用，所有臣先來奏乞更乞支米一萬碩，欲乞住撥〔一〕。候所糶米穀盡絕，如民間尚闕米穀，即別具奏乞支撥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六（第六冊第五八二四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四五（第六冊第五八六一頁）、食貨六八之六六（第七冊第六二八六頁）。

〔一〕住：原作「往」，據食貨六八之六六改。

鋪兵月糧衣賜例不以時奏

乾道六年六月二十日

近省部及諸處官司遞角多滯，蓋以鋪兵月糧衣賜，州縣類先支在州軍兵，至遞鋪例不以時，遂使饑寒困厄。又過往士大夫差出軍士公人玩法，擅於逐鋪逼差擔負，一若不從，必致威脅。近巡歷至池州建德縣，鋪兵陳狀積月糧四箇月，及鋪兵稱前後過往強使擔擎，不容辭。《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二二（第八冊第七五一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司馬倬

司馬倬，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司馬朴子。紹興八年爲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乾道初任戶部員外郎、江西京西湖北總領，歷知房州、襄陽，乾道八年爲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二、食貨一二之五八，《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乞一併收使父朴累次郊恩合行封贈奏

紹興八年五月四日

父兵部侍郎朴，先因扈從二帝北狩，至今未還，該遇累次郊恩合行封贈，未曾陳乞，特望一併收使。《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二〇（第二冊第二〇一四頁）。

乞於內更行取錢補助軍用奏

乾道元年十月十三日

近承指揮，令取撥四川白契稅錢一百五十萬貫趁本所椿管。緣四川係行使鐵錢地分，計置輕齎赴鄂州軍前止得七十五萬貫，深恐緩急不足支用。今欲乞於內更行取撥五十萬貫，補助三大軍歲計支用。《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二（第四冊第三一九二頁）。

乞添置江西京西湖北總領所奏

乾道元年十月十五日

契勘本所應副江鄂荆襄大軍，務事繁多，乞檢照元降指揮，特賜添置。《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二（第四冊第三一九二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黃敏行

黃敏行，紹興十年監進奏院。十九年，自將作監丞除權兵部員外郎、措置諸路遞角。二十三年，以右承議郎知江陰軍。遷知常州，移和州。見《中興禮書》卷一七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一七〇。

奉上皇太后冊寶典禮請旨劄子

紹興十年十二月

恭睹奉上皇太后冊寶禮畢，百官拜表稱賀。今承在外州軍等處會問合與不合奉表稱賀。本院即未曾承受許令諸路上表稱賀指揮，伏望朝廷詳酌施行。《中興禮書》卷一七四。

乞立賞募鋪兵告首盜拆藏匿遞角等事奏

紹興十九年九月

看詳鋪兵傳送角遞之際，有奸人用財計囑盜拆藏匿，其鋪兵如能不與同情，自行告首，或已開拆藏匿，却能密切告官，遂致敗獲，自來未有聽許及立賞指揮。欲乞今後鋪兵若能如前項告首捉獲（二），

乞與轉一資，更依捉獲鋪兵盜拆遞角等第給賞；仍將元行計囑財物，不以多寡，并給充賞。其巡轄使臣至兩界鋪分，不爲依條索取鄰界一鋪簿歷點檢，及鋪兵曹級避怕點檢，妄稱諸處取索前去，欲乞依輒取索鋪兵簿歷離鋪條法斷罪。仍許兩界提舉司及州縣巡轄、檢察使臣等互相覺察。《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一一（第八冊第七五〇五頁）。

〔二〕捉：原作「促」，據文意改。下同。

乞立法禁止差使臣於諸遞鋪取索簿歷奏

紹興十九年十月

躬親措置遞角，點檢得江南西路安撫司并諸州軍監司等，間有差使臣以驅磨爲名，輒於諸遞鋪取索，每季一換，騷擾作過，遞角因而沉滯。已將違法去處牒罷外，深慮經過之後復行差置，乞立法禁止。《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一一（第八冊第七五〇五頁）。（以上劉琳校點）

黃時偁

黃時偁，靖康時太學生。

與金國元帥書

靖康二年二月五日

大宋進士黃時偁謹齋沐裁書于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鯁切〔一〕，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右寒生，家襲儒業，老父每訓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曾敢以片言辯時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爲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干冒元帥聰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切觀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二〕，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門、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己痛責，斷出宸心，乃傳大寶。今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歛城不下，蓋爲此也。時偁伏睹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正爲催督金銀表段，有云：「須索之外，必不重取。」是知元帥行仁義之兵也。比者聖駕恭詣軍門，議加徽號，幾一月矣，遲留未歸。詔旨雖曰「軍前迎待〔三〕，禮數優異，保無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國家曩昔傷財害民之事，結

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四〕，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勘其根株耶？亦欲驅挈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兵法曰〔五〕：「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漸月稽，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偁懵不知書，愚不練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召禍〔六〕。嗚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惡，難逃於覆載之中也〔七〕。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俱爲平昔僥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尚循故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元帥怪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試陳之。今焉明降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報大金者〔八〕，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爲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罄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爲臣子，固當體國愛君，正兩以上，盡合送納。藍訢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爲私寶，論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切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犒賞，亦嘗囚禁，挾此爲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謂斯人正當擾攘之際〔九〕，猶敢懷姦罔上，

取佞一時，異日安居，爲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聽如何？」太公答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情，以玷大德，將藍訢等先賜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可以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靈之心，請我變輿，早還禁籞。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必不違。書之青史，傳爲盛事，豈不韙歟？《揮塵後錄》卷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劉琳校點）

〔一〕軟熟：《三朝北盟會編》作「容悅」。按二書所載文字小有差異，以下此類一般異文不再出校。

〔二〕弄：原作「升」，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三〕自「是知元帥」至「軍前迎待」凡三十八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尚可目也：右引作「當何自也」，較勝。

〔五〕兵：原脫，據右引補。

〔六〕召：原作「自」，據右引改。又「衆」，右引作「象」，似誤。

〔七〕逃於：原作「於逃」，據文意乙。右引無「於」字。

〔八〕朕：原無，據右引并參下文補。

〔九〕斯人：原無，據右引補。

黃 彪

黃彪，字彪父，自號靜樂居士，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庭堅弟叔敖之子。隆興二年以右朝請郎知袁州，乾道五年八月知永州，後又知吉州，皆有惠政。見袁燮《絜齋集》卷一四《黃公（輦）行狀》，正德《袁州府志》卷六，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五一《黃彪傳》，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

澹山巖題名

乾道五年十一月

郡守黃彪禱請於順成侯廟，祀事畢，天宇廓然，因至澹巖觀二父遺刻，感歎久之。時乾道己丑十一月二日。男倓、棧、濫、榮、輦、櫛、瑩繼來。《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六。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金石》一五，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

萬石山題名

乾道七年正月

南昌黃彪彪甫，乾道己丑仲秋十有一日假郡事。越二年春八日，題此以紀歲時。子倓、棧、濫、

榮、輦、櫨、瑩侍□。《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金石》一五，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

朝陽巖題名 乾道七年三月

主郡吏南昌黃彪彪父，暇日携子倓、棧、湓、榮、輦、櫨、瑩遊朝陽巖。摩拂蒼厓，觀伯父太史題刻，歎慨久之。表姪九江夏孝章同來。乾道辛卯百五日。《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金石》一五，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以上劉琳校點）

黃 維

黃維，吳縣（今屬江蘇蘇州）人，紹興九年爲迪功郎、徽州祁門縣尉。見同治《祁門縣志》卷九。

岳武穆王生祠記〔二〕 紹興九年九月

宣撫帥相岳公總戎有律，動則成功。士民愛之而心傾，寇賊聞之而膽落。忠烈壯廟朝，威名震夷

貌。其豐功偉望，炳煥丹青，維安能以片言隻字殫述公之盛美哉！姑叙祁山之人祠祀公之意云。公紹興改元，授職討賊，提兵經此。號令嚴整，士卒畏服，靜肅無譁，行旅居民初不知此有兵也。害除利建，歡聲洋溢，民懷其惠，乃書公名氏官稱，祠祀于東松蘭若。吳門黃維適尉是邑，以不獲瞻拜公之儀型爲歉，乃作詩紀實，以昭揭其所祠之宇；命書吏繪事，克肖公像，以極夫邑人欽慕之意。庶幾情文兼至，名實相資，不爲虛設。生祠之創，雖曰非古，然昔人聽訟之棠，手植之檜，尚能紀愛揚名，爲永久之美觀，況今模寫偉人烈士，香火嚴奉，以致其不替之思乎！此所以樂爲之說，以告諸方來。乃爲之歌曰：山峻巍巍兮，可平而澤也；谷深淵淵兮，可高而陵也。惟公功烈，天長地久兮，蓋不可得而泯也。紹興九年九月十九日，迪功郎、徽州路祁門縣尉黃維記。同治《祁門縣志》卷九，同治十二年刻本。（劉琳校點）

〔二〕此題明爲後人所加，姑仍舊。

段光遠

段光遠，靖康時太學生。

與金國元帥書

靖康二年五月

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嘆。切謂非賢聖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爲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爲郡縣，殊方絕域，悉爲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深德渥，方之他國，唯大金皇帝爲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罔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誤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弔，事一至此，則弔民間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惟大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歛兵不下，宗社再安（一），生靈獲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特枉鑾輿，爲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帝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有辭？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戶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旻天，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

輕財重禮，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泳聖涯，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疏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于外，僕雖至愚，噫鳴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二〕。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切之誠，干冒威嚴，仰祈垂聽，俯賜矜憐。無任戰懼皇恐哀懇之至。不宣。《揮塵後錄》卷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五。（劉琳校點）

〔二〕宗社：原作「崇社」，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三〕甚：原作「其」，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四二四七

韓仲通

韓仲通，兗州龔縣（今山東寧陽）人。紹興中歷大理寺丞、權刑部尚書、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知廣州、建康府。孝宗即位，知明州、泉州，爲湖北京西制置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五，《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三、四七之三二、四七之三五、四八之七四，食貨七之七、二一之四，兵五之二二，及《宋史》卷三三、三八三、三八五、四八七。

乞禁擅行收捕姦細殺害無辜奏

紹興四年四月

近泗州申請獲僞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兇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并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五。

請嚴禁州縣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奏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

近郊赦，禁州縣不得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德至渥也。而守令猶有易以追賞錢爲名，且違法多立其數，至數百千，致竭其產，雖鬻妻子，不足以償。望詔有司申嚴禁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四。

請榜諭蜀中民往佃淮南官田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膏腴之田尚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種牛，八年乃償，並邊悉免十年租課，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充己業，許行典賣。令四川置制司榜諭，願往之人，給據津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諸路州軍上供米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

諸路州軍上供米，漕司催發違限。且以去年之數稽考，未起發者迄今三分之一，而江東西尤多，計以支降三總領歲終所用軍食，及今秋苗米數外，實管上供苗米二百四十萬石，皆有所納，糜費水脚

錢。若失時搬撥，則新陳相因，致有隱沒之弊。望令戶部於歲計之餘，支撥付建康、鎮江兩總領各一百萬石，催督漕司般發，以半年足辦。居常以新易陳，或值水旱，則補助軍食，取撥賑濟，遇有闕數，則復行補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請積穀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今斗米爲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如輦穀之下，諸軍雲屯，仰哺太倉，終歲之用，亦有餘數。若歲取所餘之數，別置倉廩貯積，以一百萬石爲額，常以新易陳，闕即補之。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出糶，以資民用，實爲經久之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請罷病民錢物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責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僧陳獻，置團拘賣，剋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于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邀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除放臨安府民間稅賦和買等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臨安府民間地土占充官用者，其隨地產稅賦和買等乞行除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二（第六冊第五九九二頁）。

看詳朱冠卿言科舉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九日

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前舉一榜如曹冠、秦埴、周寅、鄭時中、秦焞、鄭績、沈興傑、秦煊，亂有八人，其間多是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未識字者濫竊儒科，侵占省額。欲乞於曹冠等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詔令侍從臺諫看詳。臣等看詳冠卿所奏甚當物議，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合行剝放，然後以前榜侵取之數於後榜收使〔一〕。《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三〇五頁）。

〔一〕收：原作「狀」，據文意改。

糴場事奏

隆興元年十一月

自今不許賒糴糯米。其主管官任內合得酬賞，去替一年內未許陳乞，候至任滿，見得拘催借錢數足，方得陳乞推賞。糴場專知官歲久爲弊，今後以二年爲一界承替。糴場舊令賣米牙人充斛子，今欲於下卸司選兵士斛子五名，每半年一替。其商賈糯米到場有作弊者以下等米支請上價，欲委監官躬親定驗米色價數，常切覺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四（第六冊第五一四六頁）。

差充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干請事件劄

隆興二年七月二日

被旨差充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乞依虞允文差置官屬使臣人數并鞍馬等前後已得指揮施行。其應命差人吏軍兵人從等，及請給應干合行事，特乞並依兩淮宣諭使體例差破。其虞允文已召赴行在，欲下禮部權借第一等奉使印記一面沿路行使，候交割制置使印，即便交繳納。《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三

（第四冊第三一六三頁）。

宣諭荆襄事奏

隆興二年七月七日

被旨差往荆襄宣布德意，撫問將士。乞下學士院給降宣其犒設，乞依兩淮宣諭司例支給。《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四（第四冊第三一六四頁）。

荆襄制置司支用錢物奏

隆興二年七月七日

淮東、西宣諭司準備支用錢物，承指揮於都督府所管錢內各行取據十萬貫。臣將來到司，有合支用錢物，乞下湖北總領所於椿管錢內支破。《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四（第四冊第三一六四頁）。

薦王世顯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六日

契勘武節郎、本司後軍統制王世顯臨敵果勇，素有心力，欲令本官特帶軍馬前去兼知郢州。《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第四冊第三四三五頁）。

六朝事跡編類跋

紹興三十年

高陽許嵩作《建康實錄》，文多汗漫，參考者疲於省閱。新安張養正哀舊史而爲《六朝事迹編類》，部居粲然，俾江左三百餘年之故實，昭布方冊，非博雅好古，未易成此書也。余叨在建康，養正適以議郎居幕府，因取其書刊於此邦。養正名敦頤，屢專侯泮，以文章道義爲學者之所矜式，此特餘事爾。紹興庚辰立冬日，東魯韓仲通書。《甬宋樓藏書志》卷三四。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七。（以上楊世文校點）

韓京

韓京，上黨（今山西長治）人。本王以寧部曲，建炎、紹興中歷官京西制置司統制官，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廣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摧鋒統制，華州觀察使，知循州，建州觀察使。後提舉台州崇道觀。見《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六一、儀制一〇之二〇、職官四一之二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四三、五三、一五五、一六三。

內管聖蹟巖石壁記

紹興十八年

上黨韓京頃嘗經從此地，念境幽地僻，山水之佳往往不減衡、霍，然重罹兇焰，梵宇一空，爲可深惜。今茲攝龍川之三閏，遂解薪俸而鼎新之，山態水容，須改觀焉，磨巖以記。紹興戊辰周正吉日立。雍正《連平州志》卷九，雍正八年刻本。又見道光《廣東通志》卷一〇四。（楊世文校點）

韓 璉

韓璉，開封（今河南開封）人，詳子。入劉光世幕，紹興五年充淮西宣撫使司參議官，任淮西轉運判官，奪職。後任兩浙路轉運判官，放罷。隆興元年知廬州，特除直敷文閣、直顯謨閣，乾道元年勒停。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一一一、一二七、一六六，《宋會要輯稿》職官七〇之三九、七一之一〇、選舉三四之一一。

書簡一

璉頓首再拜上啓：璉違遯光儀，忽復如許，傾邇德誼，翼翼良勞。茲聆新除，喜而不寐。因循罕便，尚穆修慶，忽辱重函，禮意優腆。申繹數四，感與悚并。璉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四。

書簡二

璉頓首再拜上啓：伏審光膺中詔，榮剖左符，擁行旆以之藩，涓剛辰而視政，伏惟歡忭。璉屬縻官守，□□□□賀列，引脰賓榮，茅增翹企。璉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四。

書簡三

璉頓首再拜上啓：璉衰晚何堪，誤恩易帥。事繁責重，日劇淵冰之懼。茲承赴鎮，遂有親仁善鄰之便，喜沃何已！自爾有可教告者，不外，幸甚！璉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四。

書簡 四

璉頓首再拜上啓知府中大台座：仲冬嚴寒，恭惟民之師帥，神所馮依，台候動止萬福。謹勒手啓，上承筭記。不宣。璉頓首再拜上啓知府中大台座。《宋人佚簡》卷四。

書簡 五

璉頓首再拜上啓：竊以知府中大才猷敏劭，宇量粹夷，調度轉輸，休有令問。朝家以龍舒望郡，徒得君重。矧惟不勞施爲，坐以無事。少須五月之報，即璽書召節當鼎來矣。璉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四。

書簡 六

璉頓首再拜上啓：不審邇辰台用定何如。紆惟次舍所屆，百順來順，更祈上體凝旒之眷，妙護綢
匕。倚需〔一〕。《宋人佚簡》卷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後當有缺文。

莫仲珪

莫仲珪，明州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重和元年進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修行淨土法門後序

娑婆，苦境也，欲脫衆苦，必修西方。西方，樂國也，欲生極樂，必信佛言。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暮夜昏黑，群賊在後，執持利器，競來逼逐，四顧旁皇，逃避無所，呼天叫地，誰來救恤。忽遇老父而告之言：「此去不遠，有長者居，福德威勢，盜賊不侵，樓閣真實，快樂自在。煙霧所障，汝不能睹，汝但決往，吾不汝誑。」其人聞語，歡喜勇躍，策步高驤，不復迴顧，注目一心，更無他想。俄頃之間，至長者所，群賊苦惱，杳絕蹤跡，種種快樂，無異所聞。彌陀攝受衆生，長者居也，安可不往？釋迦指導群迷，老父言也，安可不信？世之人於西方之說，懵不能知，比比皆是。知矣而不信，信矣而不修，修不能力者，十亦常八九焉。我今重覆設此譬喻，其不知者可以解會，而不信、不修、不力者，亦可加勉矣。夫修西方而決願往生者，豈有他哉？善盡其力，如遇老父於避賊之時而已。

矣。《樂邦文類》卷二。（楊世文校點）

周公環

周公環，紹興間爲大理寺丞。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

乞開決白茅浦故道奏

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清水浸灌。蓋緣溪山諸處併居，太湖水分爲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於江。其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爲沙泥淤塞，每歲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爲四州無窮之利。近年以來，浙西常有水患，公私交病。崇寧、紹興間，疏導故跡，尚可尋訪，乃未有建明者。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爲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湖水相會合之地，謂之匯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沈治宏校點）

李 韜

李韜，紹興時人，江陰軍進士。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五。

言宗子分寓郡縣搔動民庶上皇帝書〔二〕 紹興三年十一月

宗子分寓郡縣，搔動民庶，或暴人以威而強取其物，或攘人之物而不償其直，或挾以讎而肆欺，或指他事而見虐。稍涉觸忤，則動以尺鐵箠之，至死而弗之恤。或挾弓帶矢，飛鷹走犬，驟駿馬，驅小人，馳騁田野，踏踐穀麥，曾不顧藉。或醞造酒貨，興販私物，百姓無所申愬，郡縣不敢誰何。

《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五（第一冊第一三二頁）。（向以鮮校點）

〔二〕此爲李韜與蘇白同上。

姚 仲

姚仲，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紹興四年爲吳玠部下統領官，以戰功擢宜州觀察使、知金州。

紹興二十七年累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三十二年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四、一七一、一七七、一九八、二〇〇。

乞依舊差撥保丁教閱備用奏

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

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人，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般運〔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〇。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二。

〔二〕「般運」下《續資治通鑑》所錄多「軍糧」二字。

鳳翔府盩厔縣捷報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差使臣王俊將帶人兵，齎朝廷降到文榜，前去陝西招集忠義人，偷劫賊寨，收捉金賊活人，體探事宜去後。今據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經過陝西鳳翔府盩厔、終南兩縣南山存撫，安民樂業。二十日，到盩厔縣界，地名東洛谷口，一更以來，將賊兵堡寨攻打，有北界人兵趙順等開門歸降。俊當時帶領人兵前去招誘，盩厔縣有王博事女真宣威將軍姓禿丹名撒合，終不聽從。俊將一行人兵親擁攻擊

上城，奪開東西南門。有宣威將軍撒合帶領兵前來迎敵，俊激諭一行人兵，鏖戰至天明，殺死賊兵人馬不知其數，捉到宣威將軍禿丹撒合并僞皇親完顏搭鵲、漢兒軍亞疴三世奴婢、斫屬買叙塞、小戶因住兒等，并奪到撒合所受宣威將軍誥敕并僞皇親搭鵲宣敕共七件，官倉場庫務印記四面，戰馬、弓箭、槍刀、金鼓、旗幟等。有捉到當夜本縣備戰一百餘人，并係隨撒合鬪敵之人。除將捉到撒合等見行申解外，委是獲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趙九成

趙九成，懷州（治今河南沁陽）人，著有《呂氏考古圖釋》，見《考古圖》卷三「小子師簋」後南宋人按語及清初王世貞《居易錄》卷三、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九四所引南宋翟耆年《籀史》卷下存目。按翟耆年爲紹興間人，《籀史》存目以趙九成列於趙明誠、晏溥（此人死於靖康之難）之後，則趙九成亦當爲北宋末、南宋初人。

考古圖釋文序〔二〕

古文，三代之書名也。書名所起，將記言於簡策，象物形而畫之。故厥初以象形爲主，不取筆畫

之均正；又有無形可象之言，然後會意、假借、形聲、指事、轉注之文生焉。至周之興，尚文，書必同文，其筆畫稍稍均正。據今所傳商周器可見。周衰益盛，竊意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已有修正，故與古文多異。至秦李斯、程邈之徒，又有省改，謂之小篆，即今許氏《說文》是也。小篆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傍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一作；「寶」字一作，一作；「蘄」字一作，一作。叔高父簋蓋底皆有銘，其「簋」字一作，一作。晉姜鼎之「作」字一作，一作。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器器筆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形象得之，如為射，●為丁，為壺，為鬲，為車之類；或以義類得之，如為鹿，為婦之類；或筆畫省於小篆，如作惟，作位之類；或筆畫多於小篆，如作萬，小篆乃遺字。作受，作秦，作邶之類；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皆作水，、皆作福，、皆作姜，、皆作姬之類；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如作盃，作盃，作盃。

之類，又可考其六七。餘皆文奇義密，不可強釋。姑存其舊，以待知者。凡與《說文》同者，訓以隸字，及加反切。其不同者，略以類例、文義解於下。所從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各隨所部收之，以備考證。《考古圖釋文》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尹波校點）

〔一〕按《考古圖釋文》一書及此序，四庫全書作呂大臨著。據《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所載翁方綱題識云：「宋翟耆年《籀史》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爲也。」按翁說近是，今從之。